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黄典誠语言学論文集

[illegible]題





黄典诚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黄典诚教授　　1983年12月摄于鼓浪屿厦大宿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典诚语言学论文集/黄典诚著.—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8
ISBN 7-5615-2074-7

Ⅰ.黄…　Ⅱ.黄…　Ⅲ.汉语-语言学-文集　Ⅳ.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1894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市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岭兜新村工业园　邮编:361009)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960　1/16　印张:21　插页:2
字数:365 千字　印数:1—2 000 册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言

黃典誠教授是中國著名的語言學家，於廈門大學執教數十年，春風化雨，桃李遍佈東南亞、中國大陸及港、澳、台。他早年師承語言學泰斗周辨明教授，潛心於教學與研究之中，在閩方言研究方面獨步學界，為國內高校第一批方言學研究的博士生導師。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起，黃典誠老師在閩南方言、詩經韻讀、中古音韻等研究上已有突出的貢獻。七十年代復出之後，其學術成就更上一層樓，在語言研究的诸多領域裡都作出傑出的貢獻，蜚聲海內外。他主編的《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體例獨創，實用性、科學性強，公認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典誠師對閩方言的語音、詞彙、語法均有精湛的研究。他闡明了閩語保存着許多上古、中古的詞語、語義的事實。他的先進的科學研究方法對方言研究者極具啟發性、引導性。日本學者盛讚他為“閩語研究的公認之權威”。

典誠師对漢語音韻（上古音、中古音）的研究亦成就卓越，尤其擅長于结合汉语方言材料研究音韵。他經過長期的考察和研究後提出：漢語音韻自上古到中古的發展，走了一條聲韻矛盾、輕重分合不平衡的軌道。這一創见被稱為“典誠律”或‘強弱輕重律’，並以此指導解決了一系列長期懸而未決的難題。

黃老師中壽辭世是中國語言學界的重大損失，而他的精闢論文集遲遲未能出版。海內外學者常向他在港學生詢問消

息，希望能早日見到黃典誠語言學論文選集。廈門大學中文系、廈門大學出版社雖有意完成這項有意義的工作，卻因種種原因一直無法付梓。

歲月匆匆，典誠師離開我們亦已十年，明年將是他的九十冥誕之紀念。為了將典誠師的研究成果留存學界，在港的幾位校友萌發了出版先生的學術論文选集的想法，以表達我們對師長的懷念與敬意。幸獲典誠師的遺屬親友鼎力支持，其关门弟子葉寶奎博士擔任主編工作，終使這本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得以在典誠師執教終生的廈門大學出版，這实在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好事。同时應當感謝為本書出過一份力的所有同學、親友及同仁。

香港大学教授、著名國學大師、廈門大學名譽教授饒宗頤博士欣然為本書題簽，此亦包含了饒教授對典誠師的一份情誼，謹此致以衷心的感謝！

旅港校友

潘禮美 陳家春 孫立川

識於癸未年五月

目　　录

前言 …………………………………………………………… 潘礼美等
春风化雨忆周师 ……………………………………………………… (1)
关于上古高元音的探讨 ……………………………………………… (6)
从《诗》音到《切韵》 ……………………………………………… (17)
从十九纽到四十一声 ………………………………………………… (30)
《切韵》性质的探讨 ………………………………………………… (34)
汉语音韵在强弱不平衡律中发展 …………………………………… (47)
反切异文在音韵发展研究中的作用 ………………………………… (92)
轻清重浊的划分是等韵之学的滥觞 ………………………………… (108)
谈谈该死十三元 ……………………………………………………… (122)
建瓯方言初探 ………………………………………………………… (125)
闽南单音语典 ………………………………………………………… (158)
闽语人字的本字 ……………………………………………………… (192)
闽语作房屋解的“厝”字 …………………………………………… (195)
闽语的特征 …………………………………………………………… (201)
闽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残余 …………………………………………… (208)
中古鼻音声母在闽音的反映 ………………………………………… (227)
晋唐古语在泉州 ……………………………………………………… (232)
《拍掌知音》说明 …………………………………………………… (246)
泉州《彙音妙悟》述评 ……………………………………………… (249)
漳州《十五音》述评 ………………………………………………… (263)

关于《渡江书十五音》的“本腔” …………………………………… (271)
试论福建方言拼音化的传统 ……………………………………………… (274)
普通话“打”字的读音 ………………………………………………… (290)
崇武语音特点 ……………………………………………………………… (292)
《诗经》中“日居月诸”的连读音变 ………………………………… (295)
浅谈《诗经》的词汇和语法 ……………………………………………… (297)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写的是什么 ………………………………… (301)
《诗·国风》“彼其之子”试释 ………………………………………… (305)
释“紧” …………………………………………………………………… (311)
转注抉原 …………………………………………………………………… (313)
附录
（1） 黄典诚生平年表 ……………………………………………… (320)
（2） 黄典诚教授论著目录 ………………………………………… (323)
后记 ………………………………………………………………………… (329)

春风化雨忆周师

道德文章何处寻，　　师门受惠至于今。
彦伦言韵思邯堡，　　元任偕游噪竹林。
横写定型如汉字，　　半规钢笔似西音。
年来时有周公梦，　　犹是谆谆一片心。

公元一九三三年秋季，我进入私立厦门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有同乡同学指点我，你在注册的时候要小心。你们文学院长是个驰名国内外的语言学专家，很喜欢根据学生的发音判断学生的乡贯。有时候还会用你的方音向你问这问那，你得做个准备。到时候，我怀着一种畏怯的心情，走进院长办公室，向着西装笔挺端坐其中的院长鞠了一躬，呈上选课表。我说：

“Qǐng Zhōu yuànzhǎng qiānzì!”

“Nǐ shì Běipíngrén?”

“Búshì. Wǒ shì Zhāngzhōurén.”

“Zhāngzhōurén? Daī guò Běipíng jǐ-nián?”

“Zhōu yuànzhǎng, wǒ méi zài Běipíng dāi guò.”

“Děng shàngle kè, dào Hānbǎo wǒ jiā tántan.”

上课以后的一个星期天，我上“邯堡”[①]拜谒了他。他和师母（朱秀峦）极其热情地接待了我这个刚从内地出来的土头土脑的新生。他问我既然没呆过北平，这一口北平音是从哪儿学来的？我敬谨回答了一个大略的经过：小学时代跟了一个毕业于上海国语专修学校的老师（郑黄文）学，后来上了旧制师范，又遇上一个原籍北平的国音老师（陶锡斌）。他闻言点头，情深意重地指示我：“你很有语音基础，以后就专攻语言吧！”

一年后，周老师邀我住进了他的“邯堡”，课余当了公子颙西的家庭教师，并帮刚从伦敦回国的英文教授李庆云（Ather Lee）补习汉语。“邯堡”是一座

---

① “邯堡”是老师在厦大校园中自建的一座小楼房，用以纪念其母校德国邯堡（今通译为“汉堡”）大学。厦大的“邯堡”在抗日战争中被日军炮火所毁。

小洋楼，地处镇北关口，依山面海，景色极佳，堡的四周，砌有象征性的雉堞，雉堞之内，有个可供散步的草坪。远望太武[①]，塔影依稀；极目担外[②]，风帆明灭。

我给颙西授课就在老师的书房里，四壁图书，窗明几净，至此，我不能不有范希文“心旷神怡”之感了。但是线装精装，中文外文，一橱又一橱，真是浩如烟海，何时才能读得了这么多的专业书籍呢？学海无涯：我这一叶扁舟，将何以“驾言出游”[③]呢？

我从当时的《厦门大学入学手册》中看到周老师的简历是：周辨明，字忭民，福建省惠安县人。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学士（毕业考试第一名），清华大学英文教师，英国伦敦东方语言学院讲师，德国汉堡大学文学博士，陈嘉庚讲座教授[④]。

后来更从黎锦熙的《国语运动史纲》一书里获悉周老师是“数人会”的成员。“数人会”成员只有七个，所以有人称之为“竹林七贤”。这七人，除周老师之外，尚有赵元任、黎锦熙、钱玄同、林语堂、汪怡、刘半农。他们这七个人是国语罗马字的始创者。在国语罗马字拟订前三年，周老师先已有一本《中华音声字制》问世了。

在厦门大学的教学工作中，周先生的主要精力几乎都放在英语教学上，他善于引进先进的英语教材和英语教学法。英语语法他采用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泊森的三品说，教学法则试用了刚刚引进来的直接法。因此周先生尽管是文学博士，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却很少开设语言学方面的专业课程。记得在我三年级的时候，他才抽空开了一门选修课《厦语语音学》，教材就是他在德国邯堡大学的博士论文《厦语音韵声调之构造与性质》和《厦语声调实验录》。他用闽南方言为实例讲解了历史比较法。他和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教授虽有深交，但不满意于高的机械的拟音法。他常说，现在的汉语诸方言中，音韵最接近《切韵》系统的是闽南方言。由于他的谆谆善诱，我终于选定《闽南十五音研究》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毕业于厦门大学语文系。其时正当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之际，芦沟桥事变发生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从而揭开了。为了

① 太武，全称南太武，在今龙海县港尾公社。太武峰巅的古塔，也已毁于日军的炮火。
② 担外，指厦门港口大担二担小岛以外的大海。
③ “驾言出游”句见《诗经·邶风·泉水》。
④ 陈嘉庚讲座教授，是厦门大学改为国立后，设以纪念创办人陈嘉庚先生的。其职甚高，其薪独厚。

避免日机日舰的骚扰，国立厦门大学内迁至福建西部的长汀县。那时候，周老师以学校“元老”出任教务长，每周授英、德、法诸国语文课多达十六小时，工作忙不过来，乃建议校长聘我为语文系助教兼教务处襄理。从此师生朝夕相处。一有时间，他就继续对我耳提面授，什么方言调查，文白对应，本调变调，本字借字，远近亲疏等等，无所不谈。在学生时代，我只跟他学过一门选修的语言课；但是在七闽僻壤八年抗战中，我却增进了很多又有系统又较深入的语言基础知识。后来，我们在一个时期里，利用每天下午的时间，师生二人共聚在长汀城里的北山底下“中诚楼”上，先讨论、后执笔，日积月累，终于写成了这本《语言学概要》。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实事求是地介绍了一些最基本的信而有征，行之生效的原理原则。周老师在语言研究上，引导我眼睛要向前面看。他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万国通语论》，正是对于大同世界如花似锦的未来语言从各方面推测其种种可能的模式。《在迈进中的中国罗马字》一文中，他对我国文字改革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正式提出“通性方言际拼音”的建议。

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老师奉命先回厦门主持学校复员的工作，让一九四五年新招的学生在厦门鼓浪屿八卦楼上课。全校迁回厦门之后，复员办事处易名为新生院，他承担了院长的职务（文学院院长照兼）。从此他卷入行政事务工作中。那时他已年过半百了，但还抽时间自修荷兰文。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在抗战前夕已特约他写本《语音学》，到这时，他约我为助手，准备动笔了。忽然中英协会约他去伦敦剑桥大学讲学，他只好放下原计划出洋去了。后来听当时在英国伦敦留学的郑朝宗先生说，英国大学生反映周先生的英语说得比伦敦人还标准。

周老师讲学完毕，返回到新加坡，为厦大毕业校友所挽留，先与陈嘉庚先生同寓怡和轩，后乃迁居“香港花园”。当他出国讲学前夕，我们夫妇俩为他饯别，原想暂时分离，会当再见。不想一去三十余年，现在他已经是九十有二的高龄了，而我这个小学生也年近古稀了。

周老师在从事语言科学研究活动的七十年中，精力所贯注的中心命题为汉语拼音化和汉字索引法的研究。

他对于汉语拼音化是坚定不移，七十年如一日的。他认为汉语拼音化必须采用二十六个字母，同时他主张汉语拼音不能排除声调的标出，而声调的标出又必须采用字母标调法，以解决电报打字排印乃至电脑信息输入的困难。他的通性方言际的拼音，是设想使拼音文字绝对定型而能收到和汉字一样的

见形识义的功效。直到最近，他还发表《竹林标调法》以重申其主张。

他的汉字索引法——半周钥笔法，是很有创新精神的索引法。他认为，西文索引法之所以不成问题，是由 abcdef 等已成为历史的传统，没有一个不知道的。现在要使汉字的索引也象西文那样简单，必须让汉字基本笔画（他称之为解字的钥笔）也有个可以理喻的顺序，因此他利用钟表长短针在半圆形内的推进趋势，定下十种钥笔次序如右，解字的次序是“自右而左，按高而下”。如“语言”两字，“言”的首钥笔“、”是 0 在前，而“语”的首钥笔“一”是 1，一定在 0 之后。又如“言”与“音”两字同是“亠”头，可不计。但“言”字是“亠下一画”属 1，而“音”字是“亠下丷”属 8，故“言”在前而“音”在后。余类推。



目前在国外，语言学说日新月异，流派极多，大有目不暇给之概。去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会议上，有位美籍华裔学者告诉我，美国目前那些翻云覆雨的新学说，往往只能迷人一时，不堪经久考验，国内学者请不要为其奇谈怪论而眩惑。难怪国内某些老专家要写信向北京语言学院《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建议为周先生题名立传；又有前辈学者当年看过我们在战争烽火中排印的这本《语言学概要》小册子，还留有深刻的印象，还鼓励我们找机会重版。

老一辈的语言学家凋零殆尽了，周老师是“竹林七贤”中硕果仅存的皤然一老了。他对于祖国语言学界的一切活动，一向十分重视：一九八 O 年十月全国语言学会成立于武汉，他给吕叔湘先生寄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一九八一年七月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于哈尔滨，他又向倪海曙同志发来充满激情的贺电。

周老师非常系念桑梓，关心祖国，十年动乱之后，很想回国看看，可惜上了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怕长途跋涉受不了，终于回不成。

听说他老人家现在不能出门了，但仍然昼夜孜孜不倦地钻研本行业。师生阔别三十多年了，自己在语言科学研究范围内还有很多疑莫能决的难题要向他老人家请教，但是海天远隔，相去万里，要是能有个见面的机会不很好吗？写到这里忽接其幼子颖南自海外来信，内云：“母亲逝世四个月了，父亲

因乏人照顾，寝食难安，恐怕也不会很长久了！”至此，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我真已不知所云了！

1983-08-30于鼓浪屿鹿礁寓庐

一九八四年五月五日新加坡周颙西电报：“父亲四月廿八日去世，谨讣。”捧电涕泣，怅望南天，告别无从。谨以此书之出版，以慰先生在天之灵。

1984-10-18于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关于上古汉语高元音的探讨

一

下面是一张目前较易看到的汉语上古韵表：

	阴　　声	入　　声	阳　　声
1	之 [ə]	职 [ək]	蒸 [əŋ]
2	幽 [əu]	觉 [əuk]	
3	宵 [au]	药 [auk]	
4	侯 [o]	屋 [ok]	东 [oŋ]
5	鱼 [a]	铎 [ak]	阳 [aŋ]
6	支 [e]	锡 [ek]	青 [eŋ]
7	脂 [ei]	质 [et]	真 [en]
8	微 [əi]	物 [ət]	文 [ən]
9	歌 [ai]	月 [at]	寒 [an]
10		缉 [əp]	侵 [əm]
11		叶 [ap]	谈 [am]

（见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第61—63页）

上表中的拟音，就其韵腹主元音而言，只有 [a、e、o、ə] 四个。值得注意的是如所拟测，上古汉语的韵腹竟然独缺高元音 [i/u]。在上表，[i/u] 只出现于韵尾，不存在于韵腹。[i/u] 是人类发音器官容易发出的元音，世界各国语言的语音系统里和汉语普通话标准音及其各个方言乃至国内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声韵系统里都有它们的地位，为什么上古汉语对此独缺不具呢？

如此异乎寻常的情况，不能不令人生疑：这到底是订之未审呢？还是事实上真的没有？我们这篇短论就是为探讨这一问题而写的。

二

历史上的古音学家大抵认为上古汉语和后代官音一样，是［i/u］并存的。如明代写《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的陈第，就明确说过："母"必读"米"，"福"必读"偪"，读"邱"为"欺"，读"求"为"其"；又"家"、"姑"读也，"瓜"、"孤"读也。可见，陈第对于下面两组字是分别读为［i］或［u］的。

[i]				[u]	
母	福	邱	裘	家	瓜
ᶜmi	pi꜆	꜀k'i	꜁gi	꜀ku	꜀ku

从承认上古汉语有［i/u］两个高元音的存在这一点来说，陈第无疑是正确的。但自拿明代的［i/u］韵当作上古的［i/u］音读这一点来说，陈第分明又是搞错了的。

清初顾炎武作《音学五书》，正是继承了陈第的学说，遂致错误地认为上古汉语有［u］无［a］，说什么"凡麻［a］一韵大抵自西音"来。今人认为上古汉语有［a］音，他们和陈第恰有相反的看法，他们是主张"姑"、"家"［ka］读也，"孤"、"瓜"［kua］读也的。今人既以今之［u］读为古之［a］，又不去稽考上古之［u］究竟存在于哪一类字，于是上古韵表中失掉了［u］音应有的地位了。古人认为上古汉语没有低元音［a］和今人认为上古汉语没有高元音［i/u］都是各走极端，似乎都不符合于上古汉语语音的实际。

为什么今人会认为上古汉语没有高元音［i/u］呢？这是由定"之"部为［ə］推得的结果。原来前人研究上古汉语的分韵，曾创立为"对转"和"旁转"的学说。这种学说的创立，有助于各韵之间的类别的建立和次序的排列。例如"之一职一蒸"三部为什么会合成一类？这是由如下的谐声关系看出来的：

之部	职部	蒸部
时	特	等

这样的关系，就是所谓“对转”。至于“旁转”，自“之”部出发，还有“之”/“幽”、“之”/“微”、“蒸”/“侵”几种类型。“之”/“幽”关系之密，可由上古“之”部一部分字到中古改隶于“尤”韵一点看出来。这部分字是：尤訧郵丘牛又右友有侑洧鲔旧久玖裘等。“之”/“微”的密切关系则由中古《切韵》“咍”/“灰”两韵基本以开合成对（《平水韵》干脆合为一韵，即上平声十“灰”）一点看出来。原来中古“咍”韵在上古属“之”部，而中古“灰”韵在上古则属“微”部。

“之”与“蒸”对转，“蒸”与“侵”旁转，在《诗经》里，出现通叶的现象。例如《秦风·小戎》：“俴驷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镂膺、交韔二弓、竹用绲滕，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厌厌良人、秩秩德音。”（膺、弓、滕、兴：“蒸”部；音：侵部。今通叶）

而“侵”与“缉”对转，如：针、“侵”部；汁、“缉”部。

简明介绍上古“之”部的对转、旁转的关系之后，即知今人既拟“之”为[ə]，则凡与“之”有关的各部自当分别拟为：

之　ə	职　ək	蒸　əŋ
微　əi	物　ət	文　ən
幽　əu	觉　əuk	
	缉　əp	侵　əm

上举各部里有的本来很有读[i]，有的本来很有读[u]的可能，现在一律拟订其主元音为[ə]，因而高元音[i/u]在上古汉语的韵表里就失去了应有的地位了。

三

要替上古汉语寻找遗失的高元音[i/u]，正本清源，实有重新考虑“之”部拟音的必要。关于“之”音的拟测，必须能完满解释下面两个问题：

a、“之”与“支/脂”三部读音何以截然不同，后代何以混而不分？

b 、为什么上古“之”部部分字到中古会跑到“尤”韵里去，而“支/脂”两部却没有这样的现象？

关于a ——这是一个有名的古音学的问题。当初顾炎武著《古音表》，分古韵为十部，其第二部就是包括“脂、支、之”在内的 [i] 韵。这一韵到了江永的《古韵标准》的十三部里，基本保留。后来段玉裁著《六书音均表》，分古韵为十七部，才根据《三百篇》用韵的实际，把“支/脂/之”分为三部：第一部“之”，第十五部“脂”，第十六部“支”。段玉裁“支/脂/之”分为三崭新的学说一提出来，因为证据确凿，很快就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如戴震（东原）对它就有这样较高的评价：“千百余年莫之或审者，一旦理解，按诸《三百篇》划然，岂非稽古大快事欤”！（见《六书音均表序》）尽管“支/脂/之”古分为三之说学术界给予公认了，但是到底怎么个分法，段氏自己说不来，别人也未能替他道个所以然。直到晚年，段氏还写信给一个少年古音学家江有诰说：“（足下）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原乎？何以陈、隋以前，‘支’韵必独用，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沉潜好学，当必能窥其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尽管江有诰被认为沉潜好学，但对于段氏临年渴望解答的问题，竟然不能为力，未予解答。等了三年，段氏竟然抱恨而终了。

关于b ——问题的提出也还是始自段玉裁的。他在《六书音均表 · 第一部、第十五部、第十六部分用说》里写道：“古七‘之’字多转入于‘尤’韵中，而五‘支’六‘脂’则无有：此三部分别之大概也。”1775年10月段氏写信与戴东原，也提到：“‘之咍’音与‘萧尤’近，亦与‘蒸’近，‘脂微齐皆灰’音与‘谆文元寒’近；‘支佳’与‘歌戈’近；实韵理分劈之大耑”。段氏虽已窥见门墙，竟未登堂入室，实在太可惜了！

关于“之”音的拟测，自瑞典高本汉的《诗经研究》《汉语词族》到陆志韦的《古音说略》与《诗韵谱》、董同龢的《上古音表稿》、王力的《汉语史稿》等大抵都订之为半高央元音 [ə] 。

1930年2月林语堂作《支脂之三部古读考》主张“之”部古读 ü [y]（原注：今官话“于”“居”“玉”之元音）。

1936年10月杨树达作《之部古韵证》，开宗明义就说：“古韵之学始自明三山陈氏季立，其于古‘之咍’部字，皆读同‘支’部之音，顾（炎武）、江（永）二氏承之，因而不革。金坛段氏（玉裁）首明‘之脂支’三部有分，而不能别其音读。曲阜孔氏（广森）深服其义，而于‘之’部音读，云友古读若矣，疚古读若记：犹陈氏说也。近定海黄氏以周撰《礼书通诂》谓当以

该、台、才、采为古音，始正‘之’部之读。余杭章氏（太炎）撰《二十三部音准》承而用之。顾二家引而未发，于误读之字未遑一一纠举，始学不免致误。爰取今之误读五十余文，为明其正读。或求之于经传异文，或稽之于许书声类。至若父本音爸，子原读崽；呜呼之为阿哈、噫嘻之为埃海；或名伦属，或表嗞嗟。十口相传，万祀不易。以今证古，奄若合符：固知离析言文，未为通识尔”。杨氏又说：“窃疑古读‘之’部之韵，盖以哑[a-]始，以衣 [-i] 终”。这是说，“之”部古读为 [ai] 了。

我们认为：上古汉语“之”部不论读[ə]读 [y]或读[ai]，都不能妥善地解答上揭a、b两个问题。简要说来，若读“之”为[ə]，则[i/u]两音必为其所掩（详见前面论说），若读“之”为撮口的[y]，不能解释下列这些属于上古“之”部的虚词的发音。

《诗·周南·卷耳》：“陟彼砠矣，我马瘏矣，我仆痡矣，云何吁矣！”

《诗·周南·汉广》：“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诗·周南·草虫》：“亦既见止，亦既觏止。”

《诗·王风·黍离》：“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齐风·女曰鸡鸣》：“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知子之顺之，杂佩以问之；知子之好之，杂佩以报之。”

《诗·齐风·著》：“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因为用撮口的 [y] 音为语助词，在汉语及其方言还未得见其有先例。

要是承认“之”读 [ai] 音，那末本部一些字后来怎有可能一部分突变为 [iou] 呢？由 ai —— iu ，是音理所难允许的吧。

四

上古“之”部既然不可能是 [ə] [y] [ai]， 那么，该订它读什么才好呢？经过我们比较研究，认为还是订它为 [ɯ] 好。这个 [ɯ] 是高后平唇元音。前进一步就是 [i]，把唇一圆就是 [u]，[i－ɯ－u] 同是高元音，彼此之间，容易转化。福建闽南泉州、漳州、厦门三地的方音，就恰有如此转化的现象，请看“鱼”字：

泉州 ꜁hɯ

漳州 ꜁hi　　厦门 ꜁hu

（厦门）　　（禾山）

	猪	储	除	吕	女	储	处
泉州	꜀tɯ	꜁tʻɯ	꜁tɯ	꜃lɯ	꜂lɯ	꜁tsɯ	tsʻɯ꜄
漳州	꜀ti	꜁tʻi	꜁ti	li꜄	꜂li	꜁tsi	tsʻi꜄
厦门（禾山）	꜀tu	꜁tʻu	꜁tu	lu꜄	꜂lu	꜀tsu	tsʻu꜄
	书	如	居	去	语	许	于
	꜀sɯ	꜁lɯ	꜀kɯ	kʻɯ꜄	꜂gɯ	꜂hɯ	꜁ɯ
	꜀si	꜁dzi	꜀ki	kʻi꜄	꜂gi	꜂hi	꜁i
	꜀su	꜁lu	꜀ku	kʻu꜄	꜂gu	꜂hu	꜁u

根据这一音转的实例，我们完全可以订“之”为［ɯ］了，并从而由“之”出发把上古汉语韵母中被淹没了的高前元音［i］和高后元音［u］给找出来了，请看：

之	ɯ	职	ɯk	蒸	ɯŋ
微	i	物	it	文	in
幽	u	觉	uk		
		缉	up	侵	um

这样一来，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了。

“脂”“支”“之”三部怎么个区别呢？答曰：支［e］、脂［ei］、微［i］、之［ɯ］，不是区别得清清楚楚的吗？“支”的［e］在有韵头 i-的影响下，极易高化为单元音［i］，同样的道理，脂的细音［iei］更容易变为［i］，至于“之”的［iɯ］，变为［i］，更是音理所必然的了。段氏所渴望解答的问题，我们终于给解答了。段氏如无恙，闻之当亦解颐。

为什么上古“之”部部分字到中古会流入于“尤”韵呢？答曰：在唇牙喉声组的条件下，由 iɯ – iu，音理是很顺当的。中古《切韵》“尤”韵字今普通话标准音读［iou］，而甘肃兰州却读［iɯ］（əɯ），请看下面这些“尤”韵字兰州的读法：

兰州	肘	抽	纽	酒	秋	羞	九
	꜂təɯ	꜀tʻəɯ	꜂ȵiɯ	꜂tɕʻiɯ	꜀tɕʻiɯ	꜀ɕiɯ	꜂tɕiɯ
	丘	求	牛	休	忧	油	友
	꜀tɕʻiɯ	꜁tɕʻiɯ	꜁ȵiɯ	꜀ɕiɯ	꜀iɯ	꜁iɯ	꜂iɯ

“之”部读［ɯ］，［ɯ］在泉州方音唱词中，最常用为虚词衬字。例如：嗯汝 m^2 一 ꜂lɯ、于 ꜂ɯ、许 ꜂hɯ 几乎每只曲子里都有这类的衬字。［ɯ］稍松就是［ə］，［ə］为语助之词的声音，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还是普遍的现象。如“的、呢、了”都是。

“之”古读［ɯ］，“微”古读［i］，“幽”古读［u］，在译音、方言中都还留有可资参证的痕迹。

之部	兹	慈	司	辞	祀			
越南	tɯ	tɯ	tɯ	tɯ	tɯ			
潮州	tsɯ	ts'ɯ	sɯ	sɯ	sɯ			
微部	鬼	挥	威	违	非	妃	肥	尾
朝鲜	kui	hui	ui	ui	pi	pi	pi	mi
日吴	ki	ki	ui	ui	hi	hi	hi	bi
日汉	ki	ki	ui	ui	hi	hi	bi	mi
福州	kui	hui	ui	ui	hi	hi	pui	mui
开封	kui	xui	ui	ui	fi	fi	fi	vi

（ ui是i的合口乎．i/ui同属一韵．）

幽部	肘	抽	流	酒	秋	羞	九	丘	牛	休	优
朝鲜	tɕu	tɕ'u	lu	tɕu	tɕ'u	su	su	k'u	u	u	hu
日吴	tɕu	tɕu	ru	ɕu	ɕu	ɕu	ku	ku	gu	u	ku

五

上古“之”部字到中古《切韵》分配是这样的：

<table>
<tr><td rowspan="7">上古
“之”
［ɯ］</td><td rowspan="5">蟹
止
摄</td><td rowspan="2">三等</td><td>“之”韵（缺唇音无合口）［iə］如：治之其以</td></tr>
<tr><td>“脂”韵（只唇、牙喉）［i/iui］如：备、洧、龟</td></tr>
<tr><td>二等</td><td>“皆”韵（部分）［ai］如：豺</td></tr>
<tr><td rowspan="2">一等</td><td>开口“咍”韵（少唇音）［ɔi］如：倍才改诲</td></tr>
<tr><td>合口“灰”韵（只唇喉）［uɔi］如：诲梅</td></tr>
<tr><td rowspan="2">流
摄</td><td colspan="2">一等 “侯”韵（只唇音明母）［ou］如：亩母</td></tr>
<tr><td colspan="2">三等 “尤“韵（只唇牙喉）［iou］如：谋富丘有</td></tr>
</table>

由此可见，上古“之”部字到中古《切韵》主要分两路走：一路是“蟹止摄”，一路是“流摄”。前者是向高前元音 [-i] 发展的趋向；后者是向高后元音 [-u] 发展的趋向。如果上古“之”部的音值不是 [ɯ]，就很难如上所示那样可 [-i] 可 [-u] 了。

[ɯ] 这个高元音和唇音声母结合是比较困难因而也是少见的，难怪中古“之”韵独缺了唇音字。上古“之”部唇音字到中古因向前发展混到了“脂”韵里去了。

上古 “之”部向前发展为 [-i] 是基本的，向后发展为 [-u] 是因唇、牙、喉声母最便于圆唇化而造成的，因而是有条件的。由于上古“之”部的音值是 [ɯ]，因而我们猜想，上古“之”是个独韵，并无开合口之分。这就是为什么中古“之”韵没有相应的合口呼。上古“之”部字到中古或有开合口之分，这是有条件的分化。必须看到：上古“之”部字到中古如果分配在合口，则其声母必定是唇、牙、喉，不可能为舌、齿音。

上古“之”部到中古《切韵》的分衍是这样瞭如指掌，这是被它的高元音 [ɯ] 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不是 [ɯ]，很难设想可以有这样的发展。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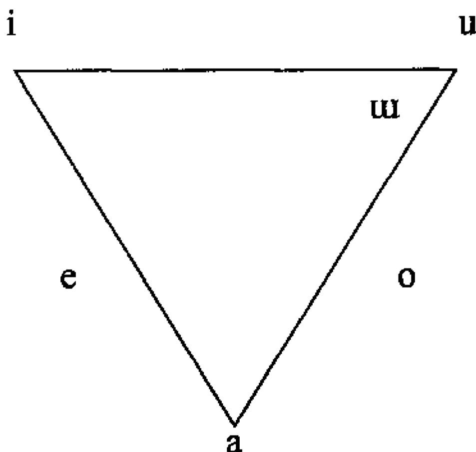
我们把上古“微”部订为 [i]，似乎对于解释由上古到中古的发展有困难。因为 [i] 前不可能再出现韵头 [i-]，这就使 [i] 音的发展失去了变化的条件，发生了科学阐述的障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i] 前固然不可能出现韵头 [i-]，但出现 [u-] 为 [ui]，不是至今尚多其例吗？因此上古“微”部到中古《切韵》的发展大概是这样的：

<table>
<tr><td rowspan="8">上古微[i]</td><td rowspan="4">[ui] 蟹摄</td><td rowspan="2">一等</td><td colspan="2">灰 [uɔi]</td></tr>
<tr><td colspan="2">咍 [ɔi]（基本在牙喉）</td></tr>
<tr><td rowspan="2">二等</td><td rowspan="2">皆</td><td>[uai]</td></tr>
<tr><td>[ai]（基本在牙喉）</td></tr>
<tr><td rowspan="4">[i] 止摄</td><td rowspan="2">三等</td><td rowspan="2">微</td><td>开 [iəi] （只唇牙喉）</td></tr>
<tr><td>合 [iuəi] （只唇牙喉）</td></tr>
<tr><td rowspan="2">三等</td><td rowspan="2">脂</td><td>开 [i]</td></tr>
<tr><td>合 [iui]（基本唇牙喉）</td></tr>
</table>

与“微”部相应的阳韵“文”部入韵“物”部完全可以准此类推。其中一等二等的分化由于前者强声弱韵，后者强韵弱声。两个三等的分化，其道理跟一等二等的分化一样。简单说来，重声轻韵：声母保留下来，韵母高化到无以再高，则由单元音演变为复合元音。重韵轻声：韵母基本保留下来，声母则循由颚化的道路发展。在“止”摄，“微”韵类只具唇牙喉声组，其舌齿则混入于“脂”韵类。“脂”韵类声组因而大大膨胀起来了。

七

找到了上古汉语韵母中的高元音［i/u］，不但使上古汉语语音系统中的元音图完整无缺：



［i］微、物、文
［ɯ］之、职、蒸
［u］幽、觉、缉、侵
［e］支、锡、青　　［ei］脂、质、真
［o］侯、屋、东
［ai］鱼、铎、阳　　［ai］歌、月、寒
　　　　　　　　　［au］宵、药、叶、谈

而且看出，上古高前元音［i］若为附声韵则必配以舌尖的［n/t］如：

微［i］　物［it］　文［in］

脂 [ei] 质 [eit] 真 [ein]

歌 [ai] 月 [ait] 寒 [ain]

高后元音 [u] 若为附声韵，就其发音于舌后一点而言，则或配以舌根音 [k]，就其圆唇一点而言，则或配以唇音 [m/p]，例如：

幽 [u] 觉 [uk]

缉 [up] 侵 [um]

宵 [au] 药 [auk]

叶 [aup] 谈 [aum]

其余单元音若为附声韵，则必配以接近喉部的舌根音 [ŋ/k]（这个 -k，或竟是喉塞音 -ʔ）。例如：

鱼 [a] 铎 [ak] 阳 [aŋ]

支 [e] 锡 [ek] 青 [eŋ]

侯 [o] 屋 [ok] 东 [oŋ]

之 [ɯ] 职 [ɯk] 蒸 [ɯŋ]

清代的王念孙，江有诰分古音为廿一部，其特点就是不从如上的几个单元音韵分析出入声。这些情况恰如今闽南民间说唱里 a/aʔ o/oʔ e/eʔ 可以通押一样。

应该说：由于上古汉语高元音 [i/u] 的发现，使我们对于上古汉语语音的系统性，已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我们已经可以拟出一个比较完整比较可以解释上古某部与某部偶然相叶的现象的韵读表。

	阴声	入声	阳声
1	之 [ɯ]	职 [ɯk]	蒸 [ɯŋ]
2	幽 [u]	觉 [uk] 缉 [up]	侵 [um]
3	宵 [au]	药 [auk] 叶 [aup]	谈 [aum]
4	侯 [o]	屋 [ok]	东 [oŋ]
5	鱼 [a]	铎 [ak]	阳 [aŋ]
6	支 [e]	锡 [ek]	青 [eŋ]
7	脂 [ei]	质 [eit]	真 [ein]
8	微 [i]	物 [it]	文 [in]
9	歌 [ai]	月 [ait]	寒 [ain]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韵部怎样演变为中古《切韵》的若干韵，乃至中古《切韵》的拟音，也因此而得到很多的启发。

例如“冬侵”既合一部，其音值的拟测，必须做到能解释此部到中古《切韵》何以能分两个一等韵：“覃”韵与“冬”韵。若如今人所定为［əm］，则变［ɔm］（覃）变［uŋ］（冬），还是音理难明，现在我们改订为［um］，那么

上古 ／中古 “冬”［uŋ］（重在韵腹 -u-，韵尾 m 异化变 ŋ）
“侵”
［um］ ＼中古 “覃”［əm］（重在韵尾 m，元音 u 变 ə ）

在闽南(厦门)方言里,个别中古“侵”韵字如“人参”的“参”说为［꜀sɔŋ］，也是韵尾 -m 异化的结果。(漳州［꜀sɔm］，泉州［꜀sɯm］)，我们知道中古“冬”“覃”都是不具唇音声母字的韵。为什么会这样？原来象 pum 这样的音节本来是难于宣诸唇吻的。试想，双唇声母［p-］组之后，紧接一个圆唇元音［-u-］，跟着又来一个双唇鼻音韵尾［-m］：一连串的唇、唇、唇，发音多么不自然啊！因此中古“冬”“覃”两韵就理所当然地不可能有唇音声母字了。如果“冬”“覃”不是从上古［-um］分化出来的，怎能有这种现象呢？

限于篇幅，我们将在另一篇题为《汉语音韵在强弱分合不平衡律中发展（兼论中古四等的由来)》的论文里，详细地讨论这些个问题，这里暂且从略了。

1978 年 4 月 20 日于厦门大学

此稿既成，才看到《中国语文》双月刊，1978 年第一期王力先生的《同源字论》，文中所附《上古音表》已改上古“幽”部拟音为［u］，但［i］音仍无着落，所以本文还有提出讨论的必要。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80 年 1 期

从《诗》音到《切韵》

——为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而作

一 引论

1.1 通过《诗经》用韵和《说文》谐声与《切韵》结体的研究，掔取众长，参以己见，兹拟定下面这样一个《诗经》音系。

1.2《诗经》音系有19个声类：

重唇：帮 p　滂 ph　并 b　明 m

舌头：端 t　透 th　定 d　泥 n　来 l

齿头：精 ts　清 tsh　从 dz　心 s

牙喉：见 k　溪 kh　匣 g　疑 ŋ　晓 h　影 ø

1.3 《诗经》音系拥有33个韵部：

	收喉	收唇	收舌
阴声	鱼 侯 支 之 a ɔ ɛ ɯ	幽 萧 豪 u ɛu au	微 脂 歌 i ɛi ai
入声	铎 屋 锡 职 ak ɔk ɛk ɯk	觉 缉 肃 帖[①] 药 盍 uk up ɛuk ɛup auk aup	物 质 曷 it ɛit ait
阳声	阳 东 青 蒸 aŋ ɔŋ ɛŋ ɯŋ	侵 添 谈 um ɛum aum	文 真 寒 in ɛin ain

1.4 《诗经》音系，已有声调平上去三种。在当时，入声还是一种韵类，不是一种声调。作为韵类， -p -t -k 也可以读出三种不同的调值来，有如今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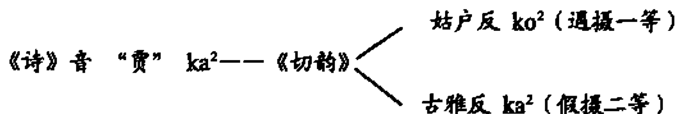
①根据黄侃《论学杂著·谈添盖贴分四部说》增入。萧、肃两部即根据同样理由补上。

州方言入声之可读三种调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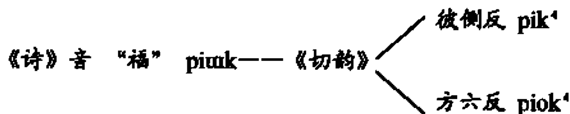
1.5 从《诗经》音到《切韵》音，时间的距离大约一千年。可想而知，变化是非常之大的。如所已知：《切韵》有40个声母，330个韵母，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如何从《诗》音这样的少演变为《切韵》那样的多？这是本文试图探索的问题。

二 单音节语音变的特殊规律

2.1 《诗经》语言以单音节为主。这种单音节的语音，在其向后代演化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音变规律。这就是声与韵必然构成互相对立的既矛盾又统一的音节：在不同时间或不同地域的条件下，凡强乎声者必弱乎韵；反之，凡弱乎韵者必强乎声。因此，一个《诗》音，到了《切韵》往往要变为两读。例如洪音。[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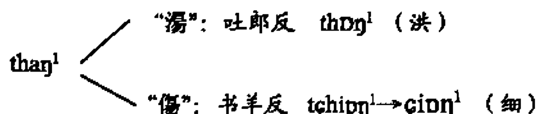
细音也不例外。例如：



2.2 汉语音节洪音细音的范围，不但自中古到现代，每每有所不同。如："讲学" kɔŋ^{2}－ɦɔk^{4} → tɕiaŋ^{3} － ɕye^{2}，这是由洪变细；"战场" tɕien^{3} － ɖioŋ^{1} / tʂan^{4}－tʂhaŋ^{2}，这是由细变洪。自上古到中古，也每有如此变化。从谐声偏旁，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冬" tuŋ^{1}/"终" tɕioŋ^{1}，"古" kɔ^{2}/"居" kiɯ^{1}。了解了这一点，对于古书上的同音假借，才可能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如马王堆帛书"神戎"就是"神农"。《左传》杜预注"陈"与"田"

①因印刷条件限制，拟音前的[□]号一律从简，□^{1}=平，□^{2}=上，□^{3}=去，□^{4}=入。下均同。

同音同姓。但不论由洪变细，或由细变洪，都和轻清重浊的区别有密切关系。例如《诗》音从“昜”得声的湯/傷，本属同音，到《切韵》的演进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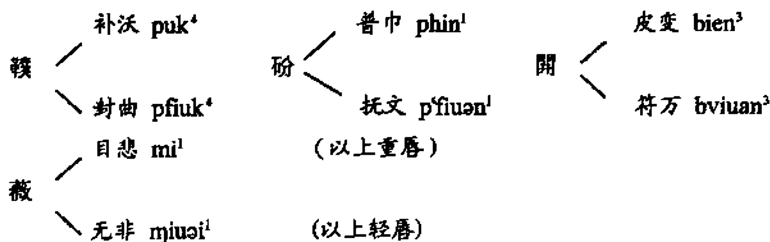
2．3 在《切韵·叙录》里，作者陆法言提到：“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切韵》一书目的在“剖析毫厘，分别黍累”，自然要容纳自《诗》音演变出来的轻清重浊两个系统。关于轻清、重浊应如何划分，陆法言自己虽然没给我们作过明确的交代，幸喜附在今《广韵》和《玉篇》后面的无名氏的《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却给了我们重要的材料。（参看本刊 1982 年第 3 期 158 页拙作《切韵性质的探讨》）

大抵那材料的洪音重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强声弱韵；轻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弱声强韵。细音重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强韵弱声；轻清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弱韵强声。这说明我们所提出的强弱轻重律，也还是于古有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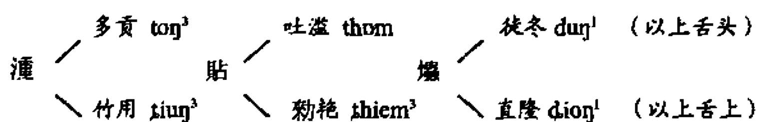
2．4 一字两读是历史音韵演化的结果，收集这一类的材料有助于我们发现从《诗》音到《切韵》的演变规律。我们曾经根据故宫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辑录了一份《切韵反切异文类聚》。现在以这份材料为基础，排列从《诗》音到《切韵》的音韵演化。（增用字采自《广韵》者作° 口，《集韵》者作*口，以为区别。）

三 有关声纽的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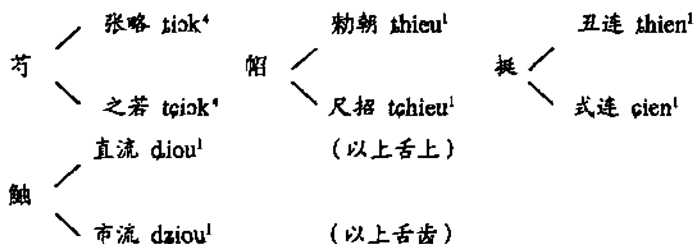
3．1 从重唇分出轻唇。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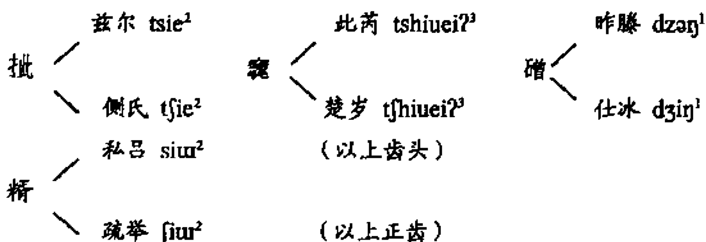
3.2 从舌头分出舌上。例如:



3.3 舌上再分舌齿。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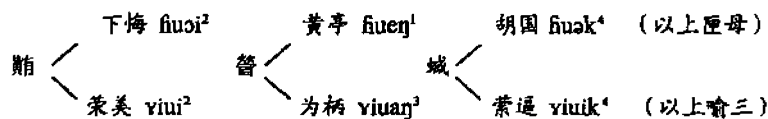


3.4 齿头分出正齿。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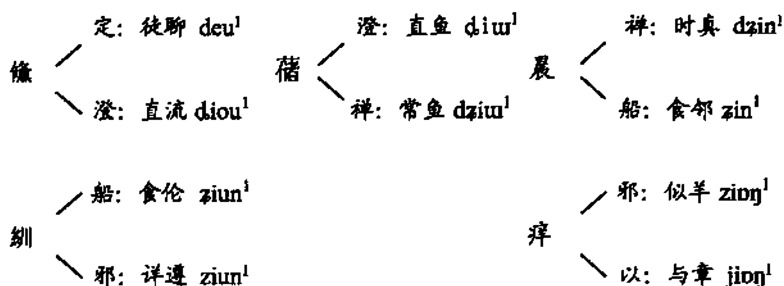


3.5 喻母的来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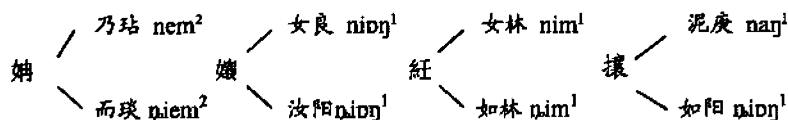
a 匣母分出喻三。例如:



b 定母分出喻四的层次。例如:



3.6 泥母分出日母。例如：



3.7 上举上古汉语声纽到中古汉语声纽的分衍，自 3.1—3.4 是清代古音学家钱大昕所证明的，上古“日”归“泥”，是近人章炳麟所证明的，而“喻”母三、四等出于“匣”与“定”，是近人曾运乾所证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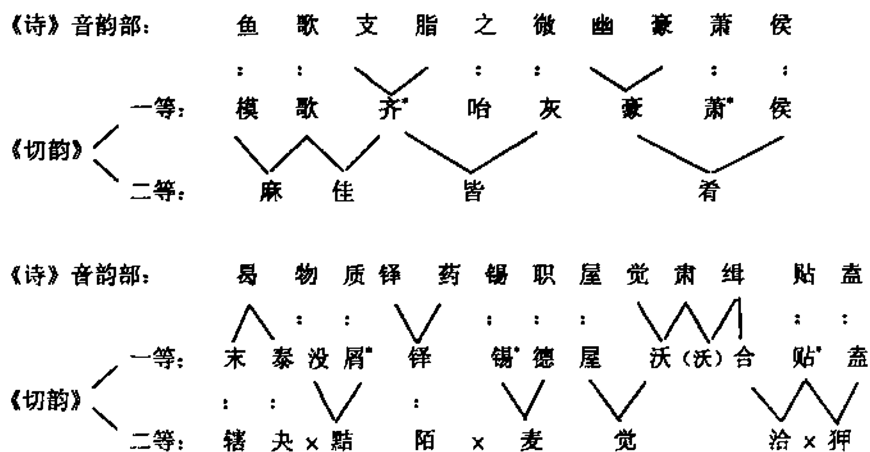
四 有关韵母的演进

4.1 洪音一等与二等对立。例如：

[鱼] 荼 同都 do[1] 宅加 ȡa[1]	[铎] 襗 徒各 dɒk[4] 长百 ȡak[4]	[阳] 蝗 胡光 ɦuɒŋ[1] 胡盲 ɦuaŋ[1]
[支]° 批 子礼 tse[2] 侧买 tʃai[2]	[锡]° 鸍 都历 tek[4] 陟格 ȶak[4]	[青] 冷 鲁挺 leŋ[2] 鲁打 laŋ[2]
[侯]° 桴 薄侯 bu[1] 薄交 bau[1]	[屋] 镞 作木 tsok[4] 侧角 tʃɔk[4]	[东] 泷 卢东 loŋ[1] 闾江 lɔŋ[1]
[之]° 侅 胡改 ɦəi[2] 胡楷 ɦɐi[2]	[职]° 翮讫得 kək[4] 各核 kɐk[4]	[蒸] 棚 步崩 bəŋ[1] 薄庚 baŋ[1]
[幽]° 鄮 博毛 pɒu[1] 布交 pau[1]	[觉]° 鷽 乌酷 uk[4] 於角 ɔk[4]	

[豪]*嵺 丘刀 khɒu¹ 丘交 khau¹	[药]°謞 呵各 hɒk⁴ 许角 hɔk⁴	
[萧]*髐 馨幺 heu¹ 虚交 kau¹	[肃]*溺 乃历 nek⁴ 昵角 nɔk⁴	
	[缉]°鞈 古沓 kəp⁴ 古洽 gep⁴	[侵] 欱 火含 həm¹ 许咸 kɐm¹
	[贴]°梜 古协 kep⁴ 古狎 kap⁴	[添]°穕 户兼 ɦem¹ 胡谗 ɦɐm¹
	[盍]*评 辖腊 ɦɒp⁴ 辖甲 ɦap⁴	[谈]*阚 虎览 hɒm² 虎槛 ham²
[微]°槐 户恢 ɦuoi¹ 户乖 ɦuɐi¹	[物]°滑 户骨 ɦuot⁴ 户八 ɦuat⁴	[文]°屯 徒浑 duon¹ 坠顽 duɐn¹
[脂]°齐 子兮 tse¹ 侧皆 tʃɐi¹	[质] 袺 公铁 ket⁴ 古黠 zet⁴	[真] 掔 却贤 khen¹ 苦间 khɐn¹
[歌] 鲨 苏禾 cuɒ¹ 所加 ʃa¹	[曷] 獭 他达 thɒt⁴ 他鎋 ṭhat⁴	[寒] [illegible] 博管 puɒn² 布绾 puan²

4.2 由此可见，《诗》音一个韵部，到《切韵》如为洪音，强声必定在一、四等，弱声必定在二等，其中有分有合。列表于下，以见梗概：（两个韵目之间的×号，表示字类的分配，有交错现象；口*是四等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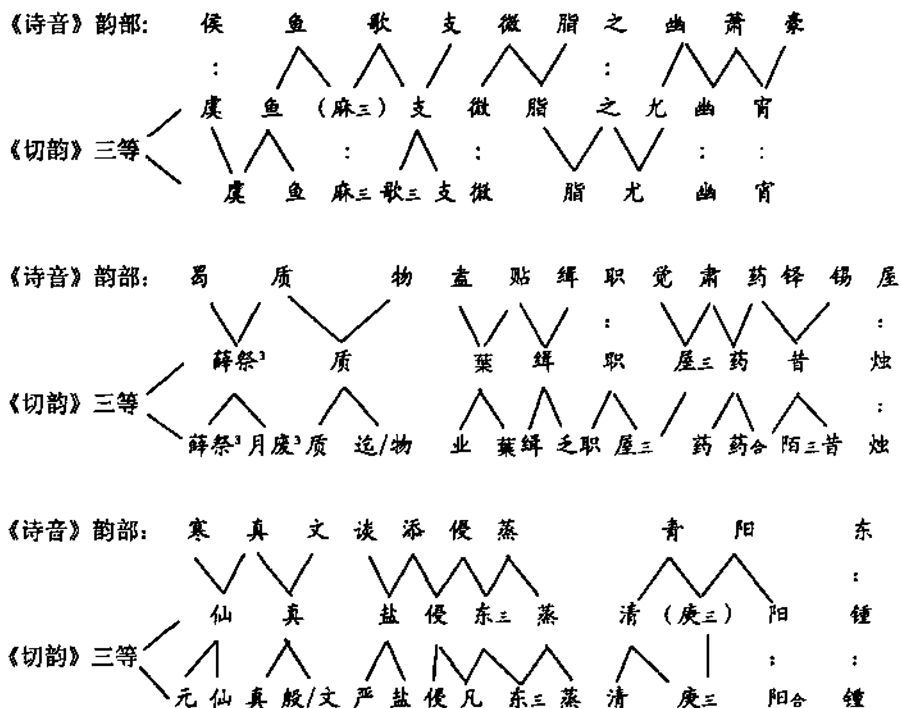




4. 3 细音三等之间两类对立。例如：

[鱼] 灈 其居 giɯ^{1} 其俱 giuo^{1}	[铎] *踖 女略 niɒk^{4} 日灼 ȵiɒk^{4}	[阳] °罪 俱往 kiuɒŋ^{2} 俱永 kiuaŋ^{2}
[支] *鍫 才支 dzie^{1} 仕知 dʒie^{1}	[锡] *剔 土益 ȶhiek^{4} 施隻 ɕiek^{4}	[青] *逞 丑郢 ȶhieŋ^{2} 怡成 jieŋ^{1}
[侯] *陬 遵须 tsiuo^{1} 甾九 tʃiuo^{1}	[屋] *蠋 厨玉 ɖiuk^{4} 殊玉 dʑiuk^{4}	[东] *橦 传容 ɖiuŋ^{1} 常容 bʑiuŋ^{1}
[之] *鮨 丑之 ȶhiə^{1} 书之 ɕiə^{1}	[职] 馥 扶逼 bik^{4} 房六 bviok^{4}	[蒸] °冯 扶冰 biŋ^{1} 扶隆 bvioŋ^{1}
[幽] 麀 於虯 iəu^{1} 於求 iou^{1}	[觉] 衄 尼六 niok^{4} 如六 ȵiok^{4}	
[萧] *啾 即由 tsiou^{1} 侧鸠 tʃiou^{1}	[肃] 肅 息逐 siok^{4} 所六 ʃiok^{4}	
[豪] 怊 敕朝 ȶhieu^{1} 尺招 tɕhieu^{1}	[药] 芍 张略 ȶiɒk^{4} 之若 tɕiɒk^{4}	
	[缉] *䁉 即入 tsip^{4} 侧入 tʃip^{4}	[侵] *鵀 女心 nim^{1} 如林 ȵim^{1}
	[贴] *聂 昵辄 niep^{4} 日涉 ȵiep^{4}	[添] *沾 知廉 ȶiem^{1} 之廉 tɕiem^{1}
	[盍] 劓 乂接 ŋiep^{4} 鱼劫 ŋiap^{4}	[谈] *广 鱼检 ŋiem^{2} 鱼掩 ŋiam^{2}
[微] 葿 武悲 mi^{1} 无非 ɱiuəi^{1}	[物] °沕 美笔 mit^{4} 文弗 ɱiuət^{4}	[文] 闽 武巾 min^{1} 武云 ɱiuən^{1}
[脂] *胵 陟利 ȶi^{3} 脂利 tɕi^{3}	[质] °昵 尼质 nit^{4} 人质 ȵit^{4}	[真] 瞋 痴邻 ȶhin^{1} 称人 tɕhin^{1}
[歌] °箷 直离 ɖie^{1} 弋支 jie^{1}	[曷] °蹶 纪劣 kiuet^{4} 居月 kiuat^{4}	[寒] 閞 皮变 bien^{3} 符万 bviuan^{3}

4.4 由此可见，从《诗》音到《切韵》，凡属细音，也如洪音一样，也是一分为二：轻声重韵者为一类，重声轻韵者又为一类。今依洪音之例，仍列其分合之表于下，以备参考：



4.5 细音的一分为二，在某些韵摄中，还有明显的痕迹——重韵存在。例如：（甲韵/乙韵）

止摄	脂	旨	至	○ /	微	尾	未	○
蟹摄	○	○	祭	○ /	○	○	废	○
臻摄	真	轸	震	质 /	殷	隐	焮	迄
					文	吻	问	物
山摄	仙	狝	线	薛 /	元	阮	愿	月
效摄	宵	小	笑	○ /	幽	黝	幼	○
梗摄	清	静	劲	昔 /	阳合	养合	漾合	药合
	庚三	梗三	映三	陌三				
深摄	侵	寝	沁	缉 /	凡	范	泛	乏
咸摄	盐	琰	艳	葉 /	严	俨	酽	业

甲/乙双方本来应该都是五音（唇、舌、齿、牙、喉）俱全的。只因乙方又以声组不同，再一次一分为二：唇牙喉为一方，舌齿为一方。舌齿一方混到甲韵里面去，就使甲韵声母数目大大膨胀起来，而乙韵却只剩下唇牙喉三组声母而已。（请参阅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方言调查字表》）

五 有关声调的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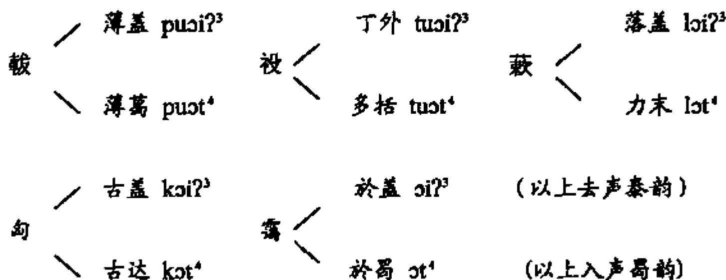
5.1 汉语是举世皆知的声调语言。齐永明（公元483）以前，我们还没曾发现有平上去入四声的记载。汉字声调的客观事实，应该是自古就有的。不过古之声调和后之声调不论从调类和调值来说，都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最明显的莫过于入声。清代古音学家如戴震、孔广森都主张上古有阴阳入三声之说。这是自区别韵尾的不同情况而言的：

阴声韵——开尾或高元音韵尾。如：	i	ɛi	ai	u	au	ɛu	a	ɔ	ɯ
阳声韵——鼻音韵尾。如：	in	ɐin	ain	um	aum	ɐum	aŋ	ɔŋ	uŋ
入声韵——塞音韵尾。如：	it	ɐit	ait	up	aup	ɐup	ak	ɔk	u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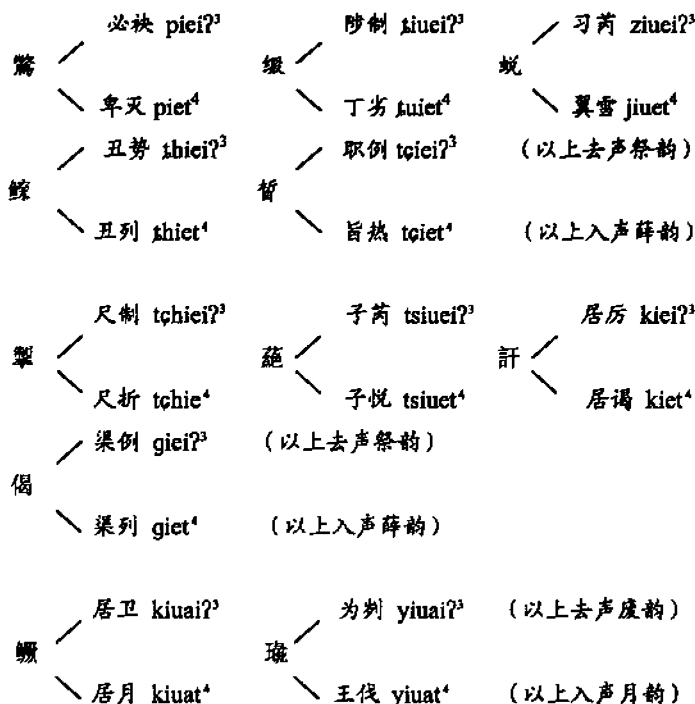
上举的三类似乎都可以读成三个声调：平、上、去。入声可分三调，今广州方言尚有其例，可为佐证。

5.2 段玉裁提出去声备于魏晋的见解，这是承袭顾炎武梁天监（公元502）以前祭泰夬废四韵还与入声（有[-t]韵尾]为韵的余绪。①

在《切韵》反切异文里，我们恰恰看到下面这些重要的材料：



①段玉裁之说见《六书音韵》表（附在所著《说文解字注》之后），顾炎武《音论》云："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若有界限，绝不相通。是知：四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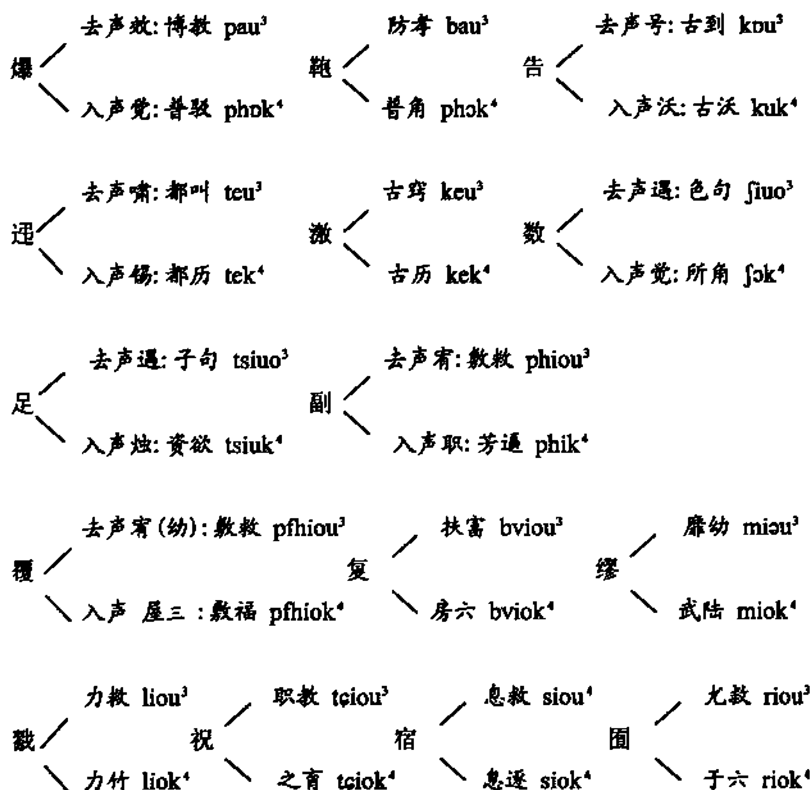
5.3 上面这些一字两读和今闽南方音的文白两读颇为近似。请比较：

	獭	辣	撒	割	喝	八	瞎
文:	that^{4}	lat^{4}	sat^{4}	kat^{4}	hat^{4}	pat^{4}	hat^{4}
白:	thuaʔ^{4}	luaʔ^{4}	suaʔ^{4}	kuaʔ^{4}	huaʔ^{4}	pueʔ^{4}	khueʔ^{4}
	鳖	裂	薛	舌	袜	橛	月
文:	piat^{4}	liat^{4}	siat^{4}	siat^{8}	buat^{8}	kuat^{8}	guat^{8}
白:	piʔ^{4}	liʔ^{4}	siʔ^{4}	tsiʔ^{8}	beʔ^{8}	keʔ^{8}	geʔ^{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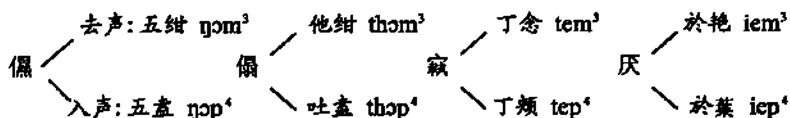
5.4 据此，我们何妨以今例古，认为中古《切韵》音系蟹摄的四个独立去声韵——祭、泰、夬、废，乃是山摄入声薛、末、辖、月轻尾 [-t] 重调（假定为降调 51）的说话音。已故语言学家陆志韦先生为着要解释《切韵》四个独立去声韵的何以出现，曾设想上古有个第五声以为其演变的根据（说详所著《古音说略》有关上古声调部分）。现在看来，用文白异读来分析这个问题，岂不更现实，更贴切？

5.5 中古《切韵》系统入声 -p/ -t/ -k 分承鼻尾 -m/ -n/ -ŋ 。上古好象不完全是这样的。上面所举的蟹摄独立去声韵与山摄入声两读的材料，已

够说明 -t 尾和 -i 尾的关系。现在我们再举另个一些又音材料，以资参考：



5.6 从上举的去、入两读可以勘出中古［-k］尾和［-u］尾关系密切。总之［-k］［-t］同［-ŋ］［-n］都还看不到明显的联系。但是到了［-p］尾，反而和［-m］尾紧密联系起来了。请看：



5.7 这些又音材料，使我们清楚了一个语音历史的事实，即《诗经・秦风・小戎》次章为什么“中、骖、合、軜、邑、念”能押韵，“中、骖、念”上古在侵部［-um］，“合、軜、邑”上古在缉部［-up］，会不会［-up］

出于［-um］的去声？

5.8 今闽北邵武建宁两地方言读上古“缉、盍”两部入声字为鼻音尾，可以和上述一点互相证明：

	乏	搭	纳	压	湿	杂	插	夹	接	急
邵武：	fan^4	tan^4	non^4	am^4	çin^4	thon^3	that^4	kan^4	tsiən^4	ken^4
建宁：	fan^4	tam^4	nan^4	am^4	sim^4	tham^2	tham^4	kam^4	tsiam^4	kim^4

5.9 章炳麟在《国故论衡》中论古代韵值的部分，也提到：“夫泰至队者，阴声去入韵也；缉盍者，阳声去入韵也。入声近他国所谓促音，而中土入声可舒可促。舒而为去，收声属阴声则为阴，收声属阳声则为阳。阴声皆收喉，故入声收喉者丽阴声；阳声有收唇收舌，故入声收唇者丽阳声。缉盍收唇也，舒为侵谈去声，其收唇犹如故。以是与侵谈同居。泰队至皆有入声，舒其入声归泰队至，犹故收喉而不与寒谆真同收，以是不与寒谆真同居。”章氏把缉盍算为阳声(鼻音尾)去入韵，以为与侵谈［-m］同居.揣章氏之意，似乎缉盍与侵谈同为收唇音［-m］，所不同者，侵谈为平上韵，而缉盍为去入韵。

5.10 准此，则《诗经・秦风・小戎》次章之“合、軜、邑”能与“中、骖、念”为韵，今福建闽北邵武建宁还读《切韵》［-p］入声为［-m］(或变为［-n］)，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5.11 由此可见，反切异文，一字两读，确是研究汉语音韵发展的绝好材料。这种材料出于古人长期积累，在新音旧音书音话音发展矛盾的时候，往往姑存其旧，突出其新。这是被语言之社会的、历史的性质所决定的。音韵做为语言的物质外壳，其由旧质过渡到新质，行程是缓慢的，更不是用废除昨天的代之以今天的办法去实现。因此，新音旧音书音话音甚至方音国音往往有一时互存的现象。所有这些，反切异文，都给我们储存了有用的材料。

六　《切韵》四等的由来

6.1 有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一音为什么能有四等，令人百索不得其解。现在我们根据从《诗》音到《切韵》演变的特殊规律，根据唯物辩证的观点，对这问题，似乎可以给予如下的解答了：

（1）中古等韵图里的一等和四等，都属于洪音的重声轻韵；二等是和它们相对的洪音轻声重韵。

（2）中古三等是必具韵头 i- 的细音。这种细音里也具有重声轻韵和轻声重韵的两种类型。两者有的还留有痕迹，如脂与微、祭与废、仙与元等等。但又分中有合，形成倚重倚轻的局面。有的不留显著痕迹，即把两者平列于一韵之中，如锺、肿、用、烛。

6.2 强弱轻重之论最大的效用就在于它能帮肋我们理解一音为什么能有四等。现在让我们用一个“猷字”的几个两两成对的异读来回答“一音为什么有四等”的问题以为本文的结束：

猷 [hum^1]	洪音	重声轻韵　“火含反”　həm^1（咸开一平覃晓）
		轻声重韵　“许咸反”　ham^1（咸开二平咸晓）
	细音	轻声重韵　“丘严切”・khiam（咸开三平严溪）
		轻声重韵　（切语缺）khiem^1（咸开三平盐晓重三）
		轻声重韵　“火占切”・hiem^1（咸开三平盐晓重四）
		重声轻韵　“许兼反”　hem^1（咸开四平添晓）

6.3 根据西方那条“同音在同样音的情形之下一定要同样变”的音轨，上面的提法似乎是不可能的。其实西方那个公式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设某语言其间某单词的 X 音转为 Y 音，那么，在同种情形之下，凡同其时代所操的语言，其词中之有 X 者，必都转为 Y”。（见周辨明、黄典诚《语言学概要》第 54 页，1945 年，厦门大学版）方言的文白两读同出于一源，为什么会变为两读?岂非字典里所有的单字根据反切注音折合方言音系是一读，而口语词汇中用到的单词，按照民间上下相传的说法又是一读。双方分道扬镳，并行不悖。轻清重浊之各有其等，各有变化，实因情形不同、时代不同所致。

已故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高本汉《上古音当中的几个问题》的译文注五中说：“同音在同样音的情形之下一定要同样变，这原则固然很有用，但是怕不能认它为完全不能没有例外，否则，在《广韵》的‘纽’之下(就是在一个圈儿之下)怎么常常发现今音分化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非音的而又能影响音变的情形就是读书跟说话的分化。”这是完全符合实际而又深刻的分析。此说对于说明我们的轻清重浊之分之说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84 年 1 期

从十九纽到四十一声

——为纪念黄侃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而作

一

黄侃先生的（上）古音十九纽之说，时人疑信参半：相信的人根据《说文》谐声和双声通假，觉得基本若合符节；怀疑的人认为上古的十九纽要变为中古的四十一声，是条件不具备、怎么也变不来的。

我是相信上古只有十九纽的。因为我自己的母语闽南方言，号称为“十五音”系统（只声母而言），若补上被清化了的四个全浊声母，恰好就是十九纽：p p‘（b） m，t t‘（d）n l，k k‘（g）ŋ h，ts ts‘（dz）s，ø。而在福建北部建瓯的西陂，十九纽却是不多也不少的。

同时我认为从十九纽变为四十一声，完全有其变化的条件和层次。下面略依附《广韵》卷末的《辨四声轻清重浊法》之划分以上古“寒”部到中古“山”摄为例条说个人的看法如下：

二

上古一个韵部自其有无韵头［u-］先分开口合口，再就有无韵头［i-］分为洪音与细音。以寒部为例，就有：

寒部	开口	合口
洪音	ain	uain
细音	iain	iuain

陆法言有云：“支脂鱼虞，共为一韵；仙先尤侯，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证之附《广韵》卷末的《辨四声

轻清重浊法》以一等为重浊，二等为轻清；四等为重浊，三等为轻清。我们发觉上古一个韵部其洪音到中古可分为重浊（一等）轻清（二等）两类；其细音也是如此。上古的寒部到中古基本是山摄，其四等分配如下（凡加括号的韵目不在本摄之中）：

<table>
<tr><td></td><td>洪　音</td><td>洪　音</td><td>细　音</td><td colspan="2">细　音</td></tr>
<tr><td></td><td>一　等</td><td>二　等</td><td>三　等</td><td colspan="2">四　等</td></tr>
<tr><td></td><td>强声弱韵</td><td>弱声强韵</td><td>弱声强韵</td><td colspan="2">强　声　弱　韵</td></tr>
<tr><td>开口</td><td>寒 ɒn</td><td rowspan="2">删 an
uan</td><td rowspan="2">元 ian
iuan</td><td rowspan="2">仙 ien
iuen</td><td rowspan="4">先 en
uen</td></tr>
<tr><td>合口</td><td>桓 uɒn</td></tr>
<tr><td>开口</td><td>（痕 ən）</td><td rowspan="2">山 ɐn
uɐn</td><td>（欣 iən）</td><td>（真 in）</td></tr>
<tr><td>合口</td><td>（魂 uən）</td><td>（文 iuən）</td><td>（谆 iun）</td></tr>
</table>

在一等寒桓韵里，声母只有从上古郑重保留下来的十九个：

帮 滂 并 明 端 透 定 泥 来 精 清 从 心 见 溪 疑 影 晓 匣

p pʻ b m t tʻ d n l ts tsʻ dz s k kʻ ŋ ø h ɦ

在二等删韵里，声母虽然还是十九个，但弱化了（以下凡声母下加·是新变声）：

帮 滂 并 明 知 彻 澄（娘）来 庄 初 崇 生 见 溪 疑 影 晓 匣

p pʻ b m ʈ ʈʻ ɖ n l tʃ tʃʻ dʒ ʃ k kʻ ŋ ø h ɦ

明显的弱化表现在端精组变为知庄组。帮组见系表面不变，事实上也已轻化了，与一等的同母不同：二等帮组不能有合口音，见系由中古洪音变为今普通话标准音和北方方言的细音。

上古十九纽保存在一等韵中，到中古二等增加了明显弱化的知彻澄庄初崇生。19+7=26，以上是洪音的情况。

三

现在来看看细音。细音尽在三等韵（个别混入四等）。中古山摄的三等有仙元两韵。这仙元，犹如上述的寒删一样，前者“仙”为强声弱韵，后者“元”为弱声强韵。今“元”韵但有声母十一个：

唇　音	舌　音	齿　音	牙　音	喉　音
非 敷 奉 佩	• • • • • •	• • • •	见 溪 群 疑	影 晓 云
pf p'f v m			k k' g ŋ	ø h ɣ

26+7=33

而仙韵却是声母多至二十七个：

唇　音	舌　音	齿　音	齿　音	牙　音	喉　音
帮滂并明	知彻澄（娘）来	章昌 船 书 禅日	精清从心邪	见溪群疑	影晓云以
p p' b m	ȶ ȶ' ȡ ȵ l	tɕ tɕ' dʑ ɕ ʑ nʑ	ts ts' dz s z	k k' g ŋ	ø h ɣ j

33+8=41，这就是由上古十九纽演变为中古四十一声的过程。

四

下面需要解答三个问题：

（1）“元”韵的声母为什么那么少，而“仙”韵为什么那样多？原来“元”韵也是五音俱全的。现在缺少了舌齿声母，到底是哪些个呢？我们由“麻”韵三等，只有精章组，没有唇牙喉的音（喉音有以母，但以母的根源是舌音定母），这精章恰可补如元那类三等韵所缺的字母。因此“仙”韵这类三等韵是由元韵那边并过来的。元韵既是弱声强韵，为什么会有精清从心邪？是的，精清从心这一组是强化声母，但精清从心邪这一组却是弱化声母了。从麻韵有二等有三等，我们得知三等由二等变来。二等的十九声是弱化了的。弱化再弱化，是否定的否定，便成为肯定。于是由二等的知庄组到三等的知庄组成为强化，强化的对面舌音章组齿音精组反成为弱化。

（2）强化知变章、彻变昌、定变船。然则，书禅是怎么变来的呢？请看：

知 ȶ →章 tɕ
彻 ȶ' →昌 tɕ'
书 ɕ 定 d →澄 ȡ →船 dʑ →禅 ʑ →邪 z →以 j

由此可见：语音的演化是有层次的，而新质的产生并不意味旧质的废弃。

书母的“书”，福州 tsy，闽南 tsu；“水”福州闽南同为 tsui，都还读为章母 tç。“石头”的“石”中古属船母，建瓯已读为以母 i（阳入归阳上）都是由端组而知组而章组，由塞擦而擦的实例。英文 lecture [lektʃə] t 变[tʃ] 音，好象我们由端组变为知组，而 aducation [ædjuˈkeiʃn]，ti- 不读 [tʃ] 而读 [ʃ] 和中古由章变书情况大致一样。

（3）中古有的三等韵，如“蒸”，并没有声母一多一少的两韵，怎么能说它也有强声弱韵和弱声强韵之分呢？答曰：“蒸”韵本身是多声韵，其少声因变韵混到东韵三等的唇牙喉那儿去了。如：“冯弓穹雄”等字便是。

五

我们说上古某部的细音到中古也存在强声与弱声的差别，还有什么材料可为佐证呢？《颜氏家训·音辞篇》有云：《韵集》以“为奇益石分为四声”。“为、奇”由上古歌部细音到中古混入止摄三等支韵。“奇”是开口 [ie]，“为”是合口 [iue]。但“益、石”呢，来自上古锡部，到中古为梗摄三等入声“昔”韵，同为开口细音，怎么能分为两韵呢？按我们的看法：这一韵的“益”属于强声“影”母 [iek]，而“石”属于弱声照三“船”母 [dʑiek]，吕静分为两韵，不也很有道理吗？颜氏以其不合《切韵》系统，故以为非。殊不知它还是《切韵》以前的分韵呢。这又正是我们所提出的上古某部的细音到后来也有强弱两分的佐证。

原载《文史哲》1986 年第 2 期

《切韵》性质的探讨

一　问题的提出

我们现在看得到的一部我国最古的韵书《切韵》（残卷），是隋朝陆法言于仁寿元年（公年 601 年）写定的，再经传抄，便风靡一时，为世所重。这书到了唐朝，孙愐增补为《唐韵》；及至宋朝，经陈彭年等再事修订，易名为《广韵》。从《切韵》到《广韵》，所收字数，虽有多少之分；整个体系，可以说还是基本不变。

经过韵图家的分析，《切韵》首先分为十六摄（果、假、遇、蟹、止、效、流、咸、深、山、臻、宕、江、曾、梗、通），又分平上去入四声（如：东、董、送、屋），又分开口、合口（如：殷、文），又分四等（如：豪、肴、宵、萧）；既有重韵（如：支、脂、之、微），又有重纽（支、脂、祭、真、仙、宵、侵、盐等类中唇、牙、喉出现两套声纽）。《切韵》全书共有韵目 193 个，而实际韵母却有 336 个。声母也多至 40 个左右。

现代普通话标准音也有四声（阴、阳、上、去），也分四呼（开、齐、合、撮），但只有韵母 36 个，声母 21 个。人们熟悉这样一个现实的比较简单的音系，骤然看到《切韵》那样一部十分陌生，非常庞大复杂的韵书，自然感到十分惊奇，难免有人认为这是作者有意求密，所以里面多有音同韵异的现象。

陆法言介绍自己在和前辈学者讨论《切韵》的时候，“萧国子、颜外史”是“多所决定”的人物。萧国子是萧该。[①]颜外史就是颜之推。[②]

我们要理解“萧颜多所决定”的具体内容，《家训·音辞篇》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下面就根据《音辞篇》所划分的条目来看看《切韵》是否有 “音同韵异”的事实存在。

---

① 《北史》列传 70《儒林下》有传。

② 《北齐书》列传 37《文苑》里有传。

二 以《音辞篇》之立论，证《切韵》“捃选”之“精切”，都是疆界分明可以宣诸唇吻的

1. *有关声纽者*

a）轻唇重唇之分—— “《战国策》音刎为免”。按《切韵》，“刎”字在上声吻韵，武粉反：属轻唇；“免”字在上声狝韵，亡辨反（《集韵》改美辨切）；属重唇。例如：

重唇： 帮 p　滂 ph　并 b　明 m

轻唇： 非 pf　敷 pfh　奉 bv　微 ɱ

b）舌头舌上之分—— “《左传音》切椽为徒缘。不可依信，亦为众矣”。

按《切韵》，“椽”字在平声仙韵，直缘切：属舌上，今《左传音》作徒缘切：属舌头。颜氏认为“不可依信。”足证舌头舌上不能混为一谈。于是：

舌头： 端 t　透 th　定 d　泥 n

舌上： 知 ʈ　彻 ʈh　澄 ɖ　（娘）ɳ

c）齿头正齿之分—— “前世反语，又多不切。徐仙民《毛诗音》反‘骤’为在遘”（亦在 “不可依信”之列）。

按《切韵》，“骤”字在去声宥韵，锄祐反：属庄组（即照二等）；而“在遘”所反之字为 “剿”而非“骤”。或说“在”为“仕”之误。“仕”属“崇”纽，“崇”纽与一等“候”韵的“遘”字也不能为切，能与“遘”字配搭的是从纽的“在”字不是“崇”字。由此可见，从之与崇，不能混为一谈。于是：

齿头： 精 ts　清 tsh　从 dz　心 s

正齿： 庄 tʃ　初 tʃh　崇 dʒ　生 ʃ

d）齿头舌齿之分—— “《字林》……音伸为辛”。

按《切韵》，“伸”字在平声真韵，书邻反：属章组（即照三等）；而“辛”字虽同在平声真韵，但为思邻反：属精组。于是：

齿头： 精 ts　清 tsh　从 dz　心 s　邪 z

舌齿： 章 tɕ　昌 tɕh　禅 dʑ　书 ɕ　船 ʑ①

e）喻三与喻四之别—— “[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谑]，谓‘郢州’为‘永州’。元帝报启简文，简文云：‘庚辰吴入，遂成司隶’。如此之类，举口

①从陆志韦《古音说略》论点，以禅为 [dʑ-]，船为 [ʑ-] .

皆然。元帝手教诸子侍读，以此为诫”。请看：

喻四（以） “郢”以整 jieŋ^{2} 喻三（云） “永”荣丙 ɣiuaŋ^{2}

f）其它—— “其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又 “刘昌宗《周官音》读乘若承。此例甚广，必须考校”。此为浊音中塞擦音与擦音之有分。

据《切韵》

浊塞擦 钱：昨仙 dzien^{1} 贱：在线 dzien^{3} 石：常尺 dʑiek^{4}

是：承纸 dʑie^{2} 承：署陵 dʑiŋ^{1}

浊 擦 涎：叙连 zien^{1} 羡：似面 zien^{3} 射：食亦 ʑiek^{4}

舐：食纸 ʑie^{2} 乘：食陵 ʑiŋ^{1}

g）不带声与带声之分—— “《仓颉训诂》反稗为逋卖”。“案诸字书，焉者鸟名。”或云语词，皆音於愆反。自葛洪《要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於愆反，‘於焉逍遥’、‘於焉嘉客’、‘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若送句及助词，当音矣愆反，‘故称龙焉’、‘故称血焉’、‘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託始得焉’、‘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行此分别，昭然易晓；而河北混同一音，虽依古读，不可行于今也”。又“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败人军曰败（原注：补败反）。诸记传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又“璵璠、鲁之宝玉，当音余烦。江南皆音藩屏之藩。”又：“甫者男子之美称，古书多假借为父字。北人遂无一人呼为甫者，亦所未喻。唯管仲、范增之号，须依字读耳（原注：管仲号仲父，范增号亚父）。”以上所论，皆属清浊当分之例：

不带声： 焉 藩 甫 败 稗

於愆 ien^{1} 甫烦 pfiuɑn^{1} 方主 pfiuo^{2} 补败 pei^{3} 逋卖 pai^{3}（非）

带 声： （烦） 父

矣愆 jien^{1} 附袁 bviuɑn^{1} 扶雨 bviuo^{2} 簿迈 beiʔ^{3} 傍卦 bai^{3}（是）

此外，“李登《声类》以系音羿”，“《通俗文》曰：‘入室求曰搜’，反为兄侯。然则兄当音所荣反。今北俗通行此音，亦古语之不可用者”。又：“梁世有一侯，尝对元帝饮谑。自陈：‘痴钝’，乃成‘飔段’。元帝答之曰：‘飔异凉风，段非干木’”。又“比世有人名暹，自称为纤，（当是溅误）”诸条，误在：

系：应读胡计反 ɦe^{3}，乃误为羿，五计反 ŋe^{3}。

搜：应读所鸠反 ʃiou^{1}，乃误为兄侯反 hu^{1}。

痴：应读丑之反 ʈhiə^{1}，乃误为颸，楚之反 tʃhiə^{1}。

暹：应读息廉反 siem^{1}，乃误为瀸，子廉反 tsiem^{1}。

这些都属于声母方面的误读现象，都是“剖析毫厘，分别黍累”的严格审音原则所不能容许的。

2. 有关韵母者

a）总的意见——“李季节著《音韵决疑》，时有错失；阳休之造《切韵》，殊为疏野”。

今依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小注，归纳李季节《音谱》的要点为：

（1） 一等不分开合，如咍灰、痕魂合为一韵。

（2） 二等不分重韵。如庚耕、咸衔各合为一韵。

（3） 三等必分重韵。如支脂之微分为四韵。

（4） 三等四等合为一韵。如仙先、宵萧各合为一韵。

颜氏批评：“李季节《音韵决疑》时有错失”，指的大概是上述（1）（2）（4）三点。

《隋书·经籍志》：《韵略》一卷，阳休之撰。两《唐志》同。

今依《刊谬补缺切韵》韵目下小注，归纳阳休之《韵略》要点为：

（1） 一等二等基本分开。但二等多与三、四等合韵。如效摄一等豪之外，二等肴、三等宵、四等萧合为一韵。

（2） 同等重韵分开。一等东冬分开；二等删山分开；三等支脂之分为三韵。

（3） 同摄二、三、四等大体都合并。如山摄二等山与三等仙四等先合为一韵。

看来阳休之《韵略》总的特点是横分而纵合。由于他的书较为浅近通俗，兼因本人政治地位显赫，所以阳氏《韵略》也曾盛行一时，为人取则。颜氏评他为“疏野”，大概在于二、三、四等含混不清。陆氏韵目下小注在很多地方干脆不提到它，大约也因为他不能“先仙尤侯，俱论是切”吧。

从颜氏对这两家韵书的严峻批评，可见他是对《切韵》那样的分为洪音细音，一等二等三等四等，都是大力支持的。

b） 洪细之辨——“《说文》音戛为棘，读皿为猛”。

洪音二等　戛：古黠 ket^{4}（是）　猛：莫杏 maŋ^{2}（非）

细音三等　棘：纪力 kik^{4}（非）　皿：武永 miaŋ^{2}（是）

“徐仙民……反骤为在遘”。

洪音一等：骤：在遘 dzu^{3}（非）　细音三等：锄佑 dʒiou^{3}（是）

c） 开合之辨—— “《集韵》以成仍宏登，合成两韵，为奇益石分作四章。”

开口一等：“登”都滕 təŋ^{1}（登韵）

三等：“成”市征 dʑieŋ^{1}（清韵）　“仍”如乘 ȵiŋ^{1}（蒸韵）

合口二等：“宏”户萌 ɦueŋ^{1}（耕韵）

此言吕静《韵集》以“成”“仍”（清蒸）合为一韵，“登”“宏”（登耕）合为一类，是不恰当的。

开口　“奇”居宜 gie^{1}（支韵）　“石”常尺 dʑiek^{4}（昔韵）

“益”伊昔 iek^{4}（昔韵）

合口　“为”薳支 ɣiue^{1}（支韵）

此言“奇”“为”虽一开一合，但切语固自有别，不必分为两韵；“益”“石”虽一重一轻，也因口语已难分别，可以合成一章。

“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唯李季节云：‘齐桓公与管仲于台上谋伐莒，东郭牙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故知所言者莒也。然则莒矩必不同呼。’此为知音矣。”

开口　“如”汝鱼 ȵiɯ^{1}（鱼韵）　“庶”式据 ɕiɯ^{3}（御韵）

“莒”居许 kiɯ^{2}（语韵）

合口　“儒”日朱 ȵiuo^{1}（虞韵）　“戍”伤遇切 ɕiuo^{3}（遇韵）

“矩”俱羽 kiuo^{2}（麌韵）

颜氏认为上面这一对对开合对举的字，都是分之为是合之为非的。

d） 重韵之辨——

一等—— “河北切攻为古琮，与工公功三字不同。殊为僻也”。

“攻”东韵：古红 koŋ^{1}（是）　冬韵：古冬 kuŋ^{1}（非）

二等—— “古今言语，时俗不同。著述之人，楚夏各异。《仓颉训诂》……反娃为於乖”。

“娃”皆韵：於乖 uei^{1}（非）　佳韵：於佳 ai^{1}（是）

“《穆天子传》音谏为间”。

谏韵：“谏”古晏 kan^{3}（是）　裥韵：“间”古苋 ken^{3}（非）

"北人……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

洽韵："洽"侯夹 ɦap[4]（是） 狎韵："狎"胡甲 ɦap[4]（非）

三等—— "北人……以紫为姊"。

纸韵："紫"兹尔 tsie[2] 旨韵："姊"将几 tsi[2]

"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 "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二条，亦可视为三等重韵之辨，但已释于开合部分，兹不赘。

e） 重纽之辨—— "岐山当音为奇，江南皆呼为神祇。江陵陷没，此音被于关中。不知二者何所承案？以吾浅学，未之前闻也"。

重纽三等："岐"读"奇"渠羁 gie[1]（是） 重纽四等：读"祇"巨支gie[1]（非）

上举重纽，见于支韵。其它尚有：脂、祭、真质、仙屑、宵、清昔、侵缉、盐叶等韵。问题颇为复杂。请参阅拙作《论"重纽"与汉语音韵之发展》一文（收在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所辑论文集中）。

f） 声调之辨—— "夫物体自有精粗，精粗谓之好恶；人心有所去取，去取谓之好恶（原注：上呼号反［hɔu[3]］，下乌故反［o[3]］）。此音见于葛洪徐邈。而河北学士读《尚书》云："'好（原注：呼号反［hɔu[3]］）生恶（原注：於各反）'，是为一论物体，一就人情：殊不通矣！"

物体精粗（形容词），人心去取（动词）。上："好"呼皓kɔu[2] 去："好"呼到 hɔu[3]，"恶"乌路 o[3] 入："恶"乌各 ɔk[4]

这里所揭示的问题，不但着重说明声调有：（平）、上、去、入之分，更重要的还在于指明入声调类的出现，是和开尾韵或元音韵尾韵不相适应的。换言之，入声只能配合鼻音尾韵。如：

	平　声	上　声	去　声	入　声
元音韵	恶：哀都 o[1]	好：呼皓 hɔu[2] 坞：於五 o[2]	好：呼到 hɔu[3] 恶：乌路 o[3]	
鼻音韵	鸯：於郎 ɔŋ[1]	养：倚朗 ɔŋ[2]	盎：於浪 ɔŋ[3]	恶：乌各 ɔk[4]

《切韵》五卷，四声相承，都是按照这样的配搭安排的。如：

平	支 ie[1]	清 ieŋ[1]	脂 i[1]	真 in[1]	之 iə[1]	蒸 iŋ[1]
上	纸 ie[2]	静 ieŋ[2]	旨 i[2]	轸 in[2]	止 iə[2]	拯 iŋ[2]
去	寘 ie[3]	劲 ieŋ[3]	至 i[3]	震 in[3]	志 iə[3]	证 iŋ[3]
入	O	昔 iek[4]	O	质 it[4]	O	职 iŋ[4]

三 精切的语言根据

1. “独金陵与洛下”

“自兹（按指魏世）厥后，音韵蜂出，各有土风，递相非笑，指马之谕，未知孰是。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覈古今，为之折衷。搉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音辞篇》通篇旨趣都在讨论声读之是非。如云：“吾见王侯外戚语多不正，亦由内染贱保傅，外无良师友故耳”。颜氏深以此为耻，所以“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语讹替，以为己罪矣”。可见颜氏之正视音读之是非，是完全可以宣诸唇吻的！但是要衡量音读之是非，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标准。如果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音读之是非也就无从说起了。

颜氏据以衡量音读之是非的是什么呢？他说“独金陵与洛下耳”。金陵在江南，洛下在江北。怎么会有两个相距甚远的地方音作为正音的标准？原来，在隋朝未统一全国以前，中国长期分裂为南北对峙的局面。南方的首都在金陵，北方的首都在洛阳。而且在南北朝分裂之前，统一的司马王朝西晋，其首都已是承继自东汉刘秀以来即已确定的洛阳。

永嘉（307-313）之乱，怀愍亡尘。河山半壁，鼎社南迁。龙蟠虎踞之区，遂成衣冠荟聚之所。洛下典型，尽移石城。是以庙堂应对，莫非河洛故国之音；士族往还，大抵东京旧乡之语。故曰金陵洛下，自音声而言，殊无二致，反本求源，一而已矣。

2. 南方与北方

《音辞篇》有云：

>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

前言金陵洛下，自音声而言殊无二致。现在要怎样解释上揭的区处南北优劣之分呢？大家知道：金陵原属吴越地区，本来自有方言。吴下方言，其去中原雅音，谅必甚远！但自封豕长蛇，荐食上国；河洛沦陷，衣冠南渡，字音随之俱来。悬想金陵当时，庶民行用当地吴语，士族仍操洛下官音。是以“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辨”。所谓金陵洛下，殊无二致，指的

是士族从北方带来的河洛官话。至于河洛故都，虽在异族统治下，由于异族统治者（如北魏孝文帝）的提倡，却是从庙堂以至里巷，官民交际，言音一致，是以“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但是金陵、洛下，从晋永嘉之后，到隋开皇统一全国以前，南北对峙的局面，延长了二百六十多年之久。这其间，因“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也就加深裂痕，渐生迳庭。这就是陆法言他们何以要“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原因所在了。

南北是非由于南北长期的分裂，但南北本出一辙，非由二元。南北双方，语音体系，合之则圆，分之则缺。颜氏何以知“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羡、以是为舐”之非？根据的是北人钱、石、贱、是与涎、射、羡、舐依旧判然有别；又何以知“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之误，根据的又是南人庶、如、紫、洽与戍、儒、姊、狎还是截然可分的。

四 《切韵》音系形成的猜想

1. *由方言的文白两读推想《切韵》也有文白两读。*

现代汉语诸方言都和《切韵》音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奇怪的是现代汉语诸方言少有或没有如《切韵》音系那样精细繁杂的划分。其实，现代汉语诸方言中也不是全没有如《切韵》那样精细分声辨韵的。例如：吴方言声母系统中保留浊音声母，岂非和《切韵》完全一致？又如闽南方言中，韵尾分为 -m -n -ŋ -p -t -k 六种，岂非《切韵》音系古读的保留？说到闽南方言，这是客家人称之为河洛话的那种方言。河洛话是西晋末年河洛官音的移植。这个方言的最大特点是：文白两读的明显对立，这种文白对立，有的固然是移植来闽以后逐渐演变的结果，但有的则不能不认为是移植以前本有的残存。如下的这种例子（ 文/白 ）：

	厦门	莆田	福州
远:	uan^{2}/ hŋ^{7}	øŋ^{2}/ hue^{7}	uoŋ^{2}/huoŋ^{7}
雨:	u^{2}/ hɔ^{7}	y^{2}/ hɔu^{7}	y^{2}/ huo^{7}
石:	sik^{8}/ tsioʔ^{8}	ɬ iʔ^{8} / tsiɐuʔ^{8}	siʔ^{8} / suoʔ^{8}
席:	sik^{8} / tshioʔ^{8}	ɬ iʔ^{8}/ tshiɐuʔ^{8}	siʔ^{8}/ tshuoʔ^{8}

因此，我们不能不设想：古代的河洛官音中，也早有如文白对应的语言事实存在着了。

现代汉语标准音中也还难免有文白两读的现象，例："柏"： 文 po^2 、白 pai^3 ；"色"： 文 se^4 、白 sai^3 。又怎样能排除六世纪河洛官音中文白对应的可能性呢？当时社会的交际和骈文的撰写，都还以单音词为主，都对于语音的辨别有较多的要求。文白恐怕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被广泛传用起来的。

2. 由韵图看出《切韵》轻清重浊的对立。

要很好的理解《切韵》，就往往离不开"韵图"。打开韵图《韵镜》和《七音略》一看，不难发现，一、二、四这三个等只在十九个声母下面出现，而在三等韵中却是有一类声纽特别少（只有十个），又有一类声纽特别多，有的甚至在唇、牙、喉声组下各重出了一套声母（即所谓"重纽"）。

为什么三等韵出现了这种怪现象？能不能设想三等韵中的一多一少，乃是长期演变的结果？推测当初，也一般各具十九个声纽（或更多一点）而已。如果当初的确是这样的，那么，进一步的，我们又不难发现：一四等的十九声，和二等的十九声是重轻有别的，然则三等中，甲方的十九声与乙方的十九声又岂能无清浊之分？现在既知：

一四等——重声（保持上古声母） 二等——轻声（变化上古声母）

可以推测：

三等甲——重声（保持上古声母） 三等乙——轻声（变化上古声母）

又根据若干方言材料，我们又得知：

一四等——轻韵（高化上古主元音）二等——重韵（基本保留上古主元音）

因而推测：

三等甲——轻韵（高化上古主元音） 三等乙——重韵(基本保留上古主元音)

现在要问：一个上古音洪音，到中古怎么有一四等和二等的对立？而细音三等甲也和三等乙对立？我认为，这大体如今闽南方言中的文白对应。

3. 轻清重浊的对立

陆法言《切韵·自叙》："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又云："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陆书以《切韵》命名，自是知音之作。所谓"剖析毫厘，分别黍累"，又岂能轻重无异？但关于轻清重浊，陆法言只说到这里为止，没有更进一步的阐述，幸有时代与陆氏相仿的无名氏[①]所撰《辩四声轻清、重浊法》附于今《广韵》、《玉篇》卷后，却给了

① 此无名氏的时代当与陆法言的生年差不多，因所用切语，均号曰反。王念孙校隋曹宪《博雅音》卷二"尻也"条下云："案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谓之反，孙愐《唐韵》则谓之切。唐元度《九经字样·序》云：'声韵谨依开元（713-741）文字，避以反言'。是则变反言切，始自开元"。

我们重要的启发。现在列表以明其重要的比较分辩于下：

<table>
<tr><th colspan="2">轻　　清</th><th colspan="2">重　　浊</th><th colspan="2">轻　　清</th><th colspan="2">重　　浊</th></tr>
<tr><td rowspan="2">二等</td><td rowspan="2">降:下江 ɦɒŋ^1
衫:所衔 ʃam^1
怪:古坏 kuɐi^3
角:古岳 kɒk^4
嶽:五角 ŋɒk^4
学:户角 ɦɒk^4
邈:莫角 mɒk^4</td><td rowspan="2">一等</td><td rowspan="2">洪:户公 ɦoŋ^1
三:苏甘 som^1
脍:古兑 kuɔiʔ^3
阁:古洛 kɔk^4
鄂:五各 ŋɔk^4
鹤:下各 ɦɔk^4
莫:忙各mɔk^4</td><td>三等</td><td>绵:弥鞭 mien^1
仙:相然 sien^1
清:七情 tshieŋ^1</td><td>四等</td><td>眠:莫边 men^1
先:苏前 sen^1
青:仓经 tsheŋ^1</td></tr>
<tr><td>四等</td><td>替:他计 the^3
济:子计 tse^3
惠:胡桂 ɦue^3</td><td>一等</td><td>态:他代 thɔi^3
再:作代 tsɔi^3
会:胡外 ɦuɔiʔ^3</td></tr>
<tr><td>知组泥</td><td>珍:陟邻 ʈin^1
朝:知遥 ʈieu^1
砧:知林 ʈim^1
椿:勅伦 ʈhiun^1
陈:直邻 ɖin^1
紬:直流 ɖiou^1
娘:女良 niɔŋ^1</td><td>章组日</td><td>真:只人 tɕin^1
昭:止遥tɕieu^1
针:职婬 tɕim^1
春:昌伦 tɕhiun^1
辰:食邻 ʑin^1
洲:市州 dʑiou^1
瓤:汝羊 ȵiɔŋ^1</td><td rowspan="4">寅韵</td><td rowspan="4">伊:於脂① i^1
民:弥邻 min^1
禋:於邻 in^1
名:武并 mieŋ^1
幽:於虬 iəu^1
羌:去羊 khiɔŋ^1
轻:去盈 khieŋ^1
紧:居忍 kin^2
免:无衮 mien^2
美:无鄙 mi^2</td><td rowspan="4">子韵</td><td rowspan="4">衣:於机 iəi^1
文:武分 ɱiuən^1
殷:於斤 iən^1
明:武兵 miɑŋ^1
憂:於牛 iou^1
匡:去王 khiuɔŋ^1
卿:去京 khiɑŋ^1
谨:居隐 kiun^2
晚:无远 ɱiuɑn^2
尾:无匪 ɱiuəi^2</td></tr>
<tr><td>微</td><td>微:无非 ɱiuəi^1</td><td>明</td><td>眉:武悲 mi^1</td></tr>
<tr><td>重四</td><td>鄙:方美 ɱi^2
缉:去面 khiuen^3</td><td>重三</td><td>比:卑履② mi^2
眷:几倦 kiuen^3</td></tr>
<tr><td>四等</td><td>徼:古尧 keu^1</td><td>三等</td><td>娇:举乔 kieu^1</td></tr>
</table>

由此可见，所谓“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轻重有异主要表现在等的不同和三等韵中甲乙两个声组的对立。上古“鱼”部洪音到《切韵》的分化是一部分在一等模［o］类，一部分在二等“麻”［a］类。顾炎武在《唐韵正》

① 原作“於之反”依故宫《看谬补缺切韵》校正。
② 原作“卑里反”依上揭书校正。

里认为中国上古还没有“麻”[a]音。韵书的“麻”韵，是六朝时从西域传进来的。我们认为顾氏的说法不正确，应该说，汉语自古有［a］音，一直到六朝时代，同源异流，洛下金陵，分道扬镳，积微而渐，才有一部分因高化由［ɒ］变为［o］，而一部分仍保留其原［a］:这就是一等“歌”“模”，二等“麻”“佳”等分化的过程。陆法言以前的韵书，一等二等已呈分化迹象的有吕静《韵集》，一等二等已经完全分化的有夏侯泳《韵略》、阳休之《韵略》、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由此可见，隋统一以前一段时间正是一等二等明确划分的时期。一等二等明确的划分是《切韵》韵类复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个汉字有一等二等之两读，彷佛就是文白的对立。

我们归纳方言文白读构成对应的条件是一个字分成为两读。这两读必须声韵调三者之中同者二或一，而异者一或二。其间声调的一致性是颇为重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

《切韵》残卷和它的增订本《广韵》，都有一字两读的现象，其上下对齐分读为一等二等的，我们似可视同文白之对立。

以上所说的是洪音的情况，其细音又是怎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呢？经过一番仔细的确检查，结果发现细音完全和此音一样，一点也没有例外：即也有如洪音一二等那样的分化：一种属于轻清，一种属于重浊。明显可以看出的有如：

摄	止	蟹	臻	山	效	宕	梗	侵	咸
重声	支 脂	祭	真 谆	仙	宵	阳开	清	深	盐
轻声	戈三微	废	欣 文	元	幽	阳合	庚三	凡	严

我们设想上下对等的两韵，本来都是唇舌齿牙喉五音俱全的。后来因一方内部又按唇牙喉、舌齿双方而再行分化，而分化的舌齿音又混到他方去，终于形成了下面这样的不平衡的局面：

唇				舌				齿				牙				喉			
帮	滂	并	明	知	彻	澄	泥	庄	初	崇	生	见	溪	群	疑	晓	云	影	重
p	ph	b	m	ʈ	ʈh	ɖ	n	tʃ	tʃh	dʒ	ʃ	k	kh	g	ŋ	h	ɣ	ø	声
非	敷	奉	微	章	昌	禅	日	精	清	从	心	见	溪	群	疑	晓	云	影	
pf	pfh	bv	ɱ	tɕ	tɕh	dʑ	ȵ	ts	tsh	dz	s	c	ch	ɟ	ɲ	ç	ɰ	ø	轻
				书	船	以					邪								声
				ɕ	ʑ	j					z								

反切异文提供如下的实例：

		彼侧	芳逼	皮变	武悲
	轻清	pik^{4}	phik^{4}	bien^{3}	mi^{1}
唇音韵		福	副	閞	薇
	重浊	方六	敷救	符万	无非
		pfiok^{4}	pfhiou^{3}	bviuan^{3}	ɱiuəi^{1}

		陟栗	（之石	昌石）	勑朝	直鱼	（时真）	（食伦）	（似羊）
	轻清	ʈit^{4}	tɕik^{4}	tɕhik^{4}	ʈhieu^{1}	ɖiɯ^{1}	dʑin^{1}	ʑiun^{1}	ziɔŋ^{1}
舌音韵		桎	适	郝	怊	藷	晨	紃	痒
	重浊	之逸	施支	施支	尺招	常如	食邻	详遵	与章
		tɕit^{4}	ɕik^{4}	ɕik^{4}	tɕhieu^{1}	dʒiɯ^{1}	ʑin^{1}	ziun^{1}	jiɔŋ^{1}

		兹尔	此芮	疾良	私吕	尼娘
	轻清	tsie^{2}	tshiueiʔ^{3}	dziɔŋ^{1}	siɯ^{2}	niɔŋ^{1}
齿音韵		批	竄	樯	糈	瓤
	重浊	侧氏	楚岁	士庄	疏举	如阳
		tʃie^{2}	tʃhiueiʔ^{3}	dʒiɔŋ^{1}	ʃiɯ^{2}	ȵiɔŋ^{1}

		纪劣	丘追	渠脂	牛斤
	轻清	kiuet⁴	khiui¹	gi¹	ŋin¹
牙音韵		蹶	蘬	祈	鄞
	重浊	居月	丘韦	渠希	语斤
		kiuɑt⁴	khiuəi¹	giəi¹	ŋiən¹

		许乙	王眷	於由
	轻清	hit⁴	ɣiuen³	iou¹
喉音韵		肹	瑗	懮
	重浊	许迄	于愿	於纠
		hiət⁴	ɣiuan³	iəu¹

由此可见：《切韵》里面不论洪音细音，都有类似文白的轻清与重浊两套[①]。《切韵》音系之所以复杂，这是一个主要因素。这是国家由分裂到统一必然要出现的特殊语音现象。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82 年 3 期

① 上古一音分为洪细，又各分化为轻清重浊两类，详见拙作 a《反切异文在音韵研究中的价值》（北京《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 年第一期）； b《由诗音到切韵》（参加第 15 届国际汉藏语言会论文）。

汉语音韵在强弱不平衡律中发展

——兼论中古四等的由来

一 引言

汉语同其他任何一种语言一样，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个部分构成的。汉语各个构成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都有着自己内部的特殊规律。

本文要讨论的是汉语语音到底遵循什么样的规律变化的。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①]汉语语音的变化发展，同汉语词汇语法有一定的联系并受着他们的影响，但是，汉语语音的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内部的矛盾性，汉语语音内部的矛盾性是什么呢？大家知道，汉语语音的单位组织——音节，是由声母和韵母（包括声调）这两个方面构成的。这两个方面，就构成了矛盾性。一方面，声母和韵母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相互联系，相互统一，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音节中；另一方面，恰恰在这同时，它们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相互斗争，从而推动着汉语语音的变化发展。这就是说，分析和研究汉语语音的变化发展，同研究其他事物的变化发展一样，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即一分为二的观点。

下面先拿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广韵》（古逸丛书覆宋本重修广韵，下同）平声记录"茶"字有如下的两读：

①见《矛盾论》。《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第276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都反 [do] 苦菜。　　[遇摄开口一等平声模韵定母]

丈加反 [ȡa] 苦菜。　　[假摄开口二等平声麻韵澄母]

古音学家共认“荼”属上古鱼部字。为什么到中古会有两种不同的读法呢？有人曾经用中古既有两种读法，必然上古有两个不同来源来解释这一现象。例如[1]：高本汉 do då，陆志韦 dɑg dag，董同龢 dʻag dʻiag，显然，这样的解释不但否认上古汉语同一韵部的韵值本来相同，而且也难于解释《诗经》叶韵的情况。例如《豳风·鸱鸮》三章：“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我们认为，“荼”这个音节所以由上古一个读音发展至中古两个读音，乃是这个音节中声母和韵母长期矛盾斗争的结果。原来上古“荼” [da] 这个音节中，[d-] 以 [-a] 为存在的前提，而 [-a] 又以 [d-] 为存在的条件。[d-] 和 [-a] 既互相联系，互相统一，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 [da] 这个音节中，但是，在这同时，它们又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经过长期不断矛盾的结果，就发生了变化。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声母 [d-] 的时候，那么韵母 [-a] 就必然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相反地，当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韵母 [-a] 的时候，那么声母 [d-] 就必然退居于矛盾的次要方面。凡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必然强化保持其固有的特点；而处于矛盾次要方面的，必然要削弱、丧失其固有的特点并使自己改变情况以求适应下去，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da] 这个音节，强调声母，[d-] 便被保持下来，而 [-a] 被削弱高化变为 o；如果矛盾转化，强调韵母，[-a] 便基本保持下来，而声母 [d-] 就不能不受到削弱腭化。于是上古“荼”字一个读音至中古便分为两个读音了。声母方面，不但保持上古定母，还产生了新的声母澄母；韵母方面，一个是麻韵，一个是模韵。如下所示：

荼 da ┌ 强声（母）弱韵（母） do（同都反，遇摄一等模韵定母）
　　　└ 弱声（母）强韵（母） ȡa（丈加反，假摄二等麻韵澄母）

以“荼”字为例，可以举一反三。事实上，一分为二贯串在音韵发展的各个方面。广韵的反切异文，正是记录着上古汉语至中古汉语语音发展的历史层次。它正是提供了汉语音韵发展中一分为二的规律的有力的佐证。下面，

---

①高本汉拟音见王力《中国音韵学》下册《古代音值问题》第 174 页；陆志韦拟音见所著《诗韵谱》；董同龢拟音见所著《上古音韵表稿》。

我们试以《广韵》反切异文的大量材料，着重讨论汉语音韵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从而为中古的四等的形成做一次沿流溯源的探索。为了分析问题的方便，拟将声母、韵母两个方面分开讨论一下。

二 关于上古声母的分化

1. *上古汉语声母系统的拟构*

在论述汉语音韵上古声纽到中古分衍的情况之前，必须先探讨汉语上古声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未尝不可从纷繁中理出一个头绪来。首先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其次观察中古四等声纽出现的错综情况，前后参证，断以管见。

关于上古汉语声纽，清代学者钱大昕有四个重要的发现[①]：

一．古无轻唇音，如伏羲即庖羲，扶服即“匍匐”。

二．古无舌上音，古读“趙”如“擣”，读“禂”如“祷”。

三．古人多舌音，古读“舟”如“雕”，读“專”如“耑”。

四．古影喻晓匣双声。如“荣怀”古为双声，今有匣喻三之别。

这四点发现，放到方言和谐声去检查，都若合符节。

	方音（“一”为白读）		谐声
一	“门”与“文”同纽［bun］	（闽南）	闻从门得声
	“杯”与“飛”同纽［pue］		非为排谐声
二	“特”与“擇”同纽［tik］	（闽南）	都和著者声
	“鏗”与“滩”同纽［t‘an］		涂和除余声
三	“中”与“众”同纽［tuŋ］	（临川）	株和珠朱声
	“窒”与“质”同纽［tit］		持和时寺声

①见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和《潜研堂文集》卷十五。

四 ┌“魂”与“云”同纽 [hun] （闽南） 雄和宏厷声
   └“形”与“雄”同纽 [hiŋ] 援和缓爰声

继钱大昕之后，章炳麟著《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1]证明上古只有 n- 声母，没有中古 [ȵ-]（娘） [ȵʑ]（日）两声母。又曾运乾著《喻纽古读考》[2]，证明中古三等之喻，古读同“匣”，四等之喻，古读同 “定”。

闽南方言	谐声
“年”与“然”同纽	任为赁声
“台”与“夷”同纽	耀取翟声

大家知道，中古声纽共有

唇音 ┌重唇：帮 [p] 滂 [p‘] 并 [b] 明 [m]
     └轻唇：非 [pf] 敷 [pf‘] 奉 [v] 微 [ɱ]

舌音 ┌舌头：端 [t] 透 [t‘] 定 [d] 泥 [n]
     └舌上：知 [ȶ] 彻 [ȶ‘] 澄 [ȡ] （娘）[ȵ]

齿音 ┌齿头：精 [ts] 清 [ts‘] 从 [dz] 心 [s] 邪 [z]
     └正齿：章 [tɕ] 昌 [tɕ‘] 船 [dʑ] 书 [ɕ] 禅 [ʑ]
            庄 [tʃ] 初 [tʃ‘] 崇 [dʒ] 生 [ʃ]

牙音：见 [k] 溪 [k‘] 群 [g] 疑 [ŋ]

喉音：影 [ø] 喻云 [ɣ] 喻以 [j] 晓 [x] 匣 [ɦ]

半舌：来 [l]

半齿：日 [ȵʑ]

这四十一个声纽，扣去钱大昕所证明古无轻唇 4 个，古无舌上 3 个，古人多舌音（少齿音）9 个，章炳麟所证明古无日纽 1 个，曾运乾所证明古无喻

① 见章炳麟《国故论衡》上卷。

② 曾运乾《喻母古读考》，见于《东北大学季刊》，1928 年。

纽 2 个，今更知古群归匣又少 1 个[1]，古邪也归定[2]又少一个，共计应扣除 22 个，剩下上古声纽 19 个，即：

唇音：帮 [p]　滂 [pʻ]　并 [b]　明 [m]

舌音：端 [t]　透 [tʻ]　定 [d]　泥 [n]　来 [l]

齿音：精 [ts]　清 [tsʻ]　从 [dz]　心 [s]

牙音：见 [k]　溪 [kʻ]　匣 [g]　疑 [ŋ]

喉音：影 [ø]　晓 [h]

于是，我们打开中古韵图如《韵镜》或《七音略》一看，不难发现，恰恰在中古韵图一、四等里出现了这 19 个声纽。这 19 个声纽又是直到今天还在普通话和方言里沿用着。现实材料引导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概念：19 声纽就是上古汉语的声母体系。19 声纽以外的声母，都是后来分衍出来的东西。

2. 上古 19 声在洪音里的分化

这里把《广韵》一二等，四二等里的部分反切异文字列表对照于下：

---

① 一、二、四等都没有"群"母而有"匣"母。这些匣母字在闽南方言白读作 [k-] 源出较古的 [g-]。例如：

一等		二等		四等	
寒	猴	咸	怀	舷	县
$ku\tilde{a}^{2}$	kau^{2}	$kiam^{2}$	kui^{2}	$k\tilde{i}^{2}$	$ku\tilde{a}i^{6}$

② 中古"邪"母谐声和又音都和"定"母有密切相关：

谐　声

声母	例　字		
定	诞	涂	度
邪	涎	徐	席

又　音　（*据集韵）

	镡*	锡*	余*
定	徒南	徒郎	同都
邪	徐心	徐盈	详余

表一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帮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彻	定 澄	泥 娘	来	精 庄	清 初	从 崇	心 生	见	溪	匣	疑	晓	影
	[illegible]	攴	[illegible]	[illegible]	奼	獺	茶	[illegible]	瀧	迮	碴	鬃	[illegible]	賈	椌	閧	兒	嗃	晏
一等	边孔	普木	灞昆	莫婆	当故	他达	同都	乃胡	卢江	则落	七火	藏宗	苏禾	公户	苦红	胡贡	五東	呼各	乌旰
二等	巴讲	匹角	捕姦	莫加	陟驾	他鎋	丈加	女加	吕江	仄格	叉瓦	士江	所加	古下	苦江	下降	鱼江	呼教	於谏

表二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帮	滂	並	明	端 知	透 彻	定 澄	泥 浪	来	精 庄	清 初	从 崇	心 生	见	溪	匣	疑	晓	影
	*編	*姘	*併	*嫇	打		翟	[illegible]	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鉎	[illegible]	硻	獾	娙	妗	罌
三等	卑眠	傍丁	部迥	忙经	都挺		徒历	乃玷	鲁挺	子兮	千结	徂奚	桑经	古协	却贤	下乔	五坚	香兼	烟奚
四等	逋闲	披耕	蒱幸	谟耕	德冷		塲伯	女减	鲁打	侧皆	初八	士皆	所庚	古洽	苦间	胡斩	牛耕	许咸	於佳

口*据《集韵》补。

从上述两表可以看出，端、透、定和知、徹、澄出现的机会大体上是互补的。就一二四等来说，端秀定一四等，而知、徹、澄只出现在二等。精、清、从、心跟庄、初、崇、生两组声母，在一二等中，也是互补的，精、清、从、心只出现在一等，庄、初、崇、生只出现在二等。

古无舌上音。知、徹、澄、(娘)读为端、透、定、泥。古无正齿音。庄、初、崇、生读同精、清、从、心。据此，上述两表的例字，在上古是分属于帮、滂、並、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见、溪、匣、疑、晓、影这十九个声母，何以到中古又多出知、徹、澄、(娘)、庄、初、崇、生这八个声母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声韵母矛盾斗争的结果。这种矛盾斗争表现为，强调声母，必然弱化韵母；强调韵母，导致声母弱化。声母弱化由

腭化表现，韵母弱化循舌后高化进行。这种强弱化的结果表现为下表（+ 为强化号，- 为弱化号）。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上古声母	帮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来	精	清	从	心	见	溪	匣	疑	晓	影
中古声母	强声弱韵一等四等	+帮	+滂	+並	+明	+端	+透	+定	+泥	+来	+精	+清	+从	+心	+见	+溪	+匣	+疑	+晓	+影
	弱声强韵二等	—帮	—滂	—並	—明	—知	—彻	—澄	—娘	—来	—庄	—初	—崇	—生	—见	—溪	—匣	—疑	—晓	—影

声母的弱化表现为腭化。所谓腭化，指的是在发某个辅音声母时，舌头略向前移，舌面贴近硬腭，象是要发的 -i 的样子。这就是说，腭化的声母同韵母拼合时，声母和韵母间产生了一个类似 -i 的介音。当然，这种腭化的声母，最初在音值上同原来的声母还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也应该指出，上古十九声母中各个声母的弱化也是不平衡的。端、透、定、泥、精、清、从、心声母的弱化，到了中古，似在音值上已同原来的声母有较大的不同，韵学家觉察到这些，即别呼为知、彻、澄、娘和庄、初、崇、生声母，而其他十一个声母，即帮、滂、並、明、来、见、溪、匣、疑和晓、影，虽有腭化，但在音值上同原来的声母还没有较大的不同，以致仍然可以称之为帮、滂、並、明、来、见、溪、匣、疑和晓、影声母。

二等帮滂並明之为腭化，可以从它只拼开口不拼合口看出。而牙喉音见溪疑影晓匣之为腭化，也可由今普通话都要变齐齿呼一点得到启发。

上面讲到由于声韵母强弱化的结果，由端、透、定、泥和精、清、从、心产生了知、彻、澄、娘和庄、初、崇、生声母的情况。这样，原十九声纽加上七个，共有二十七了。

那么，中古声母中的非、敷、奉、微以及章、昌、船、书、禅、日、邪、以和群、云这十四个声母又是怎么产生的？我们说，同样也是由于声韵母强弱化的结果，不过这同上面一二等强弱化的情况要稍为复杂一些，需要加以分析。

3. 上古十九声在中古细音中的一分为二

这里先把中古二三等中《广韵》的部分反异文列表对照如下：

表一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帮非	滂敷	并奉	明微	知章	徹昌书	澄船禅邪以	娘日	来	庄	初	崇	生	见	溪	匣群云	疑	晓	影
例字	頒	*砏	阪	玃	*註	赿	袤褥	聽	溝	茁	差	潺	刷	迦			刖		殷
二等	布还	披班	扶板	莫还	株遇	丑格	宅加长百	奴板	力闲	侧滑	楚佳	士山	数刮	古牙			五刮		乌闲
三等子类	府分	敷文	方晚	武愿	朱成	充夜	似嗟余石	人善	力人	侧劣	楚宜	士连	山劣	居伽			鱼越		於巾

口*据《集韵》补。

表二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帮	滂	并	明	知	徹	澄	娘	来	庄精	初清	崇从	生心	见	溪	匣群云	疑	晓	影
例字	彪	䫛	罷	猫	孋		豸	挽		抵	縱	葄	省	虹	嘲	繃	衙	蔽	㘙
二等	方闲	普麦	薄鲜	莫交	陟角		宅买	女教		侧买	楚江	士革	所景	古巷	苦拜	胡卦	五加	火交	於交
三等丑类	甫斤	妨亦	皮彼	无遥	陟玉		池尔	女招		将此	七恭	秦昔	息井	古送	丘愧	尤恚	语居	许娇	於纠

可以看出，这个分化是在原二等弱声强韵的基础上进行的，原二等弱声强韵，其间的声韵母又发生了矛盾，结果又来个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强弱声，弱强韵（见表一），另一方面是弱弱声，强强韵（见表二）。

强弱声弱强韵的结果，原二等十九个声母来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帮、滂、並、明变为非、敷、奉、微；知、徹、澄、娘变为章、昌、船、书、禅、邪、以、日；庄、初、崇、生和见、溪、匣、疑、晓、影都腭化，其中匣母还分化为群母和云母。

弱弱声强强韵的结果是，分化出来的声母和原十九声母没有多大差别。弱弱声者，否定之否定也。否定之否定是肯定。所以帮、滂、並、明（二等）仍是帮、滂、并、明（三等）；知、徹、澄、娘（二等）仍是知、徹、澄、娘（三等）；庄、初、崇、生（二等）变为精、清、从、心（三等）；见、溪、疑、晓、影（二等）除匣母改为群母外，仍然是见、溪、疑、晓、影（三等）。但是应该指出，由于它所配合的韵母是强化韵母（强强韵），所以这些声母不免都弱了一些。

下面再把中古一三等以及一（四）、二、三等中《广韵》的部分反切异文列表对照如下：

表三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帮 非	滂 敷	并 奉	明 微	端 章	透 昌 书	定 船 邪以	娘 日	来	精 庄	清 初	从 崇	心 生	见	溪	匣 群	疑	晓	影
例字	蔕	番	蓋	鲂	多	潼 遽	盾 鄩锐	簸	碌	笛		磄	参	拾	蚼	跲	獗	讙	蛩
一等	博 盖	匹 梓	捕 昆	补 旷	得 何	他红 他豆	徒损 同都 杜外	乃 胡	卢 谷	祖 才		昨 滕	苏 甘	古 沓	苦 后	胡 离	五 丸	呼 丸	乌 浑
三等子类	方 味	孚 袁	符 分	甫 妄	章 移	昌容 式竹	食准 似鱼 弋税	女 如	力 玉	侧 持		仕 冰	所 今	居 业	驱 雨	渠 剑	语 圆	况 袁	於 袁

表四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帮	滂	並	明	端知	透徹	定澄	泥娘	来	精	清	从	心	见	溪	匣群	疑	晓	影
例字	陂			黴	邅	貼	沌	鱫	鰶	卒	取	奘			溉		顤	猲	倭
一等	布火			莫背	多贡	吐濫	徒混	奴旦	落哀	子没	仓垢	徂朗			古代		五罪	许葛	乌和
三等丑类	彼蚊			武悲	竹用	勒鱣	持兖	奴面	吕移	将律	七庾	在良			居豙		五毁	许蜗	於为

表五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帮	滂	並	明	端章知	透昌徹	定船禅邪以澄	泥娘	来	精	清	从	心	见章	溪昌	匣群云	疑	晓	影
例字	编	潷	玭	瘤	坻默	砦	婝軼稸		漓	濺	鄞	蟒	癬	钊激	菽	昔	胤		
四等	布玄	匹谐	步田	莫礼	都礼都膠	他历	徒礼同结徒協		郎泥	作甸	七西	在奚	斯齐	古尧古历	苦见	黄亭	五弔		
三等	毗忍	芳备	符真	文彼	支氏 * 陟甚	丑列	承纸寅质似入		吕移	子贱	取私	疾脂	息移	指遥古略	去刃	为柄	牛救		

口*据集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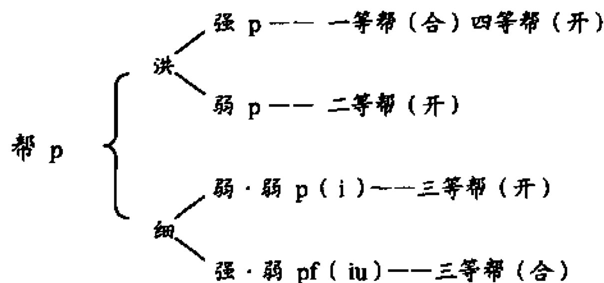
表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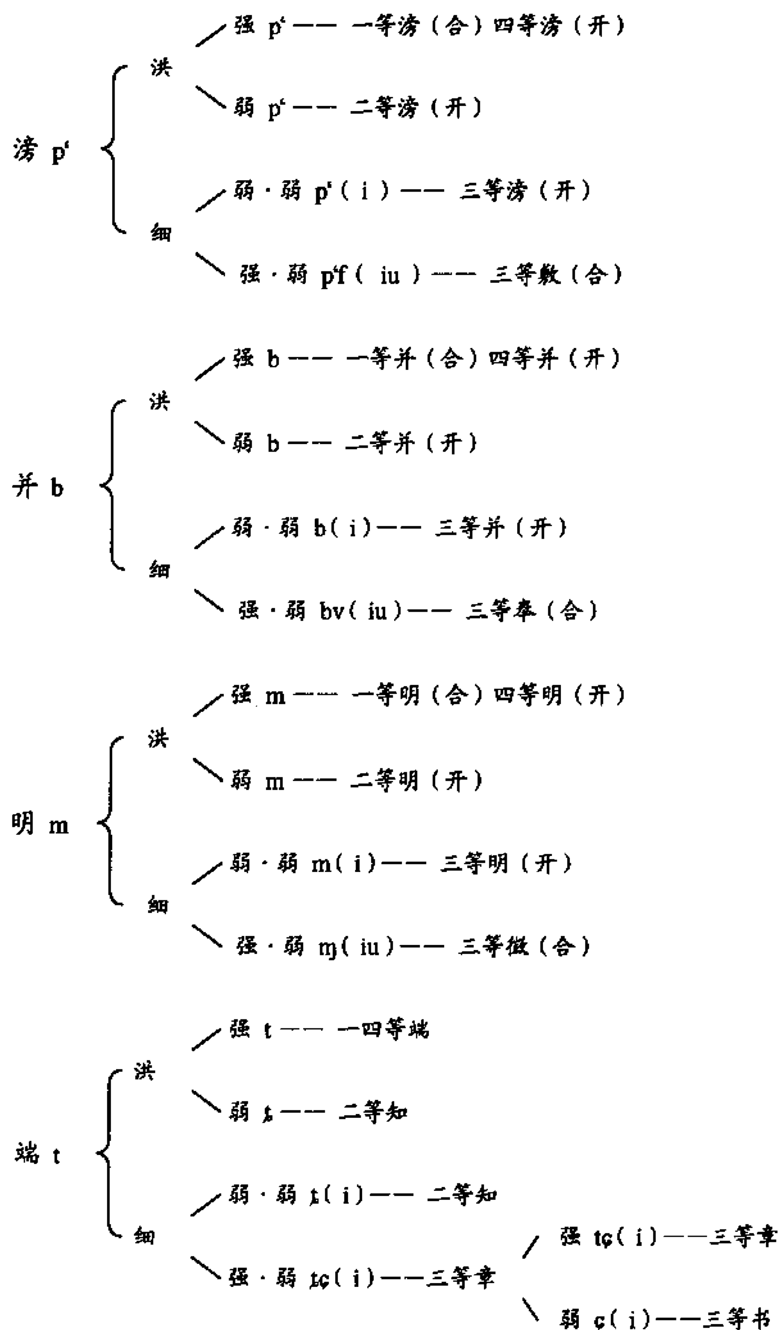
例　字	一　等	二　等	三　等	四　等
襗	徒　各	长　百	余　石	
謷	五　劳	五　交	鱼　幽	
阠		疏　臻	息　晋	思　见
湛	徒　感	徒　减	立　沁	
敜	乃　胡	女　加	女　如	
批		侧　买	将　此	子　礼
葃	在　各	士　革	秦　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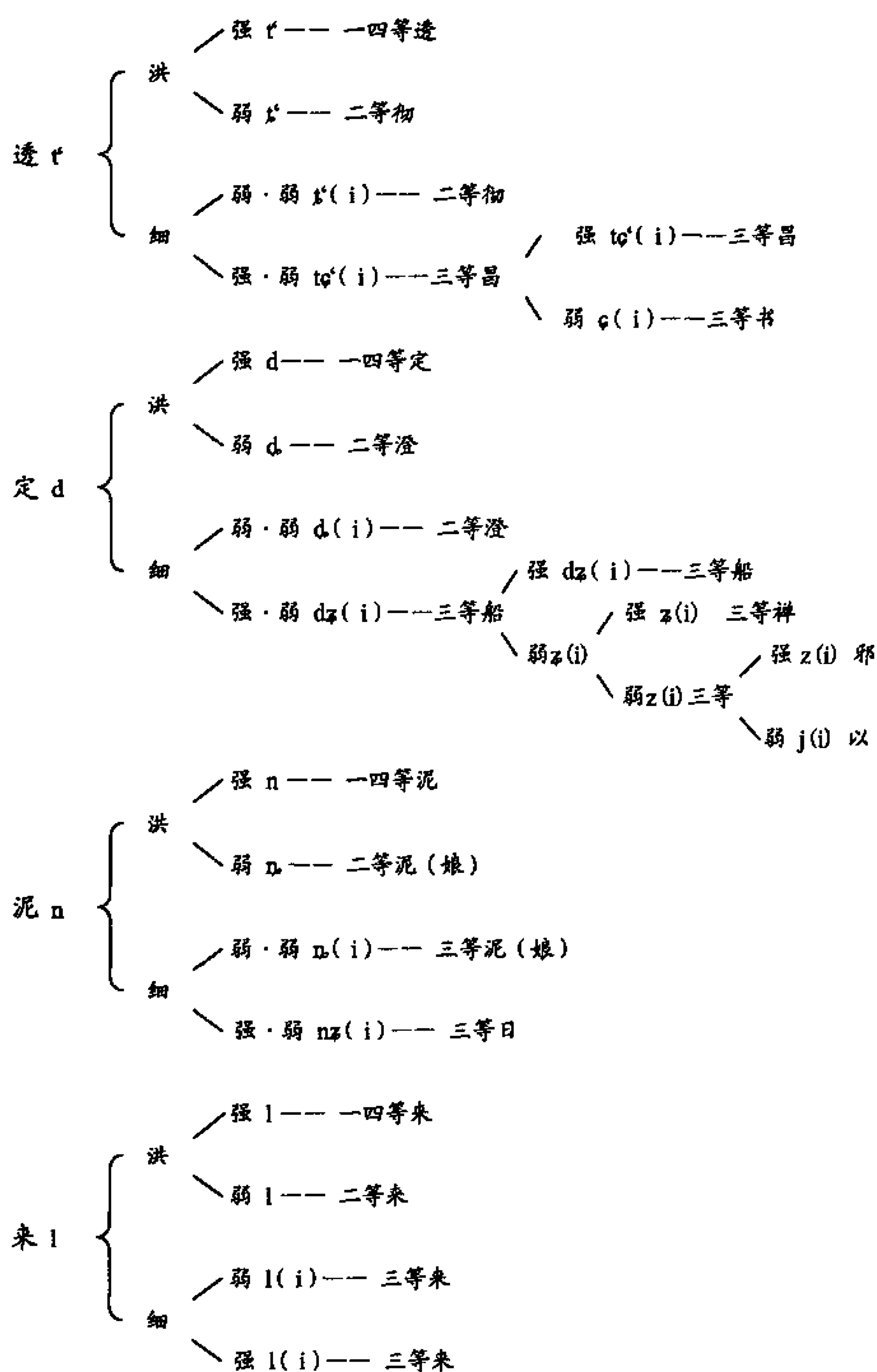
由此可见，上古应是十九声母。由上古十九声母帮滂并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见溪匣疑以及晓影演变为中古四十一声母，无一不出于声韵母的矛盾对立，即声韵母的强弱化。一等（四等）二等对立，一（四）等声母强化，二等声母弱化，弱化声母使声母分化，其中，弱化较快的声母端透定泥和精清从心声母变为中古二等韵的知徹澄娘和庄初崇生（即照二等）八个声母，由于弱化声母弱化后产生了与其相适应的介音 -i- 于是弱化的二等声母又与韵母发生矛盾对立，这次矛盾对立的结果，又使声母再一次分化，唇音声母多了非敷奉微，舌音变为齿音，多了章昌船书禅邪以和日声母，匣母变为群、云两个声母，共十四个声母。这样，原十九声母加上第一次分化新产生的知庄两组八个声母和第二次再分化又新产生的非敷奉微，章昌船书禅邪以日以及群云等十四个声母，便是中古声母的总数四十一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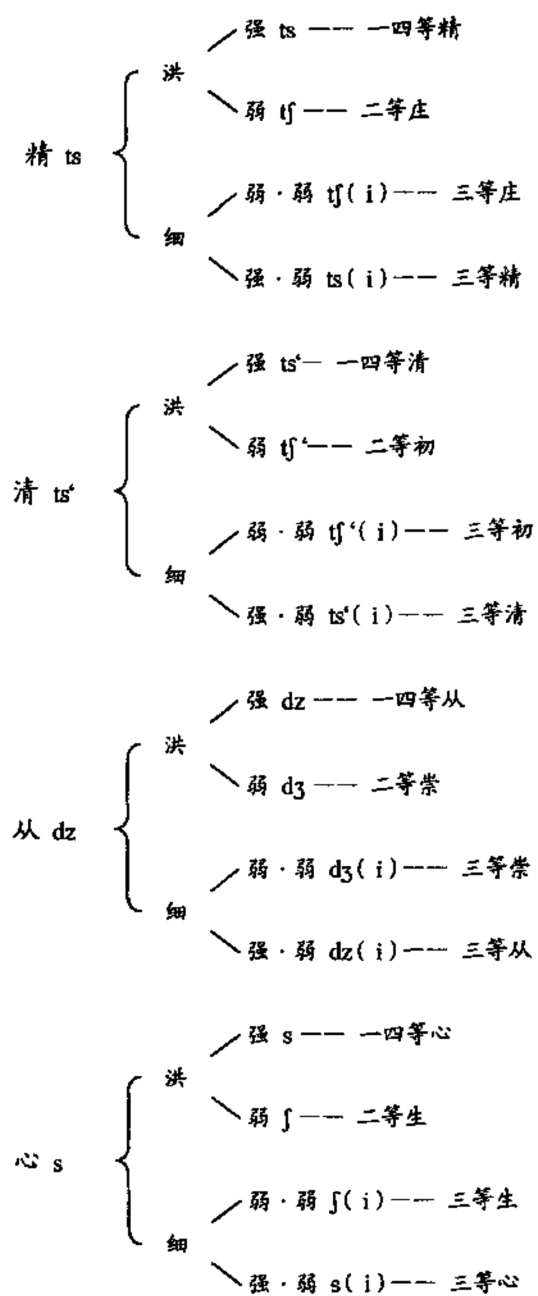
4.上古十九声母分化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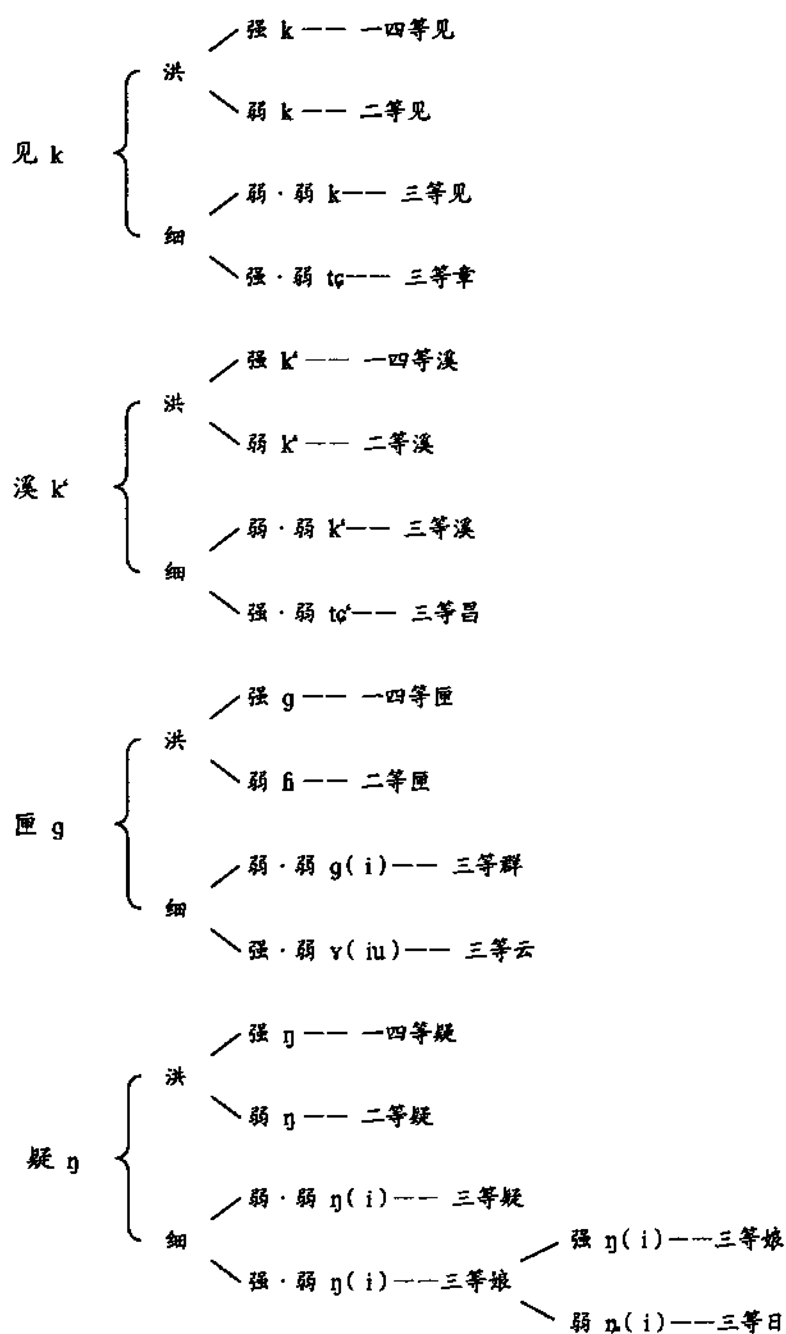
下面把上古十九声母的分化过程简单列成图解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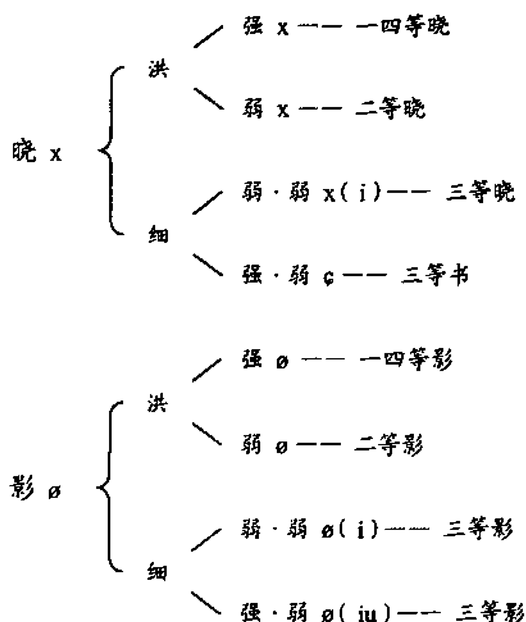



滂 p'
洪
强 p'—— 一等滂（合）四等滂（开）
弱 p'—— 二等滂（开）
细
弱·弱 p'（i）—— 三等滂（开）
强·弱 p'f（iu）—— 三等敷（合）
并 b
洪
强 b —— 一等并（合）四等并（开）
弱 b —— 二等并（开）
细
弱·弱 b（i）—— 三等并（开）
强·弱 bv（iu）—— 三等奉（合）
明 m
洪
强 m —— 一等明（合）四等明（开）
弱 m —— 二等明（开）
细
弱·弱 m（i）—— 三等明（开）
强·弱 ɱ（iu）—— 三等微（合）
端 t
洪
强 t —— 一四等端
弱 ȶ —— 二等知
细
弱·弱 ȶ（i）—— 二等知
强·弱 tɕ（i）——三等章
强 tɕ（i）——三等章
弱 ɕ（i）——三等书


透 tʻ
洪
强 tʻ—— 一四等透
弱 ʈʻ—— 二等彻
细
弱·弱 ʈʻ(i)—— 二等彻
强·弱 tɕʻ(i)——三等昌
强 tɕʻ(i)——三等昌
弱 ɕ(i)——三等书
定 d
洪
强 d—— 一四等定
弱 ɖ—— 二等澄
细
弱·弱 ɖ(i)—— 二等澄
强·弱 dʑ(i)——三等船
强 dʑ(i)——三等船
弱ʑ(i)
强 ʑ(i) 三等禅
弱z(i)三等
强 z(i) 邪
弱 j(i) 以
泥 n
洪
强 n—— 一四等泥
弱 ɳ—— 二等泥（娘）
细
弱·弱 ɳ(i)—— 三等泥（娘）
强·弱 nʑ(i)—— 三等日
来 l
洪
强 l—— 一四等来
弱 l—— 二等来
细
弱 l(i)—— 三等来
强 l(i)—— 三等来


精 ts
洪
强 ts —— 一四等精
弱 tʃ —— 二等庄
细
弱·弱 tʃ(i)—— 三等庄
强·弱 ts(i)—— 三等精
清 ts'
洪
强 ts'— 一四等清
弱 tʃ'—— 二等初
细
弱·弱 tʃ'(i)—— 三等初
强·弱 ts'(i)—— 三等清
从 dz
洪
强 dz —— 一四等从
弱 dʒ —— 二等崇
细
弱·弱 dʒ(i)—— 三等崇
强·弱 dz(i)—— 三等从
心 s
洪
强 s —— 一四等心
弱 ʃ —— 二等生
细
弱·弱 ʃ(i)—— 三等生
强·弱 s(i)—— 三等心


见 k
洪
强 k —— 一四等见
弱 k —— 二等见
细
弱·弱 k—— 三等见
强·弱 tç—— 三等章
溪 k'
洪
强 k' —— 一四等溪
弱 k' —— 二等溪
细
弱·弱 k'—— 三等溪
强·弱 tç'—— 三等昌
匣 g
洪
强 g —— 一四等匣
弱 ɦ —— 二等匣
细
弱·弱 g(i)—— 三等群
强·弱 ɣ(iu)—— 三等云
疑 ŋ
洪
强 ŋ —— 一四等疑
弱 ŋ —— 二等疑
细
弱·弱 ŋ(i)—— 三等疑
强·弱 ŋ(i)——三等娘
强 ŋ(i)——三等娘
弱 ȵ(i)——三等日



三 关于上古韵部的分化

1. 关于上古韵部的改订

下面讨论韵母方面的问题。在讨论之前，先探讨一下上古韵部如何确立的经过。

明朝的陈第写了《毛诗古音考》，首先推倒了宋人叶韵之说。他认为所谓叶韵，恰是古人本有的语音。但他还未曾为古音立部。

有意识地为古音立部，始自明清之间的顾炎武（1613-1682）。他写了《音学五书》即《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古音表》分古音为十部（读音是我们体会作者意思拟下的）：

一 東冬锺江［oŋ］

二 脂之微齐佳皆灰咍（支半、尤半、去声祭、泰、夬、废、入声质、術、櫛、昔半、职、物、迄、屑、薛、锡半、月、没、曷、末、黠、鎋、麦半、德、屋半）［i］

三 鱼虞模侯（麻半、入声屋半、沃半、烛、觉半、药半、铎半、陌、麦半、

昔半）［u］

四 真谆臻文殷元魂痕寒删山先仙［-n］

五 萧宵肴豪幽（尤半、入声屋半沃半觉半药半铎半锡半）［-u］

六 歌戈（支半麻半）［o］

七 阳唐（庚半）［aŋ］

八 耕清青（庚半）［eŋ］

九 蒸登 ［aŋ］

十 侵覃谈盐添咸衔严凡（入声缉、合、盍、叶、怗、洽、狎、业、乏）［-m］

江永（1681-1762）著《古韵标准》一书，分古音为十三部。对顾氏的分划有所更正。顾氏第四部［-n］，江氏按音理分口侈而声大一类［an］，口敛而声细一类［en］。顾氏第十部［-m］，江氏也以同样的理由区之为二：［am］、［em］两类。

顾氏第三部［u］包括中古侯类，江氏不以为然。断然分为［u］［ou］两类。

段玉裁（1735－1815）的古音著作《六书音韵表》附在所撰《说文解字注》一书之后。表中分古音为六类十七部。段氏对于前人的古音分部提出三点补充：1、在江氏的［an］［en］之间，更分出［an］的一部。2、顾氏归侯于鱼，江氏改侯归尤，段氏认为应独立成部［o］。3、支脂之等顾江都合为一部，段氏根据确凿资料断然分之为三。他明确指出："三韵自唐以前分别最严。"

王念孙（1744-1832）著《诗经群经楚词韵谱》，分古韵为二十一部，他对于前人分部的增补是：1、从［-m］的两部分出入声［-p］两部来。2、从［-i］分出入声三部。王氏古音的特点是元音或［-u］尾韵能读入声，然而未独立成部。

黄侃（1886—1935）是章炳麟的学生，章氏自言音韵不如侃。著有《音略》《声韵通例》等，分古音二十八部。和前人比较，他只是离析王氏含有入声的元音六部使之独立而已。黄氏考定古韵走了与前人不同的途径：前人是根据《说文》谐声，《诗·骚》比韵进行分部的，他独阐蹊径，但从等韵图下手。首先他发现一、四等只有十九声纽，他定这十九声为古本纽。又发现与此十九个古本纽相配的一、四等韵共有三十二韵，其中有八个因开口合口相配的关系可以归并为四部，因此他定古本韵为二十八部。

如果说《广韵》（韵图据《广韵》创立）时代离《诗经》时代千余年，我

们不能凭《广韵》反切去窥测千余年的韵部。我们则认为我们的时代离《广韵》的时代也恰有千余年；但是谁能否认《广韵》的反切至今还是我们文字读音的根据。不错，时有古今，地有南北，但语音的演变是有轨有则的，不是杂乱无章的。自《广韵》至今普通话标准音或方音如此，自周秦上古音至《广韵》中古音也莫不如此。否则，我们怎么能够由《广韵》上推古音，和由《广韵》下推今音呢？

"前修不密，后出转精"这是古韵学发展大势。我们认为对于古韵学，不能片面，不能拘执。既要根据诗骚比韵、说文谐声，又要参证《广韵》分等、方言异读。博采各家之长，附以一得之愚。因此，我们提出如下的上古汉语韵部表：

阴	阳	入
之部 [ɯ]	职部 [ɯk]	蒸部 [ɯŋ]
幽部 [u]	觉部 [uk]	侵部 [um]
	缉部 [up]	
宵部 [au]	药部 [auk]	
	葉部 [aup]	谈部 [aum]
侯部 [o]	屋部 [ok]	东部 [oŋ]
鱼部 [a]	铎部 [ak]	阳部 [aŋ]
微部 [i]	物部 [it]	文部 [in]
支部 [e]	锡部 [ek]	青部 [eŋ]
脂部 [ei]	质部 [eit]	真部 [ein]
歌部 [ai]	曷部 [ait]	寒部 [ain]

2. *古韵廿九部洪音的一分为二*

汉语上古音二十九部，如何演变为中古《切韵》音系一百九十五韵呢？如同声母一样，上古韵部到中古韵母的演变，同样也是由于声母和韵母之间发生了矛盾、对立和斗争引起的。强调了声母，必然弱化韵母；弱化了声母，必然强调韵母。上古每一个韵部，就是由强声弱韵和弱声强韵之不同而一分为二的。还是以"荼"为例。前已分析，"荼"由于强调声母 [d-]，在中古就保留了一个 [d-] 的读法，强调了声母必弱化韵母，韵母的弱化是循高化进行，于是 [-a] 便由舌后高化，至中古读为 [-o]。这样，强声弱韵就保留在中古的一等韵（模韵）。另一方面 "荼"又有一个弱声强韵的分化，弱声的

结果，在中古就使［d-］变为［ȡ-］，即定母变为澄母，而强韵即保留原韵母韵值的基本特点［a］，弱声强韵就保留在中古的二等韵（麻韵）。关于这方面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

下面把上古韵部（洪音）演变为中古韵母的《广韵》部分反切异文抄列如下，更可清楚地看出问题。

上古		中古			
韵部	例字	一（四）等		二等	
		反切	韵目	反切	韵目
鱼	荼	度都	模	丈加	麻
	贾	公户	模	古下	麻
歌	⿱麻皿	莫婆	戈	莫加	麻
	磋	七火	果	叉瓦	马
宵	⿸麻毛	莫袍	豪	莫交	肴
	⿱敖牛	五劳	豪	五交	肴
支	⿰扌此	子礼	霁	侧买	蟹
	⿰圭支	古携	齐	纡佳	佳
脂	齊	子兮	齐	侧皆	皆
	⿸广齊	徂奚	齐	士皆	皆
之	荄	古哀	咍	古谐	皆
	赲*	仓来	咍	初皆	皆
微	怀	胡来	咍	户乖	皆
	洒	先礼	荠	所卖	卦
幽	⿰幼鸟	乌皎	篠	於绞	巧
	鸼*	丁聊	萧	陟交	爻
侯	鲰	徂鉤	侯	士苟	虞二
	捘*	先侯	侯	疎鸠	尤二
铎	襗	徒各	铎	长百	陌
	莋	在各	铎	士革	麦
曷	褐	苦割	曷	祛剥	鎋
	獺	他达	曷	他鎋	鎋
药	药	卢各	铎	五角	觉
	溺	奴历	锡	昵角	觉

锡	鬩 摘	北 激 他 历	锡 锡	數 核 陟 草	麦 麦
質	桔	古 屑	屑	古 黠	黠
职	馘 翱*	骨 或 讫 得	德 德	古 獲 各 核	麦 麦
物	滑 啐	户 骨 食 幘	没 队	户 八 倉 快	黠 夬
沃	搰 搙	乌 酷 奴 沃	沃 沃	户 角 昵 角	觉 觉
缉	韐 溚*	公 合 德 合	合 合	古 洽 竹 洽	洽 洽
葉	渫 筴	徒 協 古 協	帖 帖	丈 甲 古 洽	狎 洽
屋	啄 攴	丁 木 普 木	屋 屋	竹 角 匹 角	觉 觉
陽	篣 榚	步 光 徒 郎	唐 唐	薄 庚 达 庚	庚 庚
寒	晏 瓲	乌 旰 博 管	翰 缓	於 谏 布 绾	谏 潸
谈	倓 黤	徒 甘 乌 感	谈 感	徒 监 乌 槛	衔 槛
青	打 鉎	都 挺 桑 经	迥 青	德 冷 所 庚	梗 庚
真	擊* 哽*	轻 烟 园 莲	先 先	丘 闲 於 闲	山 山
東	鬆 釭	边 孔 古 红	董 東	巴 讲 古 双	讲 江
蒸	棚 闳*	步 崩 胡 肱	登 登	蒲 萌 乎 萌	庚 耕
文	鴆 贳*	蒲 昆 逋 昆	痕 痕	捕 奸 逋 还	删 删

侵	妗 浛 泽 淙	香 兼 乃 玷 户 冬 藏 宗	添 忝 冬 冬	许 成 女 减 下 江 女 江	咸 赚 江 江

口*据集韵补

上古音二十九韵部的洪音，因强声弱韵与弱声强韵分化为中古一（四）等二等的情况，已详见于上。强声弱韵的情况，不必多述。弱声强韵问题，则有必要再谈一谈。

a）如前所述，弱声强韵，因声母腭化，出现了 -i 介音，这个介音遂使本是洪音的二等韵，转变为细音的三等韵，（详细情况参阅声母部分所列反切异文）。但是二等变为三等韵之后，声母和韵母又继续发生矛盾和斗争，结果又一分为二，一方面是强化了弱声，弱化了强韵；另一方面是弱化了弱声，强化了强韵。前者为三等子类韵，它的声母是非敷奉微、章昌船书禅邪以日、庄初崇生，见溪群疑，晓影云二十三个；后者是三等丑类韵，它的声母是帮滂並明、知徹澄娘来、精清从心、见溪群疑晓影十九个。但是，在《韵镜》里，子类韵只剩下非敷奉微、见溪群疑、晓影云十一个声母，而丑类韵最多竟有帮滂并明、知徹澄娘来、精清从心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邪以日以及见溪群疑晓影三十一个声母，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现象呢？这是因为由于强弱声弱强韵的结果，三等子类韵的声母，除了腭化之外，还带唇化，这个腭化带唇化的结果，使帮滂并明变为非敷奉微。见溪群疑晓影云的唇化，在今天福建一些地方的方言中还可以找到例证：

	气	建	近
福州	k'uoi^{5}	kyoŋ^{6}	køyŋ^{6}
莆田	k'ui^{5}	koeŋ^{6}	kyŋ^{6}
厦门	kui^{5}	kuan^{5}①	kun^{6}

但是，三等子类韵中的舌齿两组声母却不带唇化，这样，子类韵中的唇牙喉声组与舌齿声母就产生矛盾而合不来，于是，唇牙喉声组就退居出来独立成韵，而舌齿组的声母就同丑类的声母混在一起。这样，就使子类韵只剩下唇牙喉十一个声母，而使丑类韵的声母急剧膨胀至三十一个声母之多。

---

①建作［kuan˭］，闽南方言漳州音读福建省华安县内地名“沙县”为［꜀sua－kuan˭］。

b) 有人也许会问，中古具有韵头的三等韵是不是也分为子类韵丑类韵，上面提到的知徹澄娘，章昌船书禅邪以日，庄初崇生以及精清从心，有什么材料足以证明其中有一些如章昌船书禅邪以日与庄初崇生是子类韵，有一些如知徹澄娘，精清从心是丑类韵，请看下面的反切异文：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例字	闽	閞	挃	怊	紬	瓤	批	毳	檣	稰	摴	蘧	鄞	觽
子类	武云	符万	之逸	尺招	市流	汝阳	侧民	楚岁	士庄	疏举	居莲	其俱	半斤	希岂
丑类	武巾	陂变	陟栗	勑朝	直流	娘	兹尔	此芮	疾良	私吕	居韵	其居	语巾	虚几

由此可见，三等子、丑两类韵确实各拥有自己一套舌齿声母，由于子类韵中的唇牙喉声组与舌齿声组在音值上的矛盾，遂使子类韵中的唇牙喉声组分出来，而子类韵中的舌齿声组就同丑类韵中的舌齿声组携起手来。这就构成丑类韵舌齿声组比较复杂的情况。

c) 上古韵部细音由于声韵母的矛盾，经过了强声弱韵和弱声强韵的分化，出现了三等韵的子类韵和丑类韵。现把上古音廿九韵部细音到中古音三等韵时分化出来子类和丑类韵的情况按其类型的不同分述如下表：

一种情况是所分的子丑两类各有独立的韵目或者同一韵目用开合口区分，或者子类未独立而附于旁韵之中：

上古韵部	中古音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类别	韵目					
歌	子类	戈三				茄瘸	靴
	丑类	支三	皮彼被	侈舌也目多垂吹移池驰	嵯虀衰隋随髓	奇寄羁蚁	椅倚猗猗
曷	子类	月三	發伐罚襪			月厥阙楬竭	哕越粤谒
		废三	廢䥷 緣			刈乂艾	秽涉餲㣳
	丑类	薛三	别灭憋	折浙舌说啜悦哲辍皱	椒刷绝薛绝刀析皮膬	蹶缺孑孽揭	哕抉
		祭三		赘税说制掣曳锐滞瘵	㡜㮣竁祭際穄	蹶蹶猘	緆衛餲
寒	子类	元三	番烦反萬晚			元原勸	喧楦袁援偃
	丑类	仙三	篇辨便绵	専喘羶遄涎延展缠邅傳轉篆	栈栓栓全泉浅钱遷	乾虔遣件嘕	员焉甗
微	子类	微三	非飞肥微尾			幾氣鬼贵豈	希威偉畏衣
	丑类	脂三	悲	雉谁维遗惟追槌絺雉稚	揣衰推雖绥	櫃愧巋	睢忾帷
物	子类	迄开三				讫乞屹仡	迄
		物合三	弗佛勿物			屈倔崛	飏飀
	丑类	质开三	筆			暨	貀
		術合三		出術秫绌黜术	踋蟀率卒	橘	聿繘

文	子类	殷开三				斤芹勤谨	欣焮隐傴
		文合三	分墳吻文问			君裙军郡	熏训熅莲雲
	丑类	真开三	贫闽悯	诊轸振娠辰珍趁賑		囷银堇僅	殞
		谆合三		春顺舜瞤椿偆晨	遵鶉濬	螴	隕
鱼	子类	虞合三	夫父甫無巫			瞿娱矩	吁芋羽
	丑类	鱼开三		诸處煮暑鼠恕署徐豬除储苧貯褚	阻初助锄疽胥蛆絮	车鱼吾據	余虚雨
铎	子类	药合三	缚			钁慢躩	矆籰
	丑类	药开三		若箬略	斮鹊碏	脚却	
阳	子类	陽合三	方芒亡網纺房			筐狂匡迬	况王旺
	丑类	陽开三		羊章昌掌倡上壤详長大腸場涨暢	莊壮創牀爽霜相襄将搶匠	强竅	央香向
药	子类	药合三					
	丑类	药开三		勺绰婥弱灼芍飽	爵嚼	虐谑	约藥鑰
之	子类	尤开三	负婦谋否			久柩邱	尤右友
	丑类	之三		之诗市時始怡持癡治	辎士使俟事兹司思字	基其纪疑	喜
職	子类	屋合三	福优服牧				郁彧

職	丑类	职三	逼幅	職識餙食植式弋直值陟敕	侧恻色息稷	棘极	憶
蒸	子类	东$_{合三}$	冯夢			弓躬	雄熊
	丑类	蒸三	冰凴	證蒸勝稱剩承升徵澄瞪庆	磳缯鄫嶒	兢殑	興應
葉	子类	乏$_{合三}$	法砝				
		葉$_{合三}$				刼業怯	脅
	丑类	葉$_{开三}$		攝慴涉煠牒輒	巤敵捷接妾疌睫		曆
谈	子类	凡$_{合三}$	范犯炎				
		严$_{合三}$	炎			嚴㢛歛剑	
	丑类	盐$_{开三}$	砭贬	闪占佔贍陕簷炎沾覘霑	攕韱殲漸潛僉	钳验检	险掩厭
缉	子类	乏$_{合三}$	乏泛				
	丑类	缉$_{开三}$		拾十执汁什习袭蛰洽摯	涩靏缉辑集	及急泣给	吸邑楫
侵	子类	凡$_{合三}$	凡帆汎梵钒				
	丑类	侵$_{开三}$	稟品	斟枕葚審甚深寻沉琛䞈揕鈂	簪岑参潜森侵梫寝心沁	今钦锦琴	音陰歆

第二种情况丑类的知精两组并到子类，而丑类的唇牙喉或自立一韵，或寄附旁韵。觉部为子类之唇牙喉并于丑类。

上古韵部	中古音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类别	韵目					
侯	子类	虞合三	付符府附务雾	朱珠枢输殊主俞诛蛛厨柱拄	刍雏傴毹菆趋须需取	句拘区具遇愚	煦伛妪
	丑类	尤三			邹皱绉		
屋	子类	烛合三	幞僕	燭觸贖束蜀浴俗瘃梀躅	粟足促	局曲玉狱	
	丑类	屋三			琭		
东	子类	锺合三	封峰蜂逢奉鵬	锺钟种舂勇容庸松冢重憃踵潼	從蹤松縱	恭供拱巩	胸凶雍邕
	丑类	东三	豐				
幽	子类	尤三	浮貎眸缶	州寿酬授帚囚由诱筹宙抽肘稠犓	愁搜瘦馊秋就秀酒	舅韭咎求九臼	朽休嗅憂
	丑类	幽三	彪谬缪			蟉樛	幽幼悠黝
觉	子类						
	丑类	屋开三	復覆腹目穆	祝粥叔淑孰逐蓄竹筑	缩宿肃夙蹙	畜蓄	毓育
侵	子类	锺合三					
	丑类	东开三		终冲众戎融中忠虫仲衷	崇剿	宫	

d) 根据这样的检查，那么，还有宵、支、脂、锡、质和青、真七部的子丑两类怎样分呢。如果用表列的方式，这七部的情况如下：

上古韵部	中古音		唇音	舌音	齿音	牙音	喉音
	类别	韵目					
宵	子类						
	丑类	宵	熛飘表标苗妙藐	招昭照烧韶摇姚朝潮兆眺召超	剿小笑缫	骄桥趫	枵鴞夭要
支	子类						
	丑类	支三	卑碑俾譬避弥	支纸使氏匙翅知褫	徙揣跐裝屣雌疵斯徙紫此	跛歧企规窥	戲
锡	子类						
	丑类	昔三	璧僻	易役疫适擲稙	栅（寄在庚三）積跡脊旻		晜益
青	子类						
	丑类	清三	名饼聘併	正征整聖声盈成盛营贞蠷逞程侦郑	靓生贝生（寄庚三）精井静省性	轻颈泾倾瓊	嫚调婴
脂	子类						
	丑类	脂三	比庇琵美枇	脂旨鸱屍视姨肆遲墀坻	师狮资姿私死自四肆	饥肌祈器	伊咦
质	子类						
	丑类	质三	毕必匹蜜	质实蛭侄失逸窒姪	瑟蝨七即膝悉疾	吉诘姞佶	敌
真	子类						
	丑类	真三	民泯滨频镇	真申神臣慎引寅胂缜陈阵镇	襯櫬津秦辛信亲	吻訡慭	印

照这样看，似乎宵支锡青脂质真七部没有子丑两类的分化了。其实，这只是表象，我们必须透过表象来看实质。只要我们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用声韵母之间的矛盾去分析观察它们，不难看出，这七部也同样有子丑两类。不过它们的子丑类分化是属于另一种类型，即：一、子丑两类的唇牙喉声组不分出独立的一韵，也不分出附隶于他韵，而是用在同一韵中用重出唇牙喉声组的方式来表现，这就是音韵学家经常说的“重纽”了。在韵图上，列子类的唇牙喉声组（重纽）在四等，列丑类的唇牙喉声组在三等；二、这七部的子类韵的唇音声组，仍读帮滂并明，不读非敷奉微。

有什么根据可以说重纽四等是子类韵呢？我们先看看重纽四等的反切异文的一些例子（Δ号为《切韵》反切，下同）：

	鞞	瀰	錍Δ	觿
四等支韵	府移	文彼	府移	许规
四等齐韵	薄迷	莫礼	普啼	户圭
	梍	膍	湀	屚
四等脂韵	房脂	房脂	古比	诘利
四等齐韵	方奚	步迷	苦圭	七系
	䴽	獱Δ	𪈹	菣
四等真韵	符真	毗忍	於巾	羌印
四等先韵	步田	布玄	乌玄	苦典
			邀	翘
四等宵韵			於宵	去遥
四等萧韵			古尧	许么
	覕Δ		拮	
四等质韵	必刃		居质	
四等屑韵	亡结		古屑	
	蜱Δ			
四等昔韵	犕祑			
四等锡韵	扶历			

	偋	俜	[illegible]
四等清韵	防正	匹正	余倾
四等青韵	蒲经	普丁	户扃

也许有人会说，祭仙盐侵薛叶缉韵不也有这样的反切异文吗？例如：

	编	篇	狷	[illegible]
四等仙韵	甫连	芳连	古掾	於扇
四等先韵	希玄	补殄	古县	於殄

			[illegible]	[illegible]
四等盐韵			呼廉	公廉
四等添韵			苦兼	口兼

	瞥	[illegible]	鐅
四等薛韵	芳灭	芳灭	芳灭
四等屑韵	芳结	蒲结	普结

不错，支脂真质清昔宵韵和祭仙侵盐缉叶薛韵都有四等重纽的反切异文，但是祭仙侵盐缉叶薛，一来都已有三等子类韵，二来又有其相应的独立四等韵，虽然它们的四等重纽有反切异文，但这正好说明它是与独立四等韵相配的东西：独立四等韵只有同一等相同的帮滂并明、端透定泥来、精清从心、见溪匣疑和晓影十九声母，我们认为是强声弱韵，而与之相对应的重纽四等，岂不是可视为弱声强韵吗？支脂真质清昔宵韵则不同，一来没有与其相应的独立三等子韵，因此，我们可视其为独立子韵。

也许有人会问，三等独立子韵的唇音声组应该是非敷奉微，为什么支脂真质清昔宵的三等子韵是帮滂并明呢？子类唇音所以是非敷奉微，关键在于其韵母中的主要元音都不是前元音，并且又居于合口，例如微物文元廢月等韵，脂质真清昔虽也有开合口之分，但在韵母中的主要元音是前元音，前元音与唇音合口是不能相适应的，因此这些韵的唇音只能在开口而不能在合口（宵韵只有开口没有合口），因此，它们的唇音只能是帮滂并明而不能是非敷奉微了。

这里附带提一下，四等韵的韵母，应是不带 -i 介音的前元音[①]。当然由于前元音高化，容易变成齐齿音（至少在《切韵》编者按撰时已冒出 -i 韵头了）。所以说，四等韵中带 -i 韵头是变化的结果，原来的四等韵韵母应作洪音看待，但是上古有些韵部不可避免会把一部分带 -i 韵头的字，即细音，流进中古四等韵里来。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四等开口（洪音）的强声弱韵在四等，而其弱声强韵在二等；四等细音的强声弱韵在四等，而其弱声强韵在重纽四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上古宵脂质真支锡青七部三等子丑两类韵的情况了：

上古韵部	中古音		唇音	牙喉音
	类别	韵目		
宵	子类	宵四（重）	标 甫遥　摽 符少 眇 亡沼　妙 弥照	翘 渠遥　要 於笑 腰 於宵　曜 弋照
	丑类	宵三	镳 甫娇　表 陂娇 苗 武儦　廟 眉召	骄 举乔　妖 於娇 乔 巨娇　号 于娇
支	子类	支四（重）	卑 府移　諀 匹婢 陴 苻支　猕 弥婢	祇 巨支　企 丘弭 歧 巨支　跂 居企
	丑类	支三	碑 彼为 郫 符羁	技 渠绮　攲 去奇 芰 奇寄
锡	子类	昔四（重）		
	丑类	昔三		
青	子类	清四（重）		
	丑类	清三		

①见李荣《切韵音系》。

脂	子类	脂四（重）	纰 匹夷　比 卑履 毗 房脂　庇 匹寐	伊 於脂　悸 其季 季 居悸
	丑类	脂三	眉 武悲　美 无鄙 郿 美秘	器 去冀
质	子类	质四（重）	必 卑吉　邲 毗必 匹 譬吉　蜜 弥毕	吉 居质　欯 许吉 诘 去吉　一 於香
	丑类	质三	密 美毕	暨 居乙　乙 於笔 姞 居乙
真	子类	真四（重）	宾 必邻　频 符真 缤 匹宾　民 弥邻	昀 九峻　印 於刃 因 於真　紧 居忍
	丑类	真三	珉 武巾 愍 眉殒	𧶠 於巾 憖 鱼觐

那么韵图上列三等的重纽字又音（即纯三等韵，子类）的现象应该怎样解释呢？我们认为，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上古韵部洪音弱声强韵到中古变为细音后的又一次强弱化的结果。那强强韵的即为三等子韵，那弱强韵的即为三等丑韵。下面是这个一分为二的部分反切异文：

	微	娓	费	訾	脪	蘬
三等子类韵微	无非	无匪	芳味	非尾	虚岂	举韦
三等重纽　脂	武悲	明秘	冰备	平秘	虚几	丘谏

	闽	鄞	廑
三等子类韵殷文	无文	牛斤	居筠
三等重　纽真谆	武巾	语巾	居银

	肸
三等子类韵迄物	许迄
三等重　纽质术	许乙

	娩	瑗	眷	躽
三等子类韵元	无远	于愿	求晚	於建
三等重 纽 仙	亡辨	王眷	居倦	於面
		讦	哕	蹶
三等子类韵月		居竭	於月	居月
三等重 纽 薛		居列	乙劣	纪劣
	汎△	欦	广△	
三等子类韵严凡	敷梵	虚严	虞俺	
三等重 纽 盐	扶挽	虚检	鱼检	
		裛	笈	
三等子类韵业		於业	巨业	
三等重 纽 葉		於辄	其辄	

4．上古韵部分化示意图

综上分析，不难看出，由于声韵的矛盾，上古每个韵部到中古都分为四等，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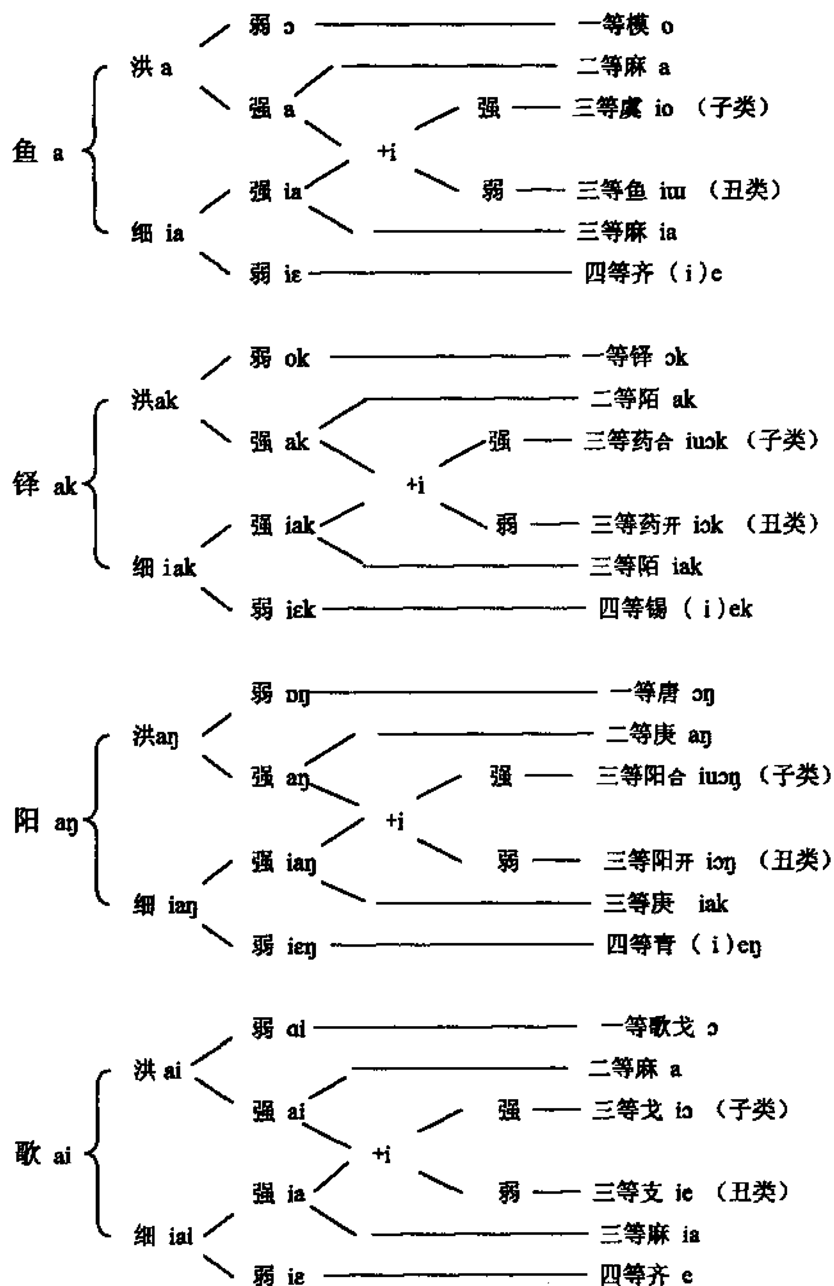
上古洪音强声弱韵到中古韵图列于一等或四等，强韵弱声韵图列于二等。

上古洪音强声弱韵因腭化作用一部分产生了韵头 -i，遂由洪音变为细音。这样的细音又产生声韵母的矛盾，即强弱化后再次一分为二，其强韵弱声为三等子类（只具唇牙喉声组），弱韵强声为三等丑类（一般唇牙喉舌齿五音俱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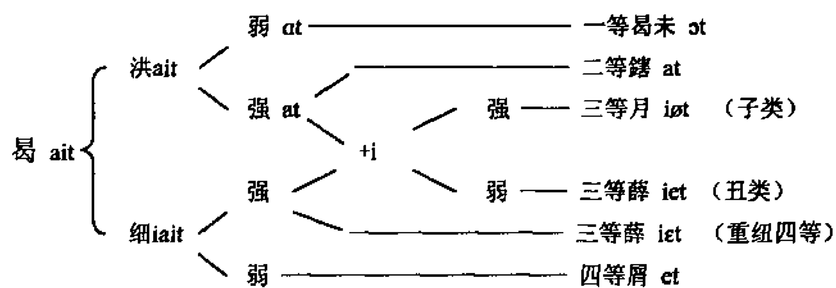
上古细音强声弱韵在四等（也叫纯四等，一般唇牙喉舌齿五音俱全），强韵弱声在三等寅类重纽四等（唇牙喉声组）。

现用图列式将上古廿九韵部到中古变化叙述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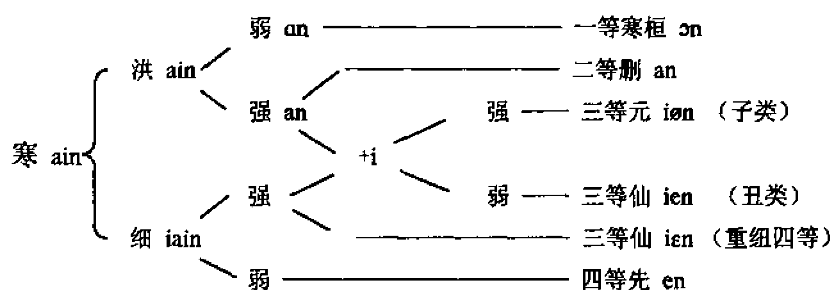
洪=洪音　细=细音　强=强韵　弱=弱韵　+ i =产生 i 介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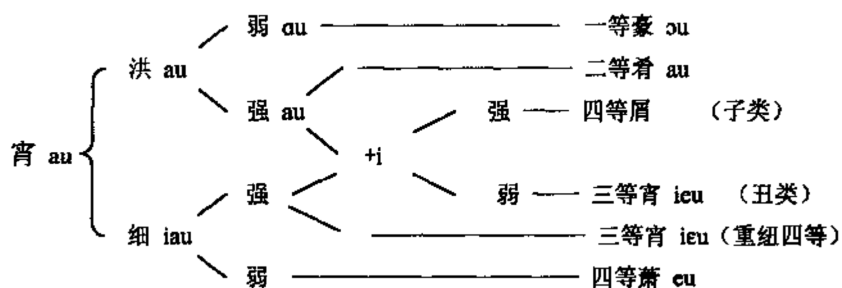
鱼 a
洪 a
细 ia
弱 ɔ
强 a
强 ia
弱 iɛ
+i
强
弱
一等模 o
二等麻 a
三等虞 io （子类）
三等鱼 iɯ （丑类）
三等麻 ia
四等齐（i)e
铎 ak
洪ak
细 iak
弱 ok
强 ak
强 iak
弱 iɛk
一等铎 ɔk
二等陌 ak
三等药合 iuɔk （子类）
三等药开 iɔk （丑类）
三等陌 iak
四等锡（i)ek
阳 aŋ
洪aŋ
细 iaŋ
弱 ɒŋ
强 aŋ
强 iaŋ
弱 iɛŋ
一等唐 ɔŋ
二等庚 aŋ
三等阳合 iuɔŋ （子类）
三等阳开 iɔŋ （丑类）
三等庚 iak
四等青（i)eŋ
歌 ai
洪 ai
细 iai
弱 ɑi
强 ai
强 ia
弱 iɛ
一等歌戈 ɔ
二等麻 a
三等戈 iɔ （子类）
三等支 ie （丑类）
三等麻 ia
四等齐 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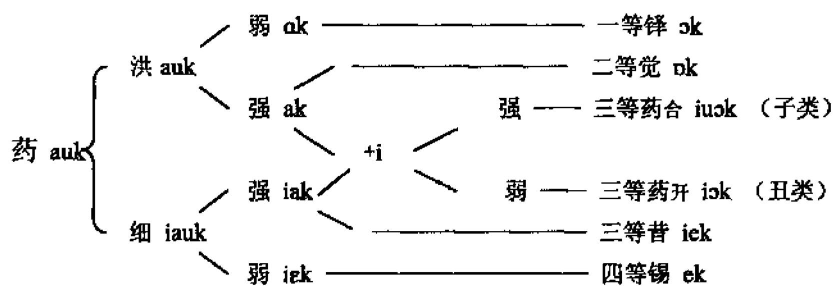
曷 ait
洪ait
细iait
弱 ɑt
强 at
强
弱
+i
强
弱
一等曷末 ɔt
二等辖 at
三等月 iøt （子类）
三等薛 iɛt （丑类）
三等薛 iɛt （重纽四等）
四等屑 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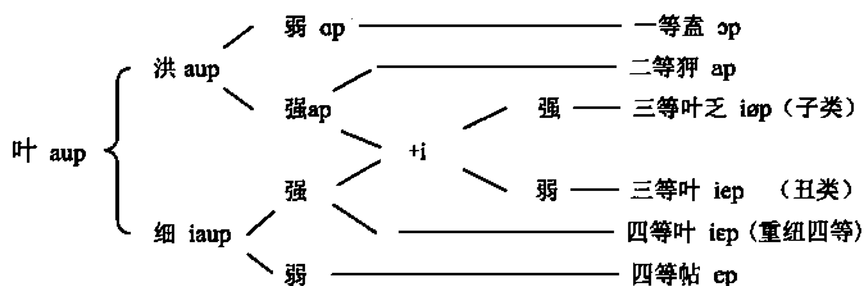
寒 ain
洪 ain
细 iain
弱 ɑn
强 an
强
弱
+i
强
弱
一等寒桓 ɔn
二等删 an
三等元 iøn （子类）
三等仙 ien （丑类）
三等仙 iɛn （重纽四等）
四等先 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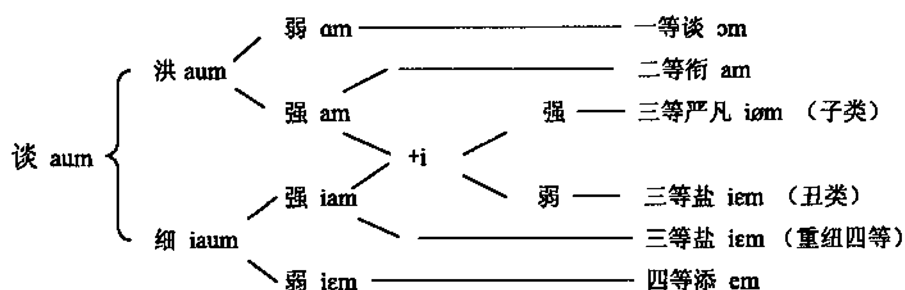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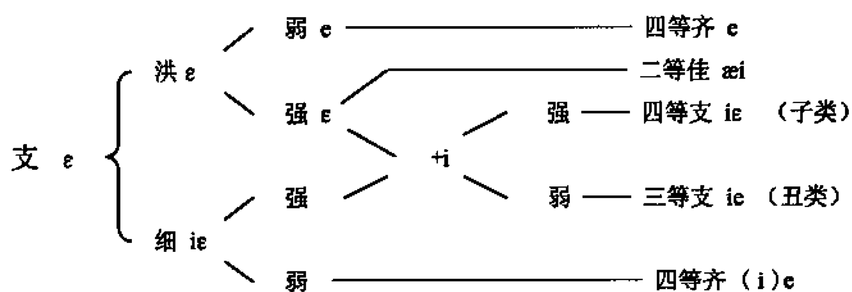
宵 au
洪 au
细 iau
弱 ɑu
强 au
强
弱
+i
强
弱
一等豪 ɔu
二等肴 au
四等屑 （子类）
三等宵 ieu （丑类）
三等宵 iɛu（重纽四等）
四等萧 e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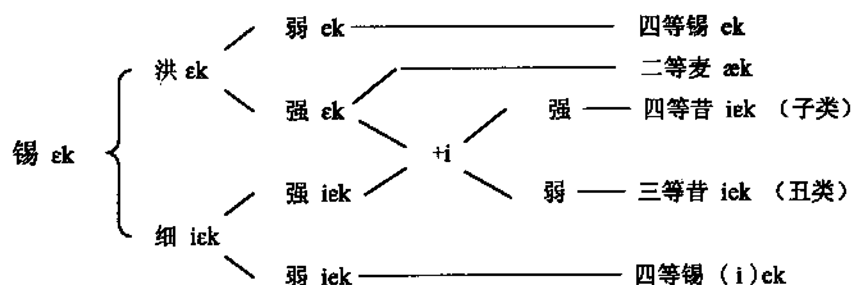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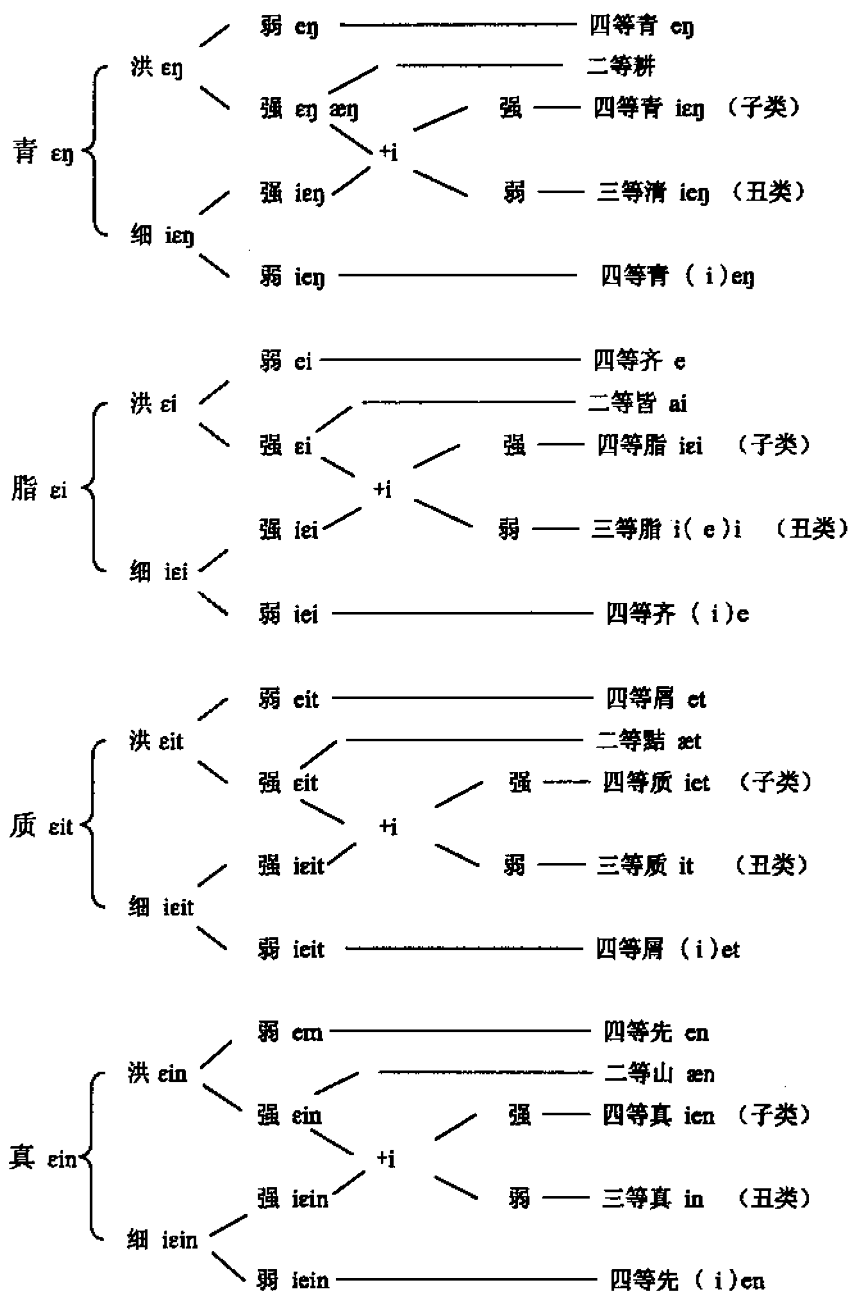
药 auk
洪 auk
细 iauk
弱 ɑk
强 ak
强 iak
弱 iɛk
+i
强
弱
一等铎 ɔk
二等觉 ɒk
三等药合 iuɔk （子类）
三等药开 iɔk （丑类）
三等昔 iek
四等锡 e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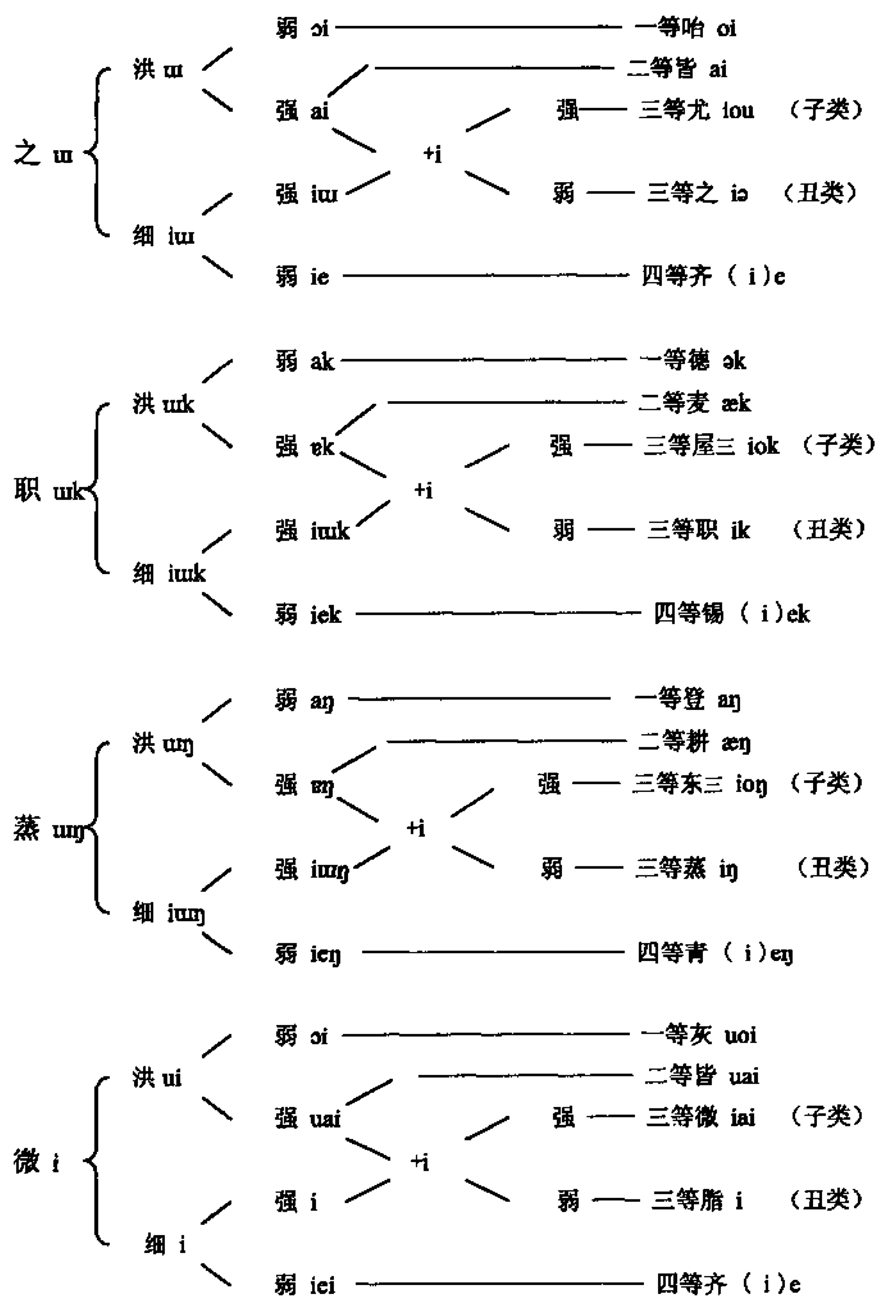

叶 aup
洪 aup
细 iaup
弱 ɑp
强ap
强
弱
+i
强
弱
一等盍 ɔp
二等狎 ap
三等叶乏 iøp（子类）
三等叶 iɛp （丑类）
四等叶 iɛp（重纽四等）
四等帖 e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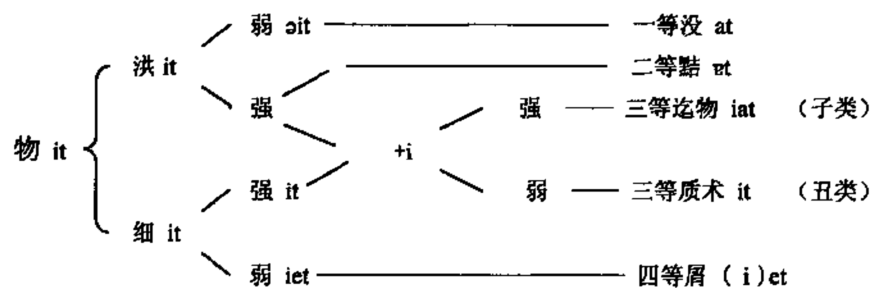

谈 aum
洪 aum
细 iaum
弱 ɑm
强 am
强 iam
弱 iɛm
+i
强
弱
一等谈 ɔm
二等衔 am
三等严凡 iøm （子类）
三等盐 iɛm （丑类）
三等盐 iɛm （重纽四等）
四等添 em


支 ɛ
洪 ɛ
细 iɛ
弱 e
强 ɛ
强
弱
+i
强
弱
四等齐 e
二等佳 æi
四等支 iɛ （子类）
三等支 ie （丑类）
四等齐（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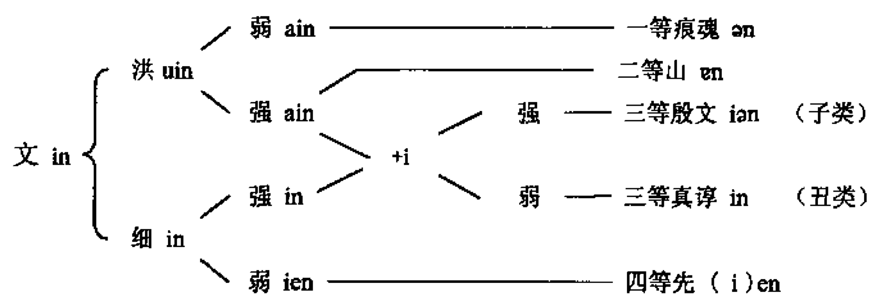

锡 ɛk
洪 ɛk
细 iɛk
弱 ek
强 ɛk
强 iek
弱 iek
+i
强
弱
四等锡 ek
二等麦 æk
四等昔 iek （子类）
三等昔 iek （丑类）
四等锡（i）ek


青 ɛŋ
洪 ɛŋ
细 iɛŋ
弱 eŋ —— 四等青 eŋ
二等耕
强 ɛŋ æŋ
+i
强 —— 四等青 iɛŋ （子类）
强 iɛŋ
弱 —— 三等清 ieŋ （丑类）
弱 ieŋ —— 四等青（i)eŋ
脂 ɛi
洪 ɛi
细 iɛi
弱 ei —— 四等齐 e
二等皆 ai
强 ɛi
+i
强 —— 四等脂 iɛi （子类）
强 iɛi
弱 —— 三等脂 i(e)i （丑类）
弱 iei —— 四等齐（i)e
质 ɛit
洪 ɛit
细 iɛit
弱 eit —— 四等屑 et
二等黠 æt
强 ɛit
+i
强 —— 四等质 iɛt （子类）
强 iɛit
弱 —— 三等质 it （丑类）
弱 ieit —— 四等屑（i)et
真 ɛin
洪 ɛin
细 iɛin
弱 ein —— 四等先 en
二等山 æn
强 ɛin
+i
强 —— 四等真 iɛn （子类）
强 iɛin
弱 —— 三等真 in （丑类）
弱 iein —— 四等先（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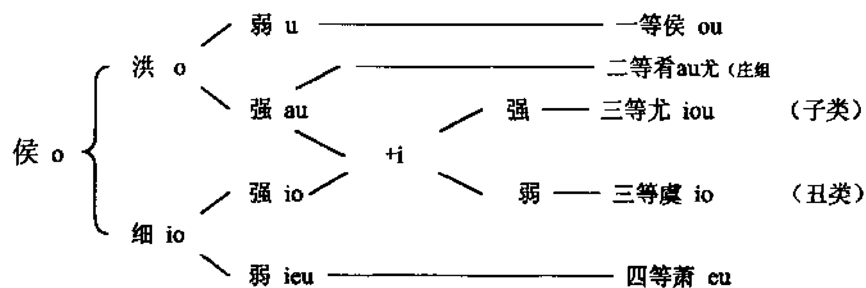

之 ɯ
洪 ɯ
细 iɯ
弱 ɔi
一等咍 oi
二等皆 ai
强 ai
+i
强 三等尤 ɪou （子类）
强 iɯ
弱 三等之 iɔ （丑类）
弱 ie
四等齐（i)e
职 ɯk
洪 ɯk
细 iɯk
弱 ak
一等德 ək
二等麦 æk
强 ɐk
强 三等屋三 iok （子类）
强 iɯk
弱 三等职 ik （丑类）
弱 iek
四等锡（i)ek
蒸 ɯŋ
洪 ɯŋ
细 iɯŋ
弱 aŋ
一等登 aŋ
二等耕 æŋ
强 ɐŋ
强 三等东三 ioŋ （子类）
强 iɯŋ
弱 三等蒸 iŋ （丑类）
弱 ieŋ
四等青（i)eŋ
微 i
洪 ui
细 i
弱 ɔi
一等灰 uoi
二等皆 uai
强 uai
强 三等微 iai （子类）
强 i
弱 三等脂 i （丑类）
弱 iei
四等齐（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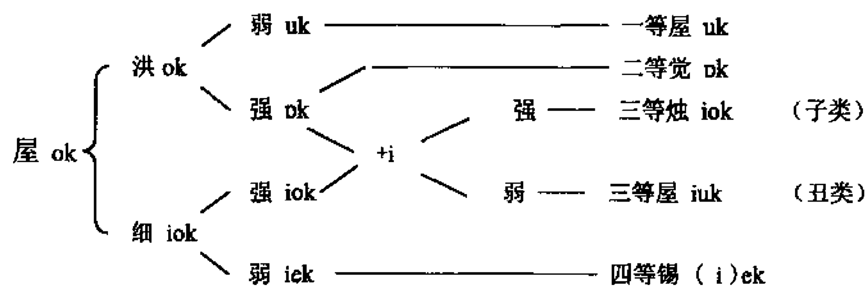
物 it
洪 it
细 it
弱 əit
一等没 at
二等黠 ɐt
强
+i
强 三等迄物 iat （子类）
强 it
弱 三等质术 it （丑类）
弱 iet
四等屑（i)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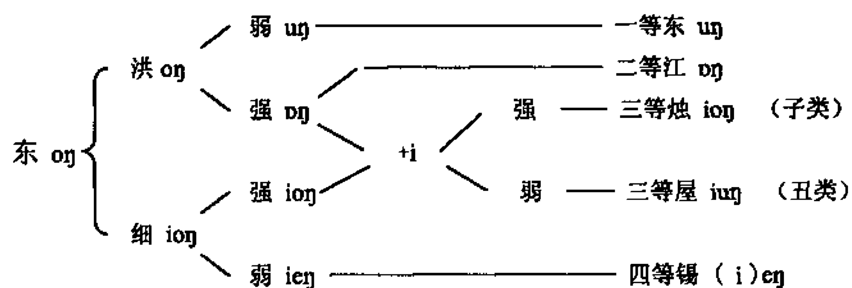
文 in
洪 uin
细 in
弱 ain
一等痕魂 ən
二等山 ɐn
强 ain
+i
强 三等殷文 iən （子类）
强 in
弱 三等真谆 in （丑类）
弱 ien
四等先（i)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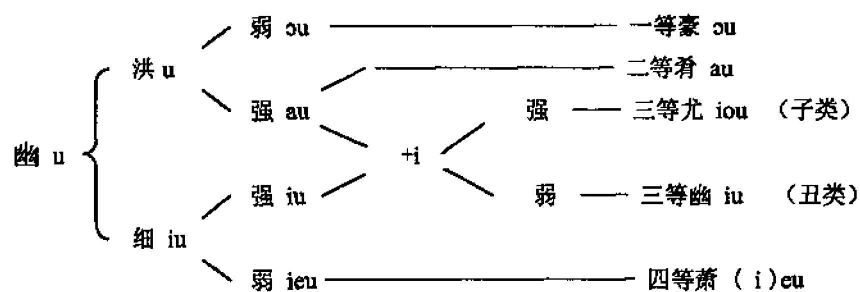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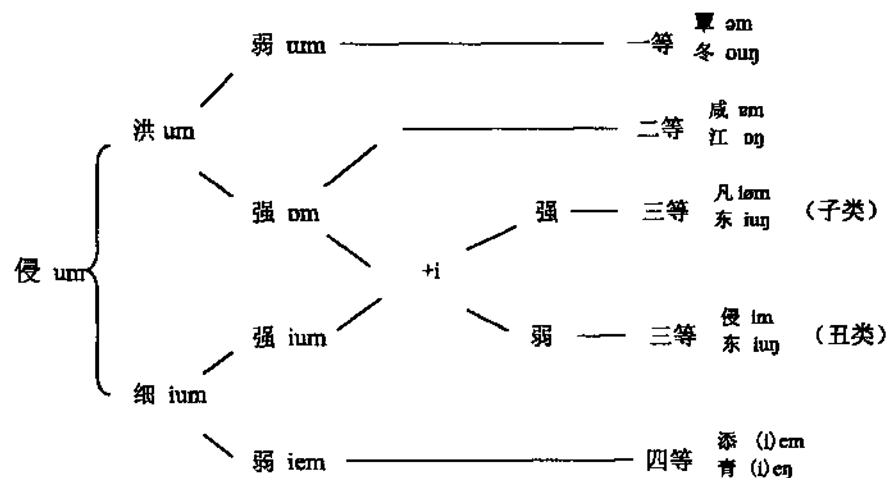
侯 o
洪 o
细 io
弱 u
一等侯 ou
二等肴au尤（庄组
强 au
+i
强 三等尤 iou （子类）
强 io
弱 三等虞 io （丑类）
弱 ieu
四等萧 e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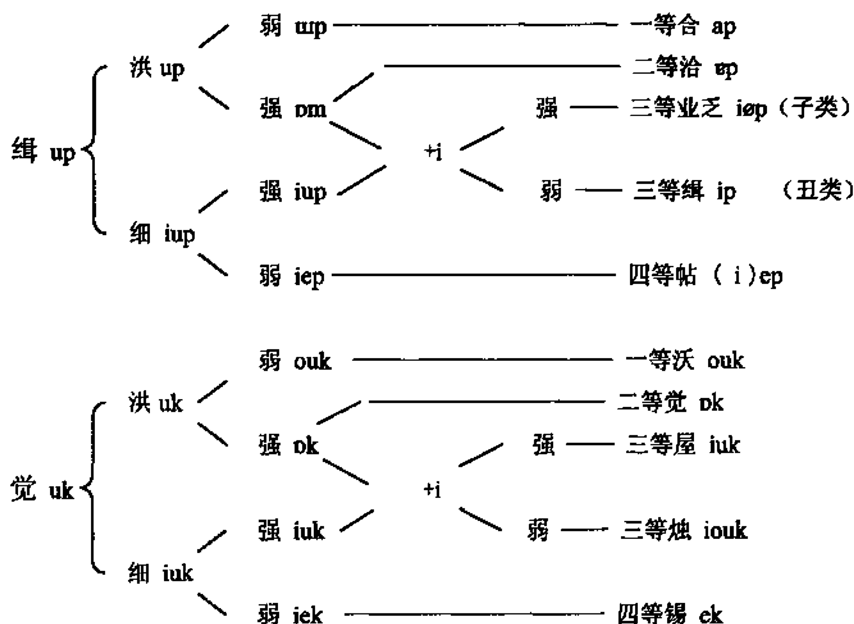


屋 ok
洪 ok
细 iok
弱 uk
一等屋 uk
二等觉 ɒk
强 ɒk
+i
强 三等烛 iok （子类）
强 iok
弱 三等屋 iuk （丑类）
弱 iek
四等锡（i)ek


东 oŋ
洪 oŋ
细 ioŋ
弱 uŋ
强 ɒŋ
强 ioŋ
弱 ieŋ
+i
强
弱
一等东 uŋ
二等江 ɒŋ
三等烛 ioŋ （子类）
三等屋 iuŋ （丑类）
四等锡（i)eŋ


幽 u
洪 u
细 iu
弱 ɔu
强 au
强 iu
弱 ieu
+i
强
弱
一等豪 ɔu
二等肴 au
三等尤 iou （子类）
三等幽 iu （丑类）
四等萧（i)eu


侵 um
洪 um
细 ium
弱 uum
强 ɒm
强 ium
弱 iem
+i
强
弱
一等
覃 əm
冬 ouŋ
二等
咸 ɐm
江 ɒŋ
三等
凡 iɐm
东 iuŋ
（子类）
三等
侵 im
东 iuŋ
（丑类）
四等
添 (i)em
青 (i)eŋ



四 关于上古声调分化

声韵母之间的矛盾斗争，促使了上古声韵母的变化发展，声调方面有没有变化发展，促使声调方面的变化发展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在讨论声韵母的矛盾对立时，我们把声调包括在韵母里，为的是便于讨论问题。现在讨论声调的变化发展，即就要把声调从韵母中分出来。声调同样也有变化发展，促使这种变化和发展的原因无他，仍然是矛盾斗争，观察和分析声调的变化发展，同样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

1. -t 尾的消失与 -i̛ 的形成

这里，我们以入声分化做去声为例。大家知道，中古切韵音系里有四个无平上入三声与之相配的独立去声韵：祭、泰、夬、废。为什么有这样四个独立去声韵？我们说：这是由于入声韵尾和声调构成了矛盾的对立面，经过斗争之后一分为二的。

上古入声有 -p，-t，-k 三类。其中 -t 类有曷部，拟音为 [at]。这个入声的韵尾与声调发生矛盾，强调韵尾则弱化调值（高降），弱化韵尾则强调

降调，这样就使曷部一分为二如下：

曷部 ait
- ／ 强尾弱调 -t：薛末鎋月（中古入声）
- ＼ 弱尾强调 -iʔ → -i：祭泰夬废（中古去声）

广韵反切异文中关于祭泰夬废四韵去入声的部分材料如下：

韵目＼反切＼例字	軷	沬	昒	役	糲	癩	匃	桧	鶡	譪	靄	懀
泰	蒲盖	武泰	莫拜	都外	落盖	落盖	古太	古外	苦盖	呼盖	於盖	乌外
曷末	蒲葛	莫拨	莫拨	丁括	力达	卢达	古达	古活	苦曷	许葛	於葛	乌括

韵目＼反切＼例字	缀	掣	晢	役	鳜	讦	啜	[illegible]	餟	泄	栵	蕝
祭	陟卫	尺制	征例	力制	居卫	居例	尝芮	丑例	陟卫	余制	力制	子芮
薛月	竹芮	尺折	旨热	良薛	居月	居列	臣劣	丑列	竹劣	私列	良薛	子悦

韵目＼反切＼例字	咶
夬	火夬
鎋	下刮

韵目＼反切＼例字	茷
废	符废
月	房越

2. -k 的消失与 -ʔ 的形成

其实，切韵反切异文中去入两声的例字是不少的，兹再举出几例（以平赅上去）：

韵目 \ 反切 \ 例字		塞	亟	书	愬	濩	射	借	藉	沁	帅	暨
去声	反切	苏载	去既	胡卦	桑故	胡误	羊谢	资夜	慈夜	必媚	所类	居毅
	韵目	咍	微	佳	模	模	麻	麻	麻	脂	脂	微
入声	反切	苏则	纪力	胡麦	山责	一虢	食亦	资昔	秦昔	毗必	所律	居乙
	韵目	德	职	麦	麦	陌	昔	昔	昔	质	质	质

韵目 \ 反切 \ 例字		出	度	乐	恶	疗	鍑	觉	箾	爆	宿	赎
去声	反切	赤季	徒故	五教	乌故	力吊	又富	古孝	苏彫	北教	息救	常句
	韵目	脂	模	肴	模	萧	尤	肴	萧	肴	尤	虞
入声	反切	赤律	徒落	卢各	乌各	卢各	方六	古岳	所角	北角	息逐	神蜀
	韵目	术	铎	铎	铎	铎	屋	觉	觉	觉	屋	烛

3．-m → -p

但是还有一种去入两读的情况却不是入声的分化，而只能说去声的分化，先看下面的反切异文（韵目以平赅上去）：

声调	反切及韵目＼例字	噆	傝	詀	姑	魇	厣	罨	㤁
去声	反切	七感	他绀	竹咸	处占	於琰	於琰	衣俭	丁兼
	韵目	覃	覃	咸	盐	盐	盐	盐	添
入声	反切	子盍	吐盍	尺涉	尺涉	於协	一牒	於劫	丁颊
	韵目	盍	盍	叶	叶	帖	帖	业	帖

声调	反切及韵目＼例字	痁	怗	婡	罯	儑*	泛*	埝*
去声	反切	都念	齿廉	虚检	乌敢	五绀	孚梵	丁念
	韵目	添	盐	盐	谈	覃	凡	添
入声	反切	徒协	徒协	弃业	乌合	五盍	房法	乃剡
	韵目	帖	帖	业	合	盍	乏	帖

由于韵尾 -m 和声调构成矛盾的对立，当强调韵尾 -m 的时候，声调就削弱，-m 被保持了下来；当强调声调时，韵尾 -m 就弱化，-m 就变成为 -p 了。《说文》里所举的“泛”从“乏”得声， “壓”从“厭”得声，都可证明中古的 -p，出自于上古 -m 尾的分化。福建省北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古深咸两

摄入声字读为鼻尾韵 -m，也可以认为这是一分化的残迹。[①]

五 小结

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我们不但能够如上所云条分缕述上古一个韵部到中古分为四等的情况，同时也完全可以回答中古等韵图上若干令人不解的现象。例如：

1. 为什么通摄有两个并列的一等韵“东”与“冬”？

有人曾经以开合口的关系来解释，可惜没有事实的依据。原来“东”与“冬”上古不同源。中古“东”来自上古“东部”洪音的强声弱韵（其弱声强韵为江摄二等江类），而“冬”类则来自上古的侵部。（参看下条）

2. 为什么咸摄也有两个并列的一等韵“覃”与“谈”？

有人还是企图以开合口的关系来解释，这是徒劳的。原来覃来自上古侵部洪音的强声弱韵（其弱声强韵是咸类），谈来自上古谈部的强声弱韵（其弱声强韵是衔）。

但是新的问题又来了，冬覃都来自上古侵部洪音的强声弱韵，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方言中有深摄开口三等平声侵韵生纽“参”字，漳州读 [꜀sɔm]，泉州为 [sɤm]，厦门说 [꜀sɔŋ] 的实例在，不禁叫人倾向于相信下面这样的分化。

上古侵部 [um][②]（洪音强声）——
- 强调唇化元音 u 改韵尾 -m 为 ŋ 成冬 [uŋ]
- 强调唇尾 -m，改变唇化元音 u 为 a 成覃 [am]

3. 为什么山摄一等寒桓是开合的配搭关系，而二等删山却不是这种关系，那么两个二等并列，说明了什么问题？

林语堂曾经设想以开合说明删山并列二等的奇迹，但是未免太粗疏了，

①福建北部一些地区的方言，中古深咸两摄入声字读为鼻尾韵见福建省汉语方言调查指导组、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编写组编：《福建汉语方言概况》下册（讨论稿）附录五《福建汉语方言参考图第十一图古塞音韵尾今读法（例字湿—失—适）。

②详看黄典诚《关于上古汉语高元音的问题》。

他竟不一检两韵所辖部都各有开合。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看来删类来自上古寒部洪音的弱声强韵（其强声弱韵开为寒，合为桓）山类来自上古文部洪音的弱声强韵（其强声弱韵是臻摄一等开为痕合为魂）。

4．为什么梗摄有两个二等韵庚与耕？

庚与耕上古来源不同。庚是上古阳部洪音的弱声强韵，（其强声弱韵是宕摄一等唐）耕是上古青蒸两部洪音的弱声强韵，（蒸强声弱韵是曾摄一等登，青强声弱韵是梗摄四等青）。

5．为什么蟹摄有两个二等韵佳与皆？

佳与皆上古来源不同。佳是上古支部洪音的弱声强韵（其强声弱韵是四等齐之半）皆是上古脂部洪音的弱声强韵（其强声弱韵是四等齐之半）。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运用事物内部矛盾斗争即对立统一的观点，也就是常说的一分为二观点去认识与分析上古音到中古音的变化，不但解决了声母的变化，一音何以分为四等的问题，而且对于音韵学上的重纽、去入互转等问题，也能进一步帮助理解。事实上，一分为二的观点不独可以应用于上古至中古的音韵沿革，而且还可以解释中古到现代汉语声韵母的变化发展，对汉语方言语音变化发展的现象，也可以得到较合理的解释[①]，本文试就一分为二的方法分析汉语音韵上古到中古的沿革，目的在于力图以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和方法，来探索汉语音韵发展的规律，说明汉语音韵发展变化中的若干现象。当然，由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还学习理解得不深不透，可能在分析中有许多不当和错误之处，我们愿将这个尝试公诸于众并求教于大家，以便改进和提高。

一九七九·四 草毕

厦门大学 1979 年科学讨论会论文

①例如，汉语声母到中古以后，知庄章三组合归一组，由原来的细音变为洪音 tʂ- tʂʻ- ʂ- ，二等见系又由洪音变细音，k 变成 ki，再由 ki- 变成 tɕ- 等等，这都是一分为二的结果。又如厦门话的文白读，也可以用一分为三来理解。如"丈"文读 $tiong^6$，白读 $tŋ^6$ $tiũ^6$ $tŋ^6$ 是强声弱韵，韵母弱化到连主要元音丢掉了，是强韵弱声，韵母强化，所以介音 -i 及主要元音还保留着。

反切异文在音韵发展研究中的作用

记得已故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生前曾有意要写一篇《反切异文考》，目的在于探求汉语音韵发展的历程。可惜的是罗先生工作繁忙，未能成稿。

十几年前，我曾根据故宫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辑录了一份《切韵反切异文类聚》。现在根据反类聚的材料，逐项印证音韵发展的遗迹于下：

一 有关声纽的部分

1．轻唇出于重唇。如：

	襆	砏	閞	薇
重唇：	补沃	普巾	皮变	目悲
	puk	p'in	bien	mi
轻唇：	封曲	抚文	符万	无非
	pfiuk	p'fiuən	viuan	ɱiuəi

2．舌上出于舌头。如：

	湩	貼	爞	耐
舌头：	多贡	吐滥	徒冬	奴代
	toŋ	t'ɔm	duŋ	nəi
舌上：	竹用	勅艳	直隆	如之
	ʈiuŋ	ʈ'iem	ɖioŋ	ɳiə

3．舌齿出于舌音。如：

	芍	怊	挻	触
舌音：	张略	勅朝	丑连	直流
	ʈiɔk	ʈ'ieu	ʈ'ien	ɖiou
齿舌：	之若	尺招	失连	市流
	tɕiɔk	tɕ'ieu	ɕien	dʑiou

4. 正齿出于齿头。如：

	批	寯	磳	糈
齿头：	兹尔	此芮	昨縢	私吕
	tsie	ts'iuei?	dzəŋ	siɯ
正齿：	侧式	楚岁	仕冰	疏举
	tʃie	tʃ'iuei?	dʒiŋ	ʃiɯ

5. 喻母的来源。

a. 喻三出于匣母。如：

	蘬	訇	蜮
匣母：	下悔	黄亭	胡国
	ɦuɔi	ɦueŋ	ɦuək
喻三：	荣美	为柄	萦逼
	ɣiui	ɣiuaŋ	ɣiuik

b. 喻四出于定的层次。如：

鋚	储	晨	紃	痒
定：徒聊	澄：直鱼	禅：时真	船：食伦	邪：似羊
deu	ɖiɯ	dʑin	ʑiun	ziɔŋ
澄：直流	禅：常鱼	船：食邻	邪：详遵	以：与章
ɖiou	dʑiɯ	ʑin	ziun	jiɔŋ

上举上古汉语声纽到中古汉语声纽的分衍，自 1—4 是清代古音学家钱大昕所证明的，上古 “日”归“泥”，是近人章炳麟所证明的，而 “喻”母三，四等出于 “匣”与 “定”，又是近人曾运乾所证明了的。所有这些音韵学上的突破，《切韵》反切异文都有两读足为其印证。

二　有关韵母的部分

1. 洪音

a. 一等与二等两读。如：

	㔇	攴	棚	䳍	妒	獭
一等：	博管	普木	步崩	莫奔	当故	他达
	puɔn	p'ok	bəŋ	muən	to	t'ɔt

二等：	布绾	匹角	薄庚	亡奸	竹驾	他锗
	pan	p'ɒk	baŋ	mɐn	ʈa	ʈ'at

	檡	侬	泷	鏃	啐	淙
一等：	徒各	奴冬	卢冬	作木	仓愦	徂宗
	dɔk	nuŋ	loŋ	tsok	ts'uɔi	dzuŋ
二等：	长百	浓江	闾江	侧角	仓快	锄江
	ɖak	nɒŋ	lɒŋ	tʃɒk	tʃ'uɐi	dʒɒŋ

	鲨	腤	觳	蜺	㰹	崤	婐
一等：	苏禾	古南	空谷	五公	火含	下高	乌果
	suɔ	kəm	k'ok	ŋoŋ	həm	ɦɔu	uɔ
二等：	所加	古咸	克角	吾江	许咸	胡茅	乌华
	ʃa	kɐm	k'ɒk	ŋɒŋ	hɐm	ɦau	ua

b．四等与二等两读。如：

	姘*[1]	冷	牲	桔	掔	的
四等：	傍丁	鲁挺	桑经	公铁	却贤	胡计
	p'eŋ	leŋ	seŋ	ket	k'en	ɦe
二等：	披耕	鲁打	所庚	古黠	苦闲	胡介
	p'ɐŋ	lɐŋ	ʃaŋ	kɐt	k'ɐn	ɦɐi

上面一（四）等、二等两读，印证了一个音韵发展的事实：上古一个洪音音节，到中古如在一（四）等，一定重声轻韵；倘在二等，一定轻声重韵。例如：

上古 “茶”da ----中古 ／ 一等度都反 do 重声轻韵
＼ 二等丈加反 ɖa 轻声重韵

“重”是着重的意思，“轻”是不着重的意思。自声纽而言，既予着重，就是保持其原型，如 d；若不着重，就会发生腭化，如 d → ɖ → ɖʑ → ʑ → j；自韵母而言，着重之，保持或更张其元音的开度，如 a ；不着重，即逐渐高

①□*用《集韵》补入。后并同。

化，如 a → ɒ → ɔ → o → u。

2. 细音多于洪音

a. 一等、三等两读。如：

	芾	妃	葐	朦	多	潼	襡
一等：	方盖	普佩	蒲昆	莫弄	得何	他红	徒谷
	puɔiʔ	p'uɔi	buən	moŋ	tɔ	t'oŋ	dok
三等：	府谓	芳非	符分	武用	章移	昌容	市玉
	pfiuəi	p'fiuəi	viuən	miuŋ	tɕie	tɕ'iuŋ	dʑiuk

	耏	斄	诹	取	奘	漱	句
一等：	奴代	落哀	子侯	仓垢	在朗	苏豆	古候
	nəi	ləi	tsu	ts'u	dzɔŋ	su	ku
三等：	如之	力之	子于	七庾	疾良	所救	俱遇
	ȵiə	liə	tsiuo	ts'iuo	dziɔŋ	ʃiou	kiuo

	抠*	硷	姽	欿	蜮	唉
一等：	墟侯	胡南	五果	火含	胡国	乌开
	k'u	ɦəm	ŋuɔ	həm	ɦuək	əi
三等：	亏于	渠剑	鱼毁	呼廉	荣逼	於其
	k'iuo	giam	ŋiue	hiem	ɣiuik	iə

b. 二等、三等两读。如：

	絣*	冯	鞞	鸏	豴	浈*
二等：	悲萌	披耕	平懈	武项	竹格	抽庚
	pɐŋ	p'ɐŋ	bai	mɔŋ	ȶak	ȶ'aŋ
三等：	卑盈	披冰	卑婢	莫奉	竹益	癡贞
	pieŋ	p'iŋ	pie	miuŋ	ȶiek	ȶ'ieŋ

	湛	攘*	茁	差	栈	簁
二等：	徒减	尼庚	侧滑	楚皆	士限	所佳
	ȡɐm	naŋ	tʃuɐt	tʃ'ɐi	dʒɐn	ʃai
三等：	直沁	如阳	侧劣	楚宜	士免	所宜
	ȡim	ȵiɔŋ	tʃiuet	tʃ'ie	dʒien	ʃie

	迦	喟	繣	刖	歊	餲	
二等：	古牙	苦拜	胡卦	五刮	虚交	於芥	
	ka	k'ɐi	ɦuai	ŋuat	hau	ɐi	
三等：	居呿	丘愧	尤恚	鱼越	虚娇	於罽	
	kiɔ	k'iui	ɤiue	ŋiuat	hieu	iei?	

c．四等、三等两读。如：

	编	鐅	膍	婺	朾	睩	
四等：	布玄	普蔑	部今	莫奚	汤丁	他狄	
	pen	p'et	be	me	t'eŋ	t'ek	
三等：	甫连	芳灭	频脂	武移	癡贞	勅鸠	
	pien	p'iet	be	mie	ȶ'ieŋ	ȶ'iou	
	鋚	姌	覼	齎	鲭*	蛴	
四等：	徒聊	乃玷	鲁帝	子奚	仓经	在奚	
	deu	nem	le	tse	ts'eŋ	dze	
三等：	直流	而琰	力至	即夷	亲盈	疾脂	
	ȡiou	ȵiem	li	tsi	ts'ieŋ	dzi	
	㾷	激	扂	䝮*	鼿	敻	怮
四等：	斯齐	古历	口系	玄扃	五弔	许县	於尧
	se	kek	k'e	ɦueŋ	ŋeu	huen	eu
三等：	息移	居略	诘利	葵营	牛救	诩政	一虯
	sie	kiɔk	k'i	giueŋ	ŋiɔu	hiueŋ	iɔu

洪音细音的范围，不但自中古到现代，每有不同。如：“讲学” koŋ－ɦɔk / tɕiaŋ－ɕye，“战场” tɕien－ȡiɔŋ / tʂan－tʂ'aŋ。自上古到中古，也每每如此。这从谐声偏旁，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如“冬” tuŋ /“终” tɕioŋ，“古” ko /“居” kiɯ，“滇” ten /“真” tɕin。了解了这一点，对于古书上的同音假借，才可能有进一步的理解，如“神戎” ʑin－ȵioŋ 就是“神农” ʑin－nuŋ。

3. 细音（中古三等韵）

五音	唇	音		
甲声	帮	滂	并	明
乙声	非	敷	奉	微
例字	楅	副	閞	薇
甲韵	彼侧 pik	芳逼 p'ik	皮变 bien	武悲 mi
乙韵	方六 pfiok	敷救 p'fiou	符万 viuan	无非 ɱiuəi

五音	舌				音			
甲声	知	（章	昌）	彻	澄	（禅）	（船）	（邪）
乙声	章	书		昌	禅	船	邪	以
例字	挃	适	郝	怊	藸	晨	紃	痒
甲韵	陟栗 ʈit	之石 tɕiek	昌石 tɕ'iek	勑朝 ʈ'ieu	直鱼 ɖiɯ	时真 dʑin	食伦 ʑiun	似羊 ziɔŋ
乙韵	之逸 tɕit	施只 ɕiek	施只 ɕiek	尺招 tɕ'ieu	常如 dʑiɯ	食邻 ʑin	详遵 ziun	与章 jiɔŋ

五音	齿	音		
甲声	精	清	从	心
乙声	庄	初	崇	生
例字	批	竁	樯	糈
甲韵	兹尔 tsie	此芮 ts'iueiʔ	疾良 dziɔŋ	私吕 siɯ
乙韵	侧氏 tʃie	楚岁 tʃ'iueiʔ	士庄 dʒiɔŋ	疏举 ʃiɯ

五音	牙	音		
甲声	见	溪	群	疑
乙声	见	溪	群	疑
例字	蹶	蘬	祈	鄞
甲韵	纪劣 kiuet	丘追 k'iui	渠脂 gi	牛斤 ŋin
乙韵	居月 kiuat	丘韦 k'iuəi	渠希 giəi	语斤 ŋiən

五音	喉	音		半舌	半齿
甲声	晓	云	影	来	泥
乙声	晓	云	影	来	日
例字	肸	瑗	麀	垒*	飘*
甲韵	许乙 hit	王眷 ɣiuen	於纠 iəu	鲁水 liui	尼娘 niɔŋ
乙韵	许迄 hiət	于愿 ɣiuan	於由 iou	良斐 liuəi	如阳 ȵiɔŋ

上面这些反切异文，帮助我们认识一个问题，即细音 —— 中古三等韵，原来也和洪音的一等二等一样，一边是重声轻韵，一边是轻声重韵。细音的一分为二，在某些韵摄中，还有明显的痕迹 —— 重韵在：例如：（甲韵/乙韵）

止摄　脂 旨 至 ○ / 微 尾 未 ○
蟹摄　○ ○ 祭 ○ / ○ ○ 废 ○
臻摄　真 轸 震 质 / 殷 隐 焮 迄
　　　谆 准 稕 术 / 文 吻 问 物
山摄　仙 狝 线 薛 / 元 阮 愿 月
效摄　宵 小 笑 ○ / 幽 黝 幼 ○
梗摄　清 静 劲 昔 / 阳合 养合 漾合 药合
　　　庚三 梗三 映三 陌三
深摄　侵 寝 沁 缉 / 凡 范 泛 乏
咸摄　盐 琰 艳 叶 / 严 俨 酽 业

甲/乙双方原是五音（唇、舌、齿、牙、喉）俱全。只因乙方又因声组不同，再一次分为二：唇牙喉为一方，舌齿为一方。舌齿一方混到甲韵里面去，就

使甲韵声母数目大大膨胀起来了，而乙韵却只剩下唇牙喉三组声母而已。（请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的《方言调查字表》）

必须指出：上述这些甲 / 乙两方还能分为两韵的，其甲方，从上古来源来说，都不是一线相承，而是二元的合流。如：

上古	中古	唇牙喉	上古	中古	唇牙喉
脂部 微部	脂	脂（重纽四等） 微（三等纯韵）	曷部 质部	祭	祭（重纽四等） 废（三等纯韵）
真部 寒部	仙	仙（重纽四等） 元（三等纯韵）	真部 文部	真	真（重纽四等） 文（三等纯韵）

上古	中古	唇牙喉	上古	中古	唇牙喉
宵部 幽部	宵	宵（四等重纽） 幽（三等纯韵）	青部 阳部	清庚三	清（重纽四等） 阳合（三等纯韵）
添部 谈部	盐	盐（重纽四等） 严（三等纯韵）	侵部 添部	侵	侵（重纽四等） 凡（三等纯韵）

上述这些有分有合，反切异文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例如，重纽三等往往和三等纯韵构成一重一轻的两读现象（重纽三等是重声轻韵，三等纯韵是轻声弱韵）。举例如下：

	费	訾	薇	睎		闽	攈
脂	（又音秘） pi	平秘 bi	武悲 mi	虚几 hi	真	武巾 min	居韵 kiun
微	芳味 pf'iuəi	孚匪 viuəi	无非 ɱiuəi	希岂 hiəi	殷/文	武云 ɱiuən	居运 kiuən

	肸		閉	甗	□□		麀
质	许乙 hit	仙	皮变 bien	语堰 ŋien	私全 siuen	幽	於虯 iəu
迄	许迄 hiət	元	符万 viuan	语轩 ŋian	况袁 hiuan	尤	於求 iou

	汎	广	险	俺		劓
盐	扶淹 biem	虞埯 ŋiem	希埯 hiem	於验 iem	叶	×接[①] ŋiep
凡	敷梵 p'fiuam	鱼检 ŋiam	遐严 hiam	於剑 iam	业	鱼劫 ŋiap

	馥		蘧		否	杯
职	扶逼 bik	鱼	其居 giɯ	脂	符鄙 bi	芳鄙 p'i
屋三	房六 viok	虞	其俱 giuo	尤	方久 pfiou	匹尤 p'fiou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重纽四等，往往与独立四等韵构成两读现象。独立四等韵如前所述属于重声轻韵，即其对方自为轻声重韵。举例于下：

	婺	髀	眉	纰	溪	靡	錍
重纽四组：	武移	卑履	诘利	芳脂	古比	文彼	府移
	mie	pi	k'i	p'i	kui	mie	pie
独立四等：	莫奚	旁礼	口系	方奚	苦圭	莫礼	普啼
	me	be	k'i	pe	k'ue	me	p'e
	梍	賫	鏊	豳	猵	编	怮
重纽四等：	房脂	疾脂	芳灭	於巾	毗忍	甫连	於虬
	bi	dzi	p'iet	iun	bin	pien	iau
独立四等：	方奚	蒺藜	普蔑	於玄	布玄	布玄	於聊
	pe	dze	p'et	uen	pen	pen	eu

王立达编译的《汉语研究小史》一书中第二章第九节专门介绍“重纽”

①×字原作“七”，当为“×”的形误.

问题的讨论，可见这一问题在中国音韵研究上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现在我们利用反切异文的材料，居然发现“重纽”的秘密，原来重纽所在韵，自上古来源而言，都不是纯一的，只要韵尾相同，主元音为 a 为 ɛ 都可以混合于一韵之中。但重纽的区别只在唇牙喉声组。重纽三等（重声轻韵）往往和只具唇牙喉声组的邻韵（轻声重韵）构成两读；重纽四等（轻声重韵）却常常和独立四等（重声轻韵）的唇牙喉声组构成又音。重纽的出现说明汉语音韵自上古至中古确是在轻重分合很不平衡的规律中发展。根据这样的发现，我们认为上古一个韵部，因与其所配搭的声纽互相区别，互相对立，互相矛盾，结果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声纽，就会轻了韵；反之，重了韵就轻了声。洪音如上古鱼部定纽的“荼”的“度都”“丈加”双方的分化。至于细音，也有如下的异读：

余声［ɖa］{ ɖiɯ 除，重声轻韵“直鱼反”。（中古遇开三平鱼澄）
　　　　　 jiɯ 余，轻声重韵“以诸反”。（中古遇开三平鱼以）

《中国语文》1963 年第 5 期第 420 页连刊王力先生的《中国语言学史》，里面提出一个问题：“……特别是一音为什么能有四等，令人百索不得其解”。我们根据《切韵》反切异文的材料，根据唯物辩证的观点，对于“一音为什么能有四等”，似乎已有可能给予明确的解答了：

1. 中古等韵图里的一等和四等，都属于洪音的重声轻韵；二等是和它们相对的洪音轻声重韵。

2. 中古三等是必具韵头 i- 的细音。这种细音里也具有重声轻韵和轻声重韵两种类型。两者有的还留有痕迹，如脂与微，祭与废，仙与元等等，但又分中有合，形成倚重倚轻的局面。有的不留显著痕迹，即把两者平列于一韵之中了，如之、蒸、职等都是。

根据西方那条“同音在同样音的情形之下一定要同样变”的音律，上面的提法似乎是不可能的。其实西方那个公式正确的提法应该是“设某种语言其间某单词的 X 音转为 Y 音，那么在**同种情形**之下，凡同其时代所操的语言，其词音中有 X 音，必都转为 Y 音”[①]。这里排为黑体所保留的条件，却是非常重要的。据此，我们提出的轻重分合不平衡律，并不怎么与之格格不相入。

①详见周辨明黄典诚译著《语言学概论》第 54 面，1954 年，厦门大学出版。

因为在正确的公式中，同等条件和同其时间都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它，音变的公式就不能很好的起作用。

方言的文白两读同出于一源，为什么变化的结果不一样？岂非字典里所有的单字根据反切折合方言音系读出的是一种情况，而口语词汇中所用的根词，按上下相传的说法而进行社会交际又是一种情况？双方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分道扬镳，并行不悖。轻声重韵与重声轻韵之各据其等，各有变化，情况大致与方言文白之分两读一样。

老一辈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在高本汉《上古中国音当中几个问题》的译文注五中说："同音在同样的情形下一定要同样变，这原则固然是很有用，但是怕不能认它为完全不能没有例外，否则，在《广韵》的'纽'之下（就是在一个圈儿之下）怎么常常发现今音分化的现象，一个很重要的非音的而又能影响音变的情形就是读书跟说话的分化。"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深刻地分析。此说对于理解我们的轻重分化的说法相信有很大的用处。

三 有关声调的部分

汉语是举世闻名的声调语言。齐永明（公元483）以前，我们还没曾发现有平上去入四声的记载。汉字声调的客观事实，应该是古来就有的。不过古之声调和后之声调不论从调类和调值来说，都应该是有所不同的。最明显的莫过于入声。清代古代音学家如戴震、孔广森都主张上古有阴阳入三声之说。这是自区别韵尾的不同情况而言的：

阴声韵 —— 开尾或高元音尾

阳声韵 —— 鼻音韵尾

入声韵 —— 塞音韵尾

似乎上举的三声，都可以读成三调：平、上、去。入声分为三调，今广州方言尚有其例，可为参证。

段玉裁提出去声备于魏晋的见解，这是承袭顾炎武梁天监（公元502）以前祭泰夬废四韵还与入声（尚有 -t 韵尾）为韵的余绪。[①]

在《切韵》反切异文里，我们恰恰看到下面这些重要的材料：

---

①段玉裁之说见《六书音均表》（附在所著《说文解字注》之后）。顾炎武《音论》云："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监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若有界限，绝不相通。是知：四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

	軷	祋	藾	匃	餲
去声泰:	薄盖	丁外	落盖	古盖	於盖
	puɔiʔ	tuɔiʔ	lɔiʔ	kɔiʔ	ɔiʔ
入声曷:	薄葛	多括	力末	古达	於曷
	puɔt	tuɔt	lɔt	kɔt	ɔt

	鷩	綴	蜕	餯	晢	掣	蕝	訐	偈
去声祭:	必袂	陟制	习芮	丑势	职例	尺制	子芮	居历	渠例
	pieiʔ	ȶieiʔ	ziueiʔ	ȶʻieiʔ	tɕieiʔ	tɕʻieiʔ	tsiueiʔ	kieiʔ	gieiʔ
入声薛:	卑灭	丁劣	翼雪	丑列	旨热	尺折	子悦	居谒	渠烈
	piet	ȶiei	jiuet	ȶʻiet	tɕiet	tɕʻiet	tsiuet	kiet	giet

	鱖	璏
去声废:	居卫	为劌
	kiuaiʔ	ɣiuaiʔ
入声月:	居月	王伐
	kiuat	ɣiuat

上面这些一字两读和今闽南方言的文白两读颇为近似。请比较：

	獭	辣	撒	割	喝	八	瞎	鳖	裂	薛	舌	袜	橛	月
文：	tʻat	lat	sat	kat	hat	pat	hat	piat	liat	siat	siat	buat	kuat	guat
白：	tʻuaʔ	luaʔ	suat	kuaʔ	huaʔ	pueʔ	kʻueʔ	piʔ	liʔ	siʔ	tsiʔ	beʔ	keʔ	geʔ

据此，我们何妨以今例古，认为中古《切韵》音系蟹摄的四个独立去声韵——祭、泰、夬、废，乃是山摄入声薛、曷（末）、辖、月轻尾 [-t] 重调（假定为降调 51）的说话音。已故语言学家陆志韦先生为着要解释《切韵》四个独立去声韵的何以出现，曾设想上古有个第五音以为其演变的根据（说详陆志韦著《古音说略》有关上古声调部分）。现在看来，上古既没有这样的事实，也就无需作这样的解释。用文白异读来分析这个问题，岂不更现实更亲切？

中古《切韵》系统入声 -p / -t / -k 分承鼻尾 -m / -n / -ŋ 。上古好像不全是这样的。上面所举的蟹摄独立去声韵与山摄入声两读的材料，已够说明部分的问题。现在我们再举另外一些又音材料，以资参考：

	比	质	跮	出	帅
去声至：	婢四	陟利	丑利	尺类	所类
	bi	ȶi	ȶʻi	tɕʻiui	ʃiui

入声质：	扶必	之日	丑慄	尺律	所律
	bit	tɕit	ʈʻit	tɕʻiut	ʃiut

	怫		孛	埭	扢
去声未：	扶沸	去声队（代）：	薄背	他蟦	公礙
	viuəi		buɔi	tʻuɔi	kəi
入声物：	扶物	入声没：	蒲没	他没	下没
	viuət		buət	tuət	ɦət

	闭	切	契
去声霁：	博计	七计	苦计
	pe	tsʻe	kʻe
入声屑：	方结	千结	苦结
	pet	tsʻet	kʻet

	慔	度	错	酢
去声暮：	莫故	徒故	仓故	在故
	mo	do	tsʻo	dzo
入声铎：	亡各	徒各	七各	在各
	mɔk	dɔk	tsʻɔ	dzɔk

	著		约		画
去声御：	张虑	去声笑：	於笑	去声卦：	胡卦
	ʈiɯ		ieu		ɦuai
入声药：	张略	入声药：	於略	入声麦：	胡麦
	ʈiɔk		iɔk		ɦuɐk

	炙	射	惜	藉
去声祃三：	之夜	食夜	资夜	慈夜
	tɕia	ʑia	tsia	dzia
入声昔：	之石	食亦	资亦	慈亦
	tɕiek	ʑiek	tsiek	dziek

	爆	鞄
去声效：	博教	防孝
	pau	bau
入声觉：	普驳	普角
	p'ɒk	p'ɒk

	告
去声号：	古到
	kɔu
入声沃：	古沃
	kuk

	逗	激
去声啸：	都叫	古竅
	teu	keu
入声锡：	都历	古历
	tek	kek

	数
去声遇：	色句
	ʃiuo
入声觉：	所角
	ʃɔk

	足
去声遇：	子句
	tsiuo
入声烛：	资欲
	tsiuk

	副
去声宥：	敷救
	p'ɦiou
入声职：	芳逼
	p'ik

	覆	复	缪	戮	祝	宿	囿
去声宥（幼）：	敷救	扶富	靡幼	力救	职救	息救	尤救
	p'ɦiou	viou	miəu	liou	tɕiou	siou	ɤiou
入声屋三：	敷福	房六	武陆	力竹	之育	息逐	於六
	p'ɦiok	viok	miok	liok	tɕiok	siok	iok

	植	值
去声志（至）：	直吏	火季
	diə	hiui
入声职：	市力	摩逼
	dʑik	hiuik

	易	绩	刺
去声寘：	以豉	紫智	七赐
	jie	tsie	ts'ie
入声昔：	以益	子惜	七迹
	jiek	tsiek	tsiek

上举的去、入两读可以勘出中古 [-k] [-t] 两类入声与开尾或 [-i] [-u] 尾关系较密，同 [-ŋ] [-n] 联系较少。但是到了 [-p] 尾，反而和 [-m] 尾紧密联系起来了。请看：

	偶	傝	敜	厌
去声：	五绀	他绀	丁念	於艳
	ŋɔm	t'ɔm	tem	iem
入声：	五盍	吐盍	丁頰	於叶
	ŋɔp	t'ɔp	tep	iep

这些又音材料，使我们清楚了一个历史语音的事实，即《诗经•秦风•小戎》次章为什么"中、骖、合、軜、邑、念"能押韵，"中、骖、念"上古在侵部 [-um]，"合、軜、邑"上古在缉部 [-up]，会不会 [-up] 出于 [-um] 的去声？

今闽北邵武建宁两地方言读上古"缉、盍"两部入声字为鼻音尾，可以和上述一点互相证明：

	乏	搭	纳	压	湿	杂	插	夹	接	急
邵武：	fan	tan	non	an	çin	t'on	t'an	kan	tsien	kon
建宁：	fan	tam	nam	am	sim	t'am	t'am	kam	tsiam	kim

章炳麟《国故论衡》中有论古代韵值的部分，也提到："夫泰至队者，阴声去入韵也；缉盍者，阳声去入韵也。入声近他国所谓促音，而中土入声可舒可促。舒而为去，收声属阴声则为阴，收声属阳声则为阳。阴声皆收喉，故入声收喉者丽阴声；阳声有收唇收舌，故入声收唇者丽阳声。缉盍收唇也，舒为侵谈去声，其收唇犹如故。以是与侵谈同居。泰队至皆有入声，舒其入声归泰队至，犹故收喉，而不与寒谆真同收，以是不与寒谆真同居。"章氏把缉盍算为阳声（鼻音尾）去入韵，认为与侵谈 （ -m ） 同居。揣章氏之意，似乎缉盍与侵谈同为收唇音 [-m]，所不同者，侵谈为平上韵，而缉盍为去入韵。

准此，则《诗经•秦风•小戎》次章之 "合、軜、邑"能与 "中、骖、念"为韵，今福建闽北邵武建宁还读《切韵》 [-p] 入声为 [-m]（或 [-n]），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由此可见，反切异文，一字两读，确是研究汉语音韵发展的绝好材料。这种材料出于古人长期的积累，在新音旧音书音话音发生矛盾的时候，往往姑存其旧，突出其新。这是被语言之社会的、历史的性质所决定的。音韵做为语言的物质外壳，其由旧质过渡到新质，行程是缓慢的，更不是用废除昨天的代之以今天的办法去实行。因此，新音旧音书音话音甚至方音国音往往有一时互存的现象。所有这些，反切异文，都给我们储存了有用的材料。

反切异文的最大效用还在于它能帮助我们理解一音为什么能有四等？在

于它能帮助我们发现声韵之间的矛盾，不论洪音或细音，都有重声轻韵或轻声重韵的分化，而分了之后，又合成一韵。

最后用一个 “欿”字的几个两两成对的反切来回答“一音为什么能分四等”的问题以为本文的结束[①]：

欿 [hum¹]	洪音	重声轻韵 “火含反” həm（咸开一平覃晓）
		轻声重韵 “许咸反” ham（咸开二平咸晓）
	细音	轻声重韵 “丘严切” ˈk'iam（咸开三平严溪）
		重声轻韵 （切语缺） hiem（咸开三平盐晓重三）
		轻声重韵 “火占切” ˈxiem（咸开三平盐晓重四）
		重声轻韵 “许兼反” hem（咸开四平添晓）

原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1年1期

①凡称“切”据《集韵》增加。

轻清重浊的划分是等韵之学的滥觞

一

宋本《广韵》卷末所附的《辩四声轻清重浊法》一表，不知何人所撰。就所用切语称“反”而言，它的时代大约和王仁煦的《刊缪补缺切韵》差不多。王念孙校隋曹宪《博雅音》卷二“尻也”条下云：“案反切之名，自南北朝以上皆谓之反，孙缅《唐韵》则谓之切。唐元度《九经字样·序》云：‘声韵谨依《开元文字》，避以反言’是则变反言切，始自开元。”开元共有三十八年。姑以开元二十年（公元733）为断限，上距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作于中宗复国之年公元705年，相差只有二十八年。

1930年罗常培先生在清华大学写了《中国音韵沿革讲义》时提到：“又有《辩字四声轻清重浊法》，以进、珍、陈、椿、弘、龟、员、禋、孚、邻、从、峰、江、降、妃、伊、微、家、施、民、同等为轻清；以之、真、辰、洪、春、谆、朱、殷、伦、风、松、飞、夫、分、其、杭、衣、眉、无、文、傍等为重浊：其悠谬，尤不可究诘矣。”1984年9月唐兰先生写了《论唐末以前韵学家所谓的“轻重”和“清浊” 》一文，才提出和罗常培先生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篇《辩四声轻清重浊法》里面“保留了等韵学发明以前音韵学家的分类法，传写固有错乱，著书的人分配得也许本不很精密，但从宋以来，这批材料，一直被埋没了，这是很可惜的。”（见1948年12月前《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文学院第二种）

我们基本上同意唐先生的看法，不认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果真是“悠谬不可究诘”的。经采用两两对照和依例补字的结果，这篇《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居然成为条理清楚、秩序井然、明白易晓的东西。只是这里所说的“清浊”和后人所理解的“清浊”概念完全不一样罢了。

二

现在列四声轻清重浊对照表于下。为例凡四：

1. 先分平声上、平声下，上声，去声，入声五部分；
2. 各部分皆列轻清于上，重浊于下，两两相对；
3. 无偶有独之字均援无独有偶之例补全，加括号为识；
4. 切语明显有误者，依《广韵》校正之（个别用《集韵》）。

平声上

清	琎	珍	陈	椿	弘	龟	员	禋	孚	邻	从	峰
	将邻	陟邻	直邻	敕伦	户肱	居追	王权	於邻	抚夫	力珍	疾容	敷容
浊	（遵）	真	辰	春	洪	（归）	（园）	殷	夫	伦	松	风
	将伦	只人	食邻	昌伦	户公	举韦	雨元	於斤	甫于	力迍	详容	方隆

清	江	降	妃	伊	微	家	施	民	同	（脂）	（屯）	（株）
	古双	下江	芳非	於脂[1]	无非	古牙	式支	弥邻	徒红[2]	章移	陟纶	陟输
浊	（冈）	杭	飞	衣	眉	（姑）	（尸）	文	（彤）	之	谆	朱
	古郎	户郎	匪肥	於机	武悲	古胡	式脂	武分	徒冬	职而	章伦	章俱[3]

清	（芬）	（耆）	（牟）	（庞）
	抚文	渠脂	莫浮	薄江
浊	分	其	无	傍
	府文	巨之	武夫	步光

平声下

清	清	仙	砧	娘	绵	朝	紬	幽	墙	笺	愆	衫
	七情	相然	知林	女良	弥鞭	知遥	直流	於虬	疾羊	则前[4]	去乾	所衔[5]

① "脂"字原作於之反，今正。
②依去声"宋"轻清，"送"重浊成例，这里"同"字应改列重浊。
③ "朱"字原误"之余反"，今正。
④原上下倒置，今据例校正。
⑤ "衫"原误所从反，今正。

浊	青	先	针	瓤	眠	昭	詶	忧	详	(煎)	(牵)	三
	仓经	苏前	职淫	汝羊	莫边	止遥	市州	於牛	似羊	子仙	苦坚	苏甘

清	名	并	轻	倾	微	翘	璇	晴	羌	(豫)	(芳)	(邅)	(钱)
	武并	府盈	去盈	去营	古尧[1]	渠遥	似缘	疾精	去羊	丑缘	敷方	张连	昨仙
浊	明	兵	卿	(铿)	娇	(乔)	沿	饧	匡	川	坊	毡	泉
	武兵	补萦	去京	口茎	举乔	巨娇	与青	徐盈	去王	昌青	府良	诸延	聚缘

上声

清	丑	饼	冢	煼	昶	丈	炅	豕	鄙	迩	敢	梗
	敕柳	必茗	知勇	初爪[2]	敕两	直两	久永	式视	方美	儿氏[3]	古览	古杏
浊	(丑)	(丙)	(肿)	(草)	(敞)	(上)	(矿)	始	比	(狔)	感	耿
	昌九	兵永	之陇	采老	昌两	时掌	古猛	诗止	卑履	女氏	古禫	古幸

清	皿	起	美	紧	畎	免	杏	氏	旨	(抚)	(尽)	(湑)
	武永	墟里	无鄙	居忍	古泫	无兖	何梗	匙纸[4]	职雉	芳武	词忍	私吕
浊	猛	岂	尾	谨	卷	晚	幸	舓	止	甫	引	鼠
	莫幸	气几	无匪	居隐	居转	无远	何耿	神旨	诸市	方主	余轸[5]	舒吕

清	(女)	(有)	(纺)	(履)	(紫)	(俟)
	尼吕	云久	妃两	力几	将此	床史
浊	汝	雨	仿	里	姊[6]	柿
	如与	于矩	方两	良已	将几	锄里

去声

清	魅	怏	避	譬	臂	赴	惠	弊	肺	浚	绢	宋
	美秘	苦夬	婢义	匹义	卑义	抚遇	胡桂	毗计	芳废[7]	私闰	古面[8]	苏统

①原上下倒置，今据例校正。
②“煼”字原误昌狡反，今正。
③原上下倒置，今据例校正。
④“氏”字原误匙止反，今正。
⑤“引”字原误於轸反，今正。
⑥“姊”字原误将已反，今正。
⑦“肺”字原误芳昧反，今正。
⑧“绢”字原误去面反，今正。

浊	味	蒯	（被）	（帔）	（贲）	赋	卫	（旆）	废	舜	眷	送
	无沸	苦块	平义	披义	彼义	府遇	羽制	蒲盖	方袂	舒闰	几倦	苏弄

清	坏	怪	替	至	县	甑	济	字	四	（缒）	(利)	滞
	坏怪	古坏	他计	之利	玄绚	子孕	子计	疾置[1]	思二	驰伪	力至	直例
浊	会	脍	态	志	(瑗)	(证)	再	寺	伺	瑞	吏	誓
	胡外	古兑	他代	之吏[2]	王眷	诸应	作代	辞吏	相吏	是伪	力置[3]	时制

清	（妙）	（猭）
	弥笑	丑态
浊	庙	钏
	苗召	川绢

清	格	角	岳	邈	学	匹	必	穴	荚	薛	籍	悉	一
	古陌	古岳	五角	莫角	户角	譬吉	卑吉	胡决	古穴	思列	秦昔	息七	於质
浊	（隔）	阁	鄂	莫	鹤	（拂）	（笔）	（搰）	（骨）	（雪）	（席）	(恤)	（乙）
	古核	古洛	五各	忙各	下各	普密	鄙密	户骨	古忽	相绝	祥易	辛聿	於笔

清	掷[4]	（剥）	（吉）	(黜)
	直炙	北角	居质	丑律
浊	射	博	讫	出
	食亦	补各	居乞[5]	尺律

① “字”字原误疾四反，今正。
② “志”字原误之利反，与“至”之利反无别，无以比较，今正。
③ “吏”字原误力值反，今正。
④ “掷”字原误雉戟反，今正。
⑤ “讫”字原误居乙反，今正。

三

看了上面这个四声轻清、重浊对照表，我们认识到它的基本原则是：声同韵异辨在韵（共时的）；韵同声异辨在声（贯时的），举凡音韵学上——特别是等韵学上可以互相区别的一对对，如一等与二等，一等与四等，二等与三等，重唇与轻唇，舌头与舌上，开口与合口，乃至（语音学上的）送气、不送气，塞擦音与擦音等等，皆无一不可以轻清重浊分辨之。

陆法言《切韵•自叙》有云："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涉重浊。……又支章移　脂旨夷　鱼语居　虞遇俱共为一韵，先苏前　仙相然　尤于求　侯胡沟，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这里提出的轻清、重浊之辨，自来颇为费解，今若参考上表所列和下表所分，便知其中底细，原可了如指掌（下表凡切语称"切"的都是据例补上的字，与原文本有的字称"反"互相区别开来）。

（一）关于开口与合口之辨

开口轻清	合口重浊
邻　力珍反　lin^1	伦　力迍反　liun^1
珒　将邻反　tsin^1	遵　将伦切　tsiun^1
羌　去羊反　khiɒŋ^1	匡　去王反　khiuɒŋ^1
钱　昨仙切　dzien^1	泉　聚缘反　dziuen^1
蹇　九辇切　kien^1	卷　居转反　kiuen^2
薛　思列反　siet^4	雪　向绝切　siuet^4
悉　息七反　sit^4	恤　辛聿切　siut^4

（二）关于四等之辨

二等轻清			一等重浊		
江	古双反	kɔŋ^{1}	冈	古郎切	kɒŋ^{1}
降	下江反	ɦɔŋ^{1}	杭	户郎切	ɦɒŋ^{1}
家	古牙反	ka^{1}	姑	古胡切	ko^{1}
衫	所衔反	ʃam^{1}	三	苏甘切	sɒm^{1}
庞	薄江切	bɔŋ^{1}	傍	步光反	bɒŋ^{1}
煼	初狡反	tʃhau^{2}	草	才老切	tahou^{2}
坏	怀怪反	huei^{3}	会	胡外反	huoi^{3}
怪	古坏反	kuei^{3}	脍	古兑反	kuoi^{3}
角	古岳反	kɔk^{4}	阁	古洛反	kɒk^{4}
岳	五角反	ŋɔk^{4}	鄂	五各反	ŋɒk^{4}
邈	莫角反	mɔk^{4}	莫	忙各反	mɒk^{4}
学	户角反	ɦɔk^{4}	鹤	下各反	ɦɒk^{4}
四等轻清			一等重浊		
替	他计反	the^{3}	态	他代反	thəi^{3}
济	子计反	tse^{3}	再	作代反	tsəi^{3}
三等轻清			一等重浊		
倾	去营反	khiueŋ^{1}	铿	口茎切	kheŋ^{1}
皿	武永反	miaŋ^{2}	猛	莫幸反	maŋ^{2}
炅	九永反	kiuaŋ^{1}	矿	古猛切	kuaŋ^{2}
三开轻清			四开重浊		
清	七情反	tshieŋ^{1}	清	仓经反	tsheŋ^{1}
绵	弥鞭反	mien^{1}	眠	莫边反	men^{1}
仙	然将反	sien^{1}	先	苏前反	sen^{1}
煎	子仙切	tsien^{1}	笺	则前反	tsen^{1}
娇	举乔反	kieu^{1}	徼	古尧反	keu^{1}
茨	去前反	khien^{1}	牵	苦坚反	khen^{1}

四合轻清			三合重浊		
畎	古泫反	kuen^{2}	卷	居转反	kiuen^{2}
惠	胡桂反	ɦue^{3}	卫	羽制反	riueiʔ^{3}
县	玄绚反	ɦuen^{3}	瑗	王眷反	ɦiuen^{3}
洯	古穴反	kuet^{4}	桔	居聿反	kiuit^{4}
穴	胡决反	ɦuet^{4}	扻	于笔切	ɦiuit^{4}

（三）关于声组之辩

敷组轻清			非组重浊		
孚	扶夫反	fhiuo^{1}	夫	甫于反	fiuo^{1}
峰	敷容反	fhiuŋ^{1}	风	方隆反	fioŋ^{1}
妃	芳非反	fhiuəi^{1}	飞	匪肥反	fiuəi^{1}
芬	抚文切	fhiuən^{1}	分	府文反	fiuən^{1}
芳	敷方切	fhiuɒŋ^{1}	坊	府良反	fiuɒŋ^{1}
抚	芳武切	fhiuo^{2}	甫	方主反	fiuo^{2}
纺	妃两切	fhiuɒŋ^{2}	仿	方两反	fiuɒŋ^{2}
赴	抚遇反	fhiuo^{3}	赋	府遇反	fiuo^{3}
肺	芳废反	fhiuaiʔ^{3}	废	方肺反	fiuaiʔ^{3}
知组轻清			章组重浊		
珍	陟邻反	ʈin^{1}	真	只人反	tɕin^{1}
屯	陟纶切	ʈiun^{1}	谆	章伦反	tɕiun^{1}
株	陟输切	ʈiuo^{1}	朱	之于反	tɕiuo^{1}
砧	知林反	ʈim^{1}	针	职淫反	tɕim^{1}
朝	遥知反	ʈieu^{1}	昭	止遥反	tɕieu^{1}
邅	张连切	ʈien^{1}	毡	诸延反	tɕien^{1}
冢	知勇反	ʈiuŋ	肿	之陇切	tɕiuŋ^{2}
彻组轻清			昌组重浊		
椿	敕伦反	ʈhiun^{1}	春	昌伦反	tɕhiun^{1}
猭	丑缘切	ʈhiuen^{1}	川	昌专反	tɕhiuen^{1}
昶	敕两反	ʈhiɒŋ^{2}	敞	昌两切	tɕhiɒŋ^{2}

丑	敕柳反	ʈhiou^{2}	丑	昌九切	tɕhiou^{2}
猭	丑恋切	ʈhiuen^{3}	钏	绢川反	tɕhiuen^{3}
黜	丑律切	ʈhiut^{4}	出	赤律反	tɕhiut^{4}
澄纽轻清			船禅纽重浊		
陈	直邻反	ɖin^{1}	辰	食林反	ʑin^{1}
紬	直流反	ɖiou^{1}	詶	市州反	dʑiou^{1}
丈	直两反	ɖioŋ^{2}	上	时掌反	dʑioŋ^{2}
缒	驰伪切	ɖiue^{3}	瑞	是伪反	dʑiue^{3}
滞	直例切	ɖieʔ^{3}	誓	时制反	dʑieʔ^{3}
掷	直炙反	ɖiek^{4}	射	食亦切	dʑiek^{4}
泥纽轻清			日纽重浊		
娘	女良反	nioŋ^{1}	穰	汝羊反	ȵioŋ^{1}
狔	女氏切	nje^{2}ɱ	迩	儿氏反	ȵie^{2}
女	尼吕切	niɯ^{2}	汝	如与反	ȵiɯ^{2}
从纽轻清			邪纽重浊		
从	疾容反	dziuŋ^{1}	松	详容反	ziuŋ^{1}
墙	疾羊反	dzioŋ^{1}	详	伊羊反	zioŋ^{1}
晴	疾清反	dzieŋ^{1}	饧	徐盈反	zieŋ^{1}
字	疾置反	dziə^{3}	寺	辞吏反	ziə^{3}
籍	秦昔反	dziek^{4}	席	详易切	ziek^{4}
邪纽轻清			以纽重浊		
璇	伊缘反	ziuen^{1}	沿	与专反	jiuen^{1}
尽	词忍切	ziun^{2}	引	余轸反	jin^{2}
俟纽轻清			崇纽重浊		
俟	床史切	ʒiə^{2}	柿	锄里反	dʒiə^{2}
精纽轻清			章纽重浊		
浚	私闰反	siun^{3}	舜	舒闰反	ɕiun^{3}
湑	私吕切	siɯ^{2}	鼠	舒吕反	ɕiɯ^{2}
甑	子孕反	tsiŋ^{3}	证	猪应切	tɕiŋ^{3}

（四）关于重纽之辨

重四轻清			重三重浊		
翘	渠遥反	gieu^{1}	乔	巨娇切	gieu^{1}
绢	吉缘反	kjwen^{3}	眷	几倦反	kiuen^{3}
妙	弥笑切	mjeu^{3}	庙	苗召反	mieu^{3}
避	婢义反	bje^{3}	被	平义切	bie^{3}
譬	匹义反	phje^{3}	帔	披义切	phie^{3}
臂	卑义反	pje^{1}	贲	彼义切	pie^{3}
鄙	方美反	pji^{4}	比	卑履反	pi^{2}
必	卑吉反	pjit^{4}	笔	鄙密切	pit^{4}
匹	譬吉反	phjit^{4}	拂	普密切	phit^{4}
一	於质反	øjit^{4}	乙	於笔切	øit^{4}

（五）关于重韵之辩

1.一等

登合轻清			东韵重浊		
弘	户肱反	huəŋ^{1}	洪	户公反	hoŋ^{1}
冬类轻清			东类重浊		
彤	徒冬切	duŋ^{1}	同	徒红反	doŋ^{1}
宋	苏统反	suŋ^{3}	送	苏弄反	soŋ^{3}
谈类轻清			覃类重浊		
敢	古览反	kɒm^{2}	感	古禫切	kəm^{2}

2.二等

庚类轻清			耕类重浊		
梗	古杏反	kaŋ^{2}	耿	古幸反	kɐŋ^{2}
杏	何梗反	haŋ	杏	何耿反	ɦɐŋ^{2}
格	古陌反	kak^{4}	隔	古核切	kɐk^{4}
夬韵轻清			怪韵重浊		
快	苦夬反	khuaiʔ^{3}	蒯	苦坏反	khuɐi^{3}

3.三等

寅类韵轻清			子类韵重浊		
眉	武悲反	mi^{1}	微	无非反	ɱiuəi^{1}
民	弥邻反	min^{1}	文	武分反	ɱiuən^{1}
美	无鄙反	mi^{2}	尾	无匪反	ɱiuəi^{2}
免	无兖反	mien^{2}	晚	无远反	ɱiuəi^{2}
魅	美秘反	mi^{3}	味	无沸反	ɱiuəi^{3}
龟	居追反	kiui^{1}	归	举韦切	kiuəi^{1}
紧	居忍反	kin^{2}	谨	居隐反	kiən^{2}
员	王权反	ɦiuen^{1}	园	元雨切	ɦiuan^{1}
伊	於脂反	øi^{1}	衣	於机反	øiəi^{1}
禋	於邻反	øin^{1}	殷	於斤反	øiən^{1}
吉	居质切	kit^{4}	讫	居乞反	kiət^{4}
支类轻清			脂类重浊		
施	式支反	ɕie^{1}	尸	式脂反	ɕi^{1}
氏	匙纸反	dʑie^{2}	舐	神旨反	dʑi^{2}
紫	将此反	tsie^{2}	姐	将几反	tsi^{2}
脂类轻清			之类重浊		
脂	旨夷切	tɕi^{1}	之	职而反	tɕiə^{1}
耆	渠脂切	gi^{1}	其	巨之反	giə^{1}
旨	职雉反	tɕi^{2}	止	诸市反	tɕiə^{2}
豕	式是反	ci^{2}	始	诗止反	ɕiə^{2}
履	力几反	li^{2}	里	己良反	liə^{2}
至	之利反	tɕi^{3}	志	之吏反	tɕiə^{3}
四	思二反	si^{3}	伺	相吏反	siə^{3}
二	而至反	ni^{3}	刵	仍吏反	niə^{3}
利	力至反	li^{3}	吏	力置反	liə^{3}
之类轻清			微类重浊		
起	墟里反	khiə^{2}	岂	气几反	khiəi^{2}
清类轻清			庚三重浊		
并	府盈反	pieŋ^{1}	兵	补荣反	piaŋ^{1}
名	武并反	mieŋ^{1}	明	武兵反	miaŋ^{1}
轻	去盈反	khieŋ^{1}	卿	去京反	kiaŋ^{1}

饼 必茗反 pieŋ²	丙 兵永反 piaŋ¹
幽韵轻清	尤韵重浊
幽 於虬反 øiəu	忧 於牛反 øiou
尤类轻清	虞类重浊
谋 莫浮切 miou¹ 有 云久切 ɦiou²	无 武夫反 miuo² 雨 于矩反 ɦiuo²

四

由此可见，轻清重浊完全是两两比较出来的东西。例如在二等与一等相对的情况下，二等是轻清，一等是重浊（降/杭）。但在三等与二等相对的情况下，却是三等轻清，二等重浊（皿/猛）。又在四等与一等相对的情况下，四等是轻清，一等是重浊（替/态）；而在开口三、四等对比的情况下，却又是三等轻清四等重浊（仙/先）；而合口又适得其反（惠/卫）。

根据我们对《切韵》音的拟测，则四等之间的互相比较，不难发现：

开口不具韵头 u-，合口则具韵头 u-，u 是后高元音。

一等是较后或较低的元音，如“杭”[ɦɒŋ¹]

二等是较前或较高的元音，如“降”[ɦɔŋ¹]

三等是有韵头 i-的细音，如“仙”[sien¹]

四等是不具韵头i-前半高元音，如“先”[sen]

同是一等，登合轻清，东类重浊 [宏 ɦuəŋ¹/ 洪 ɦoŋ¹] o 较 ə 为后，冬类轻清，东类重浊 [宋 suŋ³/ 洪 soŋ³] 。o 较 u 为低。

同是二等，庚类轻清，耕类重浊。如 [杏 ɦaŋ¹/ 幸 ɦɐŋ¹] ，ɐ 较 a 为后。

同为三等，支清脂浊，[ie / i（ei）] iei 比 ie 多了一个韵尾 -i ；脂清之浊 [i（ei）/ iə] 主元音 ə 比 e 舌位较落后；之清微浊。[iə / iəi] iəi比 iə 多了一个韵尾 -i，清清庚浊 [ieŋ / iaŋ] 主元音 a 比 e 舌位低；幽清尤浊 [iəu / iou]，主元音 o 比ə较后；尤清虞浊 [iou / iuo] 前者开口轻清，后者合口重浊。

由此观之，凡声同韵异者辨在韵，这是偏于共时的语音现象的分析。不难看出，凡言清者主元音舌位都较前较高，言浊者主元音舌位都较后较低。

关于重纽：四等为清，三等为浊。如 [绢 kjwen³/ 卷 kiuen³] 韵头 iu 比

jw 为低。

至于知组清，章组浊；泥母清，日母浊，都是发音简单者为清，复杂者为浊。t th d n 比 tɕ tɕh dʑ ȵ 当然少了一道摩擦的手续。

而由于知清章浊，更使我们明确一点，声母的比较，带有显著的贯时的语音演变的色彩。章组出于知组，至今临川方言还有其残迹，如“川”字读[thuan]。

但对于《辩四声轻清重浊法》的看法，我们和唐先生到底还有不尽一致的地方，这就是唐先生认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和《切韵》是属于不同的两个音系，主要的根据是支脂之的切语已经大相混杂了。我们认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在支脂之分别上反语之所以混杂是出于后人传抄失误。明显的例子是“至”作之利反，“志”也作之利反。如果承认至、志同读之利反，那便是完全同音，为什么还能提出来作轻清重浊之辨的范例呢？既然“至”在轻清，“志”在重浊，则其反语应如《切韵》一作之利反、一作之吏反才是。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辩四声轻清重浊法》是根据《切韵》进行一番分析比较之后的副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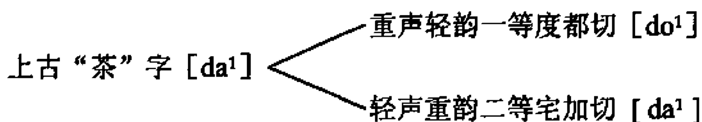
又根据《辩四声轻清重浊法》举凡重纽重韵之分，都无不与《切韵》所载者相同，尤足证明《辩四声轻清重浊法》确是《切韵》音系同流的作品。

五

自“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以来的四五年间，我们所提交给年会的论文无例外的都坚持一点，《切韵》所列四声各韵，都是可以互相区别的，都是可以宣诸唇吻的[①]。现在看到这个《辩四声轻清重浊法》之剖析入微，与《切韵》的分部几乎同出一辙，就愈益加强我们对于所坚持的论点的信心。

中古的《切韵》从上古的《诗韵》演变而来的，我们在《从诗音到切韵》一篇论文里[②]，对于上古一个音到中古何以会分为四等的问题，曾详加分析并试为解答。总的来说是不论洪音或细音，皆因声或韵所侧重者不同，则发生重声轻韵或轻声重韵两种不同的分化。这在中古一字两读的例子里看得更清楚。如：

① 见 1982 年第 3 期《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拙作《切韵性质的探讨》。
② 见 1984 年第 1 期《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拙作《从诗音到切韵》。



经过比较，我们发现：

（1）中古等韵图里的一等和四等，都属于洪音的重声轻韵；二等是和它们相对的轻声重韵；

（2）中古三等是必具韵头 i- 的细音。这种细音里也具有重声轻韵和轻声重韵两种类型。两者有的还留有痕迹，如脂与微、祭与废、仙与元等等。但又分中有合，形成倚轻倚重的局面。有的不留显著痕迹，即把两者平列于一韵之中，如钟、肿、用、烛等等。

我们所探索的这些东西，令人高兴的是现在居然在《辩四声轻清重浊法》里找到了下面这些重要的根据：

《辩四声轻清重浊法》		《从诗音到切韵》	
轻清	重浊	轻声重韵	重声轻韵
二等	一等	二等	一等
三等开	四等开	三等开	四等开
重纽四	重纽三	重纽四	重纽三
三等寅	三等子	三等寅	三等子
三等知组	三等章组	三等知组	三等章组

上列五条，前三条比较容易理解，可以不加说明；至于后两条就非稍费笔墨不可了：

三等寅何以称为轻清，三等子何以称为重浊，这和我们所谓三等寅韵为轻声重韵和三等子韵为重韵轻声，这里面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我们认为这一条和下一条的知组轻清、章组重浊应该联合起来看，比较可以说明问题：

1.《切韵》子类韵今但存唇牙喉声纽，即帮、滂、并、明、见、溪、群、疑、晓、影、云等十一纽。试问其本有的舌、齿音今往何处去呢？今就假摄三等只具舌、齿音（章、精两组）不具唇、牙、喉和庚类三等只具唇、牙、喉尚缺舌、齿一节而言，两相补足，便知此类三等原是五音俱足（帮、章、精、见、影），今《辩四声轻清重浊法》子韵与章组恰同在重浊之中，似乎不

是偶然的巧合。

2.《切韵》重纽四等是重声轻韵的独立四等韵的反面轻声重韵。这种重纽四等只限于唇、牙、喉三组声母，其余应有的舌、齿音知、庄两组被韵图家一置于假二等（庄组），一置于三等（知组）。知组既被列为轻清，章组自然要列为四等重浊了。

3. 事实上后面两条一定要结合第三条重纽四等为轻清与重纽三等为重浊那一条一起来考虑，问题就清楚得多了。

4.《切韵》三等韵声组之所以会有那么多，事实是汇合了细音的重声轻韵和轻声重韵的双方舌、齿音声组的总和。我们今天研究《切韵》三等韵，一定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不但脂、微、真、文，（质、物），仙、元，（薛、月），祭、废、盐、严，（叶、业）等截然有分，就是东三（屋三）、钟（烛）、尤、蒸（职）、侵（缉）等也莫不可按声组之不同而一分为二。声组的分配约如下所示：

甲——帮滂并明知彻澄娘来，庄初崇生，见溪群疑，影

乙——（帮滂并明）章书昌禅船邪以日（来）精清从心（见溪群云疑影）

陆法言自叙他的《切韵》是一部“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之作，这是言符其实的。《切韵》四声一百九十三韵，韵韵可分，都是“捃选精切、除削舒缓”的结果。《切韵》是等韵的素材，等韵是《切韵》图表。等韵如《韵镜》、《七音略》分《切韵》为四声四等，声组都以二十三行安排四十个声母，如：

帮滂并明端透定泥见溪群疑精清从心邪影晓匣喻来日

非敷奉微知彻澄娘　　　　照穿床审禅

这里面照组因分置二等三等，故又有照二等（即庄组）、照三等（即章组）之分。所有这些区别，在《辩四声轻清重浊法》里都有反映，因此我们认为《辩四声轻清重浊法》无疑是等韵之学的滥觞。

原载《集美师专学报》1984年第4期

谈谈该死十三元

在我国著名古典小说《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凹晶馆联诗悲寂寞》那里，说的故事是：

“林黛玉和史湘云两个姑娘在贾府大官园中凹晶馆里想要联唱五言排律的诗句，首先考虑要用什么韵呢？于是采用数栏杆直棍多少以定韵的办法。数的结果是十三根。湘云笑道：“偏又是《十三元》了。这个韵可用的少，作排律，只怕牵强不能押韵呢！”

人们不禁要问：1、何谓十三元？为什么这韵可用的少？2、为什么作排律怕牵强不能押韵？现在试为回答于下：

何谓十三元？

古人作诗要凭韵书用韵。元明以来，通行的韵书名叫《平水韵》，就是金代官韵《平水（新刊）韵略》的简称。韵书的通例是：先分四声——平、上、去、入。平声的字特别多，所以占了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声第三卷，去声第四卷，入声第五卷。次分韵目。就《平水韵》而言，例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 平声按次是：东冬江支微鱼虞齐佳灰真文元……上声按次是：董肿讲纸尾语麌荠蟹贿轸吻阮……去声按次是：送宋绛寘未御遇霁卦队震问愿……入声按次是：屋、沃、觉……物月……因为元韵序次在第十三，所以数尽栏杆直棍为十三根，也就是该用上平声第十三的元韵了。（上平声就是平声上卷）

为什么说这个韵可用的少？

《平水韵》十三元这一韵事实上字数也不少，据一本《韵学指南》统计，这一韵有 161 字，异同 41 字。

若说这个韵可用的少，也不尽然。今举杜诗韵用《十三元》的字附录于题下。如古诗：

《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门存昆昏坤璠轩恩温翻奔尊根论骞。

《别李义》：门昆孙温论敦坤存喧奔荪魂昏樽烦源轩恩翻飧痕根吞。

《阆州东楼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县得"昏"字》：存门喧魂昏根樽繁奔吞。

《贻华阳柳少府》：门温奔暾根原翻烦存阍论璠尊孙垣繁喧盆痕村。

《示从孙济》：门孙村萱蕃浑根奔飧论敦。

近体诗如：

《赠虞十五司马》

更在"排律"之列。请看（字下加__者平声，加·者仄声。加 _ 者韵脚）

远师虞秘监，今喜识元孙。
形象丹青逼，家声器宇存。
凄凉怜笔势，浩荡问词源。
爽气金天豁，清谈玉露繁。
伫鸣南岳凤，欲化北溟鲲。
交态知浮俗，儒流不异门。
过逢联客位，日夜倒芳尊。
沙岸风吹叶，云江月上轩。
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辞喧。
书籍终相与，青山隔故园。

用韵倒还自然，不见有牵强之处。即如湘云之"寒塘渡鹤影"黛玉的"冷月葬诗魂"，也堪称警句。

那么，为什么怕十三元牵强不好押韵呢？

十三元一韵之难押，其实不关字数之多少，而在声音之难以捉摸，所以过去科场里要做五言六韵的"试贴诗"或律赋，最怕的是倒霉碰到这一韵，故有"该死十三元"之谚。过去考场中又叫"鬼怕十三元"。

分析十三元的韵字，今读有如下数种（黛玉湘云妙玉三人联吟入韵者字下加+为记）

an ——烦番繁樊藩翻（声母一定是 f）

uan ——樠（声旁和 m- 声母有关系，但本字却没有 m-）

ian ——言掀蹇褰轩蔫焉（声母是 j q x 和零）

üan ——元原源沅袁垣园萱喧暄諠鸳冤轩（声母也是 j q x 零）

en ——奔贲喷歕盆门扪痕根跟垠恩（声母前八字是 b 组，后五字是 g 组）

un ——吞敦屯豚臀昆坤蚀昏棔婚魂温尊蹲村存孙论（没有 b 组声母）

总的说来十三元韵里绝对没有 zh ch sh r 声母。

这一韵何以今音读得这样混乱？原因是由于归并老韵书《广韵》的结果。试看：

			平		上		去		入	
广韵	臻摄	一等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开	合
			痕	魂	狠	混	恨	慁		没
	山摄	三等	元		阮		愿		月	
平水韵			元		阮		愿		月	

关于表上的“山摄”、“臻摄”大体上是个不带介音的大韵母 an 和 en 。“等”大体上是跟声母和介音有关系。如没有 f- 和 zh-j 两组声母的开合呼是一等；有 zh-j 两组的字是二等；有 f 与 zh-j 两组声母的齐撮呼（碰到 zh 组变为开合口）是三等；没有 f-zh 组的是四等。这话说来话长，这里只能这样提一下，读者如有兴趣，将来有机会再详为一谈吧。

《语文园地》1985 年 10 期

建瓯方言初探

一 引言

目前研究汉语方言的人，大都把福建的汉语方言分为闽南话和闽北话两种。闽南话以厦门音为代表，闽北话以福州音为代表。我们认为这种分法是值得研究的：第一，福建的汉语方言、单以厦门福州两地的土腔，是否就可以概括得了；第二，所谓闽北话，是否指的福州话。

依我们的看法，福建的汉语方言应该不只是闽南闽北两种而已。而足以代表闽北话的，也应该是建瓯话而不是福州话。关于福建到底有几种汉语方言这一问题，我们暂时不想讨论它；这里打算先研究闽北话的代表——建瓯方言。

福州话不应该做为闽北话的代表，理由是这样的：

1. 福州位置不在闽北（位置在闽北的是建瓯）。

2. 福州方音和闽北方音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如果拿建瓯方言做闽北方言的代表，那么，福州话和闽北话之间的不同点是显而易见的：

a. 建瓯声母虽然和福州的基本一致，但福州作“柳”[l] 的，到建瓯话音却或作“时”[s] 。例如：

	老	李	卵	聋	鳞	狸	兰	螺
福州：	l	l	l	l	l	l	l	l
建瓯：	s	s	s	s	s	s	s	s

而福州声母作“时”[s] 的，在建瓯话音却或作“莺”[○](阳调类)。例如：

	匙	实	淳	社	成	属	酬	上	舌	绍
福州：	s	s	s	s	s	s	s	s	s	s
建瓯：	○	○	○	○	○	○	○	○	○	○

又福州是“求”[k] 的。建瓯也有变为“莺” [○] 的。例如：

	菰	狗	肣	高
福州：	k	k	k	k
建瓯：	○	○	○	○

b. 建瓯话虽然和福州话一样，把古汉语的 -m -n -ŋ 合并于 -ŋ 。但建瓯的 “园”韵 [yiŋ] 所收的字，在今日北京仍然全部作 -n ，如：恋、分、建、犬、传、全、软、线、远、元、川、轩等是。这种古音痕迹，在福州音里面是没有的。

c. 建瓯有独立的（不能和辅音声母相配 ）“儿”韵 [œ]，福州音里面也没有这个东西。

d. 建瓯好多阳平的字同于上声。例如 “谁”音调全和“水”相同。又福州入声字全部都有 -k ，但建瓯却完全消失了。例如“学习” 福州 xouk－sik ，建瓯 xa－si 。又建瓯有纯入声韵，如“发” [uai]，福州没有。

e. 所用的根词也多有不同。例如：

	我	你	他
福州：	ŋuai	ny	i （伊）
建瓯：	uoi	ni	ky （渠）

根据这些不同，所以我们不同意福州话是闽北话的代表的说法。我们认为，闽北话的代表应该是建瓯话。

建瓯话自来少为语言学界所注意，本文打算先替它做个初步的介绍。但必须声明，作者没有住过建瓯，也绝少和建瓯人接触。现在据以研究的材料只是一本林端才撰的道光庚寅（1830）桂月重鐫的《建瓯八音》（怀古堂藏版）和一本1922年上海圣书公会出版《SÉNG Iŏ̤ CṳING SṲ́》(gūing－năing hŭ gâ̤ tŭ－kióng)。自然，这是非常不够的。好在本文只是“初探”而已，将来我们还要继续钻研下去。

附建瓯方音韵书声母韵目比较表：

1. 声母：

建瓯：	柳	边	求	气	直	坡	他	曾	日	时	莺	问	语	出	非
	l	p	k	k‘	t	p	t‘	ts	n	s	○	m	ŋ	ts‘	x
福州：	柳	边	求	气	低	波	他	曾	日	时	莺	蒙	语	出	喜
	l	p	k	k‘	t	p‘	t‘	ts	n	s	○	m	ŋ	ts‘	x

2. 韵母：

建瓯：时 年 秾 梅 儿 黄 犁 田 园 茄 藏 吴 舍

i iŋ œŋ o œ uaŋ ai aiŋ yiŋ iɔ uoi u ia

福州：之 滨 东 杯 （之） 光 皆 天 （香） 灯 （天） 乖 初孤 遮

i iŋ øyŋ uei （i） uɔŋ ai ieŋ yɔŋ eiŋ ieŋ uai œ u ia

建瓯：正 剑 鱼 脐 油 茅 囷 桐 发 放 茶 峨

iaŋ ie y ɛ iu e ɔŋ oŋ uai uɔŋ a ɔ

福州：惊 鸡 须催（杯） 西 秋 沟 江 春东（欢）（光） 嘉 歌

iaŋ ie y œ uei ɛ iu eu ouŋ uŋ øyŋ uaŋ uɔŋ a ɔ

建瓯：阳 蟠 蛇 人 贩 柴 南 桥 过

iɔŋ uiŋ yɛ ɛiŋ uaiŋ au aŋ iau ua

福州：香 欢 （花） 银 （欢） 交 干 桥 瓜过

yɔŋ uaŋ ua yŋ uaŋ au aŋ yɔ ua uɔ

二 声韵系统

1．声母表：

发音部位 / 发音方法	塞音		塞擦音		擦音		鼻音	边音
	不送气清音	送气清音	不送气清音	送气清音	清	浊	浊	浊
双唇音	p 边	p' 坡					m 问	
舌尖音	t 直	t' 他	ts 曾	ts' 出	s 时		n 入	l 柳
舌根音	k 求	k' 气			x 非	（ɣ）	ŋ 语	
喉音	ʔ 莺							

注：表中所注汉字系《建州八音》原有字母。下面韵母表中注字亦同。

2．韵母表：

	开尾韵							元音尾韵			鼻音尾韵					
开	œ 儿	(u)	a 茶	o 梅	ɔ 蛾	e 茅	ɛ 脐	ai 犁	au 柴	(oi)	œŋ 秾	ɛiŋ 人	aŋ 南	oŋ 桐	ɔŋ 园	aiŋ 田
齐	i 时	iu 油	ia 舍		iɔ 茄	ie 剧			iau 桥		iŋ 年		iaŋ 正		iɔŋ 阳	
合	u 吴		ua 过					uai 发		uoi 麻		uiŋ 蟠	uaŋ 黄		uɔŋ 放	uaiŋ 贩
撮	y 鱼						yɛ 蛇					yiŋ 圆				

3. *声调表*:

调类	阴平	阳平	上声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调值	5 3	3 3	1 1	2 2	5 5	1 3	3 1
例字	支	之	止	志	字	即	集

现在说明各个音位（或音组）的音值在下面：

A. *声母*:

（1） p（边）—— 本地罗马字作 b 。这是双唇不送气清塞音，和北京音的 ㄅ 相同。如北布不白等是。

（2） pʻ（坡）—— 本地罗马字作 p 。这是双唇送气清塞音，和北京的 ㄆ 相同。如破怕皮票等是。

（3） m（问）—— 本地罗马字作 m 。这是双唇鼻音，和北京的 ㄇ 相同。如米面木马等是。

（4） t（直）—— 本地罗马字作 d 。这是舌尖不送气清塞音。舌位比北京的 ㄉ 稍后。如的对待大等是。

（5） tʻ（他）—— 本地罗马字作 t 。这是舌尖送气清塞音。舌位比北京的 ㄊ 稍后。如天推通他等是。

（6） n（日）—— 本地罗马字作 n 。这是舌尖鼻音。舌位比北京的 ㄋ 稍后。如女牛那南等是。

（7） l（柳）—— 本地罗马字作 l 。这是舌尖边音。舌位比北京的 ㄌ 稍后。如力连六来等是。

（8） k（求）—— 本地罗马字作 g 。这是舌根不送气清塞音。开合呼

和北京的 ㄍ 相同；遇齐撮呼则变音质为 c 。如光该今加等是。

（9）k'（气）——本地罗马字作 k 。这是舌根送气清塞音。开合呼和北京的 ㄎ 相同；遇齐撮呼则变音质为 c' 。如刻苦曲气等是。

（10）ŋ（语）—— 本地罗马字作 ng 。这是舌根鼻音。开合呼和北京的（兀）相同；遇齐撮呼则变音质为 ɲ 。如我五鱼业等是。ŋ 在 ai 、ui 、yi 等复合元音后作为附声韵，有容易觉察的摩擦倾向，严式音标应该写为 ɣ̃ 。

（11）x（非）—— 本地罗马字作 h 。这是舌根稍后的清擦音。开合呼和北京的 厂 相同；遇齐撮呼则变音质为 ç 。如婚后谐协等是。

前面所提的送气清塞音 p'、t'、k' 等，严格说来，在开合呼都是 px 、tx 、kx ；在齐撮呼又都变为 pç 、tç 、kç 。

（12）ts（曾）—— 本地罗马字作 c 。这是舌尖前不送气塞擦清音。发音部位比北京的 ㄗ 稍微退后，遇齐撮呼有作 tç 的倾向。如专助情前等是。

（13）ts'（出）—— 本地罗马字作 ch 。这是舌尖前送气塞擦清音。发音部位比北京 ㄘ 稍微退后，遇齐撮呼有作 tç' 的倾向。如草菜七千等是。

（14）s（时）—— 本地罗马字作 s 。这是舌尖前摩擦清音。发音部位比北京的 ㄙ 稍微退后，遇齐撮呼有作 ç 的倾向。如山水先生等是。

（15）O（莺）—— 本地罗马字不写此母。这是形式声母。建瓯没有声母的字，遇开口韵，其起音法用纯元音或用声门阻 [ʔ]，并不一定。如遇齐合撮三呼，或作元音 i- u- y- ，或作半元音 j- w- ɥ- ，也不一定。如人热衣文等是。

B. 韵母：

（1）a（茶）—— 本地罗马字作 a 。这是不圆唇低央元音。和北京的 ㄚ 相同。如巴白加叠等是。

（2）aŋ（南）—— 本地罗马字作 ang 。这是 a + ŋ 的附鼻尾韵。a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ã ，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ãŋ ，和北京的 ㄤ 略有不同。如看南抗念等是。

（3）e（茅）—— 本地罗马字作 e 。这是不圆唇半高偏前的元音。比北京的 ㄝ 舌位较高。如口斗扫叫等是。

（4）ɛ（脐）—— 本地罗马字作 a̤ 。这是不圆唇半低偏前的元音。比北京的 ㄝ 舌位略低。如来格其直等是。

（5）ɛiŋ（人）—— 本地罗马字作 eng 。这是 ɛi + ŋ 的附鼻尾韵。ɛi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ɛ̃ĩ ，而 ŋ 又受 ɛ̃ĩ 的影响变为摩擦的 ɣ̃ ，故本

韵严格应该写为 ẽɪɣ̃ 。如今平人政等是。

（6） o （梅）—— 本地罗马字作 o 。这是半高偏后的圆唇元音。比北京的 ㄛ 舌位较高。本韵在唇音声母后有 uo 的倾向。如雷梯火才等是。

（7） oŋ （桐）—— 本地罗马字作 ong 。这是 o + ŋ 的附鼻尾韵。 o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õ ，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õŋ ，和北京的 一 ㄨ ㄥ 略有不同。如工公同问等是。

（8） ɔ （峨）—— 本地罗马字作 ǫ 。这是半底偏后的圆唇元音。如罗落哥逃等是。

（9） ɔŋ （园）—— 本地罗马字作 ǫng 。这是 ɔ + ŋ 的附鼻尾韵。 ɔ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ɔ̃ ，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ɔ̃ŋ 。如长本江管等是。

（10） œ （儿）—— 本地罗马字作 ę 。这是半低偏前 ɛ 的唇化元音。和北京的儿不同。如儿而耳二等是。

（11） œŋ （秾）—— 本地罗马字作 ęng 。这是半低偏前唇化元音 œ + ŋ 的附鼻尾韵。œ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œ̃ ，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œ̃ŋ 。如龙从兄中等是。

（12） ai （犁）—— 本地罗马字作 ai 。这是 a + i 的复合元音韵。 a 因受到 i 的影响舌位向前移，而 i 又受到 a 的影响舌部略放低。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aɪ。和北京的 ㄞ 相同。如西在八逐等是。

（13） aiŋ （田）—— 本地罗马字作 aing 。这是 ai + ŋ 的附鼻尾韵。 ai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ãĩ ,而 ŋ 又受到 ai 的影响，变为摩擦的 ɣ̃ ，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ãɪɣ̃ 。如丁星板闽等是。

（14） au （柴）—— 本地罗马字作 au 。这是 a + u 的复合元音。 a 因受到 u的影响舌位向后移，并且略有圆化的趋势，而 u 又受到 a 的影响舌部也略放低。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ɒu 。和北京的 ㄠ 不同。如劳了呕柴等是。

（15） i （时）—— 本地罗马字作 i 。这是不圆唇高而又前的元音。和北京的 ㄧ 相同。如橘美知入等是。

（16） iŋ （年）—— 本地罗马字作 ing 。这是 i + ŋ 的附鼻尾韵。 i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韵 ĩ ，而 ŋ 又受到 ĩ 的影响，变为摩擦的 ɣ̃ 。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ĩɣ̃ 。如连展仁仍等是。

（17） ia （舍）—— 本地罗马字作 ia 。这是 i + a 的复合元音。和北京的 ㄧ ㄚ 相同。如赤者也插等是。

（18） iaŋ （正）—— 本地罗马字作 iang 。这是 i + a + ŋ 的复合音，ia 受到 ŋ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ĩã 。而 ŋ 又受到 ĩã 的影响，变为摩擦的 ɣ̃ ，

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ĩãɣ̃,这和北京的ㄧㄤ 略有不同。如平定声焰字等是。

（19） ie（剧）—— 本地罗马字作 ie。这是 i + e 的复合元音 o 和北京的 ㄧㄝ相近。如冀列血这等是。

（20） iɔ（茄）—— 本地罗马字作 io̤。这是 i + ɔ 的复合元音。但 i 因受到 ɔ 的影响微有唇化的倾向，严格应该作 yɔ（下面 iɔŋ 亦可作 yɔŋ）。如约布若石等是。

（21） iɔŋ（阳）—— 本地罗马字作 iong。这是 i + ɔ + ŋ 的复合音。如两筐商影等是。

（22） iu（油）—— 本地罗马字作 iu。这是 i + u 的复合元音。如九牛手抽等是。

（23） iau（桥）—— 本地罗马字作 iau。这是 i + a + u 的复合元音。和北京的 ㄧㄠ 相同。如标朝少救等是。

（24） u（吴）—— 本地罗马字作 u。这是高而又后的圆唇元音。和北京的ㄨ 相同。如古不角所等是。

（25） ua（过）—— 本地罗马字作 ua。这是 u + a 的复合元音。和北京的 ㄨㄚ 相同。如果活法化等是。

（26） uaŋ（黄）—— 本地罗马字作 uang。这是 u + a + ŋ 的复合音。ua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ũã,而 ŋ 又受到 ũã 的影响变为摩擦的 ɣ̃，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ũãɣ̃，这和北京的 ㄨㄤ 略有不同。如光范扩欢等是。

（27） uɔŋ（放）—— 本地罗马字作 uong。这是 u + ɔ + ŋ 的复合音。如文望放粉等是。

（28） uiŋ（蟠）—— 本地罗马字作 uing。这是 u + i + ŋ 的复合音。ui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ũĩ,而 ŋ 又受到 ũĩ 的影响变为摩擦的 ɣ̃。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ũĩɣ̃。如干官戕抓等是。

（29） uai（发）—— 本地罗马字作 uai。这是 u + a + i 的复合元音。和北京的 ㄨㄞ 相同。如发罚血等是。

（30） uaiŋ（贩）—— 本地罗马字作 uaing。这是 u + a + i + ŋ 的复合元音。uai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ũãĩ，而 ŋ 又受到 ũãĩ 的影响变为摩擦的 ɣ̃。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ũãĩɣ̃。如反翻环万等是。

（31） uoi（麻）—— 本地罗马字作 uoi。这是 u + o + i 的复合元音。末了的 i 其实是 ɪ。本韵现在建瓯人也有说它为 uɛ 的。如大破快我等是。

（32） y（鱼）—— 本地罗马字作 ṳ。这是高而又前的唇化元音。和北京的ㄩ 相同。如吕陆贵粤等是。

（33） yiŋ （园）—— 本地罗马字作 ṳing 。这是 y + i + ŋ 的复合音。yi 因受到 ŋ 的影响，变为鼻化的 ỹi ，而 ŋ 又受到 ỹi 的影响变为摩擦的 ɣ̃ 。故本韵严格应该写为 ỹiɣ̃ 。如饭建元川等是。

（34） yɛ （蛇）—— 本地罗马字作 ṳe 。这是 y + ɛ 的复合元音。如决外妹纸等是。

C. 声调:

（1）阴平 —— 建瓯八音列为八音下第一（即第五音），本地罗马字声调符号作 ˊ （加于主元音上，下面举例同此）。它是半高降调，在五度制是五至三度（ ˥˧ ）。它的时间是平均的。如天归先光风等是。

（2）阳平 —— 建瓯八音列为八音上第一（即第一音），本地罗马字声调符号作 ˆ 。它是中平调，在五度制是三至三度（ ˧ ）。时间略长。如牛雷油麻牙等是。（阴平字或入此调）

（3）上声 —— 建瓯八音列为八音上第三（即第三音），本地罗马字声调符号作 ˇ 。它是低平调，在五度制是一至一度（ ˩ ），时间平均。如比美喜女等是。（阳平字一部分入此调）

（4）阴去 —— 建瓯八音列为八音上第二（即第二音），本地罗马字声调符号作 = 。它是半低平调，在五度制是二至二度（ ˨ ），时间平均。如闭置布固意等是。

（5）阳去 —— 建瓯八音列为八音下第四（即第八音），本地罗马字声调符号 - 。它是高平调，在五度制是五至五度（ ˥ ），时间平均。如队助事异系等是。（阳入字或入此调）。

（6）阴入 —— 建瓯八音列为八音上第四（即第四音），本地罗马字声调符号作‿。它是低升调，在五度制是一至三的升调（ ˩˧ ），时间略长。如必匹的惕筑等是。

（7）阳入 —— 建瓯八音列为八音下第三（即第七音），本地罗马字声调符号作 ˋ 。它是中降调。在五度制是三至一度（ ˧˩ ），时间略短。如木毒鹿族六等是。（阳去字或入此调）

三 建瓯音韵

A. 声韵调三者的关系:

声母和韵母的配合：

声母和韵母的配合，是由声母各组的发音部位和韵母的开齐合撮来决定的。

韵头 声组	开	齐	合	撮
唇音 p 组	pa 巴	piau 标	p'uoi 陂	py 肥
舌尖 t 组	nai 乃	niu 牛	t'uoi 太	ty 追
舌齿 ts 组	tsa 查	tsiu 州	tsuoi 再	tsy 朱
舌根 k 组	ka 家	kiu 九	kuoi 芥	ky 居
元音开头	a 鸦	iu 由	uoi 衰	y 威

a. 唇音 p 组虽然有合口呼，但与“过”韵 [ua] ，仍不能相配。

b. 舌尖 t 组虽然有合口呼，但“过”韵 [ua] ，除“柳” [l] 母上声“裸”字外，其它也不可能出现。

c. 唇音 p 组能够和撮口呼 y 搭配，这是建瓯音的特色之一。但“问”母 [m] 下也不能有“鱼” [y] 、“秾” [œŋ] 等韵之字出现。

d. “儿”韵 [œ] 只限于“莺”母（零声母）。

e. “黄”韵 [uaŋ] 限于舌根 k 组和零声母。

f. “贩” [uaiŋ] 放 [uɔŋ] 两韵只限于“喜”与“莺”（零）两声母。

介母跟韵的配合：

a. “梅”韵 [o] 虽然没有合口呼，但在唇音影响下，其音色极近于 [uo] 。

b. [ai] 只有合口呼（只出现于入声韵），而没有齐齿呼；[au] 只有齐齿而没有合口呼。情形和北京音相同。

c. [u] 有齐齿呼 [iu]（油），但 [i] 没有合口呼 [ui]。因为凡属别的地方作 [ui] 的字如：追、贵、危、水、威等，建瓯多转入于 [y]（鱼），另一部分转入 [uoi] “麻”。

在“时” [i] 韵“莺” [○] “非” [x] 两声下，《建州八音》均列

有“余音”。所谓“时”韵“余音”，其实就是合口的［ ui ］。如微未飞费等是。

d. 合口“麻”［ uoi ］本没有相当的开口［ oi ］。近今建瓯人说［ uoi ］如［ uɛ ］，却转为“脐”［ ɛ ］的合口呼了。

e. 撮口呼韵母限于 y yɛ yiŋ 三韵。

声韵调三者之间的配合：

a. 鼻音三母“问”“日”“语”［ m n ŋ ］和边音“柳”［ l ］母下原则上都没有阴平声。

b. “剡”韵［ ie ］除个别字如“爹”外，均自古入声而来，所以本韵所收的字多数只限于入声。

c. “茄”韵［ iɔ ］也多数只限于入声。

d. “发”韵［ uai ］，不但只见于入声，而且仅限于“喜”［ x ］母，例如“发罚”。

（附原建州八音表）

八音上	之	志	指	即
八音下	芝	志	集	字

B. 音节全表：

下面的表是根据《建州八音》排列出来的。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次序，却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样子。

《建州八音》声母的次序是：柳边求去直，坡他曾日时，莺问语出非。韵母的次序是：时年秾，梅儿黄，犂田园，（种）茄麻。吴舍正剡鱼脐油，茅（厝）园桐发放茶。蛾阳蟠蛇，人贩柴，南桥过。声调的次序是：之志指即，芝志集字。我们变动它，是根据了音韵学的若干原则：

a. 声母：按唇舌牙齿喉而分先后。

b. 韵母：先开尾韵，后附声韵；先单元音，后复合元音。凡主要元音相同的则依开齐合撮合为一表。

c. 声调：先分阴阳，后分平上去入。（1 = 阴平，2 = 上声，3 = 阴去，4 = 阴入，5 = 阳平，6 = 阳平归上，7 = 阳去，8 = 阳入）

（附带说明：表中例字下面有点的是话音。）

œ, i, u, y 韵

	开 œ (儿)	齐 i (时)	合 u (吴)	撮 y (鱼)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碑比闭必 枇备	补衣卜 部	脯痱 肥匏吠
p'		批鄙 匹疲 鼻	铺甫舖赴 曝竽	铺馩屁 圤
m		美 密迷弥谜米	母暮殁摹谟戊木	
t		知底置的 池地值	都睹妒筑 徒度毒	追缩著竹厨除队术
t'		黐体剃惕啼 滞第	土吐秃涂	敠杼 畜槌
n		旎 溺呢尼二日	努詉 奴孥怒	女 恧 肉
l		李丽历梨离利力	鲁 碌盧蘆露鹿	旅 僇驴 彙六
k		基己记吉 其技极	姑古固谷觚糊	居举贵菊咀葵跪具
k'		欺起气乞 柿嚯	枯虎库哭	区杵 屈 猪 呿
ŋ		拟 霓宜义	忤 吴五吾误	语 鱼危遇玉
x		希喜戏吸兮 系訶	夫府富福芙扶父瘢	挥许 旭吁 雨
ts		之止志即芝齐字集	资祖 粥 词助族	朱主注祝薯徐萃聚
ts'		妻齿试七焠 市鳣	初此次撮 雏觑黻	趋取处出 秫踏
s		诗死四失时是 嘈	思所数束 事趚	书水歲叔萎谁瑞
O	尔 堉 儿 餇	衣已意一饴移异实	乌武恶屋汗无务虞	威委畏育盂于位

a , o , iu , uoi 四韵

	开 a (茶)	齐 ia (舍)	合 ua (过)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巴把霸百爬白 鸨	壁	
p'	怕 脬 瓣錞	姗 躃	
m	马拇 嬷暮骂麦		
t	爹打 答茶 踏陊	摘蜘 籴	
t'	他 搭 叠		
n	那哪纳 拿	惹 镊	
l	拉 喇括 蜡	剌 靸 艖	祼

k	家假驾甲咖葭 夹	迦 屐	瓜果掛郭过 敌
k'	客 铡	戛 皱	科 课
ŋ	雅 啮牙 讶岳	啮 额	艎
x	嫁鼸虾 夏	埲 嚇	花伙货法 祸囚
ts	咱 诈札 查乍杂	遮者蔗隻 斜谢叶	抓
ts'	差 蛇册	车且斥赤 扯	
s	纱 掐撒 涑	写舍脂 谢	耍
O	鸦痖歌鸭哫 下	呀也 余夜役	蛙 乞屎和曰画

	开 o (梅)	齐 iu (油)	合 uoi (藏)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悲 背 赔培焙悖	彪	簸砵
p'	坯 配		破泼
m	每莫 梅 昧没	谬	抹麻 末
t	堆短对掇 台代	丢 昼绸侍 纣	戴带达 魋大待
t'	胎腿退脱 推	抽丑 筹 柱	拖獭太撒
n	屎 内	纽 牛	馁
l	瘰蕊 雷累耒捋	柳 榴流溜	赢赖辣
k	梯裹蹶国 滑	疴九救 舰求旧咎	乖拐芥葛
k'	盔 愧窟	丘 臼	蒯快阔
ŋ			巍 我
x	灰火悔忽同 会	休韭	海 喝 害
ts	睟卒 才坐罪	州酒咒 囚就	哉宰再扎 最
ts'	崔采碎剟	秋丑惆 树	蔡察
s	衰 赛刷螺	修手秀 受	沙 帅杀 溅
O	偎斜欲物禾回 兀	幽有幼黝油由又	哀骸爱顺 淮

e，ɔ，ɛ，ai 四韵

	开 e（茅）	齐 ie（剧）	开 ɔ（峨）	齐 iɔ（茄）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鳖 别	波 播博 婆泊薄	补布 步
pʻ	倍否 掊	撇 剧	坡颇破粕 擢	
m	某 矛谋茂	灭	莫摩魔磨瘼	
t	兜斗鬥 投豆條	爹 跌 蝶	多朵 卓哆驼惰龊	路着
tʻ	偷 透 头	铁	拖妥 托	
n	耨	摄	诺挪傩懦嗦	箬
l	镂篓 楼髅漏	列 裂	骆洛罗啰栳落	
k	沟苟够 猴购厚	结 挟	哥 各 斛	脚茄
kʻ	箍口扣	缺	柯可去确 搉哦	却
ŋ	偶 禺	业	我 咢峨哦卧	虐
x	后	血 穴	呵 纥歉 贺	靴
ts	糟走奏 飣 熠	接 折睫	左佐作 坐鑿	借 石嚼
tsʻ	抠 臭 巢	侈 切 蠘	搓 错戳 齭	厝尺
s	叟嗽 老	设 翼	抄锁 索 镯	削 蔗
O	欧狗 侯	热 揲 爷 喫	呵槁 握猗河 学	约 药

	开 ɛ（脐）	撮 y（蛇）	开 ai（犁）	合 uai（发）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㶲北 白	发	笓摆拜八排牌败	
pʻ	魄	皮 被	粄盼派 稗	
m	髟哔默 墨	尾 妹	买 埋 卖賣	
t	膱 得 直宅	缀	骴底 蹄泜逐待	
tʻ	踢	獭	胎 替 苔抬	
n	凹 鼬	嬢	乃 泥 柰	
l	来 栗	劣	濑犁来赖脆	
k	革其	奇 寄决 饥揵跬	皆解介荚 鲑	
kʻ	刻	开 气缺	溪楷企 揩	

ŋ	厄 逆	鹅 外月	刈呆嵦艾	
x	核 �	岁歇	瞎哈孩械嗐	发 罚
ts	栽仔 则 簪	纸漈拙 绝	斋 债节 齐寨在	
ts'	菜策脐 贼	吹 脆啜	钗採楼 才猜	
s	继使 色狸 李	漇髓税雪	西洗细	
O	压 膌	蕨 越蛇 为舌	挨矮隘 埃鞋 欸	

au, iŋ, uiŋ, yiŋ 韵

	开 au (柴)	齐 iau (桥)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包保报 袍鉋暴	标表俵
p'	抛 砲 抱	飘摽僄 瓢 票
m	毛 冒卯	秒 苗 庙
t	刀岛到 逃导道	雕趙钓 条潮召兆
t'	叨讨套 桃 稻	挑窕耀 跳
n	脑 闹	鸟 饶 尿
l	捞老潦 牢劳 了	蚬 镣僚料
k	交皎告 咬	骄狡桥叫 侨轿
k'	尻考靠 敲	跷巧毅 撬
ŋ	爻敖傲	饶
x	哮好孝 效磬	枵晓救 哓
ts	遭早罩灶槽巢嘈造	招怍照
ts'	抄草糙 樵	烧 肖 瞧俏
s	捎嫂燥 哨	消小笑
O	廛懊奥 高	腰夭要 窑尧曜绍

	齐 iŋ (年)							
	1	2	3	4	5	6	7	8
p	编	扁	变				范	卞
pʻ	篇		片				盼	
m		免			棉		面	
t	颠	典				田	电	佃
tʻ	天	忝			鲕			
n	拈	染			年		念	捻
l		脸			连	廉	练	
k	坚	检	见			虔	件	俭
kʻ	谦	遣	欠		钳	搴		
ŋ		妍	砚		阎	严	驗	
x	蚬	险	还			贤	现	
ts	尖	撍	战		钱	笺	渐	贱
tsʻ	阡	浅	睛		前			
s	先	陕	扇				善	
O	烟	演	厌		盐	仁	任	

	合 uiŋ (蟠)							
	1	2	3	4	5	6	7	8
p	般		半		盘	搬	畔	叛
pʻ	潘		判		蟠		伴	
m		满			瞒		幔	
t	丹	掸	旦			坛	弹	
tʻ	摊	锻	炭			剸		
n					难		难	馁
l		懒			栏	蔺	乱	涎
k	干	馆	幹			寒	汗	
kʻ	宽	款						
ŋ								
x								
ts			赞			残		撰
tsʻ								
s	山	产	散			删		
O	安	碗	按			还	焊	旱

	撮 yiŋ (园)							
	1	2	3	4	5	6	7	8
p	分						饭	
pʻ								
m								
t		转				传	篆	
tʻ		剸				传		
n		软					韧	
l			绻				恋	
k	捐	捲	建		墘	权	县	
kʻ	圈	犬	劝					
ŋ					元		愿	
x	轩		献		园	悬		
ts	专				泉	全	贱	
tsʻ	川	癣	串					
s	宣	选	线			旋	蟮	
O	冤	远	怨		铅	完	媛	

ɔŋ, aŋ 韵

	开 ɔŋ (团)							
	1	2	3	4	5	6	7	8
p	邦	本	谤	蚌	旁	防	棒	
pʻ	螃	膀			胖	滂		
m	懵	莽			门	茫	闷	
t	当	党	顿		肠	唐	段	炳
tʻ	吞	倘	褪		糖		彖	
n		暖	曩		瓤	囊	嫩	漾
l		朗			郎	狼	论	踉

	齐 iɔŋ (阳)							
	1	2	3	4	5	6	7	8
p								
pʻ								
m								
t	张		帐			场	丈	仗
tʻ			畅				杖	
n					娘	娘	让	
l		俩			粮	良	亮	辆

	合 uɔŋ (放)							
	1	2	3	4	5	6	7	8
p								
pʻ								
m								
t								
tʻ								
n								
l								

k	江敢棍　虹缸	姜襁　　强雸	
k‘	康恳囥　　　硱	腔强	
ŋ	卬駠　　歞骯	仰	
x	昏狠　　瘕　项	香享向	方粉放　　浑愤
ts	莊苫壮　　存状状	章掌酱　裳详上痒	
ts‘	村厂寸　床	昌抢唱　　　鶬	
s	孙损算　　　卵	商想象　　　尚	
O	温稳暗　丸杭秔礐	央养　　阳常样上	文望

	开 aŋ (南)	齐 iaŋ (正)	合 uaŋ (黄)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梆　柄　　　瘇病拼	饼併　平	
p‘	僻　　　彭蟛并鬔	栟竮　砯	
m	觥　　　瞑尨	名　命	
t	担胆店　耽谈惮但	鼎　　　程定掷	
t‘	贪袒探　镡　趯	听挨　　　郑	
n	赧婻　南腩念		
l	览　　蓝　滥揽	灵嚨令领	
k	甕减鉴	惊　镜　　　行	光廣　丱　狂　櫎
k‘	堪砍阚绀　刊抗	轻　　　　　庴	旷况
ŋ	猎　　　岩邛	迎	
x	酣颔悍　　嘲陷		荒谎　　横　範
ts	井站　晴簪栈暂		
ts‘	青惨儳鬘蚕　　铮	请	
s	生省讪　篮　鍛	声　姓	
O	俺犴　　唵降韬	营成映	汪往　　黄亡妄

œŋ，oŋ，ɛiŋ，aiŋ 韵

	开 œŋ（秾）								开 oŋ（桐）								开 ɛiŋ（人）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嚗		畚						枋		放			房		埲	兵	丙	柄			评	槟	并
pʻ			喷						蜂	纺	瞰	髒	帆		蹼		踃	品			砰	频	聘	
m										猛	儚		梦	蠓	问	缝		皿			眠	民	命	
t	忠	钝	中			重	仲	重	东	董	凍	湅	筒	眮	洞	动	珍	顶	镇		沉	陈	阵	
tʻ		宠					檣		通	统			鼕	童	痛	閫		挺	听					
n					秾		闹							农	脓	弩		忍			人		认	耳
l					龙	伦		陇		笼			砻	图	弄	碖		凛			林	临	令	
k	弓	拱	供		穷	群	馑	郡	工	港	贡				共		今	锦	禁		襟	琴	妗	
kʻ	穹	恐	爆				芹		空	恐	空	致	埪			墼	钦	顷	庆		擒			擎
ŋ					银															猜		吟	吟	
x	兄		奋		雄				风	哄	讽		埪		奉		兴		烕		眩	形	欣	歆
ts	终	準	峻		逡	旬	从		宗	总	粽		从	崇		鬃	真	振	进			情	净	尽
tsʻ	春	蠢	铳		狆				囱								清		沁			臣		
s	嵩	筍	舜			询	顺		双	揔	送		耸				心	审	信		城	神	甚	
O	雍	永	拥			云	用		翁		甕			红			音	饮	印	慭		寅	怀	肣

	开 aiŋ（田）								齐 uaiŋ（贩）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p	冰	板				瓶	办									
pʻ	攀						盼									
m					闽		慢									
t	丁	等	订		填	亭	殿	换								
tʻ	厅				潭											
n					睨	能	酿									
l		冷			铃		蔺	狞								
k	肩	简	谏		更	啷										
kʻ	牵	肯														
ŋ		研			颜	颜	岸									
x	亨	罕					恨		番	反	贩					

ts	争剪甑　　层赠狰	
ts'	千　村　田	
s	先醒渗　鳞	
O	恩枧膺　　闲	挽　　　凡万

C. 同音字汇(因篇幅关系,暂不排出。)

四 和北京音比较

A. *声母比较简表:*

建瓯	北京	例	说明
p	p	兵	基本
	p'	平	阳平
	f	分	话音
p'	p'	片	基本
	p	卜	分化
	f	否	话音
m	m	面	基本
	○	戊	分化
t	t	丁	基本
	t'	同	阳平
	tʂ	知	分化
	tʂ'	池	阳平
t'	t'	天	基本
	t	稻	旁转
	tʂ'	虫	分化
	tʂ	杖	旁转
n	n	尼	基本
	ʐ	日	古"日"
l	l	了	基本

建瓯	北京	例	说明
k	k	工	基本
	k'	狂	阳平
	tɕ	今	齐撮
	tɕ'	琴	阳平
	x	汗	旁转
	ɕ	行	齐撮
k'	k'	口	基本
	k	戈	旁转
	tɕ'	气	齐撮
	tɕ	臼	旁转
	x	环	旁转
	ɕ	隙	齐撮
ŋ	○	义	基本
	n	逆	齐撮
x	x	孩	基本
	ɕ	喜	齐撮
	k	肝	旁转
	tɕ	嫁	齐撮
	f	非	分化

建瓯	北京	例	说明
ts	ts	子	基本
	ts'	从	阳平
	s	松	旁转
	tɕ	井	齐撮
	tɕ'	齐	阳平
	ɕ	巡	旁转
	tʂ	之	分化
	tʂ'	垂	阳平
	ʂ	石	旁转
ts'	ts'	寸	基本
	ts	贼	旁转
	s	臊	旁转
	tɕ'	七	齐撮
	tɕ	嚼	旁转
	ɕ	肖	旁转
	tʂ'	产	分化
	tʂ	折	旁转
	ʂ	市	旁转

建瓯	北京	例	说明
s	s	三	基本
	ɕ	先	齐撮
	ʂ	手	分化
	ts'	粹	旁转
	tʂ'	城	阳平
	l	老	话音
○	○	云	基本
	x	阔	阳平*
	ɕ	下	阳平*
	k	高	话音
	tɕ	叫	齐撮
	tʂ'	成	阳平*
	ʂ	上	话音
	ʐ	仁	话音

*x 的话音
*x 齐撮的话音
*s 的话音

B. 韵母比较简表:

建瓯	北京	例	说明	建瓯	北京	例	说明	建瓯	北京	例	说明
a	a	他	基本	ai	ai	来	基本	ɔŋ	aŋ	党	基本
	ia	家	a 齐，tɕ 组		(i)	西	"时"话音		iaŋ	江	aŋ 齐，tɕ 组
	ə	客	分化		a	八	分化（入）		uaŋ	壮	aŋ 合，tʂ 组
	ie	爹	ə 齐，t 组		ia	瞎	a 齐（入）		an	甘	分化 A
	uo	做	ə 合		ie	節	ts 组（入）		uan	丸	an 合
	o	伯	p 组	au	au	劳	（基本）		ən	本	uən 在 p 组
	ai	白	o 话音		iau	了	l－tɕ 组		uən	寸	分化 B
	yɛ	学	ə 撮，k 组	œŋ	uŋ	从	基本	aiŋ	an	办	基本
	iau	觉	yɛ 话音		yuŋ	用	uŋ 撮		iɛn	千	an 齐，t-tɕ组
œ	ɚ	儿	基本		ən	奋	分化		ən	奔	分化 A
o	uei	回	基本		in	斤	ən 齐		in	鳞	ən 齐
	ɛi	煤	p—l 组		uən	春	ən 合		əŋ	等	分化 B
	ai	代	分化 A		yən	云	ən 撮		iŋ	丁	əŋ 齐
	uai	衰	ai 合	ɛiŋ	ən	人	in 开，tʂ 组		uŋ	聋	əŋ 合
	uo	火	分化 B		in	民	基本	i	i	里	基本
	o	佛	uo 在 p 组		yən	寻	in 撮		ɛi	美	p 组
	u	物	分化 C		əŋ	升	iŋ 开，tʂ 组		ɿ	知	tʂ (ts) 组
	ua	刷	分化 D		iŋ	兵	分化		ɚ	二	"日"母
ɔ	ə	可	k 组		yuŋ	琼	iŋ 撮	iu	ou	州	tʂ 组
	o	波	p 组	aŋ	an	南	基本，古[-m]		iou	九	基本
	uo	坐	基本		iɛn	念	an 齐	ia	ə	社	基本
	yɛ	确	o 撮		aŋ	抗	分化 A		ie	也	ə 齐，tɕ 组
	au	遮	分化		əŋ	省	分化 B		a	插	ia 开
e	ou	斗	基本		iŋ	井	əŋ 齐		ia	呀	分化
	au	老	分化	oŋ	əŋ	风	uŋ 开，p 组	iɔ	ə	炙	yɛ 开
ɛ	ə	革	原"入"基本		uŋ	工	基本		iɛ	借	yɛ 齐
	o	伯	原"入"P 组		aŋ	放	分化		yɛ	略	基本
	ɛi	北	o 话音						uo	若	yɛ 合

	ia	压	（入）		uaŋ	双	aŋ 合	iɔ	(u)	布	“吴”话音
ɛ	i	锡	分化	oŋ					y	女	基本
	ï	直	tʂ 组						u	主	在 l–tʂ 组
	ə	设	iɛ 开，tʂ 组		a	发	基本（f）	y	ɛi	类	uɛi 在 l–p
iɛ	iɛ	结	基本	uai	yɛ	血	a 撮（ɕ）		uɛi	归	组
	yɛ	穴	iɛ 撮，tɕ组								分化
					a	大	基本		ə	蛇	yɛ 开
iau	au	少	iau 开，tʂ 组		ia	辖	a 齐（ɕ）		iɛ	劣	yɛ 齐
	iau	小	基本		ua	袜	a 合（O）		uo	说	yɛ 合
	an	展	iɛn 开，tʂ 组		ə	喝	分化 A		yɛ	决	基本
	iɛn	田	基本		o	破	ə 在 p 组		a	发	yɛ 在 f
	yɛn	絃	iɛn 撮，tɕ 组	uoi	uo	我	ə 合	yɛ	ai	开	分化 A
iŋ	əŋ	仍	分化 A		ai	太	分化 B		uai	快	ai 合
	iŋ	盈	əŋ 齐		iɛ	芥	ai 齐（tɕ）		ɛi	妹	uɛi 在 m
	ən	仁	分化 B		uai	快	ai 合		uɛi	吹	分化 B
iaŋ	əŋ	正	iŋ 开，tʂ 组		ɛi	赢	分化 C（1）		i	寄	分化 C
	iŋ	名	基本		uɛi	最	ɛi 合（ts）		ï	纸	i 在 tʂ
	aŋ	上	iaŋ 开，tʂ 组	uiŋ	an	干	基本，古[-n]				
iɔŋ	iaŋ	羊	基本		uan	欢	an 合 l-k 组		an	饭	yɛn 开（f）
	uaŋ	匡	iaŋ 合，k 组	uaŋ	uaŋ	黄	基本				
u	u	古	基本	uɔŋ	aŋ	方	基本（f）		iɛn	建	yɛn 齐
	ï	子	ts-tʂ 独用		uaŋ	王	aŋ 合（O）	yiŋ			
	a	法	ua 开，f-s 母						uan	川	yɛn 合
ua	ua	化	基本	uai	an	凡	基本（f）				
	ə	科	分化	ŋ	uan	万	an 合（x-O）		yɛn	元	基本
	uo	括	ə 合，k 组								

从上面的比较，声母方面我们不难看出：

1. 建瓯不送气塞音及塞擦音 p t k ts 在阳平的条件下到北京要变为相对的送气音 p' t' k' ts'。

2. 建瓯一部分 x（个别 p-p'）到北京变为 f。（中古“非”系）

3. 建瓯 k k' x 及 ts ts' s 到北京在齐撮下变为 tɕ tɕ' ɕ。

4. 建瓯一部分 t - tʻ 及 ts - tsʻ - s（中古 “知” “照” 系）到北京变为 tʂ tsʻ ʂ 。

5. 建瓯一部分 n （中古 “日” 母）到北京要变为 ʐ 。

6. 建瓯 ○ 声母（话音为多），在阳调条件下到北京分别变为 f（如“扶”）或 x （如 “淮”） tʂʻ （如 “常”） ʂ （如 “实”） ʐ （如 “热”），在阴调条件下变为 k （如 “高”） tɕ （如 “叫”）。

7. 建瓯某一声母到北京常有同组旁转的现象。如 s 可以变 tʂ（如“镯”）变 tʂʻ（如 “产”）。

至于韵母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1. 两方面主要的对应如下表（上为建瓯音，下为北京音）：

i	iŋ	œŋ	o	œ	uaŋ	ai	aiŋ	yiŋ	iɔ	uoi	u
i ï	iaŋ	yuŋ	(u)ɛi, (u)o	ɚ	uaŋ	(a)i	an	yɛn	yɛ	uai	u

ia	a	ɔ	iɔŋ	uiŋ	iaŋ	iɔ	y	ɛ(入)	iu	e	ɔŋ
(i)ə	(i)a	ə,(u)o	(i)aŋ	(u)an	(i)əŋ	iɛ	y,(u)ɛi	ə	(i)ou	ou	aŋ,(u)ən

oŋ	uai（入）	uɔŋ	yɛ（入）	ɛiŋ	uaiŋ	au	aŋ	iau	ua
uŋ	a	(f)aŋ	yɛ,(u)ɛi	(i)ən(ŋ)	(f)an	(i)au	an(m)	iau	uo,ua

2. 建瓯一韵到北京分为数韵，有的是出于历史的原因。如：“园” 本包括了《切韵》“唐”“文” 两韵在一起，所以到北京还要分为 [aŋ] 和 [uen] 两种。

3. 建瓯一韵到北京分为数韵，有的是出于声母的变化，因而引起元音的转移和介音的出现或消失。如建瓯 i 本相当北京 i 。但“时”北京声母为 ʂ 。ʂ 不能与 i 拼，所以非改为 ï 不可。又如 uiŋ 韵相对本为京音 uan ，但遇唇音北京必须取消介母 u ，所以 “般” 是 pan ，不是 puan 。又如 y 碰到北京 tʂ 组声母，也非变 y 为 u 不可.

4. 建瓯 [iɔ] [ie] [ɛ] [uai] [yɛ] 五韵所收的字基本上是入声字，因此到北京基本上都要分别变为开 ə （唇音下是 o ）或 a ，齐 iɛ ，合 uo ，撮 yɛ 。试看：

北京 / 建瓯	开			齐	合	撮
	ə	(o)	a	iɛ	uo	yɛ
ɛ	革	伯				
ie	哲			列		缺
iɔ	炙			借	若	约
uai			髮			血
yɛ			髮	劣	拙	决

5. 建瓯某韵相当北京某韵，这只是就大体而言罢了。其实建瓯一韵常常杂有别的东西。如［uɔŋ］本以相对［uaŋ］［uən］为主，但因［uan］与［uaŋ］所差仅声随 n－ŋ 而已，所以北京一部分读 uan 的字，在建瓯也就被收到［ɔŋ］韵里来了。前面提过，北京 uan，在建瓯本应该是 uiŋ，因此"管"字既在［uiŋ］韵，又入［ɔŋ］韵。碰到这种情况，使用对应规律应先返本还原，然后不会出岔。如果不是一字分归两韵，大约可以看汉字声旁判断。以类相从，大体不差。如"全"在［yiŋ］，"拴"虽入［ɔŋ］，不应该变为北京［uaŋ］，正确应该从"全"的［yiŋ］变为北京 yɛn。但"拴"的声母是 ʂ，ʂ 与 yɛn 不能配合。于是改 yɛn 为 uan，念"拴"为 ʂuan，那就完全对了。

C. *声调 ——（自调类而言）*

1．建瓯阴平与北京阴平相当，如衣欧鸦威乌等是。

2．建瓯阳平也与北京阳平相当，如厨鱼时茶肥等是。但少数建瓯阳平到北京是阴平，如之汙埃等是。

3．建瓯上声也与北京上声相当，如已狗委武稿等是。但另一部分字，在北京是阳平，而建瓯却念为上声，如移侯于无河等是。考《建州八音》"三环平仄兼。兹分布为两截：以平声之字列为上，其中用小虚环（O），写有俱平声三字为间，其环下之字概属仄音。若全环纯平，末亦有俱平声三字为识认；如无环记者，则是仄矣"。所谓"俱平声"者，皆阳平也；所谓仄音者，上声是也。

4．建瓯阴去阳去都与北京去声相当。阴去如意畏奥幼爱，阳去如异位务夜任等是。

5．建瓯阴入阳入北京没有固定调类和他相当。又建瓯的阳去阳入也与中古韵书的浊去（包括浊上）浊入不能完全相当。因中古这两调的字，到建瓯常有倒置的现象。如：

	去	入
建瓯	递曰秋	待画踏
中古	待画踏	递曰秋

五 词汇与语法特点

A．词汇

这一部分大体上是依照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的《方言调查词汇手册》记录的。发音人是厦门大学数学系谢邦同学。他生长在建瓯城里，在当地念完了高中的书。他抽空为我发音，得在这里向他致谢。

（1）

日头（太阳）	mi^{8}－t‘e^{5}	月二奶（月亮）	ŋyɛ^{8}-ni^{7}-nai^{2}
雷公响（打雷）	so^{5}-koŋ^{1}-xiɔŋ^{2}	焰刀（打闪）	iaŋ^{1}-tau^{7}
落雨	lɔ^{8}-xy^{7}	落雪	lɔ^{8}-syɛ^{4}
雪融掉了	syɛ^{4} iɔŋ^{5}-t‘ɔ^{7} lɔ	结冰	kie^{4}-pɛiŋ^{1}
龙雹（雹）	lœŋ^{5}-p‘au^{7}	起风	k‘i^{2}-xoŋ^{1}
五月节	ŋu^{7}-ŋyɛ^{8}-tsai^{4}	中秋	tœŋ^{1}-ts‘iu^{1}
三十年晚（除夕）	saŋ^{1}-si^{7}-niŋ^{5}-maŋ^{2}	正月初一（新年）	tsiaŋ^{1}-ŋye^{8}-ts‘u^{1}-i^{4}

（2）

灰尘	xo^{1}-tɛiŋ^{5}	灰（石灰）	xo^{1}
泥	nai^{5}	烧水（热水）	ts‘iau^{1}-sy^{2}
清水（冷水）	ts‘ɛiŋ^{3}-sy^{2}	煤	mo^{5}
洋油	iɔŋ^{5}-iu^{5}	锡	sɛ^{4}
吸铁石（磁石）	sia^{4}-t‘ie^{4}-tsiɔ^{7}		

（3）

乡下	xiɔŋ^{1}-a^{8}	墟（集）	xy^{1}
弄子（胡同）	loŋ^{7}- tsie^{2}	厝（全座房子）	ts'iɔ^{3}
房间（单间房子）	pɔŋ^{6}- kaiŋ^{1}	厅房（正房）	t'aiŋ^{1}-pɔŋ^{6}
下廊间（厢房）	a^{8}-lɔŋ^{5}-kaiŋ^{1}	窗门子	t'aiŋ^{1}-mɔŋ^{5}-tsie^{2}
屎坑（厕）	si^{2}-k'aŋ^{1}	东司（厕，老人言）	toŋ^{1}-su^{1}
门陨（门坎儿）	mɔŋ^{5}-tyiŋ^{7}	鼎间（厨房）	tiaŋ^{2}-kaiŋ^{1}
烟囱	iŋ^{1}-ts'oŋ^{1}		

（4）

丈夫人（男人）	tiɔŋ^{7}-mu^{2}-nɛiŋ^{5}	阿娘人（女人）	a^{1}-niɔŋ^{5}-nɛiŋ^{5}
囝子（小孩）	kyiŋ^{2}-tsie^{2}	丈夫囝子（男孩）	tiɔŋ^{7}-mu^{2} kyiŋ^{2}-tsie^{2}
（女孩）	a^{1}-niɔŋ^{5} kyiŋ^{2}-tsie^{2}	老人	se^{7}-nɛiŋ^{5}
单身	tuiŋ^{1}-sɛiŋ^{1}	厨官（厨子）	tiu^{5}-kuiŋ^{1}
医生（西医）	i^{1}-saiŋ^{1}	觑脉的（中医）	ts'u^{7}-nɛ^{8}-kẹ
化食（乞丐）	xuɛ^{3}-ie^{3}		

（5）

爷爷（当面呼父）	ie^{5}-ie^{5}	爹（对人言父）	ta^{1}
姨呀（当面呼母）	i^{5}-ia^{5}	奶（对人言母）	nai^{2}
公公（祖父）	koŋ^{1}-koŋ^{1}	妈妈（祖母）	ma^{2}-ma^{2}
哥哥（当面呼）	kɔ^{1}-kɔ^{1}	哥子（对人言）	kɔ^{1}-tsie^{2}
姊姊（当面呼）	tsi^{2}-tsi^{2}	姊子（对人言）	tsi^{2}-tsie^{2}
弟子（对人呼）	ti^{7}-tsie^{2}	妹子（对人言）	mɛ^{7}-tsie^{2}
伯伯（当面呼）	pa^{4}-pa^{4}	伯子（对人言）	pa^{4}-tsie^{2}
伯奶（伯母）	pa^{4}-nai^{2}	叔叔（当面呼）	sy^{4}-sy^{4}
叔子（对人言）	sy^{4}-tsie^{2}	婶婶（当面呼）	sɛiŋ^{2}-sɛiŋ^{2}
婶子（对人言）	sɛiŋ^{2}-tsie^{2}	蔗翁（外祖父）	tsia^{5}-œŋ^{1}
蔗妈（外祖母）	tsiau^{5}-ma^{2}	囝（儿子）	kyiŋ^{2}
新妇（儿媳妇）	sɛiŋ^{1}-py^{7}	阿娘囝（女儿）	a^{1}-niɔŋ^{5}-kyiŋ^{2}
婿	sɔŋ^{3}	舅舅	kiu^{7}-kiu^{7}
妗奶（舅母）	kɛiŋ^{7}-nai^{2}	姑姑	ku^{1}-ku^{1}

姨妈（姨母）	i^{5}-ma^{2}	兄弟	xiaŋ^{1}-ti^{7}
姊妹	tsi^{2}-mɛ^{7}	老翁（丈夫）	sœŋ^{2}-œŋ^{1}
老妈（妻）	se^{7}-ma^{2}	讨新妇	t'au^{2}-sɛiŋ^{1}-py7
嫁出去	xa^{3}-ts'y^{4}-k'ɔ^{3}		

（6）

头	t'e^{5}	面颊（面）	miŋ^{7}-kai^{2}
头囟（额）	t'e^{5}-sɛiŋ^{3}	鼻	p'i^{7}
目珠（眼睛）	mi^{8}-tsiu^{1}	目珠核（眼珠儿）	mi^{8}-tsiu^{1}-xo^{7}
耳子（耳朵）	nɛiŋ^{7}-tsie^{2}	（舌头）	lyɛ^{2}
（脖子）	tœŋ^{8}-tœŋ^{5}	手膀（胳臂）	siu^{2}-pɔŋ^{2}
左手	tsai^{2}-siu^{2}	正手（右手）	tsiaŋ^{3}-siu^{2}
手指子	siu^{7}-ki^{2}-tsie^{2}	手拇头（大拇指）	siu^{2}-ma^{2}-t'e^{8}
中指	tœŋ^{1}-tsi^{2}	手甲（指甲）	siu^{2}-ka^{4}
大腿	tuɛ^{7}-t'o^{2}	脚屈（膝盖）	k'ɔ^{1}-k'y^{4}
病了	paŋ^{7} lɔ	泻腹	sia^{3}-pu^{4}
（疟疾）	ma^{5}-mu^{5}-kiuŋ^{2}	癫子	kiɔ^{8}-tsie^{2}
驼子（驼背）	tɔ^{8}-tsie^{2}	死掉了	si^{2}-t'ɔ^{4} lɔ̣
（葬）	py^{5} lɔ̣	觑病	ts'u^{7}-paŋ^{7}
（病）轻了	k'iaŋ^{1}-lɔ̣		

（7）

衣裳	i^{1}-tsiɔŋ^{5}	涎枷子（涎布）	nuiŋ^{7}-ka^{1}-tsie^{2}
尿布	niau^{7}-piɔ^{3}	帕子（手巾）	p'a^{3}-tsie^{2}
胰子（肥皂）	i^{5}-tsie^{2}	洗面水	sai^{2}-miŋ^{7}-sy^{2}
凳子	taiŋ^{3}-tsie^{2}	桌子	tɔ^{4}-tsie^{2}
桌厨录（抽屉）	tɔ^{4}-ty^{8}-lu^{4}	印子（图章）	eiŋ^{3}-tsie^{2}
酱糊	tsiɔŋ^{3}-ku6	番子火（火柴）	huaiŋ^{1}-tsie^{2}-xɔ^{2}
桌布	tɔ^{4}-piɔ^{3}	调羹（汤匙）	tiau^{6}-kaŋ^{1}
箸（筷子）	ty^{7}	粪箕	peiŋ^{3}-xi^{1}
扫帚	se^{3}-tsiu^{2}	碓	to^{3}

槌（子）	ťy^{5}（tsie^{2}）	索子（绳子）	sɔ^{4}-tsie^{2}
脚踏车	k'ɔ^{1}-ta^{8}-ts'ia^{1}	轮盘（轮子）	lœŋ^{5}-puiŋ^{5}
伞	suiŋ^{3}		

（8）

食早（早饭）	ie^{8}-tsau^{2}	食昼（午饭）	ie^{8}-te^{3}
食冥（晚饭）	ie^{8}-maŋ^{2}	饭（白米饭）	pyiŋ^{7}
面（面条）	miŋ^{7}	面灰（面粉）	miŋ^{7}-xo^{1}
馍馍（馒头）	mɔ^{1}-mɔ^{1}	包子	pau^{1}-tsie^{2}
扁食（馄饨）	piŋ^{5}-si^{8}	水饺	sy^{2}-kiau^{2}
菜	ts'ɛ^{3}	醋	ts'u^{3}
酱油	tsiɔŋ^{3}-iu^{6}	麻油	muɛ^{5}-iu^{5}
胶油（猪油）	kau^{3}-iu^{6}	盐	iŋ^{6}
烧酒（白酒）	ts'iau^{1}-tsiu^{2}	红酒（黄酒）	oŋ^{6}-tsiu^{2}
开水	k'yɛ^{1}-sy^{2}	潲水（浙水）	sau^{3}-sy^{2}

（9）

豨种（公猪）	k'y^{6}-tsœŋ^{2}	豨妈（猪母）	k'y^{6}-ma^{5}
牛	niu^{5}	牛妈（牛母）	niu^{6}-ma^{5}
马	ma^{2}	驴	ly^{5}
狗	e^{2}	狗妈（母狗）	e^{2}-ma^{5}
猫	miau^{5}-tsi^{4}	鸡角（公鸡）	kai^{1}-ku^{4}
鸡妈（母鸡）	kai^{1}-ma^{5}	雀子	tsia^{4}-tsie^{2}
雁	ŋaiŋ^{7}	燕子	iŋ^{3}-tsie^{2}
老鸦	lɔ^{2}-a^{1}	老虎	lau^{7}-k'u^{2}
狼	lɔŋ^{6}	猴	ke^{5}
蛇	yɛ^{5}	老鼠	lau^{7}-ts'y^{2}
溜蟮（蚯蚓）	liu^{7}-xyiŋ^{3}	地蕾（大蚯蚓）	ti^{7}-lo^{5}
月稚子（蚂蚁）	ŋyɛ^{8}-tsi^{7}-tsie^{2}	蜂	p'oŋ^{1}
蝇	saiŋ^{5}	蚊	mɔŋ^{6}
蜘蛛	tia^{5}-ty^{1}		

（10）

麦子	ma^{8}-tsie^{2}	米	mi^{8}
波罗（玉米）	pɔ^{1}-lɔ^{5}	高梁	kau^{1}-liɔŋ^{5}
黄豆	uaŋ^{5}-te^{7}	棉豆（蚕豆）	miŋ^{5}-te^{7}
向日葵	xiɔŋ^{2}-ni^{8}-kuɛ^{6}	洋葱	iɔŋ^{5}-ts'ɔŋ^{1}
蒜	sɔŋ^{3}	菠薐	pɔ^{1}-laiŋ^{5}
包心白	pau^{1}-seiŋ^{1}-pa^{8}	番柿	xuaiŋ^{1}-k'i7
茄	kiɔ^{5}	番薯	xuaiŋ^{1}-y^{2}
洋芋子（马铃薯）	iɔŋ^{5}-y^{7}-tsie^{2}	番椒	xuaiŋ^{1}-ts'iau^{1}
橄榄	kaŋ^{1}-laŋ^{2}	马荠	mɔ^{5}－tsi^{5}
核桃	xo^{8}-tau^{6}	榛子（栗子）	tsaiŋ^{1}－tsie^{2}
藕	ŋe^{2}		

（11）

事	ti^{7}	物事（东西）	mi^{5}-ti^{7}
地方	ti^{7}-xɔŋ^{1}	时候	si^{5}-xe^{7}
原因	ŋyiŋ^{5}-ɛiŋ^{1}	声音	siaŋ^{1}-ɛiŋ^{1}
味道（滋味、气味）	mi^{7}-tau^{8}	颜色	ŋaiŋ^{6}-se^{4}
面貌	miŋ^{7}-mau^{7}	岁	xye^{3}
做事	tsa^{3}-ti^{7}		

（12）

我	uɛ^{8}	你	ni^{8}
他（渠）	ky^{8}	俺伙人（咱们）	aŋ^{1}-xuɛ^{7}-nɛiŋ^{5}
（我们）	uɛ^{8}-xuɛ^{7}-nɛiŋ^{5}	你伙人（你们）	ni^{8}-xuɛ^{7}-nɛiŋ^{5}
渠伙人（他们）	ky^{8}-xuɛ^{7}-nɛiŋ^{5}	大家人	tuɛ^{7}-ka^{1}-nɛiŋ^{5}
孰人（谁）	su^{8}-nɛiŋ^{5}	孰事（什么）	su^{8}-ti^{7}

（13）

一只人客	tsi^{8} tsia^{4} nɛiŋ^{5}-ka^{4}	两双鞋	liɔŋ^{8} sɔŋ^{6} ai6
三领席	saŋ^{1} liaŋ^{2} siɔ7	四床被	si^{3} ts'ɔŋ^{5} p'ye^{7}
五架车	ŋu^{8} ka^{4} ts'ia^{1}	六把刀	ly^{8} pa^{2} tau^{1}

七枝笔	tsʻi^{4} ki^{1} pi^{4}	八条墨	pai^{4} tiau^{5} mɛ^{8}
九头牛	kiu^{2} tʻe^{5} niu^{5}	十头豨（猪）	si^{7} tʻe^{5} kʻy^{6}
十一头鸡	si^{7}-i^{4} tʻe^{5} kai^{1}	十二条鱼	si^{7}-ni^{7} tiau^{5} ŋy^{6}
去一轮	kʻɔ^{3} tsi^{8} lœŋ^{5}	掐一下	ma^{8} tsi^{8} xa^{7}

（14）

今年	kiŋ^{1}-niŋ^{5}	明年	maŋ^{6}-niŋ^{5}
去年	kʻɔ^{3}-niŋ^{5}	往把年（前几年）	aiŋ^{6}-pa^{2}-niŋ^{5}
今朝	kiŋ^{5}-tiau^{1}	明朝	miŋ^{5}-tiau^{1}
后朝	xe^{7}-tiau^{1}	大后朝	tuɛ^{7}-xe^{7}-tiau^{1}
昨暝	tsia^{7}-maŋ^{2}	前日	tsʻiŋ^{5}-ni^{8}
大前日	tuɛ^{7}-tsʻiŋ^{5}-ni^{8}	早头（上午）	tsau^{2}-tʻe^{5}
昼了（下午）	te^{3}-lau	正昼（中午）	tsiaŋ^{3}-te^{3}
天光早（清晨）	tʻiŋ^{1}-kuaŋ^{1}-tsau^{2}	日朝（白天）	ni^{8}-tiau^{1}
暗边子（黄昏）	ɔŋ^{3}-piŋ^{1}-tsie^{2}	暗暝（晚上）	ɔŋ^{3}-maŋ^{5}

（15）

上边	tsiɔŋ^{7}-piŋ^{1}	下边	a^{8}-piŋ^{1}
左首	tsai^{2}-siu^{2}	右首	iu^{7}-siu^{2}
中央	tɔ^{3}-ɔŋ^{1}	里边	ti^{2}-piŋ^{1}
外边	ŋyɛ^{7}-piŋ^{1}	前边	tsʻiŋ^{6}-piŋ^{1}
后边，背后	xe^{7}-piŋ^{1} ,po^{3}-xe^{7}	边限（旁边）	piŋ^{1}-xaiŋ^{7}
左近（附近）	tsɔ^{2}-kyiŋ^{7}	哪地（哪里）	ni^{7}-ti^{7}

（16）

食饭	ie^{8}-pyiŋ^{7}	食茶，饜茶	ie^{8}-ta^{5}, tsʻyɛ^{4}-ta^{5}
洗面	sai^{2}-miŋ^{7}	洗浴	sai^{2}-y^{8}
有讲（谈天儿）	pɔŋ^{3}-kɔŋ^{2}	伓话事（不说话）	ɛiŋ^{7} ua^{7}-ti^{7}
无事（没关系）	mau^{6}-ti^{7}	碰着	pʻɔŋ^{7}-tiɔ^{7}
（丢了）	tɔŋ^{7}-tʻiɔ^{7}	捞着了（找着眼点	lau^{7}-tiɔ^{7}-lɔ^{8}
拭掉	sie^{4}-tʻɔ^{7}	拾起来	siɔ^{4}-ki^{2}-lɛ^{6}
兜起来（提）	te^{1}-ki^{2}-lɛ^{5}	剔（选择）	tʻi^{4}

欠	k'iŋ^{3}	做生意	tsa^{3} saiŋ^{1}-i^{3}
称一下	ts'ɛiŋ^{3} tsi^{8}-xa^{3}	整理（收拾）	tsɛiŋ^{2}-li^{2}
插（混入）	ts'a^{4}	放手	pɔŋ^{3}-siu^{2}
搁（放下）	ka^{3}	歇（休息）	xyɛ^{4}
讨目契（订盹儿）	t'au^{6}-mi^{8}-ts'i^{4}	（跌倒）	tuiŋ^{2}-tau^{2}
嬉（玩儿）	xi^{1}	晓得（知道）	xau^{2}-tɛ^{4}
得知（懂了）	tɛ^{4}-ti^{1}	拿灵，小心	na^{8}-lɛiŋ^{6}, siau^{2}-sɛiŋ^{1}
烦抑（挂念）	xuaŋ^{8}-ie^{2}	雅式，好觑（美）	ŋa^{2}-si^{4}, xau^{2}-ts'u^{7}
惊人（丑）	kiaŋ^{1}-nɛiŋ^{1}	真赖（坏，对人）	tsiŋ^{1}-lai^{8}
𫜃好（坏，对事）	mai^{8}-xau^{2}	要紧	iau^{3}-keiŋ^{2}
闹热	nau^{7}-ie^{8}	（结实）	ki^{7}-tɛ^{4}, i^{8}-lɔ^{8}
（肮脏）	ɔ^{8}-nɔ^{8}	鹹	kɛiŋ^{6}
白鬙	pa^{8}-tsiaŋ^{2}	饙（稀）	tsaiŋ^{2}
浓（稠）	nœŋ^{5}	肥（指人与物）	py^{1}
瘦	so^{1}	爽爽（舒服）	sɔŋ^{1}-sɔŋ^{2}
一笔直（一直）	tsi^{8}-pi^{1}-tɛ^{7}	逐住（随即）	tai^{7}-tiu^{7}
（要）（北京得）	nioŋ^{3}	爱（要）	o^{3}
晏（迟）	yiŋ^{7}	好婥（乖）	xau^{2}-ts'iɔ^{4}
韧皮（顽皮）	lyiŋ^{7}-pyɛ^{6}	（凸）	toŋ^{1}
（凹）	nɛ^{4}	邀（和）	iau^{1}
（被）	na^{4}	行（从）	kiaŋ^{6}
替	t'ai^{3}	拿	na^{8}
一近近（故意）	tsi^{8}-kɛiŋ^{3}-keiŋ^{3}	顷（刚）	k'aiŋ^{3}
得好（幸亏）	tɛ^{4}-xau^{2}	净（只或光）	tsɛŋ^{7}
零头（约数）	laiŋ^{8}-t'e^{8}	（忽然）	saŋ^{1}-pu^{4}-lɛiŋ^{4}-tsiŋ^{2}

B. 语法特点

1. 建瓯方言名词构造已经有词尾性质的形态。

（a）连 tsie^{2} 的。如：

kyiŋ^{2}-tsie^{2}（孩子）	tsia^{7}-tsie^{2}（鸟）
nɛiŋ^{8}-tsie^{2}（耳）	kɔ^{1}-tsie^{2}（哥）
ti^{7}-tsie^{2}（弟）	siu^{2}-i^{2}-tsie^{2}（手指）

mi^{6}-mau^{6}-tsie^{2} （一点儿）　　ɔŋ^{3} -piŋ^{1} -tsie^{2}（晚上）

（b）连 ti^{3} 的。如：

ŋaiŋ^{7} -ti^{3}（岸）　　tœŋ^{2}-ti^{3}（坟）

u^{4}-ti^{3}（那里）　　iɔŋ^{4}-ti^{3}（这里）

ni^{8}-ti^{3}（你那儿）　　uoi^{8}-ti^{3}（我这儿）

（c）连 -kɛ^{5}的。如：

tsa^{3}-tsʻɔ^{2}-tʻe^{5}-kɛ^{5}（做柴头的=木匠）　　na^{8}-ŋy^{6}-kɛ^{5}（拿鱼的）

sɔŋ^{5}-nɛiŋ^{8}-kɛ^{5}（聋耳的）　　tsa^{3}-koŋ^{1}-kɛ^{5}（做工的）

2. 建瓯方言已经和北京一样用 ti^{3}（地）以为副词语尾的助词。如：

mɛ^{4}-mɛ^{4}-ti^{3}　（暗中地）

maiŋ^{7}-maiŋ^{7}-ti^{3}　（慢慢地）

saŋ^{1}-pu^{4}-lɛiŋ^{4}-tɛiŋ^{2}-ti^{3}　（突然地）

ŋɔ8-ŋɔ8 sɛiŋ^{2}-sɛiŋ^{2}-ti^{3}　（愣愣地）

3. 建瓯方言已经和北京一样用 tɛ^{4}（得）以为谓语补语的介词。如：

tsoŋ^{2} mai^{8} kʻɔŋ^{3}-tɛ^{4}-tiu^{7}　（总难藏得住）

tsiau^{5}-tɛ^{4} tsi^{8} tsʻiɔ^{3} kɛ^{5} nɛiŋ^{5}（照得一厝格人）

saŋ^{2}-tɛ^{4} lɛ^{5}　（省得来）

lɔ^{8}-tɛ^{4}-xaiŋ^{2}　（乐得很）

mau^{2} tsia^{4} nɛiŋ^{5} kai^{2}-tɛ^{4},ky^{8} tiu^{7}　（毛只人结得渠住 = 没有一个人能绑得住他）

4. 建瓯方言叙述句处置式用“拿”[na^{8}] 不用“把”。如：

na^{8} tsœŋ^{2} suoi^{4}-xa^{7} tia^{1}-ti^{3}（拿种撒下地里）

na^{8} ky^{8} tsa^{3}-tɛ^{4} kɛiŋ^{2}-kɛiŋ^{2}-ti^{3}（拿渠榨得紧紧地）

lɛ^{5} na^{8} ky^{8} tʻe^{1} kʻɔ^{3}（来拿渠偷去）

na^{8} ni^{8} kɛ^{5} tsʻi^{1} tʻau^{3}-lɛ^{5}（拿你格妻讨来）

5. 建瓯方言被动式用“搦”[na^{4}] 不用“被”。如：

tu^{1} na^{4} ky^{8} i^{1}-xau^{2}（都搦渠医好）

ni^{8} ku^{3} ɔ^{4} na^{4} nɛiŋ^{5} soŋ^{3}-tau^{3} tsoŋ^{2}-tu^{4} iau^{1} uaŋ^{6} miŋ^{7}-ts'iŋ^{6}

（你还要搦人送到总督邀王前面）

na^{4} u^{1}-tsie^{2} kɛ^{5} ky^{2} mi^{5}-tiu^{7}（搦汙格鬼迷住）

sɔ^{2}-liau^{7} na^{4} ky^{8} ti^{2} to^{3}-tɔŋ^{3}-tiau^{3}（锁镣搦渠挣断了）

6. 建瓯方言疑问句也如其它福建方言采用“有…无？”的方式。如：

ni^{8} iu^{2} poŋ^{2}-su^{7} ie^{8} mau^{2} ？（你有本事唛毛？）

但也有用“不是”煞于句后以表疑问的。如：

ni^{8} ia^{2} niɔŋ^{7} k'ɔ^{3}，ɛiŋ^{7}-si^{7} ？（你也要去，不是？）

如果“不是”前面没有语音停顿，那末，更前面必须还有一个“是”才能表示疑问的意思。如：

iɔŋ^{4} ti^{7} si^{7} sɛ^{2} ni^{8} ke^{1} k'au^{1} i^{2} ɛiŋ^{7}-si^{7} ？（这话是使你厌弃不是？）

用“不曾”煞于句末也可以表示疑问的意思。例如：

ni^{8} k'yɛ^{4}-siau^{2} su^{7}-mu^{7}-ti^{7} ɛiŋ^{7}-nɛiŋ^{6} ？（你缺少什么东西不曾？）

又问“可以不可以？”，一般用 sɛ^{2}-tɛ^{4} sɛ^{2}-ɛiŋ^{7}-tɛ^{4}（使得使不得）。这些都是和客家方言接近的。如果句中已经用了疑问副词，句末就如普通话——[ni]以为助词。如：

ni^{8} tsiu^{7} koŋ^{7}-tsiɔŋ^{7}-iɔŋ^{7} ni^{7} ？（= 你就怎样呢？）

凡普通话用“吗”的地方，建瓯用[a]。如：

mau^{2} tsia^{4} nɛiŋ^{4} tiaŋ^{7} ni^{8} kɛ^{4} tso^{8} a^{8} ？（毛只人定你格罪啊？）

如果前面有[ɔ^{4}]，那么句末就用[mai^{8}]。如：

ɔ^{4} lɛ^{4} kiu^{5} ky^{8} mai^{8} ？（会来救渠不会？）

7. 建瓯方言对于“我不认得他”这样的句式，有时把动词前面的否定词移置到后面去。如：

nɛiŋ^{7} ky^{8} ɛiŋ^{7}-tiɔ^{7} （认渠不着）

而普通话“会看到他”建瓯都是：

ɔ^{4} kiŋ^{3}-tɛ^{4} ky^{8} tiɔ^{7} （会见得渠着）

8. 建瓯方言 tɛ^{4}-t'i^{1} k'i^{2}-lɛ^{5} “得知起来”相当于普通话“知道了”。

六 结束的话

从上面初步探讨出来的东西，我们不难看出建瓯方言有下面这几个特点：

1. 从声韵系统来看，建瓯方言自然是要归纳在“十五音”系统里面的。所谓十五音系统，系指福州话、莆田话、泉州话、漳州话、厦门话、龙岩话、潮州话、海南话、台湾话等方言而言的。这些方言声母的特点是：

a. 没有北京的 f 。

b. 没有北京的 tɕ tɕ‘ ɕ ，凡北京的 tɕ tɕ‘ ɕ 在这些方言里都仍旧保持舌根（或较前） k k‘ x 的或 ts ts‘ s 。

c. 也没有北京的 tʂ tʂ‘ ʂ ʐ 。凡北京的 tʂ tʂ‘ ʂ ʐ ，这些方言或说为 t t‘ n l ，或说为 ts ts‘ s ，看古汉语声韵不同而定。

d. 读音 x（或 h ），话音转为 k ，如：啣、县、糊、猴、厚、寒、汗等是。

以上四点，建瓯方言全都具备，所以非把它列入十五音系统里不可。

a. 建瓯话的用词很多和其它“十五音”方言 —— 特别是闽南话的同源。例如：

词	义	建瓯	厦门	词	义	建瓯	厦门
（柏）	树	k‘œŋ^{8}	k‘iŋ^{7}	（涎）	口液	luiŋ^{7}	luã^{7}
艪	登船板	t‘iau^{3}	t‘iau^{3}	（蚬）	似蚌而小	liau^{6}	gio^{6}
铳	鸟枪	ts‘œŋ^{3}	ts‘iŋ^{3}	賺	得利	t‘εiŋ^{3}	t‘an^{3}
短	不长	to^{2}	te^{2}	飑	飙风	pau^{3}	to^{3}
晬	周岁	tso^{3}	tse^{3}	枵	饥	xiau^{1}	iau^{1}
（乳）	小儿所食	naiŋ^{6}	nĩ^{1}	氽	人在水下	mi^{7}	bi^{7}
墘	旁边地	kaiŋ^{6}	kĩ^{6}	脬	肾囊	p‘a^{5}	p‘a^{1}
（子）	儿	kyiŋ^{6}	kiã^{2}	粿	米粉	ts‘ai^{3}	ts‘oe^{3}
懒	惰	tyiŋ^{7}	tuã^{7}	凹	凸对	nε^{4}	lap^{4}
（翼）	羽	sie^{7}	sit^{8}	（多）	少对	tsai^{7}	tsoe^{7}
殕	霉毛	p‘y^{2}	p‘u^{2}	箍	箍桶	k‘u^{1}	k‘ɔ^{1}
（嚼）	咀	piɔ^{7}	pɔ^{7}	田	耕地	tsaiŋ^{5}	ts‘an
囥	藏	k‘ɔŋ^{3}	k‘ŋ^{3}	糍	粿对	tsi^{1}	tsi^{6}
暾	肿胀	p‘ɔŋ^{3}	p‘ɔŋ^{3}	叠	重叠	t‘a^{7}	t‘aʔ^{8}
揵	肩举物	kyε^{3}	kiaʔ^{8}	穿	着衣	tsœŋ^{7}	ts‘iŋ^{7}

a. 但建瓯方言的韵母却是不同于福州及其它诸兄弟方言的。如建瓯有 aiŋ uaiŋ uiŋ yiŋ 等复合元音附声韵，其它兄弟方言都没有。

4．十五音系统中诸方言，其入声或承于鼻音韵，如厦门福州等是，或承于元音韵，如莆田及厦门话音是（元音后加喉塞声）。建瓯方言不但元音韵有入声，如合答等是，就是附声韵，不改变鼻音尾韵，也可以有入声如并俭等是，这真是它处所无。尤其奇特的，即建瓯竟有纯为入声而存在的韵目，例如“发”［uai］就是。这更是别地方看不到的。

5．建瓯唇音声母可以和撮口韵配合。例如：

分　饭　畚　发　皮　妹　肥　铺　吠　屁

pyiŋ^1　pyiŋ^7　pœŋ^3　pyɛ^4　p'yɛ^6　myɛ^7　py^8　p'y^1　py^7　p'y^3

这一点颇可纠正所谓汉语及其方言唇音与撮口呼不能相配合的说法。

6．建瓯声调的分并，颇为混乱。最显著的要算是很大一部分应该是阳平的字都归入上声，例如：完还立凡红等是。而阳入和阴去又常常有下上倒置的现象。

7．建瓯用词虽和“十五音”系其它方言极多类似之处，但从基本词汇的核心根词来看，建瓯方言和赣客方言却有若干共同的地方：

a. 第三身人称代词不用“伊”［i］而用“渠”［ky^8］。

b. 动词说话的“说”用“话”。

c. 否定助动词“不可以”用“不敢”［ɛiŋ^7-kɔŋ^3］，“还没有”用“未曾”［ɛiŋ^7-nɛiŋ^8］。

d. 介词“的”用“格”［kɛ］。

8．赣客方音对于中古全浊声母转化为清音送气，建瓯方音也有这种痕迹。例如：郑、定、别、筹、杖、蹈、稻、澄等，建瓯也如客话念成送气的了。

因为这些，所以我们不能同意福州话是建瓯方言的代表。建瓯方言有它的特点，它通行于建瓯、建宁、崇安、永吉、松溪、政和等县，它是地道的闽北方言，应该算它是客话的旁支。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57年1期
本文略有删节

闽南单音语典

——自文白对应考释闽南方言用字

一 引言

闽南方言这个概念，大约相当于一般所谓的“十五音”系统的汉语方言。这个方言流播的区域，在福建有晋江专区、龙溪专区和龙岩专区一部分，以及厦门、泉州、漳州三个市，在浙江有温州专区一部分，在广东省有汕头市、潮州、海南等处。此外，大家知道，在台湾省和南洋各地，都有它的广泛活动的场所。

这个方言的特点是文读白读有明显的对应。由于它是古汉语的分衍，和现代汉语有较远的距离，加以文白对应，由来已久，因之致使这一方言中若干词语的用字发生了难于对付的问题。有时候，原有其字反认为没有字可写，有时候，虽有其字，反用一个普通话的同义（或近义）的词替代。例如，以“打”代［$p'a?^7$］（拍），以“怕”代［$ki\tilde{a}^1$］（惊）。

为了正确解决方言用字的问题，我们在多年的工作中总结了一点经验，即根据众所共认的文白对应，按照音韵学的方法，往往得到满意的恰如其分的解决。例如，民间管“剪”叫［ka^1］。把［ka^1］写为“剪”，当然不对，但应该怎么写才好呢？我们不能单凭表面就贸贸然认为这个［ka^1］是假摄二等平声麻韵见母字。我们先得肯定［ka^1］这个词是个历史悠久的基本词。既是历史悠久的基本词，肯定不可能用文读音，一定要用白读音。然后进一步根据白读［a］其相对是文读［au］这条规律，最终果然在效摄二等平声肴韵见母下找到“铰”这个字。《集韵》：“铰，居肴切，削刀也。”《六书故》：“交，刃刀也，利以翦。”李贺《五粒小松歌》：“绿波浸叶满浓光，细束龙髯铰刀剪。”可见，写［ka^1］为“铰”，是再洽切没有的了。

关于文白对应，还须探讨一下，要具备什么条件，才能算为文白对应。经验证明：凡得称为文白对应的，首先必须同出于一个汉字，其次按等韵地

位把该字分为文言与白话两种不同的读法。文白对应，事实上是汉语音韵在特定地区历史演变的结果。汉字的读音，表现在声、韵、调三方面。所谓文白对应，往往声、韵、调三者之间，同者二而异者一。如上例“铰” kau^{1}/ ka^{1}，k 声母和阴平调是双方相同的，所异者只是韵母 au / a 一点而已。当然也有声、韵、调只一点相同，其余两点不同的对应。例如，“成” siŋ^{2} / tsiã^{2}。这里面，只有阳平一点是共同的，其余声、韵两点都不相同（虽不相同，但其对应都是规律性的）。至于声、韵、调三者都不相同的，也有其例，但为数不多就是了。例如“誓” se^{5} / tsua^{6}。这个例是厦门一地的特殊情况，原来去声不分阴阳，本是泉州方音的特色。今“誓”文读为 [se^{5}]，是厦门接受泉州的特殊读法，到了白读，又自自然然把阳去表现出来了。

本文按《方言调查字表》先列声母的对应，后列韵母与声调（调类）的对应。每条对应所举例字，都是群众承认，无可置疑的一些常用字。根据对应规律所找到的若干新现字，全部以类相从，附在韵母部分的逐条对应规律下。如该字文白对应除韵母部分外还涉及声母或声调的差别，那就征引条目，以资说明。每字在确定音韵地位之后，还运用诂训材料，以证其音准义确。最后各举方言实例，以备参考。

二 声母部分

中古非组：h/p

平	例字	夫	飞			分	方	枫	封
	文	hu	hui			hun	hɔŋ	hɔŋ	hɔŋ
	白	pɔ	pe			pun	pŋ	pŋ	paŋ
上	例字	斧			反				
	文	hu			huan				
	白	pɔ			piŋ				
去	例字	傅姓	痱	富		粪	放		
	文	hu	hui	hu		hun	hɔŋ		
	白	pɔ	pui	pu		pun	paŋ		
入	例字					沸	腹		
	文					hut	hɔk		
	白					put	pak		

中古敷纽：h/p‘

平	例字	敷			芳		蜂
	文	hu			hɔŋ		hɔŋ
	白	p‘ɔ			p‘aŋ		p‘aŋ
上	例字				纺		
	文				hɔŋ		
	白				p‘aŋ		
去	例字		昲	泛			
	文		hui	huan			
	白		p‘ui	p‘ã			
入	例字				刜	覆	
	文				hut	hɔk	
	白				p‘ut	p‘ak	

中古奉纽：h/ p 或 p‘

平	例字	扶	肥	浮	帆		房	冯姓	缝
	文	hu	hui	hu	huan		hɔŋ	hɔŋ	hɔŋ
	白	p‘ɔ	pui	p‘u	p‘aŋ		paŋ	paŋ	paŋ
上	例字		吠	妇	范		橨		
	文		hui	hu	huan		hun		
	白		pui	pu	pan		pun		
去	例字	紨		翡	伏孵	饭		缝	
	文	hu		hui	hu	huan		hɔŋ	
	白	pɔ		pui	pu	pŋ		p‘aŋ	
入	例字				垡	佛	缚		
	文				huat	hut	hɔk		
	白				p‘eʔ	put	pak		

中古从、崇、船三纽： s / ts 或 ts‘

ts	例字	蛇	实	秫	食
	文	sia	sit	sut	sit
	白	tsua	tsat	tsut	tsiaʔ

中古心、生、书、邪、禅五纽： s / ts 或 tsʻ

白 ts-	例字	蓿	誓	已	水	谁	少	守	婶		
	文	su	se	su	sui	sui	siau	siu	sim		
	白	tsu	tsua	tsi	tsui	tsui	tsio	tsiu	tsim		
	例字	十	折	漩	裳	上	殖	成	石	叔	舂
	文	sip	siat	suan	siɔŋ	siɔŋ	sit	siŋ	sik	siɔk	siɔŋ
	白	tsap	tsiʔ	tsŋ	tsiũ	tsiũ	tsit	tsiã	tsioʔ	tsik	tsiŋ
白 tsʻ-	例字			斜	奢	徐姓	鼠	需	树		
	文			sia		su	su	su	su		
	白			tsʻia	tsʻia	tsʻi	tsʻu	tsʻiu	tsʻiu		
	例字	腮	饲	试	市	髓	笑	手	深		
	文	sai	su	si		sui	sia	tsiu			
	白	tsʻi	tsʻi	tsʻi	tsʻi	tsʻe	tsʻio	tsʻiu	tsʻim		
	例字	鲜	膝	象	生	席	成	星			
	文	sian		siɔŋ	siŋ	sik	siŋ	siŋ			
	白	tsʻĩ	tsʻit	tsʻiũ	tsʻĩ	tsʻioʔ	tsʻiã	tsʻĩ			

中古章纽： ts/k

例 字	枝	指	痣
文	tsi	tsi	tsi
白	ki	ki	ki

中古昌纽： tsʻ/kʻ

例 字	齿
文	tsʻi
白	kʻi

中古崇纽： s/kʻ

例 字	柿
文	si
白	kʻi

中古日、疑纽： l(n) g(ŋ) / h

疑	例 字	瓦	鱼	艾	蚁	岸	砚	额头～	鹗
	文	gua^3	gu^2	$ŋãi^6$	gi^3	gan^6	$gian^6$	gik	gɔk
	白	hia^5	hi^2	$hiã^6$	hia^6	$huã^6$	$hĩ^6$	hiaʔ	hioʔ
日	例 字	耳	娆	燃	箬(叶)	肉	诺		
	文	ni^3	$lian^2$	$lian^2$	liɔk	liɔk	lɔk		
	白	hi^6	$hian^2$	$hiã^2$	hioʔ	hik	hiɔʔ		

中古溪纽：kʻ / h

例 字	墟	奎
文	kʻu	kʻai
白	hi	hai

中古晓纽：h / kʻ

例 字	呼	浒~茂	许	薅	吸	涣
文	hɔ	hɔ	hu	ho	hip	huan
白	kʻɔ	kʻɔ	kʻɔ	kʻau	kʻip	kʻuã

中古匣纽：h / ø , k , kʻ

o	例 字	何~厝	下项~	胡	鞋	话	盒	馅	狭
	文	ho	hə	hɔ	hai²	hua	hap⁸	həm⁶	hiap⁸
	白	ua	e	ɔ	ue²	ue⁶	aʔ⁸	ã⁶	ueʔ⁸
	例 字	闲	换	活	黄	学	絚	红	
	文	han	huan	huat	hɔŋ	hak	hiŋ	hɔŋ	
	白	iŋ	uã	uaʔ	ŋ	oʔ	an	aŋ	
k	例 字	下低	怀	摞	号年~	猴	厚	含	咸
	文	ha	huai	ho	ho	hɔ	hɔ	ham	ham
	白	ke	kui	ko	ko	kau	kau	kam	kiam
	例 字	寒	汗	滑	悬	县	舷（边）	行	
	文	han	han	huat	hian	hian	hian	hiŋ	
	白	kuã	kuã	kut	kuãi	kuãi	kĩ	kiã	
kʻ	例 字	下放	环	磕	庴闭	唊黏着			
	文	ha	huan	hap	hap	hap			
	白	kʻe	kʻuan	kʻap	kʻaʔ	kʻaʔ			

中古云纽：ø/h

例 字	园	远	云	域
文	uan	uan	un	
白	hŋ	hŋ	hun	hik

中古以纽：ø / t‘ , b , ts , ts‘ , s , l

t‘	例字	夷	与	榆				
	文	i	u	lu				
	白	t‘ai	t‘ɔ	tiu				
b	例字	维	唯					
	文							
	白	bi^2	bi^6					
ts	例字	养头～	痒	檐				
	文	$iɔŋ^3$	$iɔŋ^3$	iam				
	白	$tsiũ^6$	$tsiũ^6$	tsĩ				
ts‘	例字	耀	延	扬				
	文	iau	ian	iɔŋ				
	白	ts‘io	ts‘iən	ts‘iũ				
s	例字	游	盐	盐	蝇	翼	赢	液
	文	iu	iam^2	iam^5	iŋ	ik	iŋ	ik
	白	siu	$sĩ^5$	$sĩ^5$	sin	sit	siã	sioʔ
l	例字	愉	愈	喻	锐			
	文							
	白	lu^2	lu^3	lu^6	lue^6			

三 韵母部分

（条件所限，仅先排印果、假、遇、山、通五摄为例，以概全貌。）

A、 果摄

果摄一等开口（合口唇音）：o(ɔ̃) / ua

例字	簸	破	磨	舵	拖	箩	歌	可	我	何
文	po^5	$p‘o^5$	$mɔ̃^2$	to^6	$t‘o^1$	lo^2	ko^1	$k‘o^3$	$ŋɔ̃^3$	ho^2
白	pua^5	$p‘ua^5$	bua^2	tua^6	$t‘ua^1$	lua^2	kua^1	$k‘ua^3$	gua^3	ua^2

哿——《集韵》："口箇切。船着沙不行也。"$k‘o^5$ / $k‘ua^5$。今引申其义，

凡搁置都可以叫“跍”。如：“两骹～停椅仔顶” lŋ^{5} k'a^{1} k'ua^{5} ti^{6} i^{3} a^{3} tiŋ^{3}。(两脚搁在椅子上)。

些——《集韵》:“四箇切。”《说文 · 新附》:“语词也。见《楚辞》 。从此从二，其义未详。” so^{5} / sua^{5}。今用为不定语气语，置于句末，轻读。如：“来做看有十日些” lai^{2} tsue^{5} k'uã^{5} u^{6} tsap^{8} lit^{8} sua^{5}（干了约莫十天吧）。

如——《集韵》:“乃箇切，若也。” nɔ̃^{6} / lua^{6}。今凡问多少若干都说“如侪” lua^{6} tsue^{6}或单说一个“如” lua^{6}。或写为“偌”。例如：“您厝有如农” lin^{3} ts'u^{5} u^{6} lua^{6} laŋ^{2}（你家有多少人）?

果摄一等合口（唇音除外）o(ɔ̃)/ e （泉ɤ，漳舌齿e、牙喉ue）

例字	螺	坐	过	课	火	和～尚
文	lo^{2}	tso^{6}	ko^{5}	k'o^{5}	hɔ̃^{3}	ho^{2}
白	le^{2}	tse^{6}	ke^{5}	k'e^{5}	he^{3}	he^{2}

垜——《集韵》:“都果切。小崖。” to^{3} / te^{3}。今管“短”叫［ te^{3}］，其字绝非“短”字。“短”为山摄合口一等上声字。在闽南文为 -uan，白可没有说 -e 的。按音韵地位，白读［ te^{3}］其字是“垜” 。《字林》:“垜，小堆也。” 《礼记表记》:“义有长短大小。” 可见长与大，短与小，都是近义词。短义福州说［ tɸy^{3}］、蒲田说［ tɸ^{3}］，和闽南一样，都来自“垜”这个字的白读。例如“三长两垜”，sã^{1} -tŋ^{2} lŋ^{6}- te^{3}（三长两短），俗写为短。

餜——《集韵》:“古火切，饼也。” ko^{3} / ke^{3}。《玉篇》:“饵食也，饼也，餻也。” 《方言》:“饵谓之餻。” 今管糕叫“餜” ，俗作“粿” 。例如：“做～膾揾农兮喙” tsue^{5} ke^{3} bue^{6} ŋ^{1} laŋ^{2} -e ts'ui^{5}（煎了一片糕遮不了人家一张嘴巴，引申：人言啧啧）。俗写为“粿”。

椯——《集韵》:“都唾切，木本也。” to^{5} / te^{5}。今管块叫[te^{5}]，就是这个字。例如：“切毋成～” ts'iat^{7} m^{6} tsiã^{2} te^{5}（切不成块状）。

B、 假摄

假摄二等开口

例字	把	帕	马	茶	渣	杈	纱	加	牙	夏
文	pa^{3}	p'a^{5}	mã^{3}	ta^{2}	tsa^{1}	ts'a^{1}	sa^{1}	ka^{1}	ga^{2}	ha^{6}
白	pe^{3}	p'e^{5}	be^{3}	te^{2}	tse^{1}	ts'e^{1}	se^{1}	ke^{1}	ge^{2}	he^{6}

戗——《集韵》："邦加切。敛也。" pa^{1} / pe^{1}。今引申指用筷子敛饭入口。"大喙～～去" tua^{6} tsʻui^{5} pe^{1}-pe^{1} kʻi^{5}（大口把饭拨到嘴里吃完）。

䈃——《篇海》："白巴切，音琶，五齿～，泥用以去草。" pa^{2} / pe^{2}。例如："用竹～仔～树箬。" iŋ^{6} tik^{7} pe^{2}-a pe^{2} tsʻiu^{6}-hioʔ^{8}（用竹䈃子䈃树叶）。

椵——《集韵》："何加切。囚械也。" ha^{2} / ke^{2}。例如"毛～𣗳门扇板" bo^{2} ke^{2} gia^{2} bŋ^{2}-sĩ^{5}-pan^{3}（没有枷，扛门板，引申指自取其烦）。

下——《集韵》："亥雅切。《说文》底也。" ha^{6} / ke^{6}。今管低叫［ke^{6}］。正是"下"字。按《说文新附》："低，下也。"足资证明。用例："悬悬～～真毛平" kuãi^{2} kuãi^{2} ke^{6}-ke^{6} tsin^{1} bo^{2} pĩ^{2}（高高低低很不平）。

蛇——《集韵》去声禡韵澄纽："除驾切。虫名。《南越志》：水母，东海谓之蛇，或作蜡。" tʻa^{6} / tʻe^{6}。《尔雅翼》："蛇生东海，正白濛濛如沫，又如凝血，纵广数尺，有知识无头目处所，故不知避人。众蝦附之，随其东西。故《江赋》曰："水母曰蝦也。" 《玉篇》："形如覆笠，泛泛常浮随水。"今也用为形容词，指行动笨拙，用例："买～食响" bue^{3} tʻe^{6} tsiaʔ^{8} hiaŋ^{3}（喻：徒慕虚名，不务其实）。

罅——《集韵》去声禡韵晓纽："虚讶切。《说文》裂也。从缶，缶烧善裂也。"今谓陶瓷裂而未破者为［ham^{1}-he^{5}］，［he^{5}］正是"罅"字。用例："嗽告含～声" sau^{5} kau^{5} ham^{1} he^{5} siã^{1}（咳嗽到声音嘶哕如陶瓷的破裂声）。

讶——《集韵》去声禡韵疑纽："鱼驾切。㤞～：心不合。" ga^{6} / ge^{6}。今用以指羞惭。用例："无～用笑解" bo^{2} ge^{6} iŋ^{6} tsʻio^{5} kue^{3}（意：恬不知羞）。

砑——《集韵》去声禡韵疑纽："鱼驾切。碾也。" ga^{6} / ge^{6}。《玉篇》："光石也。"按光石是磨石使光的意思。用例："灰缝着～伊光" he^{1} pʻaŋ^{6} dioʔ^{8} ge^{6} i^{1} kŋ^{1}（着：得，要）。

假摄二等开口：a / ua

例　字	沙垄～	鲨～鱼
文	sa^{1}	sa^{1}
白	sua^{1}	sua^{1}

假摄二等合口：ua / ue

例　字	瓜	花	化
文	kua^{1}	hua^{1}	hua^{5}
白	kue^{1}	hue^{1}	hue^{5}

铧——《集韵》平声麻韵匣纽："胡瓜切。《说文》两刃臿也。" hua² / hue²。《方言》："臿，宋魏之间谓之铧。" 今谓直插起土的工具。用例："用～刺涂" iŋ⁶ hue² ts'iaʔ⁷ t'ɔ²。

搲——《集韵》上声马合韵影纽："乌瓦切。吴俗谓手爬物。" wa³ / we³。[漳州]指用手或器物爬土。用例："～塗空，栽树欉" we³ t'ɔ²- k'aŋ¹ tsai¹ ts'iu⁶ -tsaŋ²（挖土种树）。

假摄三等开口：ia / e

佘——《集韵》平声麻三韵禅纽："时遮切，姓也。" sia² / se²。杨慎曰："今人姓有此，而妄写作佘，此不通晓《说文》而自作聪明者。" 佘字从舍省，舍与蛇近，而禅遮之切为正音矣。五代宋初，人自称曰'沙家'，即'佘家'之近声可证。而赊字从佘，亦可知也。今在谚语中用为人。用例："饲后生，养老～" ts'i⁶ hau⁶-sĩ¹ iũ³ lau⁶-se²（意：养子防老）。按：永安 sɔ²，客话 sa²，说的都是这个字。

痲——《集韵》去声禡三韵船纽："神夜切，病也。" sia⁶ / se⁶，漳州婉言管病叫～。用例："～了几日拢绘做治志" se⁶ liau³ kui³-lit⁸ lɔŋ³ bue⁶ tsue⁵ tai⁵-tsi⁵（病了几天都干不了活了）。

C、遇摄

中古遇摄一等：ɔ

例字	布	普	步	模	都	土	肚	奴	卢	租
文	pɔ⁵	p'ɔ³	pɔ²	bɔ²	tɔ¹	t'ɔ³	tɔ⁶	nɔ̃²	lɔ²	tsɔ¹
白										
例字	徂	苏	姑	苦	吴	呼	胡	坞		
文	tsɔ²	sɔ¹	kɔ¹	k'ɔ³	ŋɔ̃²	hɔ¹	hɔ²	ɔ⁵		
白								u⁵		

晡——《集韵》平声模韵邦纽："奔模切。日加申特。" pɔ¹。《素向标本病传论》："夏，下晡" 注："下～，谓日于申时之后五刻也。" 今引申指日时。用例："顶下～拢毛闲" tiŋ³ e⁶ pɔ¹ lɔŋ³ bo² iŋ²（上下午都不得其暇）。

痡——《集韵》平声模韵邦纽："奔模切，病也。" pɔ¹。《书·泰誓》"毒～四海" 注："痡，病也。"《国语·晋语》"以韩之病" 注："病，败也。" 而《广雅·释诂三》："腐败也。" "朽，败也。" 今正谓腐朽谓痡。用例："眠床椅

桌园久拢～去” bin^2 tsʻŋ^2 i^3 toʔ^7 kŋ^5 ku^3 lɔŋ^3 pɔ^1 kʻi^5（床桌椅收藏久了，都腐朽了）。

塗——《集韵》平声模韵定纽：“同都切。泥也。” tʻɔ^2。《诗·角弓》“如～～附”传：“～，泥也。”《易·睽》“见豕负塗”虞注：“土得雨为泥～。”今管土叫～。用例：“看农面恰输看～面” kʻuã^5 laŋ^2 bin^6 kʻaʔ^8 su^1 kʻuã^5 tʻɔ^2 bin^6（靠人情的帮忙不如靠土地的生产）。

箍——《集韵》平声模韵溪纽：“空胡切。篾也。” kʻɔ^1。今指环篾束物。用例：“伊祖农若桶～” i^1 tsit^8 laŋ^2 nã^3 tʻaŋ^3 kʻɔ^1（他一个人象个桶箍一样）。俗写“箍”。

鈷——《集韵》平声模韵溪纽：“空胡切。～饼。” kʻɔ^1。用例：“用油～洗衫” iŋ^6 iu^2 kʻɔ^1 sue^3 sã^1（用油枯洗衣）。“用豆～落肥” iŋ^6 tau^6 kʻɔ^1 loʔ^8 pui^2（用豆枯肥田）。

瓠——《集韵》平声模韵匣纽：“洪孤切。器也。” hɔ^2。今指用器物捞取。用例：“～薸饲鸭仔” hɔ^2 pʻio^2 tsʻi^6 aʔ^7 a^3（捞取浮萍养小鸭）。

鲴——《集韵》平声模韵匣纽：“洪孤切。海鱼也。” hɔ^2 / kɔ^2。用例：“厦门有白～镇港” e^5 bŋ^2 u^6 peʔ^8 kɔ^2 tin^5 kaŋ^3。

乌——《集韵》平声模韵影纽：“汪胡切。” ɔ^1。《诗·北风》：“莫黑匪乌”。《小尔雅》：“纯黑而反哺者谓之乌。”今管黑叫～。用例：“天～～，𣍐落雨” tʻi^1 ɔ^1-ɔ^1 beʔ^7 loʔ^8 hɔ^6（天黑黑，要下雨）。

姥——《集韵》上声姥韵明纽：“满补切。女老称。” bɔ^3。今管“老婆”叫～。用例：“～团祖大阵” bɔ^3 kiã^3 tsit^8 tua^6 tin^6（老婆小孩一大群）。

堵——《集韵》上声姥韵端纽：“董五切。《说文》垣也。” tɔ^3。今用为量词或垣状之物。用例：“用枋～隔祖～屏” iŋ^6 paŋ^1 tɔ^3 keʔ^7 tsit^8 tɔ^3 pin^2（用木板截一道屏）。

土——《集韵》上声姥韵透纽：“统五切。《说文》：地之吐生物者也。”《白虎通·五行》：“土之为言吐也。” tʻɔ(ŋ)^3。今指吐出、露出。用例：“工字～头就是土字” kɔŋ^1 li^6 tʻɔ^3 tʻau^2 tsiu^6 si^6 tʻɔ^3 li^6（工字露头就是土字）。

櫓——《集韵》上声姥韵来纽：“笼五切。动摇。” lɔ^3。用例：“喙齿摇～𣍐食物件” tsʻui^5 kʻi^5 io^2 lɔ^3 bue^6 tsiaʔ^8 mĩʔ^8 kiã^6（牙齿摇动不能吃东西）。

鈷——《集韵》上声姥韵见纽：“果五切。～鏻：温器。” kɔ^3。今指壶形温器。用例：“用茶～燃茶” iŋ^6 te^2 kɔ^3 hiã^2 te^2（用茶壶烧茶）。

哺——《集韵》去声暮韵並纽：“蒲故切。《说文》：～咀也。” pɔ^6。《史记·鲁周公世家》：“一饭三吐哺。”今正管咀嚼叫～。用例：“规日～东～西～

尯了” kui^{1} lit^{8} pɔ^{6} taŋ^{1} pɔ^{6} sai^{1} pɔ^{6} bue^{6} liau^{3}（整天嚼这嚼那嚼个不完）。异体哎。

黖——《集韵》去声暮韵端纽：“都故切。深黑色。” tɔ^{5}。《六书故》：“浊黑也。”今除用为“乌～”［ɔ^{1}-tɔ^{5}］之外还用为动词：“～墨”是墨迹渲染，“～字”是用薄纸描写。用例：“祯兮感冒，～甲逐兮拢者” tsit^{8} e^{2} kam^{3} mɔ̃^{6} ,tɔ^{5} kaʔ^{8} tak^{8} e^{2} lɔŋ^{3} tioʔ^{8}（一个感冒，弄到个个都染上了病）。

厝——《集韵》去声暮韵清纽：“仓故切。《说文》：置也。” ts‘ɔ^{3} / ts‘u^{3}。按《华嚴音义上》引《广雅》：“置，捨也。”《荀子·劝学》“锲而舍之”注：“舍与捨同。”《汉书·高帝本纪》“欲止宫休舍”注：“舍谓屋舍也” 。今管“屋”为～。用例：“恁～泉州城内抑城外” lin^{3} ts‘u^{5} tsuan^{2} tsiu^{1} siã^{2} lai^{6} aʔ^{8} siã^{5} gua^{6}（你家住泉州城里或城外）。

互——《集韵》去声暮韵匣纽：“胡故切。” hɔ^{6}。《汉书·刘向传》“宗族盘～”注：“～字或作牙，谓若犬牙相交之意也。”《史记·乐书》：“四畅交于中。”《正义》：“交，互也。”可见，交与互之义可通。今管“给予”叫～。互：自甲交与乙的意思。用例：“顶手交～下手” tiŋ^{3} ts‘iu^{3} kau^{1} hɔ^{6} e^{6} ts‘iu^{3}（上手交给下手）。引申为“被”的意思：“～农看见否” hɔ^{6} laŋ^{2} k‘uã^{5} kĩ^{5} p‘ãi^{3} se^{5}（被人家看到不好意思）；又“叫”的意思：“～我心肝泊泊弹” hɔ^{6} gua^{3} sim^{1} kuã^{1} p‘ɔk^{8} p‘ɔk^{8} tuã^{6}（叫我心头直勃勃地跳个不住）。

遇摄三等开口：ɔ（u）/ue

例字	初	疏	梳	黍	鑢	紵
文	ts‘ɔ	sɔ	sɔ	su	lu	tu
白	ts‘ue	sue	sue	sue	lue	tue

贮——《集韵》上声语韵知纽：“展吕切。積也。” tu^{3} / tue^{3}。今管积藏或装上叫～。《周礼·廛人》注：“谓货物～藏于市中。”用例：“规箱～滇滇” kui^{1} siũ^{1} tue^{3} tĩ^{6} tĩ^{6}（整箱装得满满）。

遇摄三等开口（鱼类） u / i

例字	猪	箸	徐	去	女（代词）	鱼	墟
文	tu	tu	su	k‘u	lu	gu	hu
白	ti	ti	ts‘i	k‘i	li	hi	hi

踷——《集韵》平声鱼韵澄纽："陈如切。《说文》：峙也，不前也。" t'u² 。今正谓迟不前曰～。用例："两农～鬥久" lŋ⁶ laŋ² t'u² tau⁵ ku³（两人竟相闲聊了很久）。

竚——《集韵》上声语韵澄纽："丈吕切。" tu⁶/ ti⁶ 。《离骚》"延～兮吾将反"注："立貌也。"《说文新附》："久立也。"今指在于。用例："個厝徛～厦门中山路" in¹ ts'u⁵ k'ia⁶ ti⁶ e⁶ mŋ² tiɔŋ¹ san¹ lɔ⁶（他家住在厦门中山路）。

飫——《集韵》去声御韵影纽："依据切。《说文》：燕（厌）食也。" u⁵ / i⁵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加膳则～肠"注："～，厌也。"今管"食腻"叫～。用例："菜伤油，食着真～" ts'ai⁵ siũ¹ iu², tsiaʔ⁸ tioʔ⁸ tsin¹ i⁵（菜太油了，吃起来觉得很腻）。

遇摄三等合口（唇与喉）u/ɔ

例 字	斧	傅	芋	雨
文	hu	hu⁵	u	u³
白	pɔ	pɔ⁶	ɔ	hɔ⁶

夫——《集韵》平声虞韵非纽："风元切。《说文》：丈夫也。" hu¹ / pɔ¹ 。《礼记·檀弓》："～由赐也见我。" 释文："～谓文～" 。今谓"轿夫"为 [kio⁶ pɔ¹]，也有称"姊～"为 [tsi³ pɔ¹] 的。因此"丈夫"说为 [ta⁶ pɔ¹]，引申指男性。用例："丈夫农亦悉细囝乎" ta⁶ pɔ¹ laŋ² iaʔ⁸tiã⁵ sue⁵ kiã³ hɔ̃（丈夫亦爱少子乎）？

扶——《集韵》平声虞韵奉纽："冯元切。《说文》：佐也" 。p'ɔ²。《汉书天文志》集注引晋灼："～，附也。"今管"谄附"叫～。用例："行正路，毋免～" kiã² tsiã⁵ lɔ⁶ ，m⁶ bian³ p'ɔ²（走正路，何用谄附于人）。

紨——《集韵》平声虞韵奉纽："冯元切。《说文》：布也。一曰粗紬。" pɔ²。用例："做衫下裾着拗～" tsue⁵ sã¹ e⁶ ku¹ tioʔ⁸ au³ pɔ²（缝衣服下裾要反折起来缝）。

㕮——《集韵》上声虞韵奉纽："奉甫切。咀嚼也。" pɔ⁶ 。《方书》："药之粗齐为～咀。"今正管咀嚼叫～。用例："食塗豆，～伊幼" tsiaʔ⁸ t'ɔ² tau⁶, pɔ⁶ i¹ iu⁵（吃花生米，嚼得烂）。异体：哺。

紨——《集韵》去声遇韵奉纽："符遇切。缚绳也。" pɔ⁶ 。绞草为绹叫～。用例："草～缚恰絚者" ts'au³ pɔ⁶ pak⁸ kaʔ⁸ an² tse³（草绳绑紧一些）。

遇摄三等合口（虞类）u（ɔ）/ i（a）u

例字	取	聚	须	柱	蛀	输	数	树
文	ts'u	tsu	su	tu	tsu	su	sɔ	su
白			ts'iu	t'iau	tsiu		siau	ts'iu
例字	儒	句	区	瞿	愚	吁	雨	裕
文	lu	ku	k'u	ku	gu	hu	u	lu
白								

蚼——《集韵》平声虞韵见纽："恭于切。虫名。《方言》：'蚍蜉，齐鲁之间谓之～蟓'。" ku¹。今管甲虫叫～。用例："旧米生蛀～" ku⁶ bi³ sĩ¹ tsiu⁵ ku¹。

痀——《集韵》平声虞韵见纽："恭于切。曲背。" ku¹。今仍管曲背叫（痀）～。用例："痀～申袂直" un³ ku¹ ts'un¹ bue⁶ tit⁸（罗锅申不直）。

跔——《集韵》平声虞韵群纽："权俱切。拘～：不申。" k'u²。今管蹲脚叫～。用例："见着～骹" kĩ⁵ tioʔ⁸ k'u² k'a¹（一见股慄蹲下）。

欋——《集韵》平声虞韵群纽："权俱切。齐鲁谓齿杷曰～。" ku²。今指用耙耙物。用例："将塗～～做積堆" tsiɔŋ¹ t'ɔ² ku² ku² tsue⁵ tsit⁸ tu¹（把土扒成一堆）。

藷——《集韵》平声虞韵禅纽："常如切。药草。署预也。"俗写薯。用例："積斤米换七斤番～" tsit⁸ kun¹ bi³ uã⁶ ts'it⁷ kun¹ h(u)an¹ tsu²（一斤大米换七斤地瓜）。

趋——《集韵》平声虞韵清纽："逡须切。《说文》：走也。" ts'u¹。《淮南·氾论》"故终身而所定～"注："～，归也。"《汉书·贾谊传》"～中肆夏"注："～，疾步也。"自上而下，其行也速，有如归。今引申谓陡曰～。用例："路真～，着细腻行" lɔ⁶ tsin¹ ts'u¹，tioʔ⁸ sue⁵ li⁶ kiã²（路很陡，走着要小心）。

株——《集韵》平声虞韵知纽："追输切。木根也。" tu¹。今管副词"根本"叫"根～"。用例："根～伊袂晓得，免叫伊来" kun¹ tu¹ i¹ bue⁶ hiau³ lit⁷，bian³ kio⁵ i¹ lai²（根本他不懂，别叫他来）。

傴——《集韵》平声虞韵影纽："邕俱切。《说文》股～也。李阳冰曰：体屈曲。"今管膝盖叫骹头～。用例："两手援佇骹头～"nŋ⁶ ts'iu³ huã⁶ ti⁶ k'a¹ t'au² hu¹（两手按在膝盖上）。

珠——《集韵》平声虞韵章纽："鍾输切。" tsu¹ / tsiu¹。今管眼睛叫目～。

用例："目～圆车车" bak^{8} tsiu^{1} ī^{2} ts‘ia^{1} ts‘ia^{1}（眼睛圆圆的）。

鏅——《集韵》平声虞韵心纽："拘趋切。锁肚也。" ts‘iu^{1} 。旧式琐钥凸以纳凹者叫"锁～" 。用例："有锁毛锁～" u^{6} so^{3} bo^{2} so^{3} ts‘iu^{1}（只有锁壳，没有锁心）。

跼——《集韵》平声虞韵见纽："恭于切。足寒曲也。" ku^{1} / kiu^{1} 。今管既申而缩叫～。用例："～骹毋敢落水" kiu^{1} k‘a^{1} m^{6} kã^{3} loʔ^{8} tsui^{3}（缩脚不敢下水）。

跔——《集韵》平声虞韵群纽："权俱切。拘～：不伸。" k‘u^{2} / k‘iu^{2} 。今管痉挛叫～。用例："骹手～～" k‘a^{1} ts‘iu^{3} k‘iu^{2} k‘iu^{2}（手足痉挛）。俗或写"虬"。

䨲——《集韵》平声虞韵泥纽："乃俱切。《字林》：兔子也。" lu^{2} / niu^{2}。今管幼小叫～。用例："囡仔坐椅仔～" gin^{3} ã^{3} tse^{6} i^{3} a^{3} niu^{2} 。

縐——《集韵》去声遇韵庄纽："仄遇切。絺也。" tsɔ^{5} / liau^{5} 。今指略有绉纹的棉织品。用例："腰里交禃条～纱巾" io^{1} le^{1} ha^{2} tsit^{8} tiau^{2} liau^{5} se^{1} kun^{1}（腰间系着薄纱巾）。

厨——《集韵》平声虞韵澄纽："重株切。《说文》：庖屋也。" tu^{2} / tiau^{2} 。今引申指栏养牲畜的地方。用例："鸡～拼清气" kue^{1} tiau^{2} piã^{5} ts‘iŋ^{1} k‘i^{5}（鸡栏打扫干净）。

D、 山摄

中古山摄开口一等（寒类）：an / uã

例 字	单	炭	拦	赞	餐	散	肝
文	tan	t‘an	lan	tsan	ts‘an	san	kan
白	tuã	t‘uã	luã			suã	kuã
例 字	看	岸	罕	寒	鞍		
文	k‘an	gan	han	han	an		
白	k‘uã	huã	huã	kuã	uã		

殘——《集韵》平声寒韵从纽："财于切，杀害也。" tsan^{2} /○ 。今仍其义。用例："互农用刀～看" ho^{6} laŋ^{2} iŋ^{6}to^{1} tsan^{2}-tioʔ^{8} （被人用刀刺杀）。

惮——《集韵》上声旱韵定纽："荡悍切。劳也，难也。" tan^{6} / tuã^{6} 。今用为"惰" 。"懒惰" ，厦门谓之"频～" ［pin^{2}-tuã^{6}］，漳州谓之"尚～" ［ siũ^{6}-tuã^{6}］ 。

剷——《集韵》上声旱韵透纽："儻旱切。割也。" t'an^{3} / t'uã^{3} 。今指铲除。用例："园草着～～者" hŋ^{2}-ts'au^{3} tioʔ^{8} t'uã^{3}-t'uã tse^{3}（园里的草要铲除铲除）。

骭——《集韵》去声输韵匣纽："侯旰切。弓拒也。" han^{6} / kuã^{6} 。今引申用为槳。亦指以手提槳之动作。用例："拄～禃桶水，桶～就否去" tu^{3} kuã^{6} tsit^{8} t'aŋ^{3} tsui^{3} t'aŋ^{3}-kuã^{6} tsiu^{6} p'ai^{3}-k'i^{5}（才提一桶水，桶提就坏了）。

晏——《集韵》去声翰韵影纽："於旰切。晚也。" an^{5} / uã^{5} 。《离骚》："及年岁之未～兮"注"晏，晚也。"今仍其义，引申为迟。用例："早～着共伊讲" tsa^{3}-uã^{5} tioʔ^{7} ka^{6} i^{1} kɔŋ^{3}（早晚要对他说）。

澶——《集韵》去声翰韵透纽："他案切，漫也。" t'an^{5} / t'uã^{5} 。今谓漫延为～。繁殖为"生～" [sĩ^{1}-t'uã^{5}] 。

瀾——《集韵》去声翰韵来纽："郎旰切。" lan^{6} / luã^{6}。今用为涎。用例："慦告流～" gian^{5} kau^{5} lau^{2}-luã^{6}（爱到垂涎）。

中古山摄开口一等入声曷韵： at / uaʔ

例字	獭	辣	擦	撒	割	渴	喝	曷
文	t'at	lat	ts'at	sat	kat	k'at	hat	hat
白	t'uaʔ	luaʔ	ts'uaʔ	suaʔ	kuaʔ	k'uaʔ	huaʔ	

笪——《集韵》入声曷韵端纽："当割切。《说文》：覆舟簟。" tat^{7} /〇稍变为 tat^{8}/〇 。今申其义为竹篾所织大席，旧称"籧篨" 。可晒谷者谓之"谷～" [kɔk^{7}-tat^{8}] 。

鬣——《集韵》入声曷韵来纽："郎达切。鱼名。" lat^{8} /〇 。今仍谓海鱼一种之名，多骨。用例："～鱼厚刺" lat^{8}-hi^{2} kau^{6} ts'i^{5}（～鱼多骨）。

遏——《集韵》入声曷韵影纽："阿葛切。《说文》微止也" 。 at^{7} /〇 。按《诗・大雅・緜》："予曰有禦侮。"《传》："武臣折衝曰禦侮。"《疏》："能折止敌人之衝突者。"是折亦有止义。今谓折为～。用例："～断树枝" at^{7} tŋ^{6} ts'iu^{6}-ki^{1}（折断树枝）。

中古山摄一等合口（桓类）： uan / uã(ŋ)

例字	搬	潘	盘	满	端	断	卵	鑽
文	puan	p'uan	puan	buan	tuan	tuan	luan^{3}	tsuan
白	puã	p'uã	puã	buã	tuã	tŋ	lŋ^{6}	tsŋ

例字	窜	酸	官	宽	歡	换	碗	
文	tsʻua	suan	kuan	kʻuan	huan	uã	uã	
白	tsʻŋ	sŋ	kuã	kʻuã	huã	ua	uã	

剸——《集韵》合口一等桓韵定纽：“徒官切。《说文》：截也。” tuan^2/ tŋ^2。按《广韵》：“～，截木也。”今申其义指截而断者。用例：“截为三～” tsueʔ^8 tsueʔ^8 sã^1 tŋ^2（截为三截）

卵——《集韵》上声缓韵来纽：“鲁管切。” luan^3 稍变为 lan^6 。按“卵”篆作𡖀，似为阴茎带睾丸的形象。今谓阴茎为～爪［lan^6-tsiau^3］。睾丸为～核［lan^6-hut^8］，犹初义也。别书为“膦”，俗作“⺀”。

涣——《集韵》去声换韵晓纽：“呼玩切。《说文》：流散也。” huan^5 / kʻuã^5。按《易・正义》：“～者，散释之名。大德之人，建功立业，散难释险，故谓之～。”今[漳州]指宽泛。用例：“这双鞋伤～” tsit^7 siaŋ^1 ue^2 siũ^1 kʻuã^5（这双鞋子太大了）。

中古合口一等入声末韵： uat / uaʔ

例字	撥	潑	钹	末	掇	脱	捋
文	puat	pʻuat	puat	buat	tuat	tʻuat	luat
白	puaʔ	pʻuaʔ	puaʔ	buaʔ	tuaʔ	tʻuaʔ	luaʔ
例字	括	阔	活	斡			
文	kuat	kʻuat	huat	uat			
白	kuaʔ	kʻuaʔ	uaʔ				

渉——《集韵》入声末韵精纽：“子末切。水溅也。” tsuat^7 / tsuaʔ^7 。今仍其义。用例：“担水伤满伤紧会～～出去” tã^1 tsui^3 siũ^1 buã^{3}siũ^1 kin^3 e^6 tsuaʔ^7-tsuaʔ^{7}tsut^7-ki^5（水担得太满太快会摇溅出去）。

濊——《集韵》入声末韵明纽：“莫葛切。塗也。” buat^7 / buaʔ^7 。今仍其义。用例：“～壁双面光” buaʔ^7 piaʔ^7 siaŋ^1-bin^6 kŋ^1 （抹墙两面光）。俗写为“沬”。

眛——《集韵》入声末韵明纽：“莫葛切。鱼名。” buat^8 / buaʔ^7。今指鳄鱼。用例：“～仔会抹侬” buaʔ^7-a^3 e^6 buaʔ^8 laŋ^2（鳄鱼会把人攫去）。

挩——《集韵》入声末韵透纽：“他沽切。《说文》解～也。” tʻuat^7 / tʻuaʔ^7 。通作“脱”。今仍其义。用例：“祖时都毛通敨挩” tsit^8 si^2 tɔ^1 bo^2 tʻaŋ^1 tʻau^3-tʻuaʔ^7

（一时都无法解脱）。

中古山摄开口二等（山类）: an / (ts) uã , (k) iŋ

例字	盼	辦	綻	盞	鏟	山	間	眼龙～	闲
文	p'an	pan	tan	tsan	ts'an	san	kan	gan	han
白				tsuã	ts'uã	suã	kiŋ	giŋ	iŋ

裥——《集韵》上声産韵见纽:“贾限切。屌幅相襵也。” kan^{3} / kiŋ^{3} 。今仍其义。用例:“颂裙捔～” ts'iŋ^{6} kun^{2} k'ioʔ^{7} kiŋ^{3} （穿裙子打摺)。

中古山摄开口二等入声黠韵: at/○ 。

例字	八	拔	扎	察	杀	轧
文	pat	puat^{8}	tsat	ts'at	sat	at
白	pueʔ	puiʔ ^{7}			suaʔ	

八——《集韵》入声黠韵邦纽:“布拔切。《说文》别也。” pat^{7}/○ 。按《穀梁传·哀公六年》“犹别之而不别也”注:“别，犹识也。”今谓“识”为～。用例:“～农毋～名” pat^{7} laŋ^{2} m^{6} pat^{7} miã^{2} (认识人不认识名字)。

山摄二等合口（山类）: uan/○

例字	鳏	幻
文	kuan	huan
白		

山摄二等合口入声黠韵: uat/○

例字	滑	挖
文	huat	uat
白	kut	uiʔ

齚——《集韵》入声黠韵崇纽:“士滑切。《博雅》: 齧也。” suat^{8} / tsuaʔ^{8} 。今借指差错。用例:“是女是我拢毛～” si^{6} li^{3} si^{6} gua^{3} lɔŋ^{3} bo^{2} tsuaʔ^{8}(是你是我都不差)。

劼——《集韵》入声黠韵溪纽:“丘八切。用力也，固也，慎也。” k'at^{7} / k'ueʔ^{7} 。今借为拥挤。用例:“过轮渡，真～” ke^{5} lun^{2}-tɔ^{6} tsin^{1} k'ueʔ^{7} (过轮渡，很拥挤)。

中古山摄开口二等（删类）：an /○

例字	板	襻	蛮	栈	删	奸	颜	晏
文	pan	pʻan	ban	tsan	san	kan	gan	an
白								

爿(肦)——《集韵》平声删韵並纽：“步還切。片也。” pan^2 / piŋ^2 。《广雅・释诂》：“片，半也。”今谓一半为～。用例：“双～拢讲闽南话” siaŋ^1 piŋ^2 lɔŋ^3 kɔŋ^3 ban^2 lam^2 ue^6 （两边都说闽南话）。

中古山摄开口二等入声辖韵：at /○

例字	铡	瞎	辖
文	tsat	hat	hat
白	tsaʔ	kʻueʔ	

渫——《集韵》入声辖韵崇纽：“槎辖切。～～，水流貌。” tsʻat^8 / tsʻaʔ^8 。今谓潺潺而流为“～～流” [tsʻaʔ^8-tsʻaʔ^8 lau^2] 。

山摄合口二等（删类）：uan/(u)āi，(i)ŋ

例字	篡	撰	拴	關	顽	還	弯
文	tsʻuan	tsuan	suan	kuan	guan	huan	uan
白			sŋ	kuāi		hiŋ	uāi

山摄合口二等入声鎋韵：uat / eʔ , uaʔ

例字	刷	刮
文	suat	kuat
白	seʔ	kuaʔ

山摄开口三等（仙类）：ian / ĩ, uã , un , iã

例字	鞭	揙	便	棉	连黄～	箭	浅	溅	癣	涎	展
文	pian	pian	pian	biãn	lian	tsian	tsʻian	tsian	sian	sian	tian
白	pĩ	pʻĩ		bĩ	lĩ	tsuã	tsʻĩ	tsuã	tsʻuã	tsuã	

例字	缠	颤	扇	蝉	然~火	遣	件	谚	焉	延	
文	tian	tsian	sian	sian	lian	k'ian	kian	gian	ian	ian	
白	tĩ	tsun	sĩ	tsun	hiã		kiã				

*蝉 白［tsun］行于漳州，见于“蛫广～”（蝉——词）。

戋——《集韵》上声㒶韵开口精纽：“子浅切。少意。” tsian^{3} / tsĩ^{3} 。今用为不熟练，不老到。用例：“字写了真～气” li^{6} sia^{3} liau^{3} tsin^{1} tsĩ^{3}-k'ui^{5}（字写来还很不老到）。或写为“譾” 。

囝——《集韵》上声㒶韵开口见纽：“九件切。闽人呼儿曰～。” kian^{3} / kiã^{3} 。《音箱杂记》：“唐取闽子为宦官，顾况有《哀囝诗》，又有《囝别郎罢郎罢别囝诗》以寓讽。郎罢，闽人呼父也。”今仍其义。用例：“教～泅，毋通教～扒上树” ka^{5} kiã^{3} siu^{2} , m^{6} t'aŋ^{1} ka^{5} kiã^{3} peʔ^{7} tsiũ^{6} ts'iu^{6}（要教儿子学游泳，不要教儿子扒上树）。

糋——《集韵》去声線韵开口精纽：“子贱切。煎饵。” tsian^{5} / tsĩ^{5} 。今用为名词指油炸食物。如“蠔䭔～”［ o^{2}-te^{1}-tsĩ^{5} ］（一种用海蛎渗地瓜粉炸成的食物）。用为动词，指油炸。如：“～～枣” ［ tsĩ^{5} tsĩ^{5}-tso^{3} ］（一种球状油炸食物）。

揞——《集韵》去声線韵开口精纽：“子贱切。插也。” tsian^{5}/ tsĩ^{5}。今用为快速挤进。用例：“～𫠦入去” tsĩ^{5} bue^{6}lip^{8} k'i^{5}（挤不进去）。

嬗——《集韵》去声線韵开口禅纽：“时战切。《说文》：缓也。” sian^{5} / ○ 。按《易·杂卦传》：“解，缓也。”又《礼记·杂记》“三日不解”注：“解，倦也。”今谓疲倦为～。用例：“这时真～，等者则去” tsit^{7} si^{2} tsin^{1} sian^{6} ,tan^{3} tse^{3}tsiaʔ^{8} k'i^{5}。（此刻很疲倦，等一下再去）。俗写同音字“善” 。

谴——《集韵》去声線韵开口溪纽：“诘戦切。《说文》：谪问也。” k'ian^{5} / ○ 。《广雅》：“～，责也。”《诗·小雅·小明》：“谓此譴怒。”《传》：“罪责也。”按，罪责，人所忌讳也。今为忌讳为“尚谴” ［ siũ^{6}-k'ian^{5} ］，谓施邪术以禳除为“做～爽” ［ tsue^{5}-k'ian^{5}-sŋ^{3} ］ 。

中古山摄开口三等促韵“薛”：iat / iʔ ,eʔ ,iaʔ ,uaʔ

例字	别区～	别离～	裂	薛姓	哲	彻	撤	浙
文	piat	piat	liat	siat	tiat	t'iat	tiat	tsiat
白			liʔ	siʔ				

例字	舌	设	折	热	孑	桀	孽	
文	siat	siat	siat^{8}	liat^{8}	kʻiat	kiat	giat	
白	tsiʔ		tsiʔ^{8}	luaʔ^{8}				

詍——《集韵》入声薛韵开口心纽："私列切。多言也。" siat^{7}/○。按《淮南子・俶真训》注："巧言为诈。"今谓诈言为～。用例："骗～终久会破空" pʻian^{5} siat^{7} tsiɔŋ^{1} ku^{3} e^{6} pʻua^{5} kʻaŋ^{1}（欺骗终究会有破绽）。或写同音字"设"。

䬺——《集韵》入声薛韵开口章纽："之列切。臭也。" tsiat^{7}/○。《玉篇》："～，臭败之味。"今仍其义。用例："鸡有臭～味，毋通食" kue^{1} u^{6} tsʻau^{5}-tsiat^{7}-bi^{6} m^{6} tʻaŋ^{1} tsiaʔ^{8}（鸡有腐臭味，不要吃）。

㬚——《集韵》入声薛韵开口彻韵："敕列切。明也。" tʻiat^{7}/tʻeʔ^{7}。按《诗・小雅・南山有臺》："邦家之光。"《传》："光，明也。"㬚与光同训明，是㬚亦有光义。今谓光洁为～。"脱光（上身）"为"褪剥～"［tʻŋ^{5}-pak^{7}-tʻeʔ^{7}］；"吃光菜"为"～食"［tʻeʔ^{7}-tsiaʔ^{8}］。

揭——《集韵》入声薛韵开口群纽："巨列切。把也。《说文》：负举也。" kiat^{8}/kiaʔ^{8}。《管子・君臣上》："犹～表而令人止也。"注："～，举也。"今仍其义。用例："～头看着月" kiaʔ^{8}-tʻau^{2} kʻuã^{5} tioʔ^{8} geʔ^{8}（举头望明月）。俗写为"擛"。

掣——《集韵》入声薛韵开口昌纽："尺列切。挽～。" tsʻiat^{7}/tsʻuaʔ^{7}。按《六书故》："瘛瘲，谓小儿风惊乍～乍纵。～，搐也。纵，则～而骤舒也。"今谓猝然一挽为～，频搐亦谓之～。用例："瓜藤～絵断" kue^{1}-tin^{2} tsʻuaʔ^{7} bue^{6}-tŋ^{6}（瓜藤扯不断）；"规身碌碌～" kui^{1}-sin^{1} lak^{8} lak^{8} tsʻuaʔ^{7}（全身不断地抽搐）。

橛——《集韵》入声薛韵开口群纽："巨列切。杙也。" kiat^{8}/kʻit^{8}。《博雅》："检～，木钉也。"今仍其义。用例："钉～填地基" tiŋ^{5} kʻit^{8} tʻun^{6} tue^{6}-ki^{1}（打樁填基础）。

中古山摄合口三等（仙类）：uan(ian) / ŋ un uã

例字	恋	痊	泉	宣	漩	转	传	砖
文	luan	tsʻuan	tsuan	suan	suan	tsuan	tʻuan	tsuan
白			tsuã		tsŋ	tŋ	tʻŋ	tsŋ

例字	穿	船	阮	捲	圈~破	拳	圆	沿
文	ts'uan	ts'uan	luan	kuan	k'uan	k'uan	uan	iau
白	ts'ŋ	tsun	lŋ	kŋ	k'ŋ	kun	ĩ	

舛——《集韵》上声獮韵合口昌纽："尺兖切。" ts'uan³ / O 。按《淮南子·泛论》："而见闻~驰于外者也。"注："~，乖也。"今漳州申其义谓不驯为~，如"~兄"［ts'uan³-hiã¹］(不驯少年)。"~嫜姥"［ts'uan³-tsa¹-bɔ³］(不驯的少妇)。

吮——《集韵》上声獮韵合口禅纽："竖兖切。舐也。" suan⁵ / tsŋ⁶ 。《史记·吴起传》："卒有病疽者起为~之。"今仍其义。用例："用舌~盌底" iŋ⁶ tsiʔ⁸ tsĩ⁶ uã³-tue³ (用舌头舔盘的底部)。

㖩——《集韵》上声獮韵合口清纽："粗兖切。《说文》：敕也。" ts'uan³ / ts'ŋ³ 。今仍其义。用例："~瓜子练仙" ts'ŋ³ kue¹ tsi³ lian⁶ sian¹ (嗑瓜子聊天)。按：吮、㖩原为异体字，今因有两读，方言义也不尽相同，故分化如上。

漩——《集韵》去声線韵合口邪纽："随恋切。回也。" suan⁶ / tsŋ⁶ 。今谓毛发呈漩涡形的中心为~。用例："双兮~恶甲毛农问" siaŋ¹ e² tsŋ⁶ ɔk⁷ kaʔ⁷ bo²laŋ² bŋ⁶ (谚语，两个旋儿，凶得人家不敢过问)。

繏——《集韵》去声線韵合口心纽："须绢切。《博雅》绘~，索也。" suan⁵ / sŋ⁵ 。今申其义为以绳带之类绞勒。用例："用索~死" iŋ⁶ soʔ⁷ sŋ⁵ si³ (用绳子勒死)。

中古山摄合口三等促韵"薛"： uat / eʔ

例字	劣	绝	雪	啜	拙	说	悦
文	luat	tsuat	suat	tuat	tsuat	suat	iat
白		tseʔ	seʔ			seʔ	

踅——《集韵》入声薛韵合口邪纽："似绝切。旋倒也。" suat⁸ / seʔ⁸ 。今指回旋。用例："~蛰~鼓浪屿着两点钟" seʔ⁸ tsit⁸ seʔ⁸ kɔ³-lɔŋ⁶-su⁶ tioʔ⁸ lŋ⁶-tiam³-tsŋ¹ (绕一圈鼓浪屿得两小时)。

歠——《集韵》入声薛韵合口昌纽："姝悦切。《说文》：饮也。"又异体"啜，尝也。" ts'uat⁷ / ts'eʔ⁷ 。今指快吃稀饭的动作。用例："蛰下~两盌漉漉漉兮糜" tsit⁸ e⁶ ts'eʔ⁷ lŋ⁶ uã³ ka⁵-lɔk⁷-lɔk⁷ e² be² (一下喝了两盘稀拉拉的粥)。

中古山摄开口三等舒韵“元”类：ian / iã

例字	建	健	言	轩	堰
文	kian	kian	gian	hian	ian
白		kiã			

偃——《集韵》上声阮韵开口影纽：“隐憾切。《说文》：僵也，仆也。” ian^3 /○ 。《论语》：“草上之风必偃。”今谓搅人使仆地。用例：“恰～～伊𫠛倒” k'aʔ^7 ian^3 ian^3 i^1 bue^6 to^3 （再搅着推，也推他不倒）。

中古山摄开口三等促韵“月”：iat/ioʔ

例字	揭	竭	歇	谒
文	kiat	kiat	hiat	iat
白			hioʔ	

中古山摄合口三等舒韵（元类）：uan / ŋ

例字	反	翻	饭	晚	劝	阮	喧	怨	园
文	huan	huan	huan	buan	k'uan	guan	huan	uan	uan
白			pŋ	mŋ	k'ŋ	ŋ	hun		hŋ

潘——《集韵》平声元韵合口敷纽：“孚袁切。米瀾也。” p'uan^1 / p'un^1 。《说文》：“～，淅米汁。”今仍其义。用例：“然～饲猪” hiã^2 p'un^1 ts'i^6 ti^1 （烧米来养猪）。

挽——《集韵》上声阮韵合口微纽：“武远切。《说文》：引之也。” b(u)an^3 / ○ 。《史记娄敬叔孙通传》：“～者，牵也。”今用为采摘。用例：“上树～果子” tsiũ^6 ts'iu^6 ban^3 ke^3-tsi^3 （爬上树采果实）。

裷——《集韵》上声阮韵合口影纽：“委远切。袖耑屈。” uan^3 / ŋ^8 。按：《方言》郭璞注：“江东呼衣褾曰～。”《类篇》：“褾，袖端也。”今管袖子叫～。用例：“手～摸甲旻断去” ts'iu^3-ŋ^3 k'iu^3 kaʔ^7 beʔ^7 tŋ^6 k'i^1 （袖子拉得快断了，喻强欲拉去）。

箢——《集韵》上声阮韵合口影纽：“委远切。竹器。”今指称物用小竹篮。用例：“交己四两～仔毛除” ka^1-ki^6 si^5 liũ^3 ŋ^3-a^3 bo^2 tu^2 （自己的分量没扣除，谚语喻：缺乏自知之明）。

中古山摄合口三等促韵“月”: uat/eʔ

例字	发	伐	袜	厥	阙	撅	月	噦乾～	越
文	huat	huat	buat	kuat	k'uat	kuat	guat	uat	uat
白		huaʔ	beʔ			keʔ	geʔ	eʔ	

垡——《集韵》入声月韵合口奉纽:“房越切。耕起土也。” huat^{8} / p'eʔ^{8} 。韩愈诗:“予期拜恩后,谢病老耕～。”今仍其义,有“层塗～” [ts'an^{2}-t'ɔ^{2}-p'eʔ^{7}] 之称 (田里犁翻的块泥)。

𥄎——《集韵》入声月韵合口微纽:“勿发切。举目使人。” buat^{8} / beʔ^{7} 。今用为要。用例:“～食果子毛容易” beʔ^{7} tsiaʔ^{8} ke^{3}-tsi^{3} bo^{2} iɔŋ^{2}-i^{6}(要吃水果不容易)。俗写“卜”。

中古山摄开口四等舒韵 (先类): ian/ ĩ in iŋ iã an

例字	边	片	辫	眠	典	天	田	年	莲
文	pian	p'ian	pian	bian	tian	t'ian	tian	lian	lian
白	pĩ	p'ĩ	pĩ	bin		t'ĩ		nĩ	liŋ
例字	笺	千	前	先	肩	牵	砚	显	燕
文	tsian	ts'ian	tsian	sian	kian	k'ian	gian	hian	ian
白		ts'iŋ	tsiŋ	siŋ	kiŋ	k'an	hĩ	hiã	ĩ

祆——《集韵》平声先韵开口晓纽:“馨烟切。《说文》: 神也。” hian^{1} / ○ 。今漳州用为神灵。用例:“妈祖真～” bã^{1}-tso^{3} tsin^{1} hian^{1} (天上圣母很灵)。

瑱——《集韵》平声先韵开口定纽:“亭年切。声盈耳。” tian^{2} / tan^{2} 。今谓发出声响。用例:“～雷𥄎落雨” tan^{2}-lui^{2} beʔ^{7} loʔ^{8} hɔ^{6} (打雷要下雨)。

舷——《集韵》平声先韵开口匣纽:“胡千切。船边也。” hian^{2} / kĩ^{2} 。《楚辞·渔父》“鼓枻”注:“叩船～也。”《广雅·释水》:“谓之～。谓船两边木如弦者也。字亦变作～。” 今义近边。言边: 指此物之最近邻; 言～:指此物之边沿部分。用例:“徛佇海～” k'ia^{6} ti^{6} hai^{3} kĩ^{2} (站在海的边沿)。俗写作墘。

胘——《集韵》平声先韵开口匣纽:“胡千切。牛百叶也。”《博雅》:“胃谓之～。” 按此字当读去声 hian^{6} / kian^{6} 。按《类篇》:“服虔说,有角曰～,无角曰肚。一曰,胃之厚肉为～。” 今指禽类厚肉之胃。用例:“中医讲兮内金就是鸡～膜” tiɔŋ^{1} i^{1} kɔŋ^{3} e^{2} lue^{6} kim^{1} , tsiu^{6}-si^{6} kue^{1}-kian^{6} mɔʔ^{8} (中医

说的内金就是鸡胃的外皮）。

筅——《集韵》上声铣韵开口心纽：“穌典切。饭帚。” sian³ / tsʻiŋ³ 。今谓一切可用为撢刷的器物为～。如“竹～” [tik⁷-tsʻiŋ³]（锅刷）；“鸡毛～” [kue¹-bŋ²-tsʻiŋ³]（鸡毛撢子）。

抻——《集韵》上声铣韵开口透纽：“他典切。手伸物也。” tʻian³ / tʻĩ³ 。今仍其义。用例：“雨伞～开” hɔ⁶-suã⁵ tʻĩ³-kʻui¹ （把雨伞打开）。

筧——《集韵》上声铣纽开口见纽：“吉典切。通水器。” kian³ / kiŋ³ 。今谓挂于簷下以承滴水的剖开的大竹管。用例：“挂水～承水，免得嘈嘈滴” kua⁵ tsui³ kiŋ³ sin²-tsui³ , bian³-tit⁷ tsʻau⁶ tsʻau⁶ tiʔ⁷（用水管承水，以免沿阶乱滴）。

槙——《集韵》去声霰韵开口定纽：“堂练切。木理紧密。” tian⁶ / tiŋ⁶ 。今谓质地坚实。用例：“用～柴做傢俬” iŋ⁶ tiŋ⁶-tsʻa² tsue⁵ ke¹-si¹（用坚实的木料制傢具）。俗写“有”，与“冇”为对。

壂——《集韵》去声霰韵开口定纽：“堂练切。《博雅》：堂埕，～也。一曰堂基也。” tian⁶ / tiŋ⁶ 。今指门槛。用例：“户～伤悬伐𪠳过” hɔ⁶-tiŋ⁶ siũ¹ kuãi² huaʔ⁸ bue⁶ ke⁵ （门槛太高，跨不过去）。

澱——《集韵》去声霰韵开口定纽：“堂练切。大水貌。” tian⁶ / tʻĩ⁶ 。今指水满。用例：“水～船浮” tsui³ tʻĩ⁶ tsun² pʻu² （水满船浮）。

紃——《集韵》去声霰韵开口定纽：“堂练切。补缝也。” tian⁶ / (1) tʻĩ⁶ 。今指缝补。用例：“毛衣通补～” bo² laŋ² tʻaŋ¹ pɔ³-tʻĩ⁶ （没人可缝补）。

鷅——《集韵》去声霰韵开口来纽：“郎甸切。～雀，鸟名。” lian⁶ / liŋ⁶ 。按《说文》：“今～似鸲鹆而黄。”今谓八哥（鸜鵒）为鵁～[ka¹-liŋ⁶]，俗写作“加令” 。

中古山摄开口四等促韵“屑”：iat/iʔ eʔ ueʔ at uat

例字	撇	篾	铁	迭	捏	節
文	pʻiat	biat	tʻiat	tiat	liat	tsiat
白	pʻuat	biʔ	tʻiʔ		liʔ	tsueʔ
例字	切	截	屑	潔	噎	
文	tsʻiat	tsiat	siat	kiat	iat	
白	tsʻueʔ	tsueʔ	seʔ	kueʔ		

蠘——《集韵》入声屑韵开口从纽：“昨结切。海蟹也。” tsiat⁸ / (1) tsʻiʔ⁸ 。

今指梭子蟹。用例："～仔毋通食伤侪" ts'iʔ^8-a^3 m^6-t'aŋ^1 tsiaʔ^8 siũ^1 tsue^6（梭子蟹不能吃过多）。或作"蠘" 。

窒——《集韵》入声屑韵开口端纽："丁结切。塞也。" tiat^7 / t'at^7 。（声母稍变为送气）。今正谓塞为～。用例："用艸～～稠" iŋ^6 ts'o^5-t'at^7 t'at^7 tiau^2（用通草塞子塞住）。

桎——《集韵》入声屑韵开口定纽："徒结切。《博雅》：樀也。" tiat^8/ (1) teʔ^8 。今借为要。用例："嫑～毋～" beʔ^7 tiʔ^8 m^6 tiʔ^8（要不要）。

摕——《集韵》入声屑韵开口定纽："徒结切。撮取也。" tiat^8 / t'iʔ^8 。今管拿为～。用例："～册来读" t'eʔ^8 ts'eʔ^7 lai^2 t'ak^8（拿书来读）。

眣——《集韵》入声屑韵开口定纽："徒结切。日侧也。" tiat^8 / t'iʔ^8 。今谓拖延或缓慢进行。用例："戏文真～，看了爱困" hi^5-bun^2 tsin^1 t'iʔ^8, k'uã^5-liau^3 ai^5 k'un^5（戏文进行太慢，看了想睡觉）。

㓶——《集韵》入声屑韵开口溪纽："诘结切。刻也。" k'iat^7 / k'ueʔ^7 。今指轧榨。用例："机器～糖" ki^1-k'i^5 k'ueʔ^7 t'ŋ^2（机器榨糖）。

齧——《集韵》入声屑韵开口溪纽："诘结切。噬也。" k'iat^7 / k'ueʔ^7。今指齿咬。用例："毛喙齿通～甘蔗" bo^2 ts'ui^5-k'i^3 t'aŋ^1 k'ueʔ^7 kam^1-tsia^5（没有牙齿咬甘蔗）。

锲——《集韵》入声屑韵开口见纽："吉屑切。《博雅》：镰也。" kiat^7 / kueʔ^7 。今[漳州]谓镰刀为～仔 [kueʔ^7-a^3] 。

撇——《集韵》入声屑韵开口帮纽："必结切。袂也，揎貌。" piat^7 / piʔ^7 。按：《六书故》："揎，钩袂出臂也。"今谓捲臂为～。用例："～手裀，出大力" piʔ^7 ts'iu^3-ŋ^3 , ts'ut^7 tua^6 lat^8（捲袖子，出大力）。

覕——《集韵》入声屑韵开口明纽："莫结切。《说文》：蔽不相见也。" biat^7 / (1) biʔ^7。今仍其义。用例："～甲揣𣍐着" biʔ^7-kaʔ^7 ts'e^6 bue^6 tioʔ^8（躲到找不到人）。

中古山摄合口四等舒韵（先类）： ian(uan) / uãi

例字	绢	犬	縣	渊
文	kuan	k'ian	hian	ian
白	kin		kuãi	

縣——《集韵》平声先韵合口匣纽："胡涓切。" hian^2 / kuãi^2 。《广雅·释言》："～，抗也。"《淮南子·说山》："自沉于渊以溺者不可以为抗。"注："抗，

高也。”而《庄子·在宥》：“其动也～而天。”《释文》引向注：“希高慕远故曰天。”今管高为～，与“下”为对。用例：“山路～～下下，毋好行”suã^{1} lɔ^{6} kuãi^{2} kuãi^{2} ke^{6} ke^{6} m^{5} ho^{3} kiã^{2}（山路高高低低，不好走）。

汱——《集韵》上声铣韵合口见纽：“古泫切。水落貌。” kian^{3} / kʻin^{3}（声母稍变为送气）。按：水落则浅。今谓～为浅。用例：“～墙薄壁” kʻin^{3} tsʻiũʔ^{2} poʔ^{8}-piaʔ^{7}（浅墙薄壁：喻浅薄）。

衒（眩）——《集韵》去声霰韵合口匣纽：“荧绢切。《说文》行且卖也。” hian^{6} / hiŋ^{6} 。《楚辞·疾世》：“欲～鬻兮莫取”注：“行卖曰～。”今仍其义。又引申为分赠（礼物）。用例：“生囝满月～咸饭” sĩ^{1}-kiã^{3} buã^{3}-geʔ^{8} hiŋ^{6} kiam^{2}-pŋ^{6}（生子弥月分赠咸糯米饭与亲友）。

中古山摄合口四等促韵“屑”

例字	決	缺	血	穴
文	kuat	kʻuat	hiat	hiat
白		kʻeʔ kʻiʔ	huiʔ	

抉——《集韵》入声屑韵合口见纽：“古穴切。剔也。” kuat^{7} / keʔ^{7} 。今用为擦。“～破衫” ［ keʔ^{7} pʻua^{5} sã^{1} ］（擦破衣裳）。

穾——《集韵》入声屑韵合口影纽：“～决切。《说文》：穿也。” uat^{7} / uiʔ^{7} 。今亦谓挖为～。用例：“～淡薄互伊” uiʔ^{7} tam^{5}-poʔ^{8} hɔ^{6}-i^{1} （掏一些给他）。

E、 通摄

中古通摄开口一等舒韵（東类）：ɔŋ/aŋ

例字	篷	蒙	東	桶	銅	聋	椶	葱
文	pʻɔŋ	bɔŋ	tɔŋ	tʻɔŋ	tɔŋ	lɔŋ	tsɔŋ	tsʻɔŋ
白	pʻaŋ		taŋ	tʻaŋ	taŋ	laŋ	tsaŋ	tsʻaŋ
例字	送	工	空	烘	红	甕		
文	sɔŋ	kɔŋ	kʻɔŋ	hɔŋ	hɔŋ	ɔŋ		
白	saŋ	kaŋ	kʻaŋ	haŋ	aŋ	aŋ		

雺——《集韵》平声東韵明纽：“谟蓬切。《尔雅》：天气下地不应曰～。” bɔŋ^{2} /○ 。今谓大雾为“～雾” ［ bɔŋ^{1}-bu^{6} ］。

幏——《集韵》平声東韵明纽：“谟蓬切。《说文》：盛器满貌。”《诗·小

雅·大东》："有饛簋飧"，《传》："～，满簋貌。" bɔŋ² 。今泛指满貌。用例："植盌滇～～" tsit⁸ uã³ ti⁶ bɔŋ² bɔŋ² （一盌满满的）。

通——《集韵》平声東韵透纽："他東切。达也。" t'ɔŋ¹ / t'aŋ¹ 。按《礼记·玉藻》："竹本象可也"，《疏》："言可者。通许之辞。"今管可以叫～。用例："我～去毋～" gua³ t'aŋ¹ k'i⁵ m⁶ t'aŋ¹ （我可以不可以去）？

㢠——《集韵》平声東韵透纽："他東切。舍嚮。" t'ɔŋ¹ / t'aŋ¹ 。按："嚮"与"向"通。《说文》："向，北出牖也。"《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传》："向，北出牖也。"《释文》引《韩诗》："向，北向窗也。"《礼记·明堂位》"刮楹达向"注："向，牖属。谓夹户窗也。"《仪礼·士虞礼记》"启牖向如初"注："向，牖一名也。"《仪礼·士丧礼》注："死而迁至南牖下。"《释文》："牖，窗也。"今管窗叫～。用例："开～恰有风" k'ui¹ t'aŋ¹ k'aʔ⁷ u⁶ hɔŋ¹ （开窗比较有风吹来）。俗写为同义词"窗"。

熥——《集韵》平声東韵透纽："他东切。以火煖物。" t'ɔŋ¹ / t'aŋ¹ 。今谓火笼为"火～" [he³-t'aŋ¹] 。

櫳——《集韵》平声東韵来纽："盧東切。槛也。" lɔŋ² /○ 。《广雅·释室》："～，牢也。"今亦谓监牢为"～仔" [lɔŋ²-a³] 。

騣——《集韵》平声東韵精纽："祖丛切。马鬣也。" tsɔŋ¹ / tsaŋ¹ 。今谓马鬣为"马脰～" [be³-tau⁶-tsaŋ¹] 。

鬉——《集韵》平声東韵精纽："祖丛切。髮乱。" tsɔŋ¹ / tsaŋ¹ 。今谓可梳之发为"头～" [t'au²-tsaŋ¹] 。

椶——《集韵》平声東韵精纽："祖丛切。《字统》：～㨆俗谓之捉头。" tsɔŋ¹ / tsaŋ¹ 。今谓自下揽起。用例："共细囝～起来" ka⁶ sue⁵-kiã³ tsaŋ¹-k'i³ lai² （把小孩从地下抱起来）。

叢——《集韵》平声東韵从纽："徂聪切。《说文》：聚也。" tsɔŋ² / tsaŋ² 。《淮南子·俶真训》"兽走～薄之中"注："聚木曰～。"今反其义，独木为～。引申为量词株、根、枝之义。如："三～树" sã¹ tsaŋ² ts'iu⁶ （三株树）；"两～薰" lŋ⁶-tsaŋ² hun¹ （两根香烟）。

魟——《集韵》平声東韵晓纽："呼公切。鱼名，似鼈。" hɔŋ¹ / haŋ¹ 。按《六书故》："海鱼无鳞，状如蝙蝠，大者车轮。"《酉阳杂俎》："黄～鱼，色黄无鳞，头大，身似槲叶，口在颔下，眼后有耳，窍通于脑，尾长一尺，末三刺，甚毒。"今仍其义。用例："～仔鱼，焜咸菜" 。haŋ¹-a³-hi²，kun² kiam²-ts'ai⁵ （魟鱼煮腌菜）。

蠓——《集韵》上声董韵明纽："母揔切。虫名。《说文》蠛，～也。"

bɔŋ^{3} / baŋ^{3} 。《列子·殷汤篇》:“春夏之月，有～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说文》:“秦晋谓之蚋，楚谓之蚊。”今管蚊为～。用例:“臭水沟边～虫诚侪” ts'au^{5}-tsui^{3}-kau^{1} pĩ^{1} baŋ^{3} t'aŋ^{2} tsiã^{1} tsue^{6}（臭水沟边蚊子很多）。

筩——《集韵》上声董韵定纽:“杜孔切。候管。” tɔŋ^{6} / t'aŋ^{6} 。今谓浮标为“浮～” [p'u^{2}-t'aŋ^{6}] 。

[扌送]——《集韵》上声董韵心纽:“损动切。推也。” sɔŋ^{3} / saŋ^{3} 。今亦谓推为～。用例:“共伊～出去” ka^{6} i^{1} saŋ^{3} ts'ut^{7}-k'i^{5}（把他推出去）。

稯——《集韵》上声董韵精纽:“祖动切。禾聚束也。” tsɔŋ^{3} / tsaŋ^{3} 。今指聚束。如:“草～” [ts'au^{3}-tsaŋ^{3}]（草束），“菜～” [ts'ai^{5}-tsaŋ^{3}]（菜束）。

鬉——《集韵》上声董韵精纽:“祖动切。” tsɔŋ^{3} / tsaŋ^{3} 。《类篇》:“繫髮繻曰头～。”今谓假髮为“假～” [ke^{3}-tsaŋ^{3}] 。

[亻聚]——《集韵》上声送韵清纽:“粗送切。聚也。” ts'ɔŋ^{5} / ts'aŋ^{5} 。今指钻入人群团聚为“～农缝” [ts'aŋ^{5} laŋ^{2} p'aŋ^{6}] 。

倲——《集韵》去声送韵端纽:“多贡切。栟～：愚貌。” tɔŋ^{5} /○ 。今谓“愚蠢”为“～㑂” [tɔŋ^{5}-gɔŋ^{5}] 。

[穴同]——《集韵》去声送韵透纽:“他贡切。穴也。” t'ɔŋ^{5} / t'aŋ^{5} 。《诗·大雅·緜》:“陶復陶穴”，《箋》:“凿地曰穴。”又《礼记·月令》注:“古者，複穴”，《疏》引庾蔚:“谓之穴，则穿地也。”今谓通透为～。用例:“蛇空～水窟” tsua^{2} k'aŋ^{1} t'aŋ^{5} tsui^{3}-k'ut^{7}（喻彼此沟通）。

空——《集韵》去声送韵溪纽:“苦贡切。缺也。” k'ɔŋ^{5} /○ 。今谓零为～。如“206”说 [li^{6} k'ɔŋ^{5} liɔk^{8}] 。

[穴弄]——《集韵》去声送韵来纽:“卢贡切。穴也。” lɔŋ^{6} / laŋ^{6} 。今谓通脱为“超～” [t'iau^{1}-laŋ^{6}] ，“行灶”为“～灶” [laŋ^{6}-tsau^{5}] 。

齆——《集韵》去声送韵影纽:“乌贡切。《埤仓》:鼻病也。” ɔŋ^{5} / aŋ^{5} 。今谓寒鼻子为“～鼻” [aŋ^{5}-pi^{6}] 。

中古通摄开口一等促韵“屋”: ɔk / ak

例字	卜	撲	僕	木	秃	讀	鹿	族
文	pɔk	p'ɔk	pɔk	bɔk	tɔk	t'ɔk	lɔk	tsɔk
白		p'ak		bak		t'ak		
例字	穀	哭	斛	屋				
文	kɔk	k'ɔk	hɔk	ɔk				
白	kak	k'au	hak					

礐——《集韵》入声屋韵匣纽："胡谷切。" hɔk^{8} / hak^{8}。今借为贮粪之地窖，亦指一般的厕所。用例："毋放屎，各跔～" m^{6} paŋ^{5}-sai^{3}, koʔ^{7} k'u^{2} hak^{8}（不拉屎，只蹲坑）。

觳——《集韵》入声屋韵匣纽："胡谷切"。hok^{8} / kauʔ^{8}。《孟子・梁惠王上》："吾不忍其～觫。" "～觫"：惧貌。今谓恐惧之至为"～～掣" [kauʔ^{8}-kauʔ^{8} ts'uaʔ^{7}]。

觷——《集韵》入声屋韵匣纽："胡谷切。角声。" k'ɔk^{8} / k'auʔ^{8}。今谓坚硬之至为"硬～～" [ŋĩ^{6} k'ɔk^{8}-k'ɔk^{8} (k'auʔ^{8}-k'auʔ^{8})]。

曝——《集韵》入声屋韵並纽："步木切。日乾也。" p'ɔk^{8} / p'ak^{8}。《小尔雅・广言》："～，曬也。"《颜氏家训・书证篇》："暴曬字与暴疾字相似，惟下稍异。后人专辄加傍日耳。"今仍管曬叫～。用例："～粟靠好天" p'ak^{8} ts'ik^{7} k'o^{5} ho^{3}-t'ĩ^{1}（晒谷靠晴天）。

䃚——《集韵》入声屋韵清纽："千木切。幪也。" ts'ɔk^{7} / ts'ak^{7}。按《广韵》："幪，开张画绘也。"今谓书画悬幅为～。用例："壁顶挂了真侪～" piaʔ^{7} tiŋ^{3} kui^{5}-liau^{3} tsin^{1} tsue^{6} ts'ak^{7}（墙上挂了许多条幅）。

剢——《集韵》入声屋韵端纽："都木切。刀鉏也。" tɔk^{7} /○。今指细切。用例："～脉做水圆" tɔk^{7} baʔ^{7} tsue^{5} tsui^{3}-ĩ^{2}（细切赤肉做汤糰）。

豰——《集韵》入声屋韵端纽："都木切。击声。" tɔk^{7} / tak^{7}。今以代"触"。用例："牛参～麦仔缺褪角" gu^{2} sã^{1} tak^{7} beʔ^{7}-a^{3} k'iʔ^{7} tsit^{8} kak^{7}（谚语：喻自相斗争，必有所损）。

㧡——《集韵》入声屋韵透纽："他谷切。枚指也。" t'ak^{7}。今指屈指一算或以指拨算盘的动作。用例："恰～亦烩直" k'aʔ^{7} t'ak^{7} iaʔ^{8} bue^{6} tit^{8}（再算也入不符出）。

录——《集韵》入声屋韵来纽："卢谷切。《说文》：刻木～～也。" lɔk^{8} / lak^{7}。今谓旋鑽为"～鑽" [lak^{7}-tsŋ^{5}]。

漉——《集韵》入声屋韵来纽："卢谷切。《说文》：浚也。一曰滲也。" lɔk^{8} / lak^{7}。今谓新布初下水或洗衣时自盆中提高衣裳使漏水去污。用例："新布～水恰烩段" sin^{1}-pɔ^{5} lak^{7} tsui^{3} k'aʔ^{7} bue^{6} kiu^{5}（新布下下水才不会缩短）。

轆——《集韵》入声屋韵来纽："卢谷切。～轤，井上吸水木。" lɔk^{8} / lak^{7}。今谓～轳为交～ [ka^{1}-lak^{7}]。

中古通摄合口一等舒韵（冬类）：ɔŋ / aŋ

促韵"沃"：ɔk / ak auʔ

例字	冬	统	脓	宗	鬆
文	tɔŋ	t'ɔŋ	lɔŋ	tsɔŋ	sɔŋ
白	taŋ	t'aŋ	laŋ		saŋ
例字	笃	毒	酷	鋈	
文	tɔk	tɔk	k'ɔk	ɔk	
白	tauʔ	tak			

农——《集韵》平声冬韵泥纽："奴冬切。《说文》：耕人也。"此据玄应《一切经音义》所引《说文》。lɔŋ^2 / laŋ^2 。按《庄子·让王》："石户之农"，李注："～，人也。"成玄瑛疏："今江南谓人曰～。"今尚管人叫～。用例："农侪好办事" laŋ^2 tsue^6 ho^3 pan^6-su^6 （人多好办事）。俗写为"人" 。

搙——《集韵》入声沃韵泥纽："奴沃切。捻也。" lɔk^8 / lak^8 。今谓以五指抓。用例："～禃把米饲鸡" lak^8 tsit^8 pe^3 bi^3 ts'i^6 kue^1 （抓一把米喂鸡）。

砮——《集韵》入声沃韵端纽："都毒切。落石也。" tɔk^7 /〇 。今引申为掉下。用例："对天顶～落来" tui^5 t'i^1-tiŋ^3 tɔk^7 loʔ^8-lai^2 （自天降下）。

沃——《集韵》入声沃韵影纽："乌酷切。《说文》：溉灌也。" ɔk^7 / ak^7 。按郑瑗《井观琐言》："闽南人谓雨淋曰～。"今仍其义。又引申为自上淋下。用例："～告禃身淫漉漉" ak^7 kau^{5}tsit^8 sin^1 tam^2-lɔk^7-lɔk^7 （淋得一身湿漉漉地）。

中古通摄开口三等舒韵(東三类)：(i)ɔŋ/ (i)ŋ aŋ (im)

例字	枫	丰	冯	梦	隆	嵩	中	蟲
文	hɔŋ	hɔŋ	hɔŋ	bɔŋ	liɔŋ	siɔŋ	tiɔŋ	t'iɔŋ
白	pŋ	haŋ	paŋ	baŋ		siŋ	taŋ	t'aŋ
例字	崇	众	绒	弓	穹	穷	熊	融
文	tsɔŋ	tsiɔŋ	liɔŋ	kiɔŋ^1	k'iɔŋ	kiɔŋ	hiɔŋ	iɔŋ
白		tsiŋ		kiŋ^2		kiŋ	（him）	

铳——《集韵》去声送韵昌纽："充仲切。斧穿也。" ts'iɔŋ^5 / ts'iŋ^5 。章炳麟《新方言》："《广雅》谓之銎～。～即銎之后出字。凡金器穿孔者皆被此名。"《五方元音》："～，火器。"指自外而来的枪砲之类。用例："～子拍告遮冷冷" ts'iŋ^5-tsi^3 p'aʔ^7 kau^5 tsia^2 liŋ^3-liŋ^3 （民谚：子弹打到这里冷了，喻强弩之末，难穿鲁缟）。

搙——《集韵》去声送韵溪纽：“去仲切。捺也。” k'iɔŋ^{5} / k'aŋ^{5} 。今谓以指甲掐去。用例：“～臭头疕” k'aŋ^{5} ts'au^{5} t'au^{2} p'i^{3}（掐去癞疮巴）。

中古通摄开口三等促韵“屋三”：（i）ɔk / ik ak

例字	腹	覆	服	目	六	肃	缩
文	hɔk	hɔk	hɔk	bɔk	liɔk	siɔk	siɔk
白	pak	p'ak		bak	lak		
例字	竹	畜	逐	軸	祝	叔	熟
文	tiɔk	t'iɔk	tiɔk^{7}	tiɔk^{7}	tsiɔk	siɔk	siɔk
白	tik	t'ik	tak^{8}	tik^{8}		tsik	sik
例字	肉	菊	麴	畜	郁	育	
文	liɔk	kiɔk	k'iɔk	hiɔk	hiɔk	iɔk	
白	hik	kik kak	k'ak	hak			

宿——《集韵》入声屋三韵心纽：“息六切。” siɔk^{7} / sik^{7} 。按《汉书·翟方进传》：“是时～儒有清河胡常”，注：“～，久旧也。”今指熟练老到在行，与“箋” ［tsĩ^{3}］为对。用例：“瓜细子～” kue^{1} sue^{5} tsi^{3} sik^{7} （瓜虽小，子已很老了。喻身材虽小，年岁不少了）。

蹴——《集韵》入声屋三韵精韵：“子六切。逐也。” tsiɔk^{7} / tsik^{7}（→p）。今仍其义。用例：“～农尬着” tsip^{7} laŋ^{2} bue^{6} tioʔ^{8} （追人不上）。

婳——《集韵》入声屋三韵徹纽：“敕六切。媚也。” t'iɔk^{7} / t'ik^{7} 。按《小尔雅·广诂》：“媚，美也。”今泉州谓美为～。用例：“戏搬真～” hi^{5} puã^{1} tsin^{1} t'ik^{7} （戏演得很好）。

中古通摄合口三等舒韵（鍾类）：（ i ）ɔŋ / iŋ aŋ

例字	封	蜂	縫	濃	龍茸	縱種	從衝	從	舂
文	hɔŋ	hɔŋ	hɔŋ	lɔŋ	liɔŋ	tsiɔŋ	ts'iɔŋ	ts'iɔŋ	siɔŋ
白	paŋ	p'aŋ	paŋ		liŋ	tsiŋ		tsiŋ	tsiŋ
例字	冢	寵	重	供	共	胸	雍姓	庸	用
文	t'iɔŋ	t'iɔŋ	tiɔŋ	kiɔŋ	kiɔŋ	hiɔŋ	iɔŋ	iɔŋ	iɔŋ
白		t'iŋ	tiŋ	kiŋ	kaŋ	hiŋ	iŋ	sɔŋ	iŋ

颂——《集韵》去声用韵邪纽：“似用切。《说文》：貌也。” siɔŋ^{6} / ts'iŋ^{6} 。

《汉书·惠帝纪》《集注》引如淳说："颂者，容也。"《礼记·丧大记》"振容"《疏》："容，饰也。"《广雅·释诂三》："饰，着也。"《佩文韵府·入声药韵》："着，服衣于身。"衣着穿着复合成词。今管穿着叫～。用例："禃领旧衫～𣍐破" tsit⁸ niã³ ku⁶ sã¹ ts'iŋ⁶ bue⁶-p'ua⁵ （一件旧衣穿不破）。

宂——《集韵》去声用韵日纽："戎用切。余也，散也。" liɔŋ⁶ / liŋ⁶ 。今用为动词"留有余"，音［liɔŋ⁵］，如"～恰长者" liɔŋ⁶ k'aʔ⁷ tŋ² tse （多留长一点）；用为形容词"松弛"，音［liŋ⁶］，如"敂带真～" kiu⁵-tua⁵ tsin¹ liŋ⁶（松紧带很松）。

共——《集韵》去声用韵群纽："渠用切。《说文》：同也。" kiɔŋ⁶ / k'iŋ⁶ 。《仪礼·乡饮酒礼》"退共"注："共，拱手也。" "共"与"虹"意义相关，训诂之书未见。然共（拱）桥曰虹桥，则又是共、虹相通之证。意者，彩虹拱于天上，方言遂以共名虹。又据《集韵》，共、虹同有一读"胡公切"，更见两字之关系甚密。今管虹叫～。用例："雨停日现就出～" hɔ⁶ t'iŋ² lit⁸ hian⁶ tsiu⁶ ts'ut⁷ k'iŋ⁶ （雨停太阳再现就挂彩虹）。

闽语虹与桕同音。福州 k'œyŋ⁶，莆田 k'øŋ⁶，闽南 k'iŋ⁶。按：桕《集韵》"巨九切"。《正字通》："桕音舅，木名，本作乌桕。"《唐本艸》作乌臼。陈藏器云："叶可染皁，子压为油，塗头令白变黑，为灯极明，又名鵶舅。"陆龟蒙《掇野疏诗》："行歇每依鵶舅影，挑频时见鼠姑心。"言"桕"为"共"，盖出于阴阳对转。即由"桕"的［giu³］变为"共"的［giuŋ⁵］。这种音变，时间不会早于隋唐。那时，福州、闽南、莆仙三者之音节尚未分化，正是浊音声母上声初与浊音声母去声相混的时候。

中古通摄合口三等促韵"烛"：iɔk/ik

例字	绿辱	足烛	促触	赎	束	蜀	锔
文	liɔk	tsiɔk	ts'iɔk	siɔk	sɔk	siɔk	kiɔk
白	lik	tsik	ts'ik				
例字	曲	局	玉	旭	浴		
文	k'iɔk	kiɔk	giɔk	hiɔk	iɔk⁷		
白	k'ik	kik	gik		ik⁸		

趨——《集韵》入声烛韵禅纽："珠玉切。跳也。" siɔk⁸ / ts'ik⁸ 。今指（在崎岖道路上乘车）震撼挑动。用例："禃路～甲告" tsit⁸ lɔ⁶ ts'ik⁸ kaʔ⁷ kau⁵（一路跳动到达目的地）。

録——《集韵》入声燭韵来纽："龙玉切。《说文》：金色也。" liɔk[8] / lik[8] 。今谓镀金之"镀"为～。用例："银镯～金" gun[2]-soʔ[8] lik[8] kim[1]（银镯子镀金）。

四 声调部分

中古浊音声纽平声：꜁□ / ꜀□

例字	毛（竹）	描	挠	拈	榠
文	꜁mõ	꜁bau	꜁lau	꜁lian	꜁biŋ
白	꜀mŋ	꜀mau	꜀ŋiau	꜀nĩ	꜀mĩ

中古浊音声纽上声：꜂□ / □꜅

例字	老	有	雨	癢	与
文	꜂lo	꜂iu	꜂u	꜂iɔŋ	꜂u
白	lau꜅	u꜅	hɔ꜅	tsiũ꜅	t'ɔ꜅

中古浊音声纽去声：□꜅ / □꜄

例字	歛	膀(粄)	漏
文	liam꜅	lo꜅	lɔ꜅
白	liam꜄	lo꜄	lau꜄

中古全清声纽入声：□꜆ / □꜄

例字	哭
文	k'ɔk꜆
白	k'au꜄

中古浊音声纽入声：□꜇ / □꜅

例字	毒	觅	亦
文	tɔk꜇	bik꜇	ik꜇
白	t'au꜅	ba꜅	ia꜅

中古浊音声纽入声：□꜇ / □꜆

例字	捺	觇	抹	𩮰	物（什么）	傈	趯
文	lat꜇	biat꜇	buat꜇	buat꜇	but꜇	lik꜇	ts'ɔk꜇
白	luaʔ꜆	biʔ꜆	buaʔ꜆	beʔ꜆	mĩʔ꜆	lik꜆	ts'ok꜆

五 小结

根据闽南方言文白对应的规则，我们已然找到了好多过去认为有音无字的字。我们益发相信，像闽南方言这样的方言，确是古汉语（方言）的遗存。而且说“人”为“农”［laŋ^2］，给训诂学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厚胃说“胘”［kian^6］，又弥补了《切韵》以来重要的缺音。

同时我们看到：

一个文读韵当有一个与其相应的白读韵。一个韵尽管文白对应，但又不是字字都可由文变白的。凡可白读的一定是方言口语中确实用到的语素，没有被用为语素的单字，都只以文读的形式被保留在字典里。

对于白读音的认识、使用，是因地而异、随人不同的。如所已知，同样使用闽南方言，在广东潮汕，白读音要比漳泉厦的多得多。同时人们对于白读音的认识，往往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下子都可认识的。例如单词［k'a^1］，习惯上认为就是“脚”字，这是日本人“训读”的办法。等到知道［kioʔ^7］才是“脚”，那么［k'a^1］自然非写“骹”不可了。

一个韵有时不止只有一种相对的白读，两个或三个白读是屡见不鲜的事情。一个韵竟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白读，我们认为这是方言在不同历史时期一变再变的历史层次。

当一个白读韵与另一个文读韵发生混同现象的时候，在说话的人民群众认为如此混合下去会不利于社会交际的时候，人们会采取回避同音的办法，使该文读韵也出现新的白读韵来相互区别。如效摄二等文 au 白 a，这 a 又恰是假摄开口二等韵的读音，要怎么办才好？只好让假摄二等来个文读 e，那就完全不致混而不分了。

考察方言文白对应诸现象，引导我们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同音在同样条件下起同样变化这条音变规律，其中的同样条件是非常重要的。这条件应该理解为时间或地点，更重要的是使用语言或方言的人们的社会实践和主观能动。

厦门大学（1981）建校 60 周年，中文系科学讨论会论文

闽语人字的本字

回忆幼年初进小学，上“国文”课时，翻书一看，就是一个大大的楷体“人”字。老师说漳州话，开口教我们念的是：[꜁dzin si꜅ ꜁laŋ] 。意思是说，“人”这个字，文读音是 [꜁dzin]，白读音是 [꜁laŋ] 。闽语早期的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泉州的《彙音妙悟》、漳州的《雅俗通十五音》，“人”字都分列两处，情况与此相同。[꜁laŋ] 这个音的意义，在闽语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是跟“人”字相通的，通常都认为它就是“人”字的白读音。长期以来，我也深信不疑。

后来参加了福建省方言的普查工作，为了求出方音和普通话语音的对应规律，注意研究方言本身的文白对应。我这才发现，闽语里 “人”字 [꜁dzin / ꜁laŋ] 文白对应是不能成立的。

“人”字在中古属臻摄开口三等平声真韵日纽。拿闽南方言的厦门话、漳州话来说，真韵有 [-in / -an] 两读，如 “陈” [꜁tin / ꜁tan] ，“鳞” [꜁lin / ꜁lan] ；又有 [-in / -un] 两读，如“尘” [꜁tin / ꜁tʻun] ，“阵” [tin꜅ / tsun꜅]。它们构成真韵的文白对应，并且都有相当多的例字。但是，“人”字漳州话 [꜁dzin / ꜁laŋ] 两读，厦门话 [꜁lin / ꜁laŋ] 两读，只能举出这个惟一的例子，再也没有别的字了。因此，说真韵也有 [-in / -aŋ] 的文白对应，证据显然是不充分的。

潮汕话真韵字的读法和厦门、漳州不同，例如：

	陈	鳞	人
文读	꜁tʻiŋ	꜁liŋ	꜁ziŋ
白读	꜁taŋ	꜁laŋ	꜁naŋ

但是不能用这个作为厦门、漳州 “人”字有 [-in / -aŋ] 文白对应的旁证。这只是表面相似，因为潮汕方音现在正处于 [-n] 并入 [-ŋ] 的阶段。早年潮汕的《十五音》[-n / -ŋ] 分韵。1915 年汕头印发的潮音白话《新约圣经》里，“人” 字文读是 [dzin] ，见《马太福音传》第一章第十九节首句“ I kâi chiāng-hu lak-sek sī ngī-jîn”（他的丈夫约瑟是义人），白读是 [naŋ] ，见同

章第二十二节“ soi^{n} - tsai nâng ”（先知人）。上列另外两个字“ 陈鳞 ”，在这两本书里文读都属于［-in］韵，白读都是［-an］韵。还有乾隆年间重修的《潮州府志》卷十二“风俗·方言”篇：“有同一韵而音各别者，如‘陈臣’一韵，而‘陈’读作‘丹’，‘臣’又读作‘新’”；稍后刻成的《揭阳县志》卷七“方言”篇：“人曰狼。”这些都是用当时的“官音”比喻方音，说明方音“陈”字白读接近官音“丹”字，同是［-an］韵，“臣”字白读接近官音“新”字，同是［-in］韵，但“人”字的白读却与“狼”字同音，都是［-aŋ］韵。可见当初“陈人”两字所属韵母不同。因此，不能根据潮汕现在的读音，说“陈鳞人”三字白读本来同韵母。

那么，闽语中［꜁laŋ］或者［꜁naŋ］音的本字到底是什么？有的闽南地方戏脚本写“人”为“郎”，和前引《揭阳县志》“人曰狼”一样，同是用北音写方音，在意义上并不相干，所以远非方言的本字。从语音演变通例说，［꜁laŋ］或者［꜁naŋ］，可能的来源是宕摄一等、江摄二等或者通摄一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通摄一等字的读法。下面举闽语系统的福州、福安、莆田、厦门、潮州五点为例：

		福州	福安	莆田	厦门	潮州
篷	文读	pʻuŋ	pʻouŋ	pʻɒŋ	pʻɔŋ	pʻoŋ
	白读	pʻøyŋ	pʻøŋ	pʻaŋ	pʻaŋ	pʻaŋ
冬	文读	tuŋ	touŋ	tɒŋ	tɔŋ	toŋ
	白读	tøyŋ	tøŋ	taŋ	taŋ	taŋ
脓	文读	nuŋ	nouŋ	nɒŋ	lɔŋ	loŋ
	白读	nøyŋ	nøŋ	naŋ	laŋ	laŋ
葱	文读	tsʻuŋ	tsʻouŋ	tsʻɒŋ	tsʻɔŋ	tsʻoŋ
	白读	tsʻøyŋ	tsʻøŋ	tsʻaŋ	tsʻaŋ	tsʻaŋ
公	文读	kuŋ	kouŋ	kɒŋ	kɔŋ	koŋ
	白读	køyŋ	køŋ	kaŋ	kaŋ	kaŋ
红	文读	huŋ	houŋ	hɒŋ	hɔŋ	hoŋ
	白读	øyŋ	øŋ	aŋ	aŋ	aŋ

表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脓”字一例，其白读一行，恰好是闽语各点相当于“人”字意义的那个读音。由于这一对应的启发，自然使我们设想“人”的本字当是与“脓”同音的某字。有人写作“侬”字。《广韵》冬韵：“侬，我也”，奴冬切。音相合，义相关，写“人”为“侬”也未尝不可。但就本字说，写“农”字更加合适。按《说文解字》卷三上：“农，耕人也。”段注：“各本

无人字，今依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一补。”又《庄子·让王》有“石户之农”句，《经典释文》卷二十八引李云：“农，农人也。”参照闽语承用古代汉语单音词的时候，经常有扩大其外延的例子：

舷，《集韵》先韵：“船边也”，胡千切。今已引申为泛指一切边缘。

塗，《集韵》模韵：“泥也”，同都切。《易·睽》：“见豕负塗”，虞翻注：“土得雨为泥塗”。可见“塗”原义为烂泥，今已引申为泛指泥土。

箬，《集韵》藥韵：“《说文》楚谓竹皮曰箬”，日灼切。后来引申为竹叶，《玉篇》竹部一百六十六：“箬，而灼切，竹大叶也。”今已泛指一切叶子。

准此，我们认为，“耕人、农人”之“农”，也已被闽语引申为圆颅方趾之人的称谓了。我们还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根据。上引《庄子·让王》“石户之农”下，唐人成玄英疏：“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这和今天闽语管人叫农完全符合。

方言中还有管人叫农的，闽语之外，据杭州大学中文系傅国通同志告知，在吴语区域中，如浙江金华一带，也有同样的说法。这真是无独有偶，可以拿来互相参证。

原载《方言》1980年4期

闽语作房屋解的“厝”字

一 问题的引出

我们那本《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在第103面的“厝”字后面，写着 [厝] cù 1.房屋：起～ kī cù（盖房子）| 大～ duâ cù（大房子）|～顶 cùdǐng（屋顶） 2.家、家乡：阮厝 gguǎn cù（我家、我老家）| 恁～ lǐn cù（你家、你老家） 3.乡村名，读轻声：黄～ Ng.cu | 何～ Wó. cu（都在厦门郊区）。

对于作房屋解而闽南方言说为 cù [ts^hu^5] 的这个单词，我们写之为“厝”，根据的是民间一贯的用法。凡闽语通行的地区，有聚族而居以姓名村的，都在姓氏之后连上一个“厝”。展开较详细的地图，凡有村名某厝者，则其居民所用方言必属闽语的体系。如厦门除《词典》所举黄厝何厝外，尚有曾厝、吕厝、孙厝、叶厝等，漳平有上厝、上祖厝、下豆厝、下面厝、马厝、内厝、中坂厝、杜厝、杨厝、垄口厝等，诏安有新唐厝、周厝、田厝、新厝、林厝等，在台湾省有：同安厝、诏安厝和安溪厝、龙岩厝、粉鸟厝、泉州厝、涂葛厝（彰化县）、头北厝（台中县）、涂刘厝（屏东县）、土垄厝（台北市）、新厝（台南县）、云肖厝（嘉义市）、圳头厝（云林县）、卓厝（桃园县）、下马厝（台中县）、谢厝寮（台南县）、三座厝（苗栗县）。

二 语音的连贯

按《广韵》去声暮韵清纽：“厝：置也。仓故切。”

措醋为其同音字。这个厝字的发音，在闽语方言如下各点是这样的：

福州	福安	莆田	厦门	龙岩	尤溪	永安	建瓯
tsʰuɔ	tsʰu	tsʰɔu	tsʰu	tsʰi	tsʰy	tsʰiɯ[①]	tsʰiɔ

看了这几个代表点的实际发音，容易看出的是声母都作清纽［tsʰ-］，声调都属于阴去类［x꜄］（永安和泉州一样去声不能分阴阳），但由于韵母太过于参差不齐，很难集中在仓故一切上。因此，这个字到底应该怎么个写法，即本字是否为“厝”，有人持慎重态度，认为它的音韵地位和一些点的实际读音对应关系不能切合，因而一时还不敢承认。何况厝字古来只训置，和房屋义可以说又是了不相涉的。又有人看了龙岩说为［tsʰi］甚至提出其字当是《广韵》去声寘韵清纽的“庛：偏庛舍也。七赐切”。庛与刺同音，在理论上厦门文读虽为［tsʰu］（我们何以说这种读法是理论上的，那是按七赐切文读当作［tsʰu］可实际都说［tsʰi］），“荆轲刺秦王”谁说“刺”为［tsʰu］呢？若果［tsʰu］音确是“庛”，则无以解基本词汇必用白读的通例。而且在泉州（还有潮州），七赐切文读只能是［tsʰɯ］不能是［tsʰu］，这只要一看《汇音妙悟》第二十四页上“居”韵出母去声有个“刺”字，你就可以适然不疑了（见光绪乙己长夏厦门廿四崎跤会文书庄石印本），“庛”字最多只能管住龙岩及其邻县漳平，到闽南漳州、厦门、泉州就管不了了，更不要说其它的地方。

三 异读的理解

我们认为这个字毕竟还是仓故切的“厝”字，各地语音的分化变体，只要细细排比推究，还是完全可以对得起来的。下面先论声音的贯串对应，然后再说训诂递转的问题。

“厝：仓故切”反映最直接最明白的莫如福安的［tsʰu］，和莆田的［tsʰɔu］。在福州应作［tsʰou］今指“醋”，又作［tsʰuɔ］，今指“厝”。仓故一切，在闽南应作［tsʰɔ］才是，现在为什么都说为［tsʰu］呢，我看这和语言的因忌讳而避同音很有关系。原来，特别在闽南，若把“厝”说为［tsʰɔ］，就和一个忌讳词“醋”完全犯同音。又况住家说为“徛厝”，酿醋说为“徛醋”，若同音而不避，则两者都说为［kʰia-tsʰɔ］，这怎么能行呢？根据莆田、潮州

① 永安应作 tsʰiɯ，今读 tʃʰiɯ，后面邵武应作 tsʰyo，今读 tɕʰyo，声母之变，似系腭化的结果。

和漳属平和、漳浦等县分连及赣东上饶专区和浙南温州专区一些地方的闽南话，至今还把仓故切的"醋"说为［$ts^hɔu$］，设想古闽南方言也是说为［$ts^hɔu$］的，后来为了避同音而采取如下图所示的语音分化：

古闽南仓故切$ts^hɔu$ 今 ┌一般 $ts^hɔ$ "醋"（保持主元音，丢掉韵尾 -u）
└特殊 ts^hu "厝"（保持-u韵尾，丢掉主元音 ɔ）

这样，"醋"与"厝"就完全区分出来了。

在福州中古同音"仓故切"的"厝"说［$ts^huɔ$］，"醋"说［$ts^hɔu$］，也无非出于避同音。

那么，这个"厝"为什么到龙岩另说为［ts^hi］呢？原来，仓故切的"醋"龙岩本读就是［ts^hu］的，现在又把"厝"说为［ts^hu］，"醋""厝"同音的麻烦依然存在，怎么办呢？鉴于闽南内部（本属于中古遇摄三等开口"鱼类"有 u→i 一条对应存在，于是"醋"之［ts^hu］保留，而"厝"之［ts^hu］就非变为［ts^hi］不可了。

	除	猪	箸	诸	藷	煮	居	渠	去	鱼
厦门	tu	tu	tu	tsu	tsu	tsu	ku	ku	k^hu	hu
龙岩	ti	ti	ti	tsi	tsi	tsi	ki	ki	k^hi	hi

这上面，除"诸"字外，漳州和龙岩一样；而猪、箸、去、鱼等基本核心词，厦门只行用于禾山，市区又反受内地影响，白读之为［ti ti k^hi hi］。"厝"也算是基本核心词，何以漳、厦不亦变为［ts^hi］呢？这是因为"厝"属于等韵遇摄一等，其读［ts^hu］，出于回避"醋"之［$ts^hɔ$］，厦门既不如龙岩读"醋"为［ts^hu］，那又何需多此一举呢？但尤溪说"厝"为［ts^hy］也是一件麻烦事。尤溪方言土话的归属问题，大家知道，悬之已久，迄未解决。今观下列对应：

	猪	除	箸	诸	煮	藷	居	锯	渠	去	鱼
厦门	tu	tu	tu	tsu	tsu	tsu	ku	ku	ku	k^hu	hu
尤溪	ty	ty	ty	tsy	tsy	tsy	ky	ky	ky	k^hy	ŋy

福州和尤溪之间，没有 u→y 的对应，唯厦门与尤溪有之，据此尤溪应属于 闽南方言范畴之内。

最麻烦的是何以解仓故切在建瓯是 [$ts^hiɔ$] 、而永安是 [$ts^hiɯ$] ? 若按常规，建瓯当作 [ts^hu] ，而永安当作 [ts^hau] ，乃今实际异乎是，原因在哪里？

有个在莆田、福州、建瓯、永安一带都当“路”解的“埠”字，《集韵》恰也置于去声暮韵：“徒故切。道也。”为什么建瓯不读 [tu]而说 [tiɔ] ，永安不读 [tau] 而说 [tiɯ] ? 恰恰在这个困难问题上，它给了我们一把打开神秘之宫大门的钥匙。厝：仓故切，建瓯 [$ts^hiɔ$]、永安 [$ts^hiɯ$] ，音例不是完全一样的吗？

于是，我们在建瓯方言韵书《建州八音》茄韵 [iɔ] 下发现下面这几个属于中古遇摄一等的字：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布p		补	布				哺步	
直t							埠	
出ts^h			厝					

表中这些字都是基本词汇的核心词，它们不如一般读为[-u]而说之为 [-iɔ]，这应该是当地资格最老的白读。闽南的长泰至今还读遇摄一等为 [io] ，可供参考。

发掘出上面这几个被掩埋在地层最深处的属于中古遇摄一等的基本核心词，对于仓故切的厝和徒故切的埠何以下面这些闽北方言会有如下的特殊读法，也就可以释然于怀了：

	将乐	建阳	松溪	邵武
厝	ts^ho	$ts^hiɔ$	ts^hyo	$tɕ^hyo$
埠	t^ho	tiɔ	tyo	t^hyo

由此可见，在方言词的本字研究中，讨叶沿根和搜索文白都是十分必要的。语音结合词义的历史层次必须善于理董清楚，不然，本是同根生，将被看为桃园三结义了。

四 训诂的问题

关于厝字在闽方言何以有房屋义，下面拟从二方面讨论它：

1. *从中原板荡、举族避地或地方骚乱，举族从征的情况来探讨：*

《三山志》说："永嘉之乱（公元308年），衣冠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入闽。"又唐初泉潮间"蛮獠啸乱"，从陈政、陈元光父子征闽的五十八姓，一百三十二将；又唐末随王潮、王审之来闽建国的光州万众。衣冠各族之来闽地，并非预先选定地点，然后扶老携幼而来。根据各姓族谱来看，他们劳师（众）涉远，来到闽荒，经常是暂寄一地，察其水土适否？一有不便，就再迁移。其中辗转徙居之事，不一而足。如南安石井郑成功的祖先在唐僖宗光启间（885～887）由河南光州固始县入闽，大约到明初，成功的远祖隐石任南安石井巡司，才在当地定居下来。郑成功所撰的《皇明石井郑氏祖坟志铭》："五世祖西庭公谭氏妈，原葬陈厝乡"（请注意：郑成功在这里使用了"妈"和"厝"两个闽南方言词。"厝"字我们这里正在讨论，"妈"是祖母的意思），可见郑氏并非一入闽便定居于南安石井的。

据何乔远《闽书》："固始黄氏之入闽，始于永嘉之乱。"《台湾黄氏族谱》："其先四十三世尚居河南光州固始"。而入闽之后，又分居各地，到了清初，又随郑成功收复台湾，散布台湾各处。

随地安置，稍安一时，倘有不适，便再迁移，这是离乱避地，无可奈何的一般情况。这和"厝，措也"一义尚能吻合。按《孝经·丧亲章》"卜其兆宅，而安厝之。"《释文》："厝本作措。"又《庄子·逍遥游》注："又何厝心于其间哉。"《释文》"厝本作措"，"措"在现代汉语可以说安置。有些地方，临时住宅区至今还管叫安置区。

2. *从"厝，置也"方面来讨论*

《广韵》去声暮韵："厝，置也。"书证见于《汉书·贾谊传》"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集注。在今天，"安置"的"置"是动词，但"位置"的"置"是名词。

按《诗·魏风·硕鼠》次章：

硕 鼠 硕 鼠，　　逝 将 去 女，
无 食 我 麦。　　适 彼 乐 国。
三 岁 贯 女，　　乐 国 乐 国，
莫 我 肯 德。　　爰 得 我 直？

王引之《经义述闻》训直为职，殊不瞭然。窃谓当从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置从网直会意。直亦声。置亦通直” 。《易·系辞》郑本“有功而不置”注“置当为德”。朱氏按当为“直而不有”之直。此为直、置可通之证。《广雅·释诂四》：“置，立也。”在金文立与位通。

按《硕鼠》首次两章句式全同，所异者，韵洽鱼与之为部不同而已。鉴于首章为“乐土乐土！爰得我所？”次章为“乐国乐国！爰得我直？”此中“直”字自来颇为费解，今若释其为位置，与首章之“所”为处所，则可以谓为以类相从词义毫无矛盾了。

然则“厝，置也”，位置和屋子，意义也就可以联贯起来了。

五 小结

总的来说：中古遇摄一等去声暮韵清纽“厝，仓故切。《说文》置也”这个字从来通行于闽方言的领域里，意义是屋子，引申作家庭、家乡解。按照字的中古读音仓故切。

	福州	福安	莆田	厦门
应读	tsʰɔu	tsʰu	tsʰɔu	tsʰɔ
实读	tsʰuɔ	～	～	tsʰu
	龙岩	尤溪	永安	建瓯
应读	tsʰu	tsʰu	tsʰau	tsʰu
实读	tsʰi	tsʰy	tsʰiɯ	tsʰiɔ

上表应读与实读之所以有矛盾，厥因有二：1. 由于忌讳避同音。因厝与醋同为仓故切，醋是忌讳词，厝与之同音必须回避之。2. 福州 u 的去声有 ou 、uɔ 两种读法，分别配与醋、厝，因以区别。古闽南读 ɔ 为 ɔu ，其后读醋为 tsʰɔ ，而说厝为 tsʰu ，元音各得其半。这里闽南的 u 到龙岩变 -i ，到尤溪 -y ，这是地方内部音变的通例，比较便知。

建瓯说厝为 tsʰiɔ ，与长泰说醋为 tsʰiɔ 同为古方音。建瓯 -iɔ永安变 -iɯ ，邵武变 -yo ，这是闽北方言内部的对应，不足为怪。

故此仓故切的厝确系闽方言作房屋解的那个单词的本字。

中国语言学会昆明年会论文（1985）

闽语的特征

闽语主要分布在福建、台湾两省，以及广东境内的潮汕地区和海南岛等地。其他省区如浙江、江苏境内也有一些地方讲闽语。本文以福建省厦门、莆田、福州三处方言为例，说明闽语的一些特征，以供划分闽语与非闽语的参考。

本文参考了《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讨论稿》上册（1962 年）有关三处方言的记录。莆田话由刘聚星先生，福州话由林寒生同志发音复核，特此表示感谢。厦门话由作者重新核对。

一 莆田方言的声韵调

厦门方言的声韵调参看本刊 1981.289－294 李熙泰《厦门方言的一种构词法》，1983.120－122 李熙泰《厦门方言阴平和阳平的变调》。

福州方言的声韵调参看本刊 1982.37－46 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词”》。

莆田方言的声韵调列举如下：

（一） 声母十五个：p pʻ m t tʻ n l ts tsʻ ɬ k kʻ ŋ h ø

（二） 韵母四十个。为了节省篇幅，下表把收［-ŋ］舒声韵和收喉塞音［-ʔ］的入声韵排在一起，中间用“/”分开，如［aŋ/ʔ］代表［aŋ］和［aʔ］两个韵母，［oŋ/ʔ］代表［oŋ］和［oʔ］两个韵母。

	a	ɒ	o	c	ø			ai	au	ɔu	ŋ	aŋ/ʔ	ɒŋ/ʔ	oŋ/ʔ	ɛŋ/ʔ	œŋ/ʔ
i	ia						iu		ieu		iŋ/ʔ	iaŋ/ʔ				
u	ua			ue		ui					uŋ	uaŋ/ʔ				
y		yɒ									yŋ/ʔ		yɒŋ/ʔ			

(三)声调八个．以下同时列出厦门、福州的单字调，以便于比较。莆田阳入白不带喉塞音［-ʔ］尾。厦门的入声收［-p -t -k -ʔ］尾，列入声调值时用［ʔ］表示塞音韵尾。

	阴平	阳平	阴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文	阳入白
莆田	53	13	453	42	11	ʔ21	ʔ4	ʔ35
厦门	55	35	53	21	33	ʔ11	ʔ55	
福州	55	53	31	213	353	ʔ13	ʔ55	

莆田方言的音韵特点是：① 莆田没有舌尖清擦音［s-］声母，厦门、福州两地读［s-］的字，莆田通常读为舌尖清边擦音［ɬ-］声母。如“绳”厦门［sin^{2}］，福州［siŋ^{2}］，莆田［ɬiŋ^{2}］。② 莆田跟福州一样没有鼻化韵母，厦门读鼻化韵的字，福州都读鼻音尾韵，莆田通常读口音韵。如“郑姓”厦门［tĩ^{6}］，福州［taŋ^{6}］，莆田［ta^{6}］。③ 古明泥疑三母字莆田逢今鼻音尾韵分别读［m- n- ŋ-］，逢今口音韵分别读［p- t- k-］。如“冥”厦门［bĩ^{2}］，福州［maŋ^{2}］，莆田［pa^{2}］|“妳母亲”厦门［le^{3}］，福州［nɛ^{3}］，莆田［te^{3}］|“牛”厦门［gu^{2}］，福州［ŋiu^{2}］，莆田［ku^{2}］。

二 闽语的语音特征

这里说的语音特征，限于声母和声调两个方面，韵母的情况比较复杂，本文暂不讨论。

(1) 古全浊声母字，闽语今读塞音、塞擦音的字，不带音不送气的比不带音送气的多，分别举例如下。这里限于篇幅，不送气和送气的例字数目相同。

	盘並	饭奉	大定	铜定	溅从	陈澄	郑澄	旧群	共群
厦门	puã^{2}	pŋ^{6}	tua^{6}	taŋ^{2}	tsuã^{6}	tan^{2}	tĩ^{6}	ku^{6}	kaŋ^{6}
莆田	pua^{2}	puɛ^{6}	tua^{6}	taŋ^{2}	tsyɒ^{6}	tɛŋ^{2}	ta^{6}	ku^{6}	køŋ^{6}
福州	puaŋ^{2}	puɔŋ^{6}	tuɑi^{6}	tøyŋ^{2}	tsieŋ^{6}	tiŋ^{2}	tɑŋ^{6}	kou^{6}	kɔyŋ^{6}

	鼻並	浮奉	曝並	涂定，土	墙从	柱澄	塍船	徛群	钳群
厦门	pʻĩ^{6}	pʻu^{2}	pʻak^{8}	tʻɔ^{2}	tsʻiũ^{2}	tʻiau^{8}	tsʻan^{2}	kʻia^{6}	kʻĩ^{2}
莆田	pʻi^{6}	pʻu^{2}	pʻɒ^{8}	tʻɔu^{2}	tsʻiɐu^{2}	tʻiɐu^{8}	tsʻɛŋ^{2}	kʻyɒ^{6}	kʻiaŋ^{2}
福州	pʻei^{6}	pʻu^{2}	pʻuoʔ^{8}	tʻu^{2}	tsʻuoŋ^{2}	tʻieu^{8}	tsʻɛiŋ^{2}	kʻiɛ^{6}	kʻieŋ^{2}

(2) 古非敷奉三母字，闽语今白读［p-］或［pʻ-］。例如：ũ

	分非	粪非	蜂敷	扶奉	吠奉	肥奉	房奉	缚奉
厦门	pun^{1}	pun^{5}	pʻaŋ^{1}	pʻɔ^{2}	pui^{6}	pui^{2}	paŋ^{2}	pak^{8}
莆田	poŋ^{1}	poŋ^{5}	pʻaŋ^{1}	pʻɔu^{2}	pui^{6}	pui^{2}	paŋ^{2}	po^{8}
福州	pouŋ^{1}	pɔuŋ^{5}	pʻuŋ^{1}	pʻu^{2}	puoi^{6}	pui^{2}	puŋ^{2}	puoʔ^{8}

(3) 古知彻澄三母字，闽语今白读［t-］或［tʻ-］。例如：

	猪知	罩知	镇知	超彻	拆彻	茶澄	重澄	虫澄	丈澄，姑～
厦门	ti^{1}	ta^{5}	tin^{5}	tʻiau^{1}	tʻiaʔ^{7}	te^{2}	taŋ^{6}	tʻaŋ^{2}	tiũ^{6}
莆田	ty^{1}	tɒ^{5}	tiŋ^{5}	tʻiɐu^{1}	tʻia^{7}	tɒ^{2}	taŋ^{6}	tʻaŋ^{2}	tiɐu^{6}
福州	ty^{1}	tɑu^{5}	tɛiŋ^{5}		tʻiɛ^{7}	ta^{2}	tɔyŋ^{6}	tʻøyŋ^{2}	tuoŋ^{6}

(4) 有一部分古书（审三）母和心母字，个别古生（审二）母字，闽语今白读塞擦音［ts-］或［tsʻ-］。例如：

	少书	叔书	深书	手书	醒心	鬚心	笑心	粟心，稻谷	生生
厦门	tsio^{3}	tsik^{7}	tsʻim^{1}	tsʻiu^{3}	tsʻĩ^{3}	tsʻiu^{1}	tsʻio^{5}	tsʻik^{7}	tsʻĩ^{1}
莆田	tsiɐu^{3}	tsø^{7}	tsʻiŋ^{1}	tsʻiu^{3}	tsʻa^{3}	tsʻiu^{1}	tsʻiɐu^{3}	tsʻø^{7}	tsʻa^{1}
福州	tsiu^{3}	tsɔyʔ^{7}	tsʻiŋ^{1}	tsʻiu^{3}	tsʻaŋ^{3}	tsʻiu^{1}	tsʻieu^{5}	tsʻɔyʔ^{7}	tsʻaŋ^{1}

(5) 古匣母字，闽语今白读阳调类的［k-］或［ø-］，个别字是［kʻ-］。例如：

	咬	猴	厚	寒	环	鞋	喉	闲	学
厦门	ka^{6}	kau^{2}	kau^{6}	kuã^{2}	k'uan^{2}	ue^{2}	au^{2}	iŋ^{2}	oʔ^{8}
莆田	kɒ^{6}	kau^{2}	kau^{6}	kua^{2}	k'uaŋ^{2}	e^{2}	au^{2}	e^{2}	oʔ^{8}
福州	kɑ^{6}	kau^{2}	kɑu^{6}	kaŋ^{2}	k'uaŋ^{2}	ɛ^{2}	au^{2}	ɛiŋ^{2}	ɔʔ^{8}

(6) 有一部分古云（喻三）母字，闽语今白读阳调类的[h-]。例如：

	雨	园	远	云	熊	雄
厦门	hɔ^{6}	hŋ^{2}	hŋ^{6}	hun^{2}	him^{2}	hiŋ^{2}
莆田	hɔu^{6}	huɛ^{2}	huɛ^{6}	hoŋ^{2}	høŋ^{2}	høŋ^{2}
福州	huɔ^{6}	huoŋ^{2}	huɔŋ^{6}	huŋ^{2}	hyŋ^{2}	hyŋ^{2}

(7) 有一部分古以（喻四）母字，闽语今白读阳调类的[s-]（莆田是[ɬ-]）。例如：

	盐名词	盐动词，用盐腌	蝇	翼
厦门	sĩ^{2}	sĩ^{6}	sin^{2}	sit^{8}
莆田	ɬiŋ^{2}	ɬiŋ^{6}	ɬiŋ^{2}	ɬi^{8}
福州	sieŋ^{2}	siɛŋ^{6}	siŋ^{2}	siʔ^{8}

(8) 部分古次浊声母上声字，闽语今白读阳去。例如：

	卵	老	耳	瓦名词	蚁	有
厦门	lŋ^{6}	lau^{6}	hi^{6}	hia^{6}	hia^{6}	u^{6}
莆田	tø^{6}	lau^{6}	hi^{6}	hyɒ^{6}	hyɒ^{6}	u^{6}
福州	louŋ^{6}	lou^{6}	ŋiɛ^{6}	ŋua^{6}	ŋiɛ^{6}	ou^{6}

三 闽语的词汇特征

这里举厦门、莆田、福州三处口语里的常用字三十五个，字后头依次记厦门、莆田、福州三处方言音，中间用单竖线“ | ”分开，然后酌加说明。

[痀 ku | ku | ku] 曲背。《广韵》平声虞韵举朱切：“痀，曲脊。”

[頫 pʻue | pʻe | pʻɛ] 喙～：面颊。《广韵》上声荠韵匹米切："頫，倾头。"

[妳 lẽ | te | nɛ] 母亲。《广韵》上声荠韵奴礼切："妳，楚人呼母。"

[喙 tsʻui | tsʻuɛ | tsʻuoi] 嘴。《广韵》去声废韵许秽切："喙，口喙，又昌芮切。" 闽语用"昌芮切"的音。

[骹 kʻa | kʻɒ | kʻa] 脚。《广韵》平声肴韵口交切："骹，胫骨近足细处。" 又写作"跤"。

[囝 kiã | kyɒ | kiaŋ] 儿子，有时也做词尾。《集韵》上声狝韵九件切："囝，闽人呼儿曰囝。" 唐顾况《囝》诗："囝别郎罢（爸），心摧血下。"

[瞑 bĩ | pa | maŋ] 青～：瞎子。《广韵》平声青韵莫经切："瞑，合目。"

[冥 bĩ | pa | maŋ] 夜。《广韵》平声青韵莫经切："冥，暗也，幽也。"

[塗 tʻɔ | tʻɔu | tʻu] 泥土。《广韵》平声模韵同都切："塗，泥也。"

[水 tsui | tsui | tsui] 《集韵》上声旨韵之诔切："沝，闽人谓水曰沝。" 通常写作"水"。

[昐 piŋ | pe | pɛiŋ] 一半，一片。《集韵》平声删韵步还切："昐，片也。" 通常写作"爿"。

[舷 kĩ | kiŋ | kieŋ] 边缘。《广韵》平声先韵胡田切："舷，船舷。"《集韵》胡千切："舷，船边也。" 今闽语引申泛指边缘，如：海～，床～，桌～。俗写作"墘"。

[塍 tsʻan | tsʻɛŋ | tsʻeiŋ] 田地。《广韵》平声蒸韵食陵切："塍，稻田畦也。"

[蛇 tʻe | tʻɒ | tʻɑ] 水母。《广韵》去声祃韵除驾切："蛇，水母也。"《集韵》引《南越志》："水母东海谓之蛇。"

[膎 kue | ke | kie] 腌鱼。《集韵》平声佳韵户佳切："吴人谓腌鱼为膎腩。"

[蛏 tʻan | tʻɛŋ | tʻeiŋ] 形状狭而长的薄壳蚌。《广韵》平声清韵丑贞切："蛏，蚌属。"

[粞 tsʻue | tsue | tsʻɑ] 米磨成的粉。《集韵》去声霁韵思计切："粞，米屑。"

[粙 tiu | tiu | tieu] 水稻。《集韵》去声宥韵直祐切："粙，稻实。"

[秫 tsut | ɬo | suʔ] ～米，糯米。《广韵》入声術韵食聿切："秫，谷名。"

[箬 hioʔ | tieu | nioʔ] 叶子。《广韵》入声药韵而灼切："箬，竹箬。" 原指竹葉，今引申为泛指其他叶子。

[伏 pu | pu | po] 孵。《广韵》去声宥韵扶富切："伏，鸟菢子。"

[卵 lŋ | lø | lɒuŋ] 蛋。《广韵》上声缓韵卢管切："卵，说文曰：凡物无乳者卵生。"

[餜 ke | kuɛ | kui] 糕饼之类食品。《集韵》上声果韵古火切："餜，饼也。"

[疕 p'i | p'i | p'i] 伤痂。《广韵》上声纸韵匹婢切："疕，疮上甲。"

[箈 t'ai | t'ai | t'ai] 筛子。《广韵》平声脂韵丑饥切："箈，竹器。"

[裷 ŋ̍ | uɛ | uoŋ] 袖端。《集韵》上声阮韵委远切："裷，袖耑（端）屈。"

[哺 pɔ | pɔu | puɔ] 咀嚼。《广韵》去声暮韵薄故切："哺，食在口也。"

[搋 t'i | t'i | t'i] 撕破。《集韵》上声纸韵丑豸切："搋，析也。"

[徛 k'ia | k'yɒ | k'iɛ] 立。《广韵》上声纸韵渠绮切："徛，立也。"

[櫼 tsĩ | tsiŋ | tsieŋ] 楔子，也用做动词。《集韵》平声盐韵将廉切："櫼，楔也。"

[喷 pun | poŋ | puŋ] 吹气。《集韵》平声魂韵步奔切："喷，吐也。"

[牚 t'ĩ | t'a | t'aŋ] 支撑。《广韵》去声映韵他孟切："牚，邪柱也。"

[沃 ak | ɒʔ | uoʔ] 浇灌。《广韵》入声沃韵乌酷切："沃，灌也。"

[攲 k'i | k'i | k'i] 歪斜，不正。《广韵》平声支韵去奇切："攲，不正也。"

[瘖 san | ɬɛŋ | seiŋ] 瘦。《广韵》上声梗韵所景切："瘖，瘦瘖。"

四 闽语的语法特征

这里只举几条数词、量词和指示词的例。

(1) *汉语"两"和"二"有基数序数之别*。闽语的特点是"一"也有基数序数之别，序数也用"一"字，基数"一"来历待考，有的人认为"蜀"字，"蜀"《广韵》"市玉切"，不能解释厦门一带闽南方言的读音。表示序数的"二"也写作"二"，表示基数的"二"通常写作"两"，认为是"两"字的白读。

	第一排	一斗米	第二场	两张纸
厦门	te$^{33}_{21}$ it$^{11}_{55}$ pai^{35}	tsit$^{55}_{11}$ tau$^{53}_{55}$ bi^{53}	te$^{33}_{21}$ dzi$^{33}_{21}$ tiũ^{36}	lŋ$^{33}_{21}$ tiũ$^{55}_{33}$ tsua^{53}
莆田	te$^{11}_{42}$ iʔ$^{21}_{4}$ pai^{13}	ɬɒ$^{35}_{11}$ lau$^{453}_{13}$ pi^{453}	te$^{13}_{53}$ tsi^{11} tieu^{13}	luŋ$^{11}_{13}$ tieu$^{53}_{13}$ tsyɒ^{453}
福州	tɛ$^{213}_{31}$ iʔ$^{13}_{31}$ pai^{53}	suoʔ$^{55}_{31}$ tau$^{31}_{23}$ mi^{31}	tɛ$^{213}_{31}$ ni$^{212}_{31}$ tuoŋ^{53}	lɑŋ$^{213}_{55}$ tuoŋ^{55} tsai^{31}

(2) *"几百几十，几万几千，几丈几尺"等数量结构可以省去第二个量词。*

第一个基数字是“一”的时候，“一”字平常不说，如：

	百几—百几十	万七—万七千	丈六—丈六尺
厦门	paʔ$^{11}_{55}$ kui^{53}	ban$^{33}_{21}$ tsʻit^{33}	tŋ$^{33}_{21}$ lak^{55}
莆田	pa$^{21}_{53}$ kui^{453}	maŋ$^{11}_{53}$ tsʻi^{11}	tuŋ^{11} la^{35}
福州	paʔ$^{13}_{55}$ kui^{31}	uaŋ$^{242}_{53}$ tsʻeiʔ^{23}	touŋ$^{242}_{11}$ lyʔ^{55}

(3) 闽语的指示词近指用［ts-］，远指用［h-］，以下举例有的写同音字。记音时斜体［*h*］表示连读时失落［h］声母；［s-lø］表示连读时［sø］的［s］变成［l］。

	这	这儿	这些	这样
厦门	者 tsi^{53}	遮 tsia^{55}	者兮 tsi$^{53}_{55}$ e^{35}	者款 tsi$^{53}_{55}$ kʻuan^{53}
莆田	者 tsi^{453}	者遮 tsi$^{453}_{35}$ tsia^{53}	整兮 tsiŋ$^{453}_{35}$ e^{13}	者号 tsi$^{453}_{35}$ *h*o^{11}
福州	者 tsi^{31}	者所 tsi$^{31}_{13}$ s-lø^{31}	者几样tsi^{31} kui^{31} yoŋ^{242}	者样款 tsuŋ^{213} ŋuaŋ^{31}
	那	那儿	那些	那样
厦门	许 hi^{53}	靴 hia^{55}	许兮 hi$^{53}_{55}$ e^{35}	许款 hi$^{53}_{55}$ kʻuan^{53}
莆田	许 hy^{453}	许靴 hy$^{453}_{35}$ hyɒ^{53}	兴兮 hiŋ$^{453}_{35}$ e^{13}	许号 hy$^{453}_{35}$ ho^{11}
福州	许 hi^{31}	许所 hi$^{31}_{13}$ s-lø^{31}	许几样 hi^{31} kui^{31} yoŋ^{242}	许样款 huŋ^{213}ŋuaŋ^{31}

原载《方言》1984 年第 3 期

闽南方音中的上古音残余

一 引言

语言的物质外壳是语音。在古代能把一发即逝的语言保留下来的是文字。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我们很难通过今天还用的汉字去了解上古汉语的说法。考古学家可以凭恃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以研究先民的文化，我们语言工作者只有从地方方言的研究来探索上古汉语的本来面貌。因此，我们可以打个譬喻：语言的化石存在于亲属方言之间。我们汉语的中古音（《切韵》音系）、上古音，往往在方言中尚存其残余。

闽南方言是汉语大方言之一，流行于福建南部，台湾全省，江西东部（上饶专区一些县的乡区），浙江南部（温州专区如平阳、玉环等地），广东潮汕、海丰和海南岛。听说在苏南及成都附近也有闽南方言"小岛"，国外则南洋群岛各地凡华侨足迹所到之处，大都是闽南方言活动的范围。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国内外说闽南方言的人口，约有五千万之多。

闽南方言是怎样形成的呢？这得从闽南方言的使用者——闽南人的历史说起。闽是福建的古称。《说文》中就指出："闽：东南越，蛇种。"在周朝的时候，福建属于七蛮的地方。到了秦朝，在这里建置了闽中郡，嬴秦末年，闽越族领袖无诸随刘邦起义，秦亡之后，刘汉封无诸为闽王。无诸死后，闽越因内讧不已为汉所废，越人或被迁往江淮间，或逃避入山谷。汉于其地设侯官。秦汉既以闽中入版图，当然要派官遣将，出兵屯田。这样，闽中虽为东南越之地，而成批的汉人也就移居进来了，而上古汉语也被移植过来了。三国吴孙休永安三年（260 年）始于闽中置建安郡。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三年（282 年）于建安之外，更置晋安郡。

西晋末年，胡羯入侵，怀愍亡尘，晋室东移。难民南奔，多如过江之鲫。当时，有陈、林、黄、郑、詹、丘、何、胡八姓，扶老携幼，逾岭越江，远

征闽地。这批人带来的是三世纪的河洛官音，因被称为“河洛话”，而操其语的人也被呼为“河洛人”。经过一个时期的生聚教训，发展了地方经济，人口渐多，汉人不得不从闽东北向闽西南发展。原来的建安、晋安二郡，已经落在形势之后了。南朝陈武帝霸先于永定元年（557 年）不得不更置南安郡以适应客观的需要了。唐兴，改郡为州，遂于闽北置建州，闽东置福州，闽南置泉州。

闽南方音中为什么有前《切韵》的残余，读者可以从上述简史中找到解释。

唐高宗总章二年（669 年）因“蛮獠啸乱”，命光州固始县人陈政、陈元光父子率五十八姓征蛮，经过几年的苦战，地方才平静下来。武后垂拱年间（685——687 年），因陈元光的疏请，才在泉潮间增置了一个漳州行政区。陈元光遂被后代人尊称为“开漳圣王”。

唐末，天下大乱，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之兄弟自河南故乡举义，远征福建，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闽国，延揽一批从中原避难南来的人才，先后经营了半个世纪（893——945 年）。王氏既利用一隅的偏安之局和闽地的山海之利，遂使经济、文化都得到一定的发展。如果要问为什么闽南方言中有文、白两读之对应而文读音又如此符合唐宋韵书的体系，我们将以闽国时期的文化教育实施的史实来解释。

闽南方言的代表共认为是厦门话。它的特点是和普通话相去甚远，而又在一个方言之中同时使用文、白两个语音系统，交叉为用，有条不紊。海内外语言学家之所以对本方言特感兴趣，无非为其不论在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还保留着若干上古汉语的残余。这里有上古汉语的“化石”，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整理。下面是我们几年来发掘整理出来的一些东西，现在不揣固陋，先把语音部分发表出来，敬祈专家、前辈的指教。

文中所标闽南方音，除另有说明的以外，都是厦门音。

二 闽南方言中上古声母的残余

前人关于上古声母研究的结论有：钱大昕的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古多舌音等，以及章太炎的娘日二纽归泥、曾运乾的喻三出于匣、喻四出于定。所有这些结论，几乎都能在闽南方言中找到活生生的实证。下面逐条介绍。

（一） 无轻唇音。见表1：

表1—1

	非				敷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虞	夫pɔ	斧pɔ	傅pɔ		敷p'ɔ	殕p'u		
微	飞pe		痱pui					
尤			富pu					
凡							泛p'ã	
元		反piŋ						
文			粪pun	拂put				刜p'ut
阳	方姓pŋ		放paŋ		芳paŋ	纺p'aŋ		
东三	枫pŋ			腹pak				覆p'ak
钟	封paŋ				蜂p'aŋ			

表1—2

	奉				微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虞	扶p'ɔ		紨pɔ		无bu	武bu	雾bu	
废			吠pui					
微	肥pui		蜚pui		微bi	尾be	未be	
尤	浮p'u		伏孵pu					
凡	帆p'aŋ	范pan						
元			饭pŋ	垡p'e?		晚bŋ	万ban	袜be?
文				佛put	文bun	吻bun	问bŋ	物bi?
阳	房paŋ			缚pak		网baŋ	望baŋ	
东三	冯姓paŋ							
钟	缝paŋ		缝p'aŋ					

（二）无舌上音。见表 2：

表 2—1

		知				彻				澄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鱼		猪 ti				捈 t'u				除 tu			
虞		株 tu				趎 t'u				厨 tu			
祭	合			缀 tue									
支	开	知 ti				痴 t'i				驰 ti			
	合									锤 t'ui			
脂	开	氐 ti				絺 t'i				迟 ti			
	合	追 tui								椎 t'ui			
之						笞 t'i				治 ti			
宵		朝 tiau				超 t'iau				潮 tiau	兆 tiau	召 tiau	
尤		怞 tiu	肘 tiu	昼 tiu		抽 t'iu	丑 t'iu			筹 tiu	纣 tiu	秞 tiu	
盐		沾 tiam			輒 tiap	觇 t'iam				㶣 tiam			
侵		砧 tim		揕 tim		琛 t'im				沈 tim	朕 tim		蛰 tip
仙	开	邅 tian	展 tian		哲 tiat	挻 t'ian			澈 t'iat	缠 tian			辙 tiat
	合		转 tŋ		辍 tuat					传 t'uan	篆 tuan	传 tuan	

表 2—2

		知				彻				澄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真	开	珍 tin				瞋 t'in				陈 tin			
	合	屯 tun			绌 tut	椿 t'un			黜 t'ut	酏 tut			
阳	开	张 tiɔŋ	长 tiɔŋ	胀 tiɔŋ		蛏 t'an	逞 t'iŋ	畅 t'iɔŋ		长 tiɔŋ	丈 tiɔŋ		着 tiɔk
清	开						逞 t'iŋ			程 t'iŋ		郑 tiŋ	掷 tik
蒸	开	徵 tiŋ			陟 tik				饬 t'ik	澄 tiŋ			直 tit
东三		中 tiɔŋ		中 tiɔŋ	竹 tiɔk				畜 t'iɔk			仲 tiɔŋ	逐 tiøk
钟			冢 t'iɔŋ				宠 t'iɔŋ			重 tiɔŋ	重 tiɔŋ		

（三）多舌音。见表 3：

表 3

例字	中古音						闽南语白读	用例
	摄	开合口	等	声调	韵	声纽		
注	遇	合	三	去	遇	章	tu	跋大～九 pua? tua tu kiau
振	臻	开	三	去	震	章	tin	莫～动 bo tin taŋ
唇	臻	合	三	平	谆	船	tun	磨～捽舌 bua tun tsut tsi?

1．大赌钱。2．别动。3． 捽舌：用舌舔唇。形容吃东西时的不良习惯。“唇”无文白读之别。

（四）“日”读为“泥”（闽南一般“泥/来”不分，都作 l）。见表 4：

表 4

例字	中古音						闽南音白读	用例
	摄	开合口	等	声调	韵	声纽		
蕊	止	开	三	上	纸	日	lui	两～目珠 lŋ lui bak tsiu
染	咸	开	三	上	琰	日	ĩi	～布师青手 ĩi pɔ sai tsʻĩ tsʻiu
荏	深	开	三	上	寝	日	lam	少年～身命 siau lian lam sin miã
软	山	合	三	上	祢	日	lŋ	～涂深掘 lŋ tʻɔ tsʻim kut
忍	臻	开	三	上	轸	日	lun	吞～其农有福气 tʻun lun e laŋ u hɔk kʻi
闰	臻	合	三	去	稕	日	lun	毛米兼～月 bo bi kiam lun geʔ
让	宕	开	三	去	漾	日	liũ	参～则好样 sã liũ tsiaʔ ho iũ

1. 两只眼睛。“蕊”无文白读之别。2. “青手”为“生手”的谐音，谓不熟练也。3. 软弱易欺。4. 忍耐的人有福气。5. 缺粮又值闰月。6. 相让是好样。

（五）喻三（云）读匣。见表 5：

表 5

例字	中古音						闽南音白读	用例
	摄	开合口	等	声调	韵	声纽		
雨	遇	合	三	上	麌	云	hɔ	春寒～若泉 tsʻun kuã hɔ la tsuã
园	山	合	三	平	元	云	hŋ́	公～好光景 kɔŋ hŋ́ ho kɔŋ kiŋ
远	山	合	三	上	阮	云	hŋ́	路毛～ lɔ bo hŋ́
云	臻	合	三	平	文	云	hun	好天拢毛～ ho tʻĩ lɔŋ bo hun
纬	止	合	三	去	未	云	hui	织布着用～仔tsit pɔ tioʔ iŋ hui a
域	曾	合	三	入	职	云	hik	中国区～真阔 tioŋ kɔk kʻu hik tsin kʻuaʔ
熊	通	合	三	平	东	云	him	弄狗～ laŋ kau him
雄	通	合	三	平	东	云	hiŋ	寶卵有～ pu lŋ u hiŋ

1. 路不远。2. 晴空无片云。3. 织布要用纬线。4. 阔：广阔。5. “熊”无文白读之别。6. 孵着的蛋受了精。

（六）喻四（以）出定

喻四（以）出于上古定母，在故宫本《刊谬补缺切韵》中有如下层层演变的异读：

表 6

以母字	鋚	藷	屒	紃	庠
反切一	徒聊（定）	直鱼（澄）	时真（禅）	食伦（船）	似羊（邪）
反切二	直流（澄）	常船（禅）	食邻（船）	详遵（邪）	与章（以）

闽南方言白读中古“以”母字，尚保留零声母以外的 t tʻ ts tsʻ s 五种读法，这分明是上古声母的残余：

（1）读 s 。见表7：

表 7

例字	中古音						闽南音白读	用例
	摄	开合口	等	声调	韵	声纽		
游	流	开	三	平	尤	以	siu	教囝～，毋通教囝扒上树 ka kiã siu, m tʻaŋ ka kiã peʔ tsiũ tsʻiu
盐	咸	开	三	平	盐	以	sĩ	乌杉流汗会上盐～ ɔ sã lau kuã e tsʻiũ iam sĩ
盐	咸	开	三	去	艳	以	sĩ	用盐～咸菜 iŋ iam sĩ kiam tsʻai
蝇	曾	开	三	平	蒸	以	sin	胡～脏屎疕 hɔ sin tsŋ̍ sai pʻi
翼	曾	开	三	入	职	以	sit	有～就会飞 u sit tsiu e pe
液	梗	开	三	入	昔	以	sioʔ	南风厚骹～ lam hɔŋ kau kʻa sioʔ

1. 这“盐”作“腌”解。2. 苍蝇沾屎巴。3. 翼：翅膀。4. 南风脚汗多。

（2）读 tsʻ 。见表8：

表 8

例字	中古音						闽南音白读	用例
	摄	开合口	等	声调	韵	声纽		
耀	效	开	三	去	笑	以	tsʻio	点灯～路 tiam tiŋ tsʻio lɔ
延	山	开	三	平	仙	以	tsʻian	七～八～误了少年 tsʻit tsʻian pueʔ tsʻian gɔ liau siau lian
扬	宕	开	三	平	阳	以	tsʻiũ	用风鼓～泛粟 iŋ hɔŋ kɔ tsʻiũ pʻã tsʻik

1. 耀：照耀。2. 扬：用风扬弃；风鼓：手摇鼓风机；泛粟：不实之谷。

（3）读 ts 。见表9：

表 9

例字	中古音						闽南音白读	用例
	摄	开合口	等	声调	韵	声纽		
檐	咸	开	三	平	盐	以	tsĩ	毋通互帘～水滴着 m t'aŋ hɔ lĩ tsĩ tsui tiʔ tioʔ
养	宕	开	三	上	宕	以	tsiũ	头～就拄着难产 t'au tsiũ tsiu tu tioʔ lan san
痒	宕	开	三	上	宕	以	tsiũ	皮～爱农拍 p'e tsiũ ai laŋ p'aʔ

1. 帘檐水：屋檐水。2. 头养：第一胎。3. 农：人；拍：打。

（4）读 t' 。见表10：

表 10

例字	中古音						闽南音白读	用例
	摄	开合口	等	声调	韵	声纽		
夷	止	开	三	平	脂	以	t'ai	～鸡教猴 t'ai kue ka kau
与	遇	开	三	上	语	以	t'ɔ	～女三瓜 t'ɔ lɯ sã kua
滕	曾	开	三	去	證	以	t'in	植头重，植头轻，烩参～ tsit t'au taŋ, tsit t'au k'in,bue sã t'in

1. 夷：杀。2. 给你三个铜子儿。t'ɔ 是泉州音。3. 一头重，一头轻，互不相称。

（5）读 t。见表11：

表 11

例字	中古音						闽南音白读	用例
	摄	开合口	等	声调	韵	声纽		
榆	遇	合	三	平	虞	以	tiu	栽机～做盆景 tsai ke tiu tsue p'un kiŋ
淫	深	开	三	平	侵	以	tam	～樵起烩着 tam ts'a k'i bue toʔ

1. tiu 是漳州音。机榆：榆树。2. 淫：湿。湿柴生不起火。

古汉语洪音有没有浊音声母 g，似乎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古切韵一等二等都不与群母 g 相拼。我在《汉语语音史纲要讲义》里曾提出匣母上古读 g 的主张，根据的是又音和方言的材料。《集韵》匣 / 群又音如：

表 12

	鞼	烘	鹳	掘	偈	袷	轘	硷	鸦	蚚
匣	胡对	胡公	胡官	胡骨	何葛	辖夹	胡贯	胡南	胡沟	胡对
群	巨畏	渠容	逵员	渠勿	其谒	极叶	逵春	巨欠	权俱	渠希

闽南方言中有些古匣母字今文读 h，白读 k 。例如：

表 13

例字	反切	文读	白读	例词	注音	简释
椵	何加	ha	ke	重～	taŋ ke	重的木枷
下	亥雅	ha	ke	悬～	kuãi ke	高低
桦	胡瓜	hua	kua	～仔	kua a	桦树
糊	洪孤	hɔ	kɔ	～纸	kɔ tsua	
膎	户佳	hai	kue	虾～	he kue	盐渍虾
怀	乎乖	huai	kui	囥～	kŋ̍ kui	怀藏
畦	玄圭	he	ki	菜～	ts‘ai ki	
豪	乎刀	ho	ko	厚～	kau ko	豪夺
号	後到	ho	ko	年～	nĩ ko	
爻	何交	hau	kau	六～	lak kau	掷骰为戏
齩	下巧	hau	ka	～断	ka tŋ̍	咬断
猴	胡沟	hɔ	kau	老～	lau kau	猴子
厚	很口	hɔ	kau	～薄	kau poʔ	
含	胡南	ham	kam	～唇	kam tun	
洽	辖夹	hap	kap	～～	kap kap	黏着的样子
鹹	胡谗	ham	kiam	～饗	kiam tsiã	咸淡
寒	河干	han	kuã	～热	kuã luaʔ	冷暖
汗	侯旰	han	kuã	流～	lau kuã	
扞	侯旰	han	kuã	～水	kuã tsui	提水
舷	胡千*	hian	kĩ	海～	hai kĩ	海边
胘	胡千	hian	kian	鸡～	kue kian	鸡肫

环	胡关	huan	kuan	手～	ts'iu kuan	手钏
滑	户八	huat	kut	圆～	ĩ kut	
悬	胡涓	hian	kuãi	～楼	kuãi lau	高楼
县	荧绢	hian	kuãi	～长	kuãi tiũ	
行	何庚	hiŋ	kiã	～路	kiã lɔ	走路

*当作胡典切

在闽南方音中，古全浊声母已经清化。今闽南既以 k 白读“匣”，如果恢复 k 相应的浊音 g，恰是群母的音值。匣母读 g，不但日本汉译音如此，当代语言学家李方桂在其《上古音研究》（第 18 页）中也有这样的主张。

三 闽南方言中上古韵部的残余

（一） 中古细音闽南洪音

汉语语音古今、方国之不同，很显著的一点表现在洪细系统的不一致。如“交”，中古为洪音 kau，现代为细音 tɕiau；“招”，普通话为洪音 tʂau，闽南话为细音 tsiau。上古没有中古那样的韵图，但我们仍可从其他途径得知一点上古洪细的消息：

1. 谐声。例如“動”从“重”得声，上古当为同音，中古分别读 doŋ、ȡiuŋ，现代普通话分别读 tuŋ、tʂuŋ，而闽南白读都是 taŋ，与上古相合。

2. 古今字。如“於、乌”，在古代是异体字，后代分化为两个字，一读细音，一读洪音。

3. 声训。下面的例字引自《尔雅·释言》：

洪音	细音	细音	洪音
覃：	延（也）	明：	朗（也）
毅：	鞫	猷：	图（也）
探：	试（也）	茹、虞：	度（也）
茅：	明（也）	遇：	偶（也）
握：	具（也）	蹩：	踣（也）
豫：	胪		

4. 古籍异文。例如：

《公羊·桓七年·注》："则民不愉。"《释文》："愉本作偷。"

《礼记·曲礼》："抠衣趋隅。"《释文》："趋本作走。"

《诗·魏风·伐檀》："河水清且涟猗。"《尔雅·释水》作"河水清且澜漪。"

《吕览·知接》："常之巫。"《管子·小取》作"堂巫"。

《尔雅·释虫》："诸虑奚相。"《释文》："相，舍人作桑。"

这是以细音与洪音为异文。又有洪音与细音为异文。如：

《庄子·人世间》："且幾有剪乎。"《释文》"乎"又作"于"。

下面是中古读细音，闽南白读为洪音的例字：

姓许	kʻɔ	轿夫	pɔ	斧头	pɔ	姓傅	pɔ
扶挺	pʻɔ	痰盂	ɔ	雨晴	hɔ	芋头	ɔ
肚脐	tsai	东西	sai	囝婿	sai		
目眉	bai	凤梨	lai	利剑	lai		
私居	sai	师父	sai	石狮	sai	中指	tsai
屎尿	sai	夷鸡	tʻai				
熟似	sai	同姒	sai	祀佛	sai	治志	tai
流摆	lau	姓刘	lau	莫留	lau	风瘤	lau
中昼	tau	芳臭	tsʻau	轮阄	kʻau	十九	kau
樵草	tsʻa	凋淫	ta				
久长	ku	韭菜	ku	针灸	ku	姓丘	kʻu
石臼	kʻu	大舅	ku	新旧	ku	棺柩	kʻu
有毛	u	又各	u				
针线	tsam	淋雨	lam	饭饮	am	淫凋	tam
闽	ban	姓陈	tan	趁钱	tʻan	鱼鳞	lan
密缝	bat	栗子	lat	油漆	tsʻat	实腹	tsat
气力	lat	值钱	tat				
两车	lŋ̍	长年	tŋ̍	肠胃	tŋ̍	水涨	tŋ̍
丈六	tŋ̍	孝杖	tʻŋ̍	米酿	lŋ̍		
荫影	ŋ̍	映望	ŋ̍				
着火	toʔ						
手柄	pĩ	破病	pĩ	平	pī		

水井	tsĩ	静	tsĩ	姓名	sĩ	擅屎	tĩ
姓郑	tĩ						
丰头	haŋ	姓冯	paŋ	做梦	baŋ	害虫	t'aŋ
封批	paŋ	蜂王	p'aŋ	捧盘	p'aŋ	逢	paŋ
缝衫	paŋ	小缝	p'aŋ	重	taŋ	共	kaŋ
长福村	pak	腹肚	pak	阔幅	pak	目珠	bak
六十	lak	逐日	tak	白麴	k'ak	畜业	hak

（二） 文同白不同，反映上古韵类有别

中古咸摄一等有两个韵类：覃/谈。今闽南文读都是 am，但白读却有分别：谈类如有白读是 ã，覃类没有这样的白读。例如：

担担 tã　　毛胆 tã　　大担 tã　　咸淡 tã

菜篮 lã　　橄榄 lã　　錾凿 tsã　　三十 sã

口柑 kã　　敢死 kã

上面这些字都在上古谈部里，同上古侵部不同。

中古梗摄三等一部分来自上古阳部铎部，一部分来自青部锡部，今闽南文读舒声都是 iŋ，入声都是 ik，但入声白读却另有读法：

脚迹 tsioʔ　　可惜 sioʔ　　草席 ts'ioʔ　　炙日 tsioʔ

尺寸 ts'ioʔ　　赤衫 ts'ioʔ　　虫螫 ts'ioʔ　　石头 tsioʔ

臭㖸 sioʔ　　　液 sioʔ

以上这些字跟下面来自上古铎部的中古细音药类白读一样：

略 lioʔ　　着伤 tioʔ　　树箬 hioʔ　　好脚 kioʔ

中古止摄开口三等支类是上古歌、支两部细音的合流，其中有的字今闽南文读 i，白读 ia。例如：

双骑 k'ia　　骑马 k'ia　　徛起 k'ia　　蚁 hia

檨 hia　　寄 kia　　倚 ua

这和下列假摄三等字读法一样，可知他们都来自上古歌部：

爹 tia　　蛇 sia　　也 ia

中古假摄二、三等麻类是上古歌、鱼两部轻清声母的合流，其中只有上古歌部字今闽南可白读为 ua。例如：

麻 buã　　沙 sua　　蛇 tsua

这和果摄一等歌类字的白读一样：

拖车 tʻua　　接舵 tua　　米箩 lua　　唱歌 kua
小可 kʻua　　女我 gua　　何居 ua　　簸箕 pua
破 pʻua　　磨 bua

中古效摄一等豪类，普通话都读 au，闽南话读 o，其实里面汇合了上古幽、宵两部的洪音字。由声首“寿、帚、臭、翏、缶、首、叟、曹、蚤、早、老、告”等派生出来的形声字来自上古幽部，由“号、匘、毛、刀、高”等派生出来的字属上古宵部。在闽南话中，属幽部的字还可白读为 au。如：

袍 pʻau　　倒祷 tau　　酒糟 tsau　　蛇蚤 tsau
鼎灶 tsau　　烧草 tsʻau　　拼扫 sau　　告(到) kau
臭味 tsʻau

这些字在《诗经》叶韵中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秦风·无衣》一章）

踧踧周道，鞫为茂艸。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小雅·小宛》）

田车既好，四牡既阜，东有甫艸，驾车行狩。（《小雅·车攻》二章）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卫风·载驰》首章）

生死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劳心慅兮。（《陈风·月出》）

於粲洒埽，陈馈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诸舅。宁适不来，微我有咎？（《小雅·伐木》）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大雅·文王》）

附《论语》一例：

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论语·八佾》）

（三）韵值与韵类的配搭

上面说的比较偏重于古韵类的残余，下面再谈一些韵值与韵类配搭的问题。

我曾在《汉语语音史大纲讲义》里给上古音韵部作了如下的拟测：

阴 声	入 声	阳 声	阴 声	入 声	阳 声
之部 ɯ	职部 ɯk	蒸部 ɯŋ	幽部 u	觉部 uk	侵部 um
支部 ɛ	锡部 ɛk	青部 ɛŋ		缉部 up	
鱼部 a	铎部 ak	阳部 aŋ	萧部 ɛu	肃部 ɛuk	添部 ɛum
侯部 ɔ	屋部 ɔk	东部 ɔŋ		帖部 ɛup	
微部 i	物部 it	文部 in	宵部 au	药部 auk	谈部 aum
脂部 ɛi	质部 ɛit	真部 ɛin		盍部 aup	
歌部 ai	曷部 ait	寒部 ain			

表中辅音韵尾前的 -i- 、-u- 都是比较微弱的。

在这个韵表里，我们得到了六个主要元音：高元音三个—— i ɯ u，低元音一个—— a，半低元音两个—— ɛ ɔ。

（1）关于高元音 i ɯ u

前高元音 i，保留在下面这些字的白读里：

布機 kui　　幾年 kui　　嘴气 k'ui　　衣（胎衣）ui

这些字恰好在上古微部里。“物”字今闽南白读 mĩʔ。下面这些字都在上古文部里，un 应视为 in 的合口：

斤筋 kun　　勤芹 k'un　　近 kun　　殷 un　　隐 un

上古幽部读 u，保留在下面这些字的白读中：

袍 pu　　妇 pu　　旧舅 ku

还有一些字，上古属之部，本读 ɯ，中古混入尤类，读 iou，但今闽南白读也是 u。例如：

富 pu　　久 ku　　丘 k'u　　牛 gu

为什么之幽会合韵呢？合理的解释是：之部 ɯ，在唇牙喉声母的条件下，由 ɯ 把嘴唇一圆，就成为 u 了。在泉州话里，下面这些之部字仍读为 ɯ：

滋 tsɯ　　子 tsɯ　　慈 tsɯ　　字 tsɯ
思 sɯ　　伺 sɯ　　词 sɯ　　饲 sɯ
辎 tsɯ　　事 sɯ　　史 sɯ　　士 sɯ

① 详见拙作《关于上古汉语高元音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 年第 1 期。

下面是职、蒸两部字：

德 tɯk　特 tɯk　勒 lɯk　则 tsɯk

登 tɯŋ　腾 t'ɯŋ　能 lɯŋ　曾 tsɯŋ

贼 tsɯk　塞 sɯk　刻 k'ɯk　墨 bɯk

层 tsɯŋ　僧 sɯŋ　肯 k'ɯŋ　恒 hɯŋ

以上读音可视为闽南方音中最能反映上古之、职、蒸三部的语音。

（2）关于低元音 a

上古的 a 在闽南首先反映于鱼部字。如：

蜈蚣 gia　父 pa　乌 a　嘘 ha

其次是歌部字，如“跛”白读 pai，和我们的拟音 ai 不谋而合。这虽是很个别的例子，但我们却视为吉光片羽，十分可贵。其他如：

歌部：

破 p'ua　磨 bua　拖 t'ua　箩 lua

歌 kua　小可 k'ua　何 ua

曷部：

泼 p'uaʔ　末 buaʔ　獭 t'uaʔ　辣 luaʔ

割 kuaʔ　渴 k'uaʔ　活 uaʔ

寒部：

判 p'uã　鳗 buã　炭 t'uã　栏 luã

乾 kuã　看 k'uã　旱 uã

按表13，歌、曷、寒的拟音分别为 ai、ait、ain，这里只反映到主要元音 a，韵尾 -i 失落了。但闽南龙海（旧海澄县）还把“破、磨、拖、箩、歌、可、何”等读为 -uai，把“泼、末、獭、辣、割、渴、活”等读为 -uaiʔ，把“判、缦、炭、栏、乾、看、旱”等读为 -uãi。

（3）关于半低元音 ɛ，ɔ

半低前元音 ɛ，可以拿漳州音来印证。例如：

支部：

媚 lɛ　债 tsɛ　洒 sɛ　佳 kɛ

锡部：

擘 pɛʔ　脉 mɛʔ　册 ts'ɛʔ　隔 kɛʔ

厄 ɛʔ

①目前泉州已将 ɯk 读为 ak，将 ɯŋ 读为 ŋ。

青部：

瞑 mẽ	争 tsẽ	青 ts'ẽ	生 sẽ
郑 tẽ	程 t'ẽ	拎 lẽ	经 kẽ
婴 ẽ			

后元音 ɔ 则是漳州、厦门容易碰上的音读：

侯部：

贸 bɔ	斗 tɔ	豆 tɔ	走 tsɔ
勾 kɔ	口 k'ɔ	侯 hɔ	欧 ɔ

屋部：

木 bɔk	秃 t'ɔk	独 tɔk	族 tsɔk
谷 kɔk	哭 k'ɔk	斛 hɔk	屋 ɔk

东部：

蒙 bɔŋ	通 t'ɔŋ	同 tɔŋ	丛 tsɔŋ
工 kɔŋ	空 k'ɔŋ	红 hɔŋ	翁 ɔŋ

四 闽南方音中的上古声调残余

声调方面准备只谈两个问题。

（一） *由闽南入声的文、白读看上古去入声*

汉语声调应该说是古已有之的，但平、上、去、入四声之说是南齐永明（483 年）以后才兴起的。顾炎武《音论》说："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监（502 年）以前，多以去入二声同用，以后则若有界限，绝不相通。是知四声之论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陈之间也。"根据这个理论，段玉裁就提出去声备于魏晋的见解。下面是一张录自《集韵》的去入两读的韵表，例字都来自上古曷部：

表 15

	开口					合口				
	例字	去声泰韵		入声曷韵		例字	去声泰韵		入声末韵	
		反切	拟音	反切	拟音		反切	拟音	反切	拟音
p						市	博盖	puɔiʔ	北末	puɔt
p'						肺	普盖	p'uɔiʔ	普活	p'uɔt
b						軷	蒲盖	buɔiʔ	蒲檫	buɔt
m						抹	莫贝	muɔiʔ	莫葛	muɔt

t										
t'	汰	他盖	t'ɔiʔ	他达	t'ɔt	侻	吐外	t'uɔiʔ	他括	t'uɔt
d						兑	徒外	duɔiʔ	徒活	duɔt
n	柰	乃带	nɔiʔ	乃曷	nɔt					
l	攋	落盖	lɔiʔ	郎达	lɔt	酹	鲁外	luɔiʔ	卢活	luɔt
ts						撮	祖外	tsuɔiʔ	宗括	tsuɔt
ts'						襊	取外	ts'uɔiʔ	且括	ts'uɔt
dz						蕞	徂外	dzuɔiʔ	攒活	dzuɔt
s										
k	鶡	居太	kɔiʔ	居曷	kɔt	会	古外	kuɔiʔ	古活	kuɔt
k'	鹖	丘盖	k'ɔiʔ	丘葛	k'ɔt					
ŋ						外	五会	ŋuɔiʔ	五活	ŋuɔt
h	餲	虚艾	hɔiʔ	许葛	hɔt	濊	呼外	huɔiʔ	呼括	huɔt
ɦ	害	下盖	ɦɔiʔ	何葛	ɦɔt	譮	黄外	ɦuɔiʔ	户括	ɦuɔt
ø	藹	於盖	ɔiʔ	阿葛	ɔt	懀	乌外	uɔiʔ	乌括	uɔt

这张表，对于认识由入声分出去声很有启发作用。这里入声分出去声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塞音韵尾 -t 的脱落。至于何以一方面还保留，一方要脱落，我们一时尚不得其解。

下面请看闽南方音的一张文白两读对应表：

表 16

	开口			合口		
	例字	文读	白读	例字	文读	白读
p				拨	puat	puaʔ
p'				发	p'uat	p'uaʔ
b				末	buat	buaʔ
t						
t'	獭	t'at	t'uaʔ	脱	t'uat	t'uaʔ
l	辣	lat	luaʔ	捋	luat	luaʔ

ts				涉	tsuat	tsuaʔ
ts'	擦	ts'at	ts'uaʔ	敠	ts'uat	ts'uaʔ
s	煞	sat	suaʔ			
dz	热	dziat	dzua			
k	割	kat	kuaʔ	括	kuat	kuaʔ
k'	渴	k'at	k'uaʔ	阔	k'uat	k'uaʔ
g						
h	喝	hat	huaʔ	活	huat	uaʔ

这个表，分明显示出入声韵尾的由 -t 至 -ʔ ，实出于白读。白读韵尾 -ʔ 的脱落，又出于口头的连读变调。而变调的调值，又是阴入和阴去一样，阳入和阳去一样。例如：

阴去：剃头	t'i^{21} t'au^{35}	}	t'i^{53} t'au^{35}
阴入：铁头	t'iʔ^{11} t'au^{35}		
阳去：赵虎	tio^{33} hɔ^{53}	}	tio^{21} hɔ^{53}
阳入：着虎	tioʔ^{5} hɔ^{53}		

这样的例子，对于理解上古入声变为去声的过程，似乎也有一些参考的价值。

（二） 由闽南入声文、白读看中古四个独立去声韵

由上述方言实例，我们是否还可以考虑，《切韵》的四个独立去声韵，实际上是四个入声韵的白读。它们的拟音，似乎可以带有喉塞 -ʔ 。试看下面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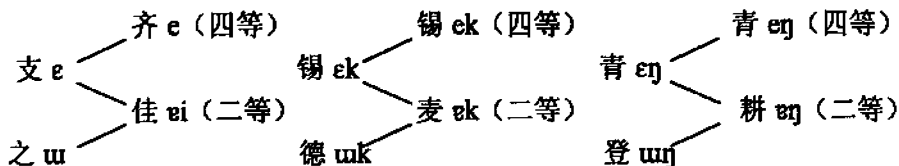
表 17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开口	合口	开口	合口	开口	合口	开口	合口
入声	曷 ɔt	末 uɔt	鎋 at	鎋 uat	薛 iet	薛 iuet	月 iat	月 iuat
去声	泰 ɔiʔ	泰 uɔiʔ	夬 aiʔ	夬 uaiʔ	祭 ieiʔ	祭 iueiʔ	废 iaiʔ	废 iuai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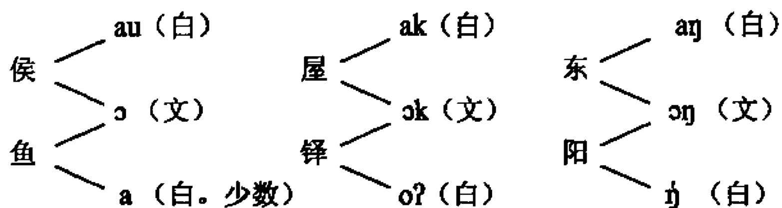
这样的两两相对，和闽南 at / aʔ 的文、白对应，不是非常相似吗？

五 小结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闽南方音部分地保留了上古音的划分和读音，这种残余的反映，表现很曲折，很有离合。自声纽而言，全浊音业已清化，与古大不相同。而韵母的反映则更多曲折。大致上古洪音一部，到中古分属一等（四等）、二等。而中古一个二等韵类，又往往兼承上古两个韵部。例如：



在闽南方音中，如所已言，上古洪音两部今文读无分，而白读有别。例如：



由此可见，方音之反映上古音痕迹，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我们要善于披沙拣金，而又不蔽于曲折离合。

原载《语言研究》1982 年 2 期

后转载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5.《闽南方言 ·漳州话研究》

中古鼻音声母在闽音的反映

——为第18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而作

一 引言

在闽南方言里，有一部中古属于鼻音声母的字，在其白读的时候，鼻音声母竟变为喉擦音声母。在其他汉语方言里，这是颇为少见的现象，我认为有提出讨论的必要。

在这课题里我们将讨论到的有：

a. 由明（微）母变为匣母；

b. 由泥（日）母变为匣母；

c. 由疑母变为匣母。

二 闽南方言中鼻声母与喉擦音声母文白对应的现象

a. 明（微）母变为匣母：

例字	媒嫁	茅仔草根	明早起	默默
反切	莫杯	莫交	武兵	莫北
文读	buĩ^{2}	bãu^{4}	biŋ^{2}	bik^{8}
白读	hm^{5}	hm^{5}	ha^{5}	hmʔ^{8}

“明天”说为 [-hã tsai] 见于云霄东山一带。

b. 由泥（日）母变为匣母：

例字	诺	耳	燃	箬	肉	娆
反切	奴各	而止	如延	而灼	如六	而昭
文读	dɔk^{8}	dzni^{2}	dzian^{5}	dziɔk^{7}	dziɔk^{8}	dziau^{5}
白读	hiɔʔ^{8}	hi^{7}	hiã^{5}	hioʔ^{7}	hik^{8}	hiau^{5}

应答用“诺”[hiɔʔ^{6}]，出现于漳属。

c. 由疑母变为匣母：

例字	瓦	鱼	艾	蚁	砚	鹗	额	岸
反切	五寡	语居	五盖	鱼倚	吾甸	五谷	五陌	五旰
文读	gua^{2}	gu^{5}	gāi^{7}	gi^{2}	gian^{7}	gɔk^{8}	gik^{8}	gan^{7}
白读	hia^{7}	hu^{5}	hiã^{7}	hia^{7}	hĩ^{7}	hioʔ^{8}	hiaʔ^{8}	hua^{7}

“额”作“额角”“头额”语音［hiaʔ］；若作“数额”讲，却说［giaʔ］。

这是上列例字中唯一一字两白的范例。我们将根据它来阐述我们对于汉语上古音拟测的意见。

三 在汉字中鼻音声母与汉字互谐的现象

在汉字谐声中我们也发现鼻音声母与喉擦声互谐的现象。例如：

a. 明（微）：晓［m→h］

明母	无	每	微	毛	民	勿	墨	亡	梦	旻
反切	武夫	武罪	武悲	莫袍	弥邻	文弗	莫北	武方	莫中	望发
晓母	鄦	海	徽	耗	昬	曶	黑	荒	薨	旻
反切	虚吕	呼改	许归	呼到	呼昆	呼骨	呼北	呼光	呼肱	火劣

b. 泥（日）: 晓 [n→h]

泥母	捼	能	耨	纽	难	拈
反切	奴禾	奴登	奴豆	女久	那干	奴兼
晓透母	妥	態	薅	丑	滩	貼
反切	他果	他代	呼毛	敕久	他干	他协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第十九页说:“这种吐气清塞音和鼻音互谐，一定有他的原故。我在贵州调查黑苗的语言的时候就发现……*hn- 变为 hnth-，再变为 th- 的可能。这类透母字都是清鼻音声音*hn-来的”。

c. 疑 [ŋ→h]

疑母	讹	午	仪	嚣	尧	验	甗	岌	虐
反切	五禾	疑古	鱼羁	五高	五聊	鱼窆	语堰	鱼及	鱼约
晓母	化	许	义	嚣	晓	险	献	吸	謔
反切	呼霸	虚吕	许羁	许娇	馨晶	虚验	许建	许及	虚约

李方桂又说:“如果我们以为鼻音可以跟塞音自由互谐的话，应当是泥母跟定母互谐，因为都是浊音，但是事实上这类例字几乎没有。”按“吟”鱼音切，又音含匣母，便是一例。怎么说没有?

四 鼻音声母在闽方言的几种变化

根据鼻音只和清音互谐，李氏和其他一些音韵学家乃不得不假设在上古源流，这些鼻音是清化了的，那就是国际音标［m̥- n̥- ŋ̊-］，甚至是［hm- hn- hŋ］。他们的看法：只有当初是清化鼻音，后来才能变化为清擦音［h-］。

我根据闽南方言及其兄弟方言的情况，不能不对上述的说法持有不同的意见：上古的［m- n- ŋ-］，今福州方言保持鼻音［m n ŋ］，闽南方言变为[b d g]，而莆田方言遇鼻尾或原鼻化韵也仍保持［m n ŋ］，若遇元音韵或塞尾韵([-ʔ])就变为清塞音［p t k］。

	棉	年	言
厦门	bian	dian	gian
福州	mieŋ	nieŋ	ŋɸŋ
莆田	mɛŋ	nɛŋ	ŋɸŋ

名	娘	迎
biã	diũ	giã
miaŋ	nuoŋ	ŋiaŋ
mia	nieu	ŋia

木	日	玉
bɔk	dit	giɔk
muk	nik	ŋyk
pʊʔ	tiʔ	kœʔ

我们认为福州厦门莆田是亲如兄弟的方言，他们由共同母语[m- n- ŋ-]那里出发竟有三种不同的变化，我们能因其有三种不同的变化，就拟测其本作 *pmb- *tnd- *kŋg- 吗？显然是不必要的。然则我们要怎么办才能解释分为三种不同变化的原因？

从闽南方言鼻音声母有的可变［ h- ］，有的则不能，和同为一个“额”字，作额角讲要说为［ $hiaʔ^8$ ］，而作数额却说为不同的［ $giaʔ^8$ ］这情况来看：一个同源词而有两种不同的口头说法，似乎原因不在语音根源上有什么不同的因素；主要还在于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都会在可能范围内发生这样或那样不同的变化。

［ m ］既是双唇鼻音，这音的发出是要颤动声带的。如果在伤风感冒的情况下要发这个音，由于鼻腔共鸣空窝被鼻液糊住了起不了作用，那就会变为唇浊塞音［ b ］，这就是中古明母在今闽南所发的那个音。唇浊塞音经过清化，就是今莆田读“眉目”为［ pi^5-$pʊʔ^8$ ］的那个首辅音［ p ］。但若与鼻尾韵-ŋ或鼻化韵相拼凑，又因鼻音的逆同化作用，会使[p-]还原于[m-]，这也是莆田何以要读“黾勉”[$miŋ^2$-$mɛŋ^2$]一词的首辅音为[m-]的原因。

对于“泥”“疑”在厦门莆田的分别变读情况，完全可以援上例而类推，不必再加累赘的说明。反正：[m-]与[b-p]都属于双唇组，[n-]与[d-t]都属于舌头组，[ŋ-]与[g-k]都属于舌根组。凡属同组之音，以不同的发音方法互相转换是完全有可能的。

五 鼻声母和喉擦声母互谐对应的解释

我们谈了这许多话，还没有接触到鼻音声母和喉擦音互谐和转换的问题。鼻音声母和喉擦声母的互谐或转换，一点儿和同组发音部位都没有关系。我们得另从其它方面来加以解释。

这得从发音的情况来进行考察：大抵鼻辅音［ m n ŋ ］之发出，口腔某

部之受阻与声带之颤动都跟发［b d g］的情况全相同。所异者只在小舌之封闭通鼻孔道与否：如属要发［b d g］，则通鼻之道必须假小舌加以封闭，呼气没有其它孔道可以宣泄，所以气流的冲击较为剧烈急骤；如属要发［m n ŋ］，则通鼻之道必须敞开，小舌必须下垂，故难阻在喉而实通于鼻，是以气流的冲击较为和缓、一般。

这样，在着重强调［m n ŋ］的时候，呼气欲出之先，已有一个明显的［h］走在［m n ŋ］的前面。在上古汉语音韵里，则虽真有［hm hn hŋ］之音存在过，那也不过是［m n ŋ］的变体而已，还不是能与［m n ŋ］区别意义的不同音位。闽南“额”字为什么既说［t^hau^5-$hiaʔ^8$］（头额），也说［$siau^3$-$giaʔ^8$］（数额）？并不是因其上古源流一读为 *［hŋiak］一读为 *［ŋiak］。我们认为上古“额”字，只有一个［*ŋak］音。而同为［*ŋak］音，已具备［*ŋiak］与［*hŋiak］两个演化的可能。闽南之［giaʔ］和［hiaʔ］都是从一个［gik^8］分衍出来的。

六 小结

一个语音每每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发生不同的变化，而不同变化又会累积起来在尔后一个时期里同被一个社会使用。这是语言词汇丰富的重要手段之一。今人研究汉语上古音韵每不达此理，辄欲用复辅音之说来解释麻烦的音变问题，我看没有这种必要。因此，对于古汉语的声母系统，有人认为很复杂，我们认为很简单。这些话我都写在《汉语语音史纲要》讲义里，这儿没有必要重复了。

1985年5月1日于南靖山城

原载《厦门大学学报》1986年4期

晋唐古语在泉州

引言

泉州是个“花锦山川”的胜地。而今已经光荣地被列为全国二十四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了。泉州之所以取得如此峥嵘突兀的地位，人们一般只知其建城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宋元两代是世界重要的商港之一，是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她还拥有诸如开元寺、东西塔、老君岩、清真寺、圣墓、洛阳桥、九日山等名胜古迹。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其它二十三名城所未具而为泉州所独有的特点，这就是这个文化历史名城还保存了一系列晋唐乃至更古的古汉语的遗迹。

语言借声音为物质外壳，虽然出口即逝，难以保存；但语言又靠文字为传播工具，不但可以行远，且能传世。我们说泉州古城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这不是一句哗众取宠的空话，而是有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确凿的证据。

一 语音的残余

晋唐时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模型，这是不难稽古而知的。研究中国音韵的人，无人不知在隋朝仁寿元年（公元 601），魏郡临漳人陆法言曾写下一部根据汉晋洛阳雅音以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韵书——《切韵》[①]。唐人酌古沿今，奉为典规，基本不变。《切韵》之后的韵图家分析了《切韵》的内容，让《切韵》以图表的形式出现于人们的眼前，使人们一目了然其书内部声、韵、调交相配搭的全貌。《切韵》声母共有四十一个，

① 参见拙作：《切韵的作者陆法言》，上海《辞书研究》1981 年第 4 期；《切韵性质的探讨》，《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82 年第 3 期。

韵母约有三百三十个。既分四声，又别四等。我们要论证泉州古城多古音，就得拿它和《切韵》这些方面一一地比较下去。

首先比较声母——《切韵》四十一声母，韵图家似乎自发地遵守音位学的原则，竟以二十三位排列起来，使上下互补，不相杂厕。为便于对照，请看《康熙字典》卷首所载《等韵切音指南》的声母排列：

○⊙●◎	○⊙●◎	○⊙●◎	○⊙●○●	○●○●	◎◎①
见溪群疑	端透定泥	帮滂并明	精清从心邪	晓匣影喻②	来日
	知彻澄娘	非敷奉微	照穿状审禅③		

这个表告诉我们《切韵》四十一个声母，只标二十三个音位就得了。现在泉州方音只有十五音（参见本刊 1980 年第二·三期拙作《泉州<彙音妙悟>述评》），比《切韵》二十三少了七个音位。这还能说泉州古城多存中古古音吗？

原来泉州缺少的是●（全浊）号下的声母，所有上表●号下的声母，泉州都是变为●前面的○或⊙，这在音韵学上叫做“浊音清化”。泉州浊音清化之后，尚留残余影响于声调之间。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补充交代。

泉州把上表的下行念同上行，这就是古音学家所公认的：

古无轻唇——泉州还把轻唇读为重唇（字下加横是说话音）

分说为奔（pun^{1}）　潘④说为濆（p^{h}un^{1}）　佛说为勃（put^{8}）

物读为没（but^{8}）　枋⑤说为帮（pang^{1}）　芳⑥说为胮（p^{h}ang^{1}）

捀⑦说为篷（p^{h}ang^{5}）万说为慢（ban^{3}）

古无舌上——泉州还把知组读为端组

朾读为丁（ting^{1}）　蛏读为汀（t^{h}ing^{1}）　呈读为庭（ting^{5}）

邅读为颠（tian^{1}）　脠读为天（t^{h}ian^{1}）　缠读为田（tian^{5}）

正齿无分——泉州还把庄组读为精组

菹读为租（tsɔ^{1}）　初读为粗（ts^{h}ɔ^{1}）　助读为祚（tsɔ^{8}）

---

① ○●画错的地方都加以订正。

② 喻母也应分为两类：云和以。

③ 照穿床审禅还可分之为二：庄初崇生，章昌船书禅。

④ 潘：淅米水。

⑤ 枋：木板。

⑥ 芳：香味。

⑦ 捀本作捀：以手端。

疏读为苏（sɔ[1]）　　擑读为走（tsio[2]）　　搊读为谯（tsʰio[1]）
驟读为剿（tsio[3]）　　搜读为涑（sio[1]）

泉州方音所保存的这些读法，反映出其声母确与《切韵》很相近。

其次比较韵母——《切韵》三百三十韵，韵图家概括之为十六摄。就十六摄名称收音的情况而言，泉州的读书音和《切韵》是几乎一致的。试比较：

	开尾	-i 尾	-u 尾	-m 尾	-n 尾	-ng 尾
	果 假 遇	蟹 止	效 流	咸 深	山 臻	宕 江 曾 梗 通
切	ɔ a u	ai i	au ou	am im	an in	ɔng ɔng əng əng ong
泉	ɔ a u	ai i	au əu	am im	an in	ɔng ang əng əng ɔng

每摄既分四等，又分四声。有的韵图拿四声包四等，有的韵图拿四等包四声。现代人习惯于普通话开、齐、合、撮的四呼，不容易明白什么叫四等。就平面而言，十六摄中四等俱全的只有：蟹、效、咸、山四者而已。其中效摄，没有重韵，没有开合，最为单纯，便于举例。以平概仄，为图比较读音于下（见商务版《康熙字典》第七十面，依《广韵》校正）：

		见溪群疑	端透定泥 知彻澄娘	帮滂並明	韵目
平声	一	高尻〇敖	刀饕陶猱	褒　袍毛	豪
	二	交敲〇聱	嘲　秗铙	包胞庖茅	肴
	三	骄趫乔〇 蹻翘	朝超潮〇	镳　蜱 飚票瓢苗	宵
	四	骁墽〇尧	貂祧迢〇	〇 〇〇 〇	萧

		精清从心邪 照穿床审禅	晓匣影喻	来日	韵目
平声	一	糟操曹骚〇	蒿豪爊〇	劳　〇	豪
	二	䁱谍巢稍〇	虓肴䶖猇	顟　〇	肴
	三	昭怊〇烧韶 焦锹樵宵	嚣〇妖鸮 遥	燎　饶	宵
	四	萧	么膮	聊　〇	萧

上面这一效摄平声四等图，我们拟测《切韵》读为一等豪 ɔu，二等肴 au，三等宵上为 ieu、下为 jeu，四等萧 eu。今泉州一等豪 ɔ，二等肴 au，三等宵四等萧同作 iau。可谓近似之至。

《切韵》最令人不解的是同摄同等的重韵。如遇摄三等有鱼韵与虞韵，是否区别？有的。颜之推《家训·音辞篇》有云："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说的正是《切韵》鱼虞两类宜分不宜合。又说"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今泉州读鱼类之"庶"为[sɯ^3]，"如"[lɯ^5]，举莒为[kɯ^2]，读虞类之"戍"为[su^3]，"儒"为[lu^5]，"矩"为[ku^2]。[ɯ][u]不是分得一清二楚吗？如此细致地区分《切韵》重韵的音读，在並世的汉语诸方言中，殊属少见。

在《切韵》里，有四个前不把村，后不搭店的所谓独立去声韵——祭泰夬废。为什么出现这种怪现象？音韵学界共认为老大难。今若据泉州[-at]入声之文白两读分化，再联系《切韵》山摄入声之每与此四个独立去声韵构成又音，奥妙之处，似乎可以思过半矣。

下面是泉州读书音[-at]，说话音变[-ʔ]的例子：

	泼	獭	撒	割	喝	八	瞎
文	p^{h}uat^4	t^{h}at^4	sat^4	kat^4	hat^4	pat^4	hat^4
白	p^{h}uaʔ^4	t^{h}uaʔ^4	suaʔ^4	kuaʔ^4	huaʔ^4	pueʔ^4	k^{h}ueʔ^4
	鳖	裂	薛	舌	袜	说	月
文	piat^4	liat^8	siat^4	siat^8	buat^8	suat^4	guat^8
白	piʔ^4	liʔ^8	siʔ^4	tsiʔ^8	bəʔ^8	səʔ^4	gəʔ^8

据此，以视下面《切韵》山摄入声与蟹摄相应独立去声之两读：

	钹	掇	藾	匃	蔼
入曷	薄葛	多括	力末	古达	于曷
	puɔt^4	tuɔt^4	lɔt^4	kɔt^4	ɔt^4
去泰	薄盖	丁外	落盖	古盖	于盖
	puɔiʔ^3	tuɔiʔ^3	lɔiʔ^3	kɔiʔ^3	ɔiʔ^3

	鷩	缀	蜕	鰶	晢	掣	蕝	讦	偈
入	卑灭	丁劣	翼雪	丑列	旨热	尺折	子悦	居谒	渠烈
薛	piat[4]	tiuet[4]	jiuet[8]	tʰiet[4]	tɕiet[4]	tɕʰiet[4]	tsiuet	kiet[4]	giet[4]
去	必袂	陟卫	习芮	丑势	职例	尺制	子芮	居厉	渠例
祭	pieiʔ[3]	tiueiʔ[3]	ziueiʔ[3]	tʰieiʔ[3]	tɕieiʔ[3]	tɕʰieiʔ[3]	tsiueiʔ[3]	kieiʔ[3]	gieiʔ[3]

	蹶	璏
入月	居月	王伐
	kiuat[4]	wiuat[4]
去废	居卫	为捌
	kiuaiʔ[3]	wiuaiʔ[3]

	吷
入鎋	下刮
	ʎuat[4]
去夬	火夬
	huaiʔ[3]

《切韵》这样的两读，正和泉州上例的文白对应相当。

最后比较声调——《切韵》只有平、上、去、入四声，泉州却有七声。四声与七声，到底有什么关系？原来古代声母本有○●两类。○类声母所配的四声和●类声母所配的四声久而久之，便发生分化：一类是阴四声，一类是阳四声。合了两边，共有八声。等到●音○化之后，八声调型已经凝固下来，遂有八音之称。泉州因去声不能分阴阳，故只有七音。漳州、厦门阳上归阳去，也只有七音。如果让泉州与漳厦互补，便是八音齐备了。试列表比较于下：

古 / 泉	平	上	去	入	备 注
○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去声泉州不分阴阳，阳上漳厦拼归阳去。
●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由此可见泉州的七音和《切韵》的四声还是一脉相承的。还有学者一般都认为浊上归浊去是唐末的语音现象，今泉州浊上犹能分出，是其方音历史较漳厦为更古，事实俱在，无可争论。

二 词汇的残余

泉州古城不但保存了汉语历史上的晋唐古音，同时保存了大量的古汉语词汇。其中有单音的也有双音的。兹为举单音词之例疏证于下：（注音凡施斜线是：文/白。又凡音前有·是轻读符号）

1. 呼人曰“农”：《集韵》（以下同，从略）“奴冬切。《说文》耕人也。”（此据玄应《一切经音义》所引）lɔŋ⁵ / laŋ⁵。按《庄子·让王》：“石户之～。”李注：“～，农人也。”成玄英疏：“今江南唤人作～。”今凡书面语如“人民”、“人事”、“人为”、“人师”、“人物”等都用人 [lin⁵]；口头语“做～”、“好～”、“熟～”、“赘～”、“红～”等都用～。俗写为“人”，是训读，非本字。

2. 呼口曰“喙”：“充芮切，口也。” tsʰui³。《左传·昭公四年》：“深目而豭～。”《释文》：“～，口也。”如“～唇” tsʰui³ tun⁵（嘴唇），“～舌” tsʰui³ tsiʔ⁸（口舌）。

3. 呼足曰“骹”：“丘交切。《说文》胫也。” kʰau¹ / kʰa¹。按脚《说文》亦训“胫也”。足证骹与脚同义。如“猴～戏仔手” kau⁵ kʰa¹ hi³ a² tsʰiu²（喻手脚灵敏）。引申为下，如“山～” suã¹ kʰa¹(山下)。

4. 呼事曰“治”：“直吏切。理也。” ti³ / tai³。按《尔雅·释诂》：“～，故也。”《广雅·释诂三》：“故，事也。”足见“～”有事义。今如“啥～” siã² tai³（何事），“否～” pʰai² tai³（坏事）。

5. 呼粥曰“糜”：“忙皮切。《说文》糁也。一说黄帝初教作～。” bi⁵/bə⁵。汉刘熙《释名·释饮食》：“～，煮米使～烂也。”《礼记·月令》“行～粥饮食。”今如：“三顿食～” sã¹ tŋ³ tsiaʔ⁸ bə⁵（三餐吃粥）。

6. 米汤曰“饮”：“於锦切。” im² / am²。按《论语·述而》：“饭疏食饮水。” “疏食”与“饮水”並举，都是名词，都作动词“饭”的宾语。意谓吃粗菜稀粥。今如“～糜” am² bə⁵（稀饭），“饭～” pŋ³ am²（米汤），“浆～” tsiũ¹ am²（洗衣服上米浆）。

7. 米粉曰“粞”：“思计切。米屑。” se³ / tsʰue³。《类篇》：“米碎曰～。”今如“舂～做馃” tsiŋ¹ tsʰue³ tsue³ kə²（捣米碎做年糕）。

8. 末屑曰“糏”：苏骨切。米粉。” sut⁴。今如“食毛袒～” tsiaʔ⁸ bo⁵ tsit⁸ sut⁴（吃不到一丁点）。

9. 寻找曰“揮”：“徂贿切。拉也。” tsʰue⁶ / tsʰə⁶。按异体“捘：摸也。”

《一切经音义》引《字林》：“摸，索也。”《广雅·释诂三》：“索，求也”。《增韵》：“寻，求也”。今如“～毛物件” tsʰə^{6} bo^{5} mŋʔ^{8} kiã^{3}（找不到东西）。

10. 站立曰“徛”：“巨绮切。立也。” ki^{6} / kʰa^{6}。《易·说卦》：“参天两地而～数。”今如“～告天光” kʰa^{6} kau^{3} tʰĩ^{1} kŋ^{1}（站到天亮）。

11. 跟随曰“缀”：“株卫切。《说文》合着也。” tue^{3} / tə^{3}。《国策·秦策》：“～甲厉兵。”注：“～，连也。”《广雅·释诂》：“连，合也。”《国策·秦策》“从而伐齐”注“从，合也。”可见～、连、从三字同有合义。今如“～尾” tə^{3} bə^{2}（随后），“～稠稠”（跟得紧）。

12. 呼到曰“告”：“居号切。” kɔ^{3} / kau^{3}。《礼记·曲礼下》“～丧曰天王登假”注：“告，赴也。”《尔雅·释诂》：“赴，至也。”《文选·长笛赋》：注引《字林》：“至，到也。”今如“告丁” kau^{3} tã^{1}（至今），“告额” kau^{3} giaʔ^{8}（足够）。

13. 呼杀曰“夷”：“延知切。” i^{5} / tʰai^{5}。按《左传·隐公六年》“芟～蕴崇之”注：“～，杀也。”《后汉书·班彪传》：“竹木无余，禽兽殄～。”注：“～犹杀也。”今如“～鸡教猴” tʰai^{5} kue^{1} ka^{3} kau^{5}。

14. 呼咬曰“齩”：“下巧切。啮骨。” kau^{6} / ka^{6}。《前汉书·食货志》：“罢夫羸老，易子而～其骨。”今如“猫～老鼠” niau^{1} ka^{6} lɔ^{2} tsʰɯ^{2}。

15. 呼拿曰“揲”：“徒结切。摭取也。” tiat^{8} / tʰueʔ^{8}。按《诗·豳风·鸱鸮》：“撤彼桑土。”撤为～之异体，故传训为取。今如“～钱” tʰueʔ^{8} tsĩ^{5}（拿钱），“～物” tʰueʔ^{8} mŋʔ^{8}（拿东西）。

16. 呼榨曰“契”：“诘结切。刻也。” kʰiat^{4} / kʰueʔ^{4}。今指轧榨。如“～糖” kʰueʔ^{4} tʰŋ^{5}，“～油” kʰueʔ^{4} iu^{5}。

17. 分赠曰“衒”：“荧绢切。《说文》行且卖也。” hian^{3} / huĩ^{3}。《越绝书》：“～女不贞，～士不信。”今引申为分赠。如“～馃” huĩ^{3} kə^{2}（分赠年糕）。

18. 理发曰“髡”：“枯昆切。《说文》剃发也。”《周礼·秋官·掌戮》“髡者使守积”注：“王之同族不宫之者，但～头而已。”今犹有“～头” kʰun^{1} tʰau^{5} 之说。

19. 呼想曰“尚”：“时亮切。一曰庶几也。” siɔng^{3} / siũ^{3}。《后汉书·张衡传》注：“～，慕也。”《孟子·离娄上》“巨室之所慕”注：“慕，思。”《说文新附》：“想，冀思也。”今如“伓～” m^{3} siũ^{3}（不想）。

20. 呼拾曰“攫”：“厥缚切。扟也。” kʰiɔk^{4} / kʰioʔ^{4}。《说文》：“扟，上挹也。”《广韵》：“扟，自上择取物也。”《史记·田完世家》：“～之深。”《集

解》引徐广说："～，以爪持也。"今如"～着金"k^{h}ioʔ^{4} tioʔ kim^{1}（捡到黄金）。

21．均衡曰"縢"："唐亘切。"təŋ^{3} / t^{h}in^{3}。按《方言》卷七第三十条注："今江东谓担两头有物曰～，音邓。"今如"～头" t^{h}in^{3} t^{h}au^{5}（加重一头，使之均衡）。"𣍐～得" bue^{1} t^{h}in^{3} tit（不能与之均衡）。

22．呼助曰"赠"："昨亘切。《说文》玩好相送也。" tsəŋ^{3} / tsan^{3}。《诗·大雅·崧高》："以赠申伯。"传："增也。"《尔雅·释言》："增，益也。"《论语·先进》："非助我者也。"《集解》引孔注："助犹益也。"今如"帮～" paŋ^{1} tsan^{3}（帮助）。

23．进力曰"镫"："猪孟切。张皮也。" taŋ^{3} / tĩ^{3}。"～戆" tĩ^{3} gɔŋ^{3}（装傻）"～伓職" tĩ^{3} m^{2} tsai（强作不知）。

24．辩解曰"诤"："侧进切。" tsəŋ^{3} / tsĩ^{3}。按《一切经音义·廿四》引《仓颉》："～，讼也"。而《淮南·俶真训》"分徒而讼"注："讼，争是非也。"今如"硬死～" gĩ^{3} si^{2} tsĩ^{3}（力辩）。

25．指算曰"㧑"："他谷切。枚指也。" t^{h}ɔk^{4} / t^{h}ak^{4}。今如"～毛盘" t^{h}ak^{4} bo^{5} puã^{5}（不合算）。

26．呼坏曰"痓"："宜佳切。痴貌。" gai^{5}。今如"～屦" gai^{5} lan^{6}（乖张的人）。

27．呼多曰"济"："才诣切。" tse^{3} / tsue^{3}。按《荀子·大略》"朝廷之美，～～跄跄"注："～～，多士貌。"今如"～少" tsue^{3} tsio^{2}（多少）。

28．呼恶曰"否"："补美切。恶也。" p^{h}i^{2} / p^{h}ai^{2}。《诗·周颂·抑》："未知臧～"《释文》"～，恶也。"今如"～势" p^{h}ai^{2} se^{3}（不好意思）。

29．呼能曰"勢"："牛刀切。《说文》健也。" gɔ^{5} / gau^{5}。《国策·秦策》"使者多健"注："健者，强也。"《淮南子·修务训》"是故田者不强"注："强者，力也"。而《吕氏春秋·长见》"君知我而使我毕能"注："能，力也。"今如"～写字" gau^{5} sia^{2} li^{3}（长于书法）。

30．呼干曰"凋"："丁聊切。《说文》半伤也。" tiau^{1} / ta^{1}。《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也。"～谓零落。孟郊《送李翱诗》："执手复执手，唯道无枯～。"今如"干～" kan^{1} ta^{1}。

31．柔弱曰"菵"："乃感切。草长弱貌。" lam^{2}。今如"～身命" lam^{2} sin^{1} miã^{3}（体质弱）。字亦作"荏"。

32．浮肿曰"顑"："呼绀切。不饱而面黄也。" ham^{2}。韩愈《送贾岛归范阳诗》"欲以金帛酬，举室常～颔"注："颔、頤也，頤即颐。～，饥貌，

言面颐虚浮也。”今如“～浡”ham^3 pʰuʔ^8（虚肿）。

33. 夸诞曰“譀”：“呼滥切。《博雅》诞也。” ham^3。按《广韵》释～为“夸诞”。今如“讲～古” kaŋ^2 ham^3 kɔ^2（说荒诞不经的故事）。

34. 苦痛曰“忝”：“他念切。辱也。”tʰiam^3 / tʰiã^3。按《文选·幽通赋》：“～莫痛兮。”今如“病～” pĩ^5 tʰiã^3（疾病）。

35. 湿润曰“淫”：“夷针切。” im^5 / tam^5。按《楚辞·自悲》：“施玉色而外～”注：“～，润也。”《广雅·释诂一》：“润，湿也。”今如“～樵𤖼起火”tam^5 tsʰa^5 bue^6 kʰi^2 hə^2（湿柴烧不起火）。

36. 疲倦曰“嬗”：“时战切。《说文》缓也。”sian^3。按《易·杂卦传》：“解，缓也。”又《礼记·杂记》“三日不解”注：“解，倦也。”今如“搚～”iaʔ^4 sian^3（厌倦）。

37. 呼甜曰“珍”：“知邻切。《说文》宝也。”tin^1 / tĩ^1。按《尔雅·释诂》：“～，美也。”今如“荔枝清芳～如蜜”nui^3 tsi^1 tsʰiŋ^1 pʰaŋ^1 tĩ^1 lu^5 bit^8。

38. 失误曰“啖”：“徒滥切。诳也。”tam^3 / tã^3。按《说文》：“诳，欺也。”《吕氏春秋》：“有意则不可欺矣。”注：“欺，误也。”今如“～误”tã^6 ŋɔ^3。

39. 房屋曰“厝”：“仓故切。《说文》置也。”tsʰɔ^3 / tsʰu^3。按《诗·魏风·硕鼠》：“乐国乐国，爰得我直？”直当读“置”。置释位处，正是居处之地，不是房屋是什么？又由房屋引申为住家。今如“您～泉州城内抑城外？”lin^2 tsʰu^3 tsuan^5 tsiu^1 siã^5 lai^3 iaʔ^4 siã^5 gua^3（你家住泉州城里还是城外？）

40. 窗户曰“牕”：“他东切。舍向。”tʰɔŋ^1 / tʰaŋ^1。按《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释文》引《韩诗》：“向，北向窗也。”今如“日照纱～”lit^8 tsio^3 se^1 tʰaŋ^1。

41. 呼勺曰“桸”：“虚宜切。勺也。” hi^1 / hia^1。《广韵》：“～，瓢也”。今如：“大～” tua^3 hia^1（舀粪便用的大勺）。

42. 木桩曰“橛”：“巨列切。杙也。” kiat^8 / kʰit^8。《博雅》：“～，木钉也。”今如“牛～” gu^5 kʰit^8（栓牛的小木钉）。

43. 袖子曰“裷”：“委远切。袖端屈。”uan^2 / ŋ^2。按《方言》郭璞注：“江东呼衣褾曰～。”《类编》：“～，袖端也。”今如：“手～伤长”tsʰiu^2 ŋ^2 siũ^1 tŋ^5（伤：过）。

44. 呼边曰“舷”：“胡千切。船边也。”hian^5 / kĩ^5。字俗作墘。边与～有别：言边，指此物之最近邻，言～，指此物之最边沿。今如“海～”hai^2 kĩ^5（海的边沿）。

45. 呼今曰“丁”：“当经切。一曰当也。” tiŋ^1 / ta^1。当今链语。今如：

"～着共阮断约" tã^1 tioʔ^8 kaŋ^3 guan^2 tuan^3 iɔk^4（今须与我立约）。

46. 呼夜曰"冥"："忙经切。《说文》幽也。" biŋ^5 / bi^5。按《诗·小雅·斯干》"哕哕其～"笺："冥，夜也。"今如："暗～" am^3 mi^5（夜晚）。

47. 呼土曰"涂"："同都切。泥也。" tɔ^5 / tʰɔ^5。按《诗·小雅·角弓》："如～～附"传："～，泥也。"今如"软～深掘" nŋ^2 tʰɔ^5 tsʰim^1 kut^8（弱小易侵之意）。

48. 呼田曰"塍"："神陵切。《说文》稻中（毛本'中'作'田'）畦也。" sing^5 / tsʰan^5。《周礼·稻人》疏："～者，田中作介画畜水以养木也。"今如"～园爪隻飞獬过" tsʰan^5 hŋ^5 tsiau^2 tsiaʔ^4 pə^1 bue^3 kə^3（极言田产之多）。

49. 巢穴曰"岫"："似救切。《说文》：山穴也。" siu^3。按《说文》："鸟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陶潜诗云："云无心以出～，鸟倦飞而知还。"今如"燕仔～" ĩ^3 a^2 siu^3。

50. 呼虹曰"共"："渠用切。" kiɔŋ^3 / kʰiŋ^3。《仪礼·乡饮酒礼》"退共"注："共，拱手也。"按拱桥曰虹桥，证虹共之义互通。李白诗："安得五彩虹，驾天作长桥？"今如"出～" tsʰut^4 kʰiŋ^3。

51. 美好曰"婠"："敕六切。媚也。" tʰiɔk^4 / tʰiak^4。按《小尔雅·广诂》："媚,美也。"今如"野～" ia^2 tʰiak^4（很好）。

三 语法的残余

泉州古城所保存的古汉语语法，可从下列三方面检查得之：

（一）虚词。虚词的概念大抵和王引之《经传释词》中的"词"字相当。这也就是今人所指的语法成分。现举指代词诠解于下：

古汉语近指曰"兹"、"者"、"遮"、"这"等，今泉州发音都是[ts-]声母。古汉语远指曰"彼"、"夫"、"许"等，今泉州发音都是[h-]声母。因此，泉州这一近指[ts-]、远指[h-]的体系，全是古汉语语法特点的残余。

呼此曰"呰"："蒋氏切。一曰此也。" tsɯ^2/tsi^2。按《尔雅·释诂》："～，已此也。"注："～已皆方俗异语。"疏："～已与此皆音相近，故得为此也。"今如"～治且漠犆边" tsi^2 tai^3 tsʰia^2 baʔ^6 tsit^8 pĩ^1（此事且放一边）。由这个基本核心词出发，派生了一系列的以[ts-]母为声的近指词。如：tsua^2 e^5（这些个），tsiɔng^2 e^5（这样的），tsiũ^3 səʔ^4（这样说）等等。

呼那曰"许"："喜语切。" hɯ^2。按《世说新语》多言至某人～。如卷下

之上："王长史为中书郎，往敬和～。"此字或释为"处"，看来不确，当作今语"那儿"解。又古语尚有"如～"。苏轼诗："明朝门外泥一尺，始悟三更雨如～。"谓明朝看到门外烂泥深一尺，始悟夜来三更大雨那么厉害。又朱熹诗："问渠那得清如～，为有源头活水来。"谓沟渠中的流水为什么会那样清澈，是因为有活水源头不断地流出来。证～皆当有"那"义。今如"看～春景芳菲"k^{h}uã^{3} hɯ^{2} ts^{h}un^{1} king^{2} hɔng^{1} hui^{1}。"看～"，"看那"也。由这个基本核心词出发，也派生了一系列的以[h-]为声的远指词。如 hua^{3} e^{5}（那些个），hiɔng^{2} e^{5}（那样的），hiũ^{3} səʔ^{4}（那样说）等等。

古汉语对称代词多用"女、汝"，他称代词则称为伊。今泉州恰恰：

呼你为"女"："忍与切。尔也。通作汝。"今如"三哥！～旻底去"sã^{1} ko^{1}，lɯ^{2} bəʔ^{4} ti^{6} k^{h}ɯ^{3}（三哥！你欲何往？）

呼他为"伊"："於夷切。" i^{1}。按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伊，彼也。"《诗·秦风·蒹葭》："所谓～人，在水一方。""伊人，彼人也。"《世说新语》中常用"伊"称彼。如《方正》："江家我顾伊，庾家伊顾我。"今如："女去叫～捧来"lɯ^{2} k^{h}ɯ^{3} kio^{3} · i^{1} p^{h}aŋ^{5} · lai。

程度副词，过甚曰"伤"："式羊切。"siɔng^{1} / siũ^{1}。按杜甫《曲江》之二："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多酒入唇。"李商隐《俳谐》："柳讶眉～浅，桃猜粉太轻。"甚至齐己的《野鸭》："长生缘甚瘦，近死为～肥。"皆用唐代口语。今如"太重"为"～重"siũ^{1} tang^{6}，"太薄"为"～薄"siũ^{1} poʔ^{8}，"太稠"为"～洘"siũ^{1} k^{h}o^{2}，"太稀"为"～漖"siũ^{1} ka^{3}。均沿唐人语法之旧。

（二）构词

构词问题，指的是以双声迭韵重言构词，和双音词今古颠倒其次的问题。

双声词如《诗经》："陟彼高冈，我马玄黄"等是。今泉州如：

呼随便曰"衬采" ts^{h}in^{3} ts^{h}ai^{2}。清母双声词也。"～～说说"（随便说说）。

呼承受曰"接载" tsiʔ^{4} tsai^{3}。精母双声词也。"～～鱂稠"（承受不了）。

呼高低曰"悬下"kuĩ^{5}ke^{6}。匣母双声词也。"程度有～～"（程度有高低）。

迭韵词如《诗经》"椒聊之实，蕃衍盈升"等是。今泉州如：

呼困乏曰"落魄"loʔ^{8} poʔ^{8}。铎部迭韵词也。"家事～～"（家境困乏）。

呼称赞曰"婀娜" o^{1} lo^{2}。歌部迭韵词也。"～～亲母勢教示"（称赞亲母善于教育）。

呼迅速曰"猎捷" liap^{8} tsiap^{8}。盍部迭韵词也。"骹手～～"（动作迅速敏捷）。

重言如《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等是。今泉州形容：

赤曰爬爬，ts^{h}iaʔ^{4} pe^{5} pe^{5}，（指少女之粗犷）。

流曰汊汊，tsui^{2} ts^{h}e^{3} ts^{h}e^{3}，（指水流有声）。

胖曰足足，pui^{5} tsiuʔ^{4} tsiuʔ^{4}，（指胖得可以）。

此类形容之词，就构词法而言，皆古语之余，方言保存特多，真是不胜枚举。姑拈数例，以见一斑。

颠倒如：

今言“热闹”，古曰“闹热”。泉州尚仍古之旧。白居易诗：“红尘～～白云冷。”

今言“母鸡”，古言“鸡母”。泉州尚仍古之旧。李观《惜鸡诗》：“吾家有～～，乘春数子生。”

今言“日历”，古言“历日”。泉州尚仍古之旧。《南史・博昭传》：“昭十岁于朱雀航卖～～，袁颛见而奇之。”苏轼诗：“老去怕看新～～，退归拟学旧桃符。”

（三）句式

泉州方言所保存的古汉语句法，可从疑问句、比较句与描写句三方面看到。

疑问句——如《战国策・赵策》太后曰：“丈夫亦爱少子乎？”泉州方言几乎完全一样说为：ta^{1} pɔ^{1} iaʔ^{8} ai^{3} sue^{3} kã^{2} hɔ̃^{5} ？“乎”为疑问助词，泉州同用“乎”，音为[hɔ̃^{5}]，又如唐诗“能饮一杯无？”泉言e^{6} lim^{1} tsit^{8} pue^{1}・bo^{5} ？“画眉深浅入时无”说为 ue^{3} bai^{5} tsʰim^{1} kʰin^{2} lip^{8} si^{5}・bo^{5} ？

比较句——平比如《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泉言 kuã^{3} hɔŋ^{5} tsʰin^{1} hua^{3} e^{5} sĩ^{3} tio^{3} e，m^{3} tat^{8} tio^{3} iŋ^{1} gau^{5}（看皇亲喝兮姓窦兮，伓值窦婴势）。

差比如《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泉言 kui^{3}・si^{6} pu^{3} kə^{3} tsiu^{1} kɔŋ^{1}（富于 → 富过）

极比如《史记・平原君列传》：“诸子中，胜最贤”。泉言：tsua^{3} e^{5} laŋ^{5} tiɔŋ^{1} kan^{1} siŋ^{3} siɔŋ^{6} gau^{5} 。

从抽象的语序而言，泉州方言和古汉语在比较句方面是十分一致的。

描写句——特点是直接以形容词为谓语。古汉语如《诗经》“我马玄黄”、“我马虺颓”。泉州方言如：“举止粗鄙” kɯ^{2} tsi^{2} tsʰɔ^{1} pʰi^{2} 古汉语描写句有形容词可带宾语的特点。如杨恽《报孙会宗书》（赵女）“雅善鼓瑟”。因如“性本善”，已成完整句子。今乃于善后出现“鼓瑟”一动宾结构，这一结构是“善”的宾语无疑。现在泉州“势”是个形容词，“伊野势”已是完整句子，但仍可于势下出现动宾词组“弹琴”。“伊野势弹琴” i^{1} ia^{2} gau^{5} tuã^{5} kʰim^{5} 和（赵女）“雅善鼓瑟”，语法结构是完全一样的。（有人认为“善”是能愿动词，或称助动词，亦无不可；但个人总认为是形容词带宾语较符合古汉语的实际。）

四 结语

二十四名城之中，不乏文化古都（如西安、洛阳），为什么在那里不保存古代汉语，而独于闽南的泉州一地见之？这问题的解答非联系泉州人民的历史来进行不可。

泉州是福建的一个古郡，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福建这个省份，最古在秦代先有一个闽中郡，到三国时代的孙吴，改为建安郡（公元260），继而有晋安郡（公元282）。西晋末年，发生了永嘉之乱（公元308），衣冠八族——林、黄、陈、郑、詹、丘、何、胡入闽，中原人民大批移居福建，这是第一批。那时晋安郡还设在今福州之地，因其地多温泉，故又名温陵，亦称泉州。中原人民移居泉州之后，经过几代的辛勤垦殖，生齿日繁，当地已经容纳不了，遂沿海南移，至今晋江流域定居下来，先为南安郡（公元557），后名其地曰泉州。而泉州故地遂易名为福州。这时已是李唐代隋而兴的初年了。

泉州人民既从河洛中原移居至此，所带来的语言自然是四世纪的河洛官音。古人说得好："礼失而求诸野。"四世纪河洛官音在河洛本地，因其系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在中原板荡的年月里，它必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它的社会变革必然较他处为急剧。在急剧动荡的社会变革中，语言要其稳定下去是不可能的。长年一变再变的结果，今洛阳西安的晋唐古语，几乎已面目全非了。

反之，泉州处闽南滨海之区，祖祖辈辈，恪守"离乡不离腔"的教训，一代传一代，竟把四世纪的河洛古汉语，基本保存下来了。福州话和泉州话本来是一家之言，因福州是福建历来的政治中心，它的安定局面总比泉州差些。因此福州在语音方面，不能如泉州保存得那么完全了。

今天大家知道，闽南方言的代表是厦门话，但是在历史上，闽南话的代表不能不归之于泉州。泉州方言使梨园戏成为著名的古老剧种，而泉州"南管"又成为唐代古乐的残存。从唐代留存下来的古画中，我们发现：唐人对琵琶这一古老乐器的弹奏是横抱着的。今天全国各地琵琶都是直立的，只有泉州"南管"的琵琶还遵守唐人横抱的旧制。乐是唐乐，音是唐音，如果九原可作，李杜复起，则年年元宵，二老前来参加开元寺的诗会，和泉州当地的耆宿此唱彼和，一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试问，在并世的历史名城中，谁有此文化特点呢？

最后请让我用唐人李商隐七绝《嫦娥》一诗的唐音拟测和泉音读法对比于下，以见两者之相近，以为晋唐古语在泉州之佐证。

	云	母	屏	风	烛	影	深，
唐韵：	wuən^{1}	mu^{2}	beŋ^{1}	ɦioŋ^{1}	tɕiok^{4}	iaŋ^{2}	ɕim^{1}
泉音：	hun^{5}	bio^{2}	piŋ^{1}	hɔŋ^{1}	tsiɔk^{4}	iŋ^{2}	ts^{h}im^{1}
	长	河	渐	落	晓	星	沉。
唐韵：	diɔŋ^{1}	ɦɔ^{1}	dziem^{2}	lɔk^{4}	heu^{2}	seŋ^{1}	dim^{1}
泉音：	tiɔŋ^{5}	hɔ^{5}	tsiam^{6}	lɔk^{8}	hiau^{2}	siŋ^{1}	tim^{5}
	嫦	娥	应	悔	偷	灵	药，
唐韵：	ziɔŋ^{1}	ŋɔ^{1}	iŋ^{1}	huoi^{2}	t^{h}u^{1}	leŋ^{1}	jiɔk^{4}
泉音：	ṡiɔŋ^{5}	ŋɔ^{5}	iŋ^{1}	hue^{2}	t^{h}io^{1}	liŋ^{1}	iɔk^{8}
	碧	海	青	天	夜	夜	心。
唐韵：	piak^{4}	həi^{2}	ts^{h}eŋ^{1}	t^{h}en^{1}	jia^{3}	jia^{3}	sim^{1}
泉音：	p^{h}iak^{4}	hai^{2}	ts^{h}iŋ^{1}	t^{h}ian^{1}	ia^{3}	ia^{3}	sim^{1}

本文系在一九八三年“泉州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讲演稿。

声母□^{1}=阴平，□^{2}=阴上，□^{3}=去声，□^{4}=阴入，□^{5}=阳平，□^{6}=阳上，□^{8}=阳入。泉州去声不能分阴阳。

原载《泉州文史》1983年8期

《拍掌知音》说明

（一）《拍掌知音》木刻本一册，原书 8.8x13.5 厘米，板匡 7.8x11.5 厘米。凡例上中下三页（缺下页），正文十八页，每页两图，共卅六图。扉页中刻“拍掌知音”，右上刻“連陽廖綸璣撰”，左下刻“梅軒书屋藏”。正文中缝上刻“拍掌知声切音调平仄图”，中刻第一至卅六各图序次，下刻“芹園藏板”。“連陽廖綸璣”人地均待考。本书是一九三六年厦门大学历史系叶国庆（谷磬）教授惠赠与笔者的。

（二）细审本书各图所列例字，可以定为福建南部（通称“闽南”）地方韵书。闽南内部还有漳、泉、厦三种方音的差别。本书是泉音文读系统的单字音表，有极少数白读系统字音。文读也叫“孔子白”，用于读书，也用于口语里较文的字眼。

（三）从下面两点可以认为《拍掌知音》属于泉州音。

1.《拍掌知音》上声分上下，去声不分上下，和泉州方言韵书《彙音妙悟》一样，和漳、厦的方言韵书《雅俗通十五音》（上声不分上下，去声分上下）不同。凡例三说，“闻见”的“见”与“见闻”的“见”“同字异音”，可能一个是单字调，另一个是连读变调。

2.《拍掌知音》和《彙音妙悟》区分的某些韵类，《雅俗通十五音》不区分。如《拍掌知音》第六图、第九图分别相当于《彙音妙悟》的卿韵、生韵，《雅俗通十五音》合并为经韵。

第六图 经 轻 钉 精 腥 顶 隙 滴 剔 锡 策 宁 平 晴 匿 敌

第九图 羹 坑 灯 曾 牲 等 尅 德 忒 塞 侧 能 鹏 层 勒 特

以上十六对字《拍掌知音》声母、声调相同，韵母不同，所以分别列在第六图、第九图相对应的位置。《雅俗通十五音》合并为经韵，“经：羹”等十六对字声韵调都分别相同，即各对字完全同音。

（四）现在把笔者推定的《拍掌知音》卅六图的韵母列成一表，右上角数字表示第几图。

a^{15}	e^{17}	ɔ^{4}	o^{18}	i^{3}	u^{24}	ɯ^{23}	ai^{16}	au^{26}	ɣu^{21}
ia^{29}				iu^{25}				iau^{20}	
ua^{30}	ue^{19}				ui^{22}		uai^{32}		
am/p^{13}				im/p^{14}					ɤm/p^{33}
iam/p^{12}									
an/t^{11}				in/t^{10}	un/t^{8}				ɤn/t^{28}
ian/t^{1}									
uan/t^{2}									
aŋ/k^{27}		ɔŋ/k^{7}		iŋ/k^{6}					ɤŋ/k^{9}
		iɔŋ/k^{5}							
ã^{35}		ɔ̃^{31}			ũĩ^{34}		ãĩ^{36}		

从韵母表可以看出，泉州《彙音妙悟》五十音（韵）里，凡原注“土解、俗解”（即白读）的韵目，如“京［ĩã］、毛［ŋ̍］、青［ĩ］、箱［ĩũ］、梅［m］”等，在《拍掌知音》里都付诸缺如，这是本书主要反映文读系统的最好说明。

《拍掌知音》逢“止、遇、假、果、蟹、效、流”七摄诸韵都没有入声；逢“咸、深、山、臻、江、曾、梗、通、宕”九摄诸韵都有入声，并且［-m / -p，-n / -t，-ŋ / -k］相配，和中古的系统一样。只有第十五图［a］韵有“闸、觅”两个下入声字是例外。这是《拍掌知音》主要反映文读系统的又一佐证。

（五）《拍掌知音》的十五音（声母）不分浊鼻音与浊口音：

柳	边	求	去	地	颇	他	争	入	时	英	文	语	出	喜
	p	k	kʻ	t	pʻ	tʻ	ts	dz	s	ø			tsʻ	h

“柳，文，语”分别表示［n- ～l-，m- ～b-，ŋ- ～g-］。现代闽南方言一般是鼻音声母拼鼻音韵母，口音声母拼口音韵母。“柳，文，语”三个声母拼［ã^{35}，ɔ̃^{31}，ãĩ^{36}，ũĩ^{34}］四韵（右上角小数目字表示第几图）就表示浊鼻音［n-，m-，ŋ-］声母。在这些图里，一般只收文读系统的字，很少收白读系统的字。有的位置可以填上白读系统的字，却常常空着。如第卅五图有五个鼻音声母字：柳母有“拿，那”，文母有“马，骂”，语母有“雅”。这些都是文读字。此外，还有一个训读字“打”，一个地方俗字“冇”。《彙音妙悟》和本图相当的“三”韵（第四十八）就收了很多白读字，如“柑，敢，担，胆”等。

（六）先有《切韵》、《广韵》一类收集同音字为一小韵的韵书行世，然后才有《韵镜》、《七音略》等根据韵书编成的，声母、韵母纵横交错成音的韵图。从这个历史事实看，似乎《拍掌知音》成书在《彙音妙悟》之后。但

是《拍掌知音》主要反映文读系统，白读系统只有个别方言俗字“冇、焘”等。从这点来看，似乎《拍掌知音》是比《彙音妙悟》较为原始粗糙的地方韵书。如果《拍掌知音》果真成书在《彙音妙悟》之后，则《彙音妙悟》五十字母（韵母）俱在，为什么廖綸璣不在其《拍掌知音》里多制几个图，尽括所有的白读字音？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本小册子是迄今为止可以看到的闽南泉音较早的韵图。

（七）书中刊刻有误，校正如下。全书已经影印，所以只列正字，不列误字。

图次	1	2	3	6	6	7	8	9	10	11
声母	地	地	他	文	语	柳	求	颇	英	求
声调	下入	上去	上上	下平	下上	下去	下平	下平	上平	上入
正字	辄	段	耻	茗	凝	弄	裙	鹏	氤	葛

图次	13	13	21	23	25	27	27	27	35	35
声母	求	喜	争	去	地	边	喜	喜	语	颇
声调	上入	下平	上平	上平	上平	下平	下平	下上	上上	下去
正字	鸽	涵	陬	祛	丢	厖	降	项	雅	冇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27图边母下平是《广韵》薄江切“庞”字的简体，不是《广韵》莫江切“厖”字。

（八）如所周知，闽南方言是以文白并见著称的。但有时两者之间界线不容易划分清楚。现在《拍掌知音》所录既然主要是文读系统，这就给研究闽南方言的人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系统的材料，可以作为研究闽南方言文白异读的参考。

原载《方言》1979年2期

泉州《彙音妙悟》述评

一 泉州方音的源流

泉州是我国有数的文化古城。十三世纪末叶的世界名著《马可孛罗游记》里着重提到了它。泉州的开元寺、东西塔、洛阳桥等古迹，在在显示我国古代建筑工人技术之高超；泉州的梨园戏、高甲戏、南曲等，也无一不以保存我国晋唐时期演唱艺术而著称于世。人们习知上述这些绚烂多彩的中华民族的高度文化被保存在泉州，人们怎能意料到我国历史上晋唐时期的古汉语也还基本上被保存在泉州。泉州，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研究的中心。随着古城的对外开放，泉州将出现“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旅游盛况。

泉州的建置稍后于建安。西晋末年的永嘉（307—312）之乱，由于塞外异族的入侵，迫使大批汉族人民不得不自中原地带向遥远的南方移动。偏安于金陵的东晋小朝廷，为着安置难民，维持统治，也不得不在今福建地区建安郡之外添置一个晋安郡。这个晋安郡原设置在今福州之地。晋安郡人民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人口激增，闽江流域已容纳不了，乃又大批南移，定居于今晋水两岸，于是南朝的陈霸先政权又另设一个南安郡以安抚这些移居的人民。入唐以后，改郡为州，晋安改称福州，南安改称泉州。

《福建通志》引《三山志》云：“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如闽者八族。”我们要问：这衣冠八族，在永嘉乱前，原居中原，日常交际，操使的是什么语言呢？毫无疑问，操使的是河洛雅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共以帝王都邑，参校方俗，考覈古今，为之折衷，榷而量之，独金陵与洛下耳。”在晋唐时期汉语语音上，金陵与洛下并称，那也是因永嘉之乱，政权南移，遂使本是吴语区域的金陵，也通行了来自洛阳的官音。其实这种洛阳官音，不但随北方的士族的南移而汜滥于金陵，也因衣冠八族的迁播而远及于今福建的濒海之地。

尽管今福州泉州两地的方言已大相径庭至于不能通话的程度，这自然是千年分化的结果。但是本着发生学的观点，根据历史比较的方法，我们总认为两地方言本是同根生，相去并不远。特别是联系到反映方言特点的基本核心词，更觉无可置疑。请比较[①]：

	悬高	侪多	毛无	骹脚	箸筷子	徛立	瘖瘦	行走
福州：	géing	sâ	mɔ́	kā	dɔ̂ü	kiê	sěing	giáng
泉州：	gnuí	zuê	mó	kō	dừ	kâ	sǎn	gniá

可见，各词的本字是一样的，读音声母声调多相同，所差的大都在韵母。可以悬想，永嘉乱后，今福州泉州两地人民的远祖，同自老家中原避难到晋安，他们的社会交际还是畅行无阻的，及分晋安南安（福州泉州）之后，由于失去社会密切的联系，受了高山大川的阻绝，加以彼此处境的不同，因而各在当地形成了语音的地方变体，久而久之，遂至今天对面难以通话的程度。但不论怎样，这种方言之富有古代汉语的残存，那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到泉州来考古的人，可不要忽略了古代汉语在这里残存成分的收集。

二 泉音《彙音妙悟》

泉州方言的语音词汇系统地被保存在一本有名的地方韵书《彙音妙悟》里。《彙音妙悟》是南安官桥文斗乡人[②]黄谦所纂集。旧题薰园藏板。黄谦生平事迹今尚无详考。但知生当乾嘉之际。字思逊，自署曰柏山主人。他家大概是个书香门第。他有个叔父叫黄大振（字瞻二），乾嘉之际当过陕西省兴安府的学官。今《彙音妙悟》卷首恰有黄大振写的一篇序言。序言首先提出韵学"盖出于天籁，非可强而致"的观点。这个观点的事实依据是"无知之童稚，矢口歌谣，自叶于韵，似不待学而能矣"。但从"《周礼·大行人》九岁喻书名，而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看来，"则又不能无待于学"。其次提出："齐梁以来，定以四声。至唐则专以诗赋试士，韵学自此而严。士子竞相研究，皆守其韵。亦惟中州之士清淑之气为得其正；僻处一方者，各囿于地，杂以

①原稿注音本用国际音标，限于地方印刷条件，改用在《汉语拼音方案》基础上略加增益的方言拼音。鼻化元音，采取在声母后 +n 的办法，如 bn- pn- mn- dn- tn- ln- gn- kn- ng n- hn- zn- cn- sn- ’n-等办法。

②1979 年底因事过泉，晤陈泗东同志于小开元，承告黄谦系南安官桥文斗乡人。

土音，于四声未能悉合。虽有韵书，声吻互异，欲全凭天籁，谓不必学而能，有是理乎？”这里谈到方言区的人学习官音的困难。因而客观上有方言韵书以为研究桥梁的要求。于是黄大振很自然地介绍他侄儿黄谦所编的方言韵书《彙音妙悟》来了。他写道：“吾阿宜[①]思逊，因念功令岁科两试以及乡会诸试，皆不能离韵学，著为《彙音妙悟》，其苦心用功，阅几寒暑而成。邮寄来兴以相质。置之座右，诸生见之，皆称赏焉。”最后给该书以恰当的评价：“余观其平仄无讹，有互通而义同与不同者，各为指出，至以类推之，有声无字者，亦有字焉。盖不独学士大夫执笔为诗，有所补益，即农工商贾阅之，于俗语俗字，所不经见者，亦出其中。则是书之为用，实韵学之指南。虽云发于天籁，而尤不可以不学而能也。”

继黄大振的序文之后，有黄谦的自序一篇。序云：

“古无所为韵也，音而已矣。《乐记》所谓声成文谓之音也。盖均字即古韵字，义取均调也。今所谓韵书者，自魏李登之韵书始，嗣是而《切韵》、《集韵》、《唐韵》、《广韵》诸书，不能枚举。然而疆域既分，乡音各异。山陬海澨与中州之声韵迥殊，况闽省喉腭嘁謶，加之轻唇、正齿、撮口之音并缺，故临文操觚，声律不谐，应酬失次。吾泉富知园先生，少熟等韵之书，壮游燕辽之地。诸任既该，群音悉解。爰辑为《闽音必辩》一书，于唇喉齿舌，分别厘然。乡里后生熟复之，可无为方言之所域矣。乃客有曰：‘是编以字而正音，何如因音以识字，使农工商贾按卷而稽，无事载酒问字之劳乎？’余喜其见解之闢，辑成一编：以五十字母为经，十五音为纬，以四声为梳栉。俗字土音，皆载其中，以便村塾事物什器之便。悉用泉音，不能达之于外郡，固不免贻大方之诮也。藏之家塾为子侄之用。亲友见之，以为有裨于初学不浅，怂恿付梓，以公同人。余不能辞，爰缀数言，而陈其例于左：……”（例言从略）

黄谦这篇《自序》是了解《彙音妙悟》的第一手材料。据《自序》知道作者黄谦是（1）对于音韵学有较深的修养，他读过《切韵》《唐韵》《广韵》《集韵》之书，明确指出闽南无轻唇、正齿、撮口之音，正和古音学家钱大昕“古无轻唇”诸说有相互印证发明的学术真价。（2）对于地方上有关方言音韵的著作如富知园的《闽音必辩》他都用功研究过。又知道《彙音妙悟》的基本精神是“因音以识字”。要怎样才能达到“因音识字”的目的？作者的办法是：“以五十字母为经，十五音为纬，以四声为梳栉”，做到“俗字土音，

①唐杜牧有侄小字阿宜。

皆载其中”。例如闽南谓梭子蟹谓 cíh ，你先在五十字母中找到读为［i］音的“基”字，然后连呼：柳 liu-li ，边 bian-bi ，求 giu-gi ，气 ki-ki ，地 de-di ，普 pɔ-pi ，他 tnɑ-ti ，争 zəng-zi ，入 lip-li ，时 si-si ，英 ing-i ，文 mun-mi ，语 ngɯ-ngi ，出 cut-ci 。呼出了 ci ，然后念八音： cī（蚩）cǐ（侈）cì（刺）cīh 叱[①] cí（持）cî（市）cì（刺）cíh（蠘），到了第八音 cíh，下面有个字，正是“蠘”，注曰：“蟳～”。这就是所要找的那个字了。

三《彙音妙悟》的渊源

《新镌彙音妙悟全集》是《彙音妙悟》的全称。正题之下，明标“依《字典》校订”。《字典》指的是《康熙字典》。事实上，《彙音妙悟》所受《康熙字典》的影响远不及漳州《十五音》大[②]。要说《彙音妙悟》的渊源，还得上溯清乾隆间学海堂刊刻的福州《戚林八音》。

1．*声母比较*：

《戚林》：	柳	边	求	气	低	波	他	曾	日	时	莺	蒙	语	出	喜
《彙音》：	1柳	2边	3求	4气	5地	6普	7他	8争	9入	10时	11英	12文	13语	14出	15喜

15字之中，不同者只6字，因仍之迹，十分明显。

2．*韵母比较*：

《戚林》：	春		辉	花	香	欢	歌		杯		缸	郊	皆
《彙音》：	1春	2朝	3飞	4花	5香	6欢	7高	8卿	9杯	10商	11东	12郊	13开
《戚林》：	须	孤	嘉	宾		奇	银	西	天		秋		
《彙音》：	14居	15珠	16嘉	17宾	18莪	19嗟	20恩	21西	22轩	23三	24秋		
《戚林》：		东		干		沟		歪			灯	之	
《彙音》：	25箴	26江	27关	28丹	29金	30钩	31川	32乖	33兼	34管	35生	36基	
《戚林》：				怀	声	鸡			桥				
《彙音》：	37猫	38刀	39科	40梅	41京	42雞	43毛	44青	45烧	46风	47箱	48弎	
《戚林》：			初	催	过								
《彙音》：	49嫂	50嘐											

《戚林八音》36 韵（其中今同者 4 韵，实数 32 韵）。《彙音妙悟》50 韵。

①原注“正（音）”。
②参阅拙作《漳州“十五音”述评》，见《漳州文史资料》。

50－32＝18。可见《彙音》比《八音》多了18韵。这是因为：

（1）《彙音》附声韵如《切韵》音系，分 -m（-p）-n（-t）-ng（-k）三套，《八音》只有一套 -ng（-k 或-h）。因此在《彙音》“三”（am）、“丹”（an）、“江”（ang）分三韵，《八音》只一个“山”（ang）就够了；《彙音》“金”（im），“宾”（in），“卿”（ing）分三韵，《八音》也只一个“宾”（ing）就概括得了了。

（2）《彙音》白读韵远比《八音》多，难怪韵数要多出好些个（□表示白读，后同）：

《彙音》		欢	关	刀	科	梅	京	雞
	文读：	huān	guān	dɔ̄	kɔ̄	mmuĩ	gīng	gē
	白读：	hnuā	gnuī	dō	kə̄	ḿ	gniā	gɯē

《彙音》		毛	青	烧	风	箱	三
	文读：	mnɔ́	cīng	siāu	hɔ̄ng	siɔ̄ng	sām
	白读：	mńg	cnī	siō	huāng	sniū	snā

（3）《彙音》“柳”“文”“语”三字头硬性规定读口塞浊音［i-/b-/g-］，但实际语音有鼻辅音［n-/m-/ng-］，只好另设下面几个鼻化韵和它配合以解决矛盾：

《彙音》					
	口元音：	高-ɔ	朝-iau	开-ai	郊-au
	鼻元音：	莪-nɔ	猫-niau	嫂-nai	嘐-nau

（4）《彙音》反映个别正音（官音）、漳音：

《彙音》：	商	管
	泉音：siɔ̄ng	泉音：gn̆g
	正音：siāng	漳音：gmuĩ

（5）《彙音》保存《切韵》古音“鱼 / 虞” “ 侵/ 覃”两韵之分：

《切韵》：	鱼	虞	侵	（覃）
《彙音》：	居	珠	金	箴
	-ɯ	-u	-im	-əm

比较结果，不难发现《八音》36 母之中，《彙音》与之同者有：“春花香欢杯东郊嘉宾西秋鸡”等 12 个字。传承迹象，显而易见。

四《彙音妙悟》所反映的语音系统

1. *声母表*:

b 边	p 普			m 文		
d 地	t 他	z 争	c 出	nz* 入	s 时	l 柳
g 求	k 气			ng 语	h 喜	○ 英

* 现在泉州这一声母已混入 l- 声母。

注： m / nz / ng 实际音值为 [b / dz / g]

2. *韵母表*:

	开口		齐齿		合口	
	舒	促	舒	促	舒	促
元音韵	i 基	ih (铁)			ui 飞	uih (血)
	ɯ 居					
	u 珠		iu 秋			
	ɑ 嘉	ɑh (鸭)	iɑ 嗟	iɑh (赤)	uɑ 花	uɑh (活)
	ɔ 高					
	o 刀	oh (学)	io 烧	ioh (药)		
	ə 科					

① 这个 ə 事实上不是央元音，而是舌后[o]的平唇音，为便于印刷，姑以此代。附声韵中诸并同。

元音韵	e 西 ai 开 au 郊 əu 钩	eh (嗝)	ɯe 雞 iau 朝		ue 杯 uai 乖	ueh (八)
鼻化韵	-na 三 -nɔ 莪 -nai 熋 -nau 嘐 -ni 青		-nia 京 -niau 猫 -niu 箱		-nua 欢 -nui 关 -nue 管	
附声韵	m 梅 am 三 əm(n) 箴 an 丹 ən 恩 ng 毛 ang 江 əng 生 ɔng 东	ap (压) əp (涩) at (遏) ət (核) ak (握) ək (索) ɔk (屋)	im 金 iam 兼 in 宾 ian 轩 ing 卿 iang 商 iɔng 香	ip (挹) iap (叶) it (乙) iat (谒) ik (益) iak (益今读) iɔk (约)	un 春 uan 川 uang 风	ut (鬱) uat (斡)

上面这个表，和目前泉州方音的实际，主要的不同有：

a、《彙音》"钩" [əu]，今存于永春、德化一带，泉州梨园戏师承唱念犹存此音，社会已并入于"烧" [io] 韵。

b、"熋" -nai 韵中混有今同安土音。请看：

[熋] 莲 反 畔 间 拣 店 阑 有 前 先

闲 研 千 苋 （ 今泉州 –nui，同安 –nai ）

由上述的实际发音，颇疑《彙音》作者黄谦家乡的口音这方面是和同安比较接近的。

c、"生"与"毛"，在今泉州年青一代人口中，渐不能分，以致："生"与"霜"、"更"与"钢"、"争"与"莊"等无所区别。

d、今泉音读"的" diāk 、"畜" tiāk 、"力" liák 、"叔、烛" ziāk 、"粟" ciāk 、"色" siāk 、"激" giāk 、"刻" kiāk 、"逆" ngiák 、"或" hiák 、"益"

iāk，在《彙音》中尚无如此读法，但皆读为 [-ik] 而已。

又今泉音白读“骑” kǎ、“寄” gà、“徛” kâ 等，《彙音》作齐齿 kiá、giả、kiâ 等。

e、“雞”韵今泉音与“杯”无分。惟梨园、南音尚唱“雞”为 [guɯe]，这是《彙音》旧读的残余。

2. 声调表：

	平 声	上 声	去 声	入 声
阴调	方 hɔ̄ng$_{33}$	访 hɔ̆ng$_{554}$	放 hɔ̀ng$_{42}$	福 hɔ̄k$_{\underline{42}}$
阳调	皇 hɔ́ng$_{35}$	奉 hɔ̂ng$_{22}$	凤* hɔ̀ng$_{22}$	伏 hɔ́k$_{\underline{354}}$

注：1、目前泉州阴平、阳上已不能分，但在连读变化中还能区别。

2、目前泉州阴去、阳去已不能分，只读一个 42 的降调。因此《彙音》全书阴去、阳去之分，纯出形式上的求全，没有实际口语的根据。

五 泉音文白异读在《彙音》中的反映

闽南方言一向以文、白对应著称于世。《彙音妙悟》作为一部重要的闽南方言韵书，其价值在于它为我们积存了极为丰富的这方面的材料。本书的体例，凡属白读音，都于字角注明“土解”或“俗解”字样。根据这些注解，我们完全有可能为泉州方音理出文白对应的条理来，这里无法一一列举[①]，下例可见一斑：

	飞	浮	尾	陈	炭	赖	曾	仓	扇
文读：	huī	hú	mǐ	dǐn	tàn	lài	zēng	cɔ̄ng	siàn
白读：	bə̄	pú	mə̆	dán	tnuà	luà	zān	cn̄g	snǐ
	染	敢	看	我	欢	安			
文读：	nziǎm	gǎm	kàn	ngɔ̆	huān	ān			
白读：	lnǐ	gnǎ	knuà	nguǎ	hnuā	’nuā			

有一些在今普通话常用字表中看不到的字，在本书里却被发现了，这是因为它们在闽南（泉州）方言中却是常用词所必需的常用字：

①详见拙著《自文白对应考释闽南方言用字》（简称《闽南单音语典》），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篦	甓	糜	铫	鮡	䜌	僦	厝	𣛮	偌	髡	廒	箬	蠔
buē	piáh	mə́	diò	tiáu	luā	ziù	cù	snià	nzià	kūn	ngɔ́	háh	ó
竹板	砌墙砖	稀饭	烧器	花～	成行列	租赁	人所居	小谷仓	姓	剃发	仓库	竹皮	牡蛎

此外还有一些方言土字，例如：

字：	埔	冇	肞	有	刣	酓	蟳	𤆬	浖	鰇	墘	坵	瓯	嚄	瞈
音：	bɔ̄	pnà	mǎi	dnui	tái	līm	zím	cuā	sìm	nziu	gnī	kū	ngniǔ	hnɔ̄	ǹg
义：	一片地	不实	女阴	坚实	杀	饮	无毛蟹	引导	漏	柔鱼	边沿	田亩	平瓦	吐气声	盼望
例：	草～	～碳	之～	～柴	～鸭	～酒	红～	～路	～水	～鱼	海～	大～	～仔	～！	～望

由于闽南方言多存古语之旧，而所存古语又都出以白读。尽管文白读对应在《彙音妙悟》中已出现许多，但无可避免的遗漏也不少。《彙音》往往用同义词的训读处理闽南方言特有的古代单音词，这就把方言的特点本色淹没了。例如：

以义为字：	畔	香	蚊	乾	窗	人	淡	寻	瘦
本　字：	肦	芳	蠓	凋	㢵	农	𩜾	擇	痟
文　读：	bán	hɔ̄ng	mɔ̌ng	diāu	tɔ̄ng	lɔ́ng	ziǎm	zuè	sǐng
白　读：	bnuí	pāng	mǎng	dā	tāng	láng	zniǎ	cə̀	sǎn
以义为字：	叶	到	立	贤	高	厌			
本　字：	箬	告	徛	𠢕	悬	瘖			
文　读：	nziɔ́k	gò	kî	ngnɔ́	hián	ì			
白　读：	hióh	gàu	k(i)â	ngáu	gnuí	ià			

上述闽南方言本字，各为依音韵训诂之法，疏证于下：

肦　《集韵》："步还切。片也。"《广雅·释诂》："片、半也。" 今谓一半为肦。

芳　《集韵》："敷方切。《说文》香艸也。" 按 "香"《说文》："芳也。" 闽南香一般作名词 "香烛" 用。凡形容香味皆用 "芳"。

蠓　《集韵》："母揔切。虫名。《说文》蠛，蠓也。"《列子·殷汤篇》："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见阳而死。"《说文》："秦晋谓之蚋，楚谓之蠓。"

凋　《集韵》："丁聊切。《说文》：半伤也。" 又 "焦"《说文》："火所伤也。" 可见凋焦二字为近义词。《吕览·应言》"少泊之则焦而不熟" 注："焦，燥。" 而《古今韵会》引《字林》谓 " 乾，燥也。" 焦有乾燥义，凋亦如之。

㢵　《集韵》："他东切。舍牕。" 牕与向通。《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释文》引《韩诗》："向，北向窗也。" 今谓窗为㢵。

农 《集韵》："奴冬切。"《说文》段注卷三上："耕人也。各本均无人字，今据玄应书（《一切经音义》）卷十一补。"按《庄子·让王》"石户之农"李颐注："石户，地名；农，人也。"成玄英疏："今江南唤人曰农。"[①]

䭕 《集韵》："子冉切。一曰䭕餂，味醨。"按"醨"义为薄酒。味醨，即味薄、味淡。又子敢切。澉䭕。无味。

揮 《集韵》："徂贿切。"按异体作搉："摸也。"今谓寻找为揮。

痟 《集韵》："所景切。瘦谓之痟。"

箬 《集韵》："日灼切。《说文》楚谓竹皮曰箬。"《玉篇·竹部》："大竹叶也。"引申为一切叶。

告 《集韵》："居号切。"按造从辵告声。《周礼·司门》："凡四方之宾客造焉。"注："造犹至也。"今谓到为告。

徛 《集韵》："巨绮切。立也。"（字本作倚，据《广韵》改）

獒 《集韵》："牛刀切。《说文》健也。"《国策·秦策》"使者多健"注："健者，强也。"《淮南子·修务训》"是故田者不强"注："强，力也。"而《吕氏春秋·长见》"君知我而使我毕能"注："能，力也。"训獒强健，而强健与贤能同训为力。强健有贤能义盖由此而生。今谓贤能为"獒"。

悬 《集韵》："胡涓切。"《广雅·释言》："悬、抗也。"《淮南子·说山》"自沉于渊以溺者不可以为抗"注："抗，高也。"《庄子·在宥》："其动也悬而天。"《释文》引向注："希高慕远故曰悬天。"今谓高为悬。

瘖 《集韵》："于赐切。病也。"《史记·扁鹊仓公传》："人之所病。"《正义》："病，厌患多也。"《后汉书·刘盆子传》"而疲敝厌兵"注："厌，倦。"今正谓厌倦为瘖。

口语词在《彙音》中还有被遗漏的，例如：

①详见拙作《闽语管人叫农解》，将刊北京《方言》季刊。

补字	绷	漂	觅	桢	撑	拈	碎	傺	弱	盐	径	瞎	倜	献	婴
语音	bnī	pió	mnih	dnì	tnì	lnú	zà	cì	nzióh	snú	gnì	kuēh	ngàng	hnì	'nī
在《彙音》的地位	直母上平边字头	烧母下平普字头	基母上入文字头	直母去声地字头	直母去声他字头	直母上平柳字头	科母去声争字头	基母上入出字头	烧母下入入字头	直母下平时字头	直母去声求字头	杯母上入气字头	东母去声语字头	直母去声喜字头	直母上平英字头
词义	手攀	浮萍	藏匿	进力	支住	指提	周岁	低头	疲极	鹹卤	分格	合目	愚蠢	投掷	婴儿

六 对于《彙音》的评价

黄谦的《彙音妙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下面的两点认识，在我国语言学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 认识到方言应服属于全民语言

在《彙音》的五十个字母中，明标正音的就有“商”[-iag] 的一韵，在其他若干韵中，分别注出某字是按正音读的①，尤不乏其例：

	必	匹	密	滴	剔	力	质	叱	岁	芮	吉	乞	逆	孝	一
正音：	bīh	pīh	mīh	dīh	tīh	līh	zīh	cīh	suì	nzuì	gīh	kīh	ngīh	hiàu	īh
泉音：	bīt	pīt	mít	dīk	tīk	līk	zīt	cīt	suè	nzuè	giāt	kīt	ngīk	hàu	īt

2. 认识到汉语应走拼音化的道路：

1985年我在北京《拼音》月刊发表一篇介绍《黄谦的“三推成字法”》的短文。当时论述汉语拼音运动历史的人，每喜推崇同安卢戆章为自制汉语拼音方案的第一人，我认为不确。事实应以泉州黄谦为第一人。卢的《一目了

①指作者黄谦所理解的清乾嘉之际的京音。

然初阶》出版于1892年，黄谦附在《彙音妙悟》里的《三推成字法》发表于1800年，时间相差92年，汉语拼音方案首创之功，不能不推让于泉州黄谦身上。

黄谦的《三推成字法》，总的精神是把复杂的声韵调化之为1、2、3、4、5、6、7、8、9、10十个数码。他有《三推成字歌》两首：

先从字母弁于头，　反切声音左位收；
平仄分明居右畔，　完成一字传千秋。
三推之法意何如，　但愿世人喜读书；
凡字旁通心内得，　无忘昔日诵于斯。

从此可见：黄谦设想的拼音字是“品”字形的，具体安排是韵声调，《彙音》韵母50，声母15，声调8。怎么都可纳入于十个数之中呢？黄氏的办法是：拿十个基本笔画代表十个号码：

号码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数念法	一从主	二半口	三点水	四残月	五一角	六钩耳	七倒戈	八左戾	九草斤	十归滚
笔画	丶	㇄	㇙	︿	厶	㇆	㇂	丿	丂	丨

50字母、15音、8音的次序都按前面第99页介绍的那样。据此，如果我们用《三推成字法》翻写“泉州东西塔”这五个字，就成为下面这样的拼音：

31 川	24 秋	26 江	13 开	16 嘉
8 争 5 下平	8 争 1 上平	5 地 1 上平	10 时 1 上平	7 他 4 上入

黄谦对于自己的这一创见，不但没有什么专利思想，反而抱着无条件服

务的态度，特别表示："是法专为忘记而作，非系大用[①]，四方谋利者，倘若放样翻刻便是"。这是毫无保留的公开态度。可惜的是："据我所知，在近二百年后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懂得此法了。"[②]黄谦生不逢时。以致拼音之绩，没而不彰！我们研究汉语语文学史的人，却不能不给予应有的高度的评价。

七 一点建议

最后，建议泉州市有关文化单位，组织力量，整理《彙音》，务使其分韵无误，误植得正。我要提出一个骇人听闻的问题，就是：《彙音》已经濒于"银钩创阅，晋豕成群"（语见唐长孙讷言《切韵笺注序》）几乎不能翻检使用的地步了，如果不迅速加以整理，便将削弱其作用与影响。

考《彙音》卷首凡例之三云："八音中有声无字者置空圈，有声多字寡字者，以黑线为界。"作者为压缩篇幅，节约纸张，想出以黑线为界的办法，原不算错；可是这一条黑线，却贻患无穷，不论木刻、石印，都大错特错。如石印本第一面"春"字母"柳"字头一图：（注文从略）

<table>
<tr><th colspan="8">石 印 本 误</th></tr>
<tr><th>入</th><th>去</th><th>上</th><th>平</th><th>入</th><th>去</th><th>上</th><th>平</th></tr>
<tr><td rowspan="2">律
騄
歁
脔
葎
䓕
眃</td><td>論
閏
嫩</td><td>惀
潤
瀹</td><td>倫
綸
輪
掄</td><td>訥
等
呐
淪
崙</td><td>嫩
嫩
蕍
惀</td><td>碖
怨
焫
稐
圇</td><td>靡
腀
箹
忍</td></tr>
<tr><td>脖
汨</td><td>葎
繘</td><td>翻
通</td><td>綷
鷸</td><td>悴
喬</td><td>硉
飆</td><td>篠</td></tr>
</table>

<table>
<tr><th colspan="8">今 加 校 正</th></tr>
<tr><th>下入</th><th>下上</th><th>下平</th><th>下入</th><th colspan="2">去</th><th>上上</th><th>上平</th></tr>
<tr><td rowspan="2">律
騄
歁
脔
眃
葎
䓕</td><td>惀</td><td>倫
綸
輪
掄</td><td>訥
等
呐
淪
崙</td><td>論
閏
嫩
蕍
惀</td><td>嫩
嫩
潤
瀹</td><td>碖
怨
焫
稐</td><td>靡
腀
箹
忍</td></tr>
<tr><td>脖
汨</td><td>翻
通</td><td>綷
鷸</td><td>悴
喬</td><td>硉
飆</td><td>葎
繘</td><td>篠</td></tr>
</table>

①清光绪十九年陈氏荣发所藏刻本此条到此为止，后加一"也"字煞句，而泉州黄氏紫荆堂置光绪乙巳（1905）年厦门廿四崎脚会文书庄石印本下加"四方谋利者，倘若放样翻刻便是"。

②见1979年5月13日我在上海举行的高等院校文字改革教材写作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学术报告《闽南方言拼音化的传统与经验》，文载1980年第一辑《语文现代化》。引文见该辑120页。

按：上面校正对于古"来"母字，原则上不能有上平字，今存原本之旧，以见方音之变，不予更动。

这是黑线画错的；至于错字，常见石印本，几乎页页皆有。甚至连声母韵母代表字印错遗漏缺圈的都有：

声母	页：29上	
	误：違	
	正：边	

韵母	页：16上	32页上轩韵应补地字头
	误：先	49页上基韵应补边字头
		32页上轩韵气字头应加圈
	正：商	38页上江韵争字头应加圈

单字	页：	27下	30下	35上	36上	43下	46下	50下	56上	58下
	误：	匈汎巩	抗	诚	去	叚	閙丙	庇	叕	閬
	正：	囟汛巩	抗	誠	丢	段	閙两	屁	效	閬

注文错字，也所在都有，为节省篇幅，不复举例。

由此可见，《彙音妙悟》一书，非亟加刊正增补，已不能应海内外乡亲和方言研究者的急需。望有关当局，速为组织力量，为之校刊。

《泉州文化》1980年2/3期

漳州《十五音》述评

一

从1980年7月1日起，漳州成为开放城市。每天将接纳来自海内外的众多旅游宾客。古人说，入国问禁，入乡询俗。海内外宾客来到漳州，下车伊始，最先接触到的是漳州方言。“这地方的话好难懂啊，真是南蛮鴂舌之音！”这是国内旅游者的看法。“这地方的土音不像中国话，它到底是什么话呢？”这是国际旅游者的疑问。做为东道主的漳州人，有义务尽其所知来回答这些问题。

漳州土话属于汉语闽南方言的一支。闽南方言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都较多地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质素。古到什么时期，大致说来，隋唐以前吧。

漳州这个地方的开发建置，人们知道是唐高宗总章（668至670）年间，那时这里因“蛮獠作乱”，李唐王朝派了光州固始人陈政、陈元光父子带领58姓前来征伐，前后奋战数年，才把地方稳定下来，为着便于政令的执行和地方的巩固，陈元光上表长安要求在泉潮二州之间，增设一个漳州。从此，在漳州这个广漠大地上，许多中州固始人扶老携幼前来定居了。光州漳州，来往十分频繁，情况差不多和后代的闽南与南洋一样。这种来往一直延续到五代闽国的时期。真是无巧不成书。谁知五代时期前来福建建立闽国的王潮、王审知两兄弟，又恰是光州固始人。可以说光州固始人对于开发和建设漳州，是有其筚路蓝缕之功的。因此长期以来，漳州人奉陈元光为“开漳圣王”，地方上流行着从光州固始带来的中原话。唐末李涪作《切韵刊误》有云：“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东都就是洛阳，居黄河之南。这种古代正音官话，就叫做河洛话。

不要误指漳州土话是南蛮鴂舌之音，要知道，漳州土话在某一程度上来说，它基本上还保留唐五代河洛方言的本来面目。今闽西客人还称闽南人为

河洛人，称闽南话为河洛话。河与客竟成了两种方言的简称。今天我们试以闽南方音吟诵唐人的诗歌，可以说和唐诗人自己的口音是相去不远的。

二

漳州这种有特色的方言的各方面材料都被保存在一部（共十卷）清同治己巳年（1869 年）新镌的《增注雅俗通十五音》里面。书的封面上题东苑谢秀岚编辑，下题颜锦华藏版。编者谢秀岚生平事迹目前尚无可考。他应是一个不在士林之中的落弟秀才，平时读了不少书，对“小学”特别有兴趣，在“等韵”学上下过一番苦功，颇有独得之处。“东苑”到底是谢秀岚的别号或住处，我们一时还无法判断。如果是住处，那在漳州必称为东坂[dang-bnua]，据闻东乡恰有名此的村庄，而城里又有东坂后这样的地名。谢秀岚可能家住东坂后。

《增注俗雅通十五音》，民间简称为《十五音》。《十五音》首列《字母共五十字》（原版用红黑两色套印，今凡字下加__者为黑字，其余为红字）：

君汾	坚轩	金深	规归	嘉加	干兰	公簿
乖怪	经情	观猿	沽斗	娇遥	稽递	恭竹
高果	皆埃	巾恩	姜尚	甘堪	瓜花	江学
兼念	交閙	迦若	桧化	监那	艍夫	胶些
居女	丩有	更筝	裈荒	茄少	梔媚	姜娘
惊且	官寡	钢床	伽夜	间买	姑奴	鼻音姆姆
光闯	鼻腔闩樣	白腔鼻音糜妹	鼻腔嘄鸟	箴怎	爻挠	长泰扛我
齿音生牛						

次列《切音十五字字头起连音》：

柳 边 求 去 地 颇 他 曾 入 时 英 门 语 出 喜

更次列《呼十五法，余皆仿此》：

柳理 边比 求己 去起 地底 颇鄙 他耻 曾止 入耳 时始
英以 门美 语御 出取 喜喜

最后列“五十字母分八音”：（但举六字为例，其余类推）

君 滚 棍 骨 群 滚 郡 滑　　坚 蹇 见 结 ○ 蹇 健 杰
金 锦 禁 急 ○ 锦 襟 及　　规 鬼 季 ○ 葵 鬼 柜 ○
嘉 假 嫁 骼 枷 假 下 逆　　干 柬 涧 葛 ○ 柬 ○○

上面的材料，按音韵学的方法，可以排成下面三个表。

1、*声母表*:

b 边　p 颇　　　　m [b] 门
d 地　t 他　z 曾　c 出　nz [dz] 入　s 时　l 柳
g 求　k 去　　　　ng [g] 语　h 喜　　ø英

*m nz ng 实际音值作声母为 [b- dz- g-]；作韵尾为 [-m o –ŋ]

2、*韵母表*:

	开口		齐齿		合口	
	舒	促	舒	促	舒	促
	a 胶	ah	ia 迦	iah	ua 瓜	uah
	o 高	oh	io 茄	ioh		
元	ó[ɔ] 沽		iȯ 伽	iȯh		
	e 稽	eh			ue 桧	ueh
音	ae[ɛ] 嘉	aeh				
	ai 皆				uai 乖	
韵	au 交		iau 娇			
	i 居	ih			ui 规	
	u 艍		iu 丩			
	a^n 监		ia^n 惊		ua^n 官	
鼻	o^n 扛					
	$ȯ^n$ 姑		$iȯ^n$ 姜			
化	ae^n 更				$uàe^n$ 糜	
	au^n 爻		iau^n 枭			
韵	ai^n 间				uai^n 闩	
	i^n 梔		iu^n 牛		ui^n 樰	

附声韵	m 姆		im金	ip		
	am 甘	ap	iam兼	iap		
	ɔm 箴					
	(n)		in 巾	it	un 君	ut
	an 干	at	ian 坚	iat	uan 观	uat
	ŋ 钢		ing 经	ik		
	ang 江	ak	iang 姜	iak	uang 光	
	ong 公	ok	iong 恭	iok		

备注：□^{n}=[□̃]，就是鼻化韵. 打字、排印时，可以用 -n- 代替，如"名声" mniásniā，"京城" gniăsniá 。

3、声调表（八音）：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阴调	君 gun^{44}	滚 gun^{53}	棍 gun^{21}	骨 gut^{32}
阳调	群 gun^{13}		郡 gun^{22}	滑 gut^{121}

一部《十五音》就是先分八音，然后用声韵纵横交织的方法反映漳州方言全部的音节。每个音节列出全部同音字。这种方言韵书，是可以按音索字的。例如你不知道作收藏解的 kńg 该写什么字，你得先在五十字母中挑出"钢"来，然后呼八音：缸○钢●，又用十五字字头起连音呼柳 lńg、边 bńg 、求 gńg 、去 kńg ，就在这去 kńg 下面，会让你看到一个黑色的字"囥"，注云：收藏。这就是你所要找的字了，如果找不到"囥"字，只有"藏"字，这不是本字，而是"训读"。

辛亥革命前漳州地区的塾师，案头都要置备一部《十五音》，以便随时请教，以免被人问倒。《十五音》在地方文化的传播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地方方言的学术研究上，就在今天，也还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三

《十五音》并不是谢秀岚一人的创新，他是有所继承，有所发展的。

在《十五音》以前，嘉庆初年，泉州府南安县文斗乡[①]黄谦（字思逊，号柏山主人），已先就泉州方言编写了一部地方韵书《汇音妙悟》。黄谦的《汇音妙悟》又仿自福州的《戚林八音》（传说出于戚继光和林碧山之先后编辑增补）。三书所用十五音字头对照于下：

《戚林八韵》： 柳 边 求 气 低 波 他 曾 日 时 莺 蒙 语 出 喜

《汇音妙悟》： 柳 边 求 气 地 普 他 争 入 时 英 文 语 出 喜

《十五音》： 柳 边 求 去 地 颇 他 曾 入 时 英 门 语 出 喜

所用字母对照于下：

《戚林八韵》： 春天（金）（辉） 山 缸 歪 歌 西 香 开 宾

《汇音妙悟》： 春轩 金 飞 丹 东 乖 卿 川 高 朝 西 香 刀 开 宾 商 三

《十五音》： 君坚 金 规 嘉 干 公 乖 经 观 沽 娇 稽 恭 高 皆 巾 姜 甘

1. 花 东 郊 杯 孤 嘉 之 桥 声 欢 奇

2. 花 江 兼 郊 杯 三 珠 嘉 基 秋 管津脸 烧 青 箱 京 欢 毛 嗟 熊 莪

3. 瓜 江 兼 交 迦 桧 监 艍 胶 居 丩 更 裈 茄 栀 姜 惊 官 钢 伽 间 姑

1. 怀 光 须 银 沟 灯 鸡 初 催 过

2. 梅 风 关 猫 箴 一 居 恩 钩 生 科 鸡 嘐

3. 姆 光 闩 糜 嘄 箴 爻 扛 牛

从上面两个声韵表的对照，我们发现：尽管谢秀岚对于地方韵书，没有创新，但到底有一些发展。其发展提高首先表现在他对方言文白异读的深刻认识。在《汇音妙悟》，文白异读的材料远比《戚林八音》多，但是对白读音，他用了一个较笨拙的方法，即于字角用小字加注“土解”或“俗解”，密密麻麻，让看的人眼花缭乱，很不醒目。谢秀岚对这办法进行改革，他用红黑两色套印：红字代表文读，黑字代表白读（或训读），这就泾渭分明，一目了然。其次他所定的五十字母，基本上用的“见”母（g-）字。这是别有所本的。伪托司马光撰的《切韵指掌图》前列《二十图总目》为：高、公、孤、钩、甘、金、干、官、根、昆、歌、戈、刚、光、觥、庚、该、基、傀、乖，就都是古“见”母字，《康熙字典》卷首所录《内含四声音韵图》首行也正是古“见”母字的“迦、冈、庚、裓、高、该、根、干、钩、歌、江、经、食、饥、交、皆、金、坚、鸠、角”。从这点，我们看到谢秀岚是钻研过“等韵学”的，是

① 这一点是1979年年底我路过泉州时，陈泗东同志告诉我的。

学有心得的。

四

谢秀岚的漳州《十五音》，优点在于他能以红黑两色区分读书音与说话音，然而他的缺点也从这里暴露出来。

读书音和说话音，通称为文白异读。一个字的文白两读是互相区别、互相对应的。一个字的读音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者配合构成的。凡是够得上称为成对的文白两读①，必然是声韵调三者之中，大多数是同者二而异者一。例如：

	东	肩	脓	棕	葱	松	工	空	烘	翁
文读：	dong	fong	long	zong	cong	song	gong	kong	hong	ong
白读：	dang	fang	lang	zang	cang	sang	gang	kang	hang	ang

也有同者一，而异者二，例如：

	放	芳	饭	飞	髓	翼	肉	食	学	岸
文读：	hong	hong	huan	hui	sui	ik	nziok	sit	hak	ngan
白读：	bang	pang	bnui	bue	cue	sit	hik	ziah	oh	hnua

少数三者都不同。例如：

	雨	痒	瓦
文读：	i^3	$iang^3$	$ngua^3$
白读：	$hɔ^6$	$znio^6$	hia^6

就根据最后这个三者都不同的例子，也可以看出：不同之中，到底还有同在，你看：文□^{3}/□^{6}，不是也已成一条对应规律吗？又如 ng-l/h- 例子：

	瓦	岸	额	艾	蚁	砚
文读：	$ngua^3$	ngan	ngik	ngai	ngi^3	ngian
白读：	hia^6	hnua	hiah	hnia	hia^6	hni

因此，三者虽都不同，到底还算为准确的文白对应。

前面说过，在《十五音》里面，黑字属于白读系统。今检全书黑字中，对应准确的固不乏其例；但误训读为白读的例子到底还不少。用严格的音韵

① 关于文白对应，请参考拙作《自文白对应考释闽南方言用字》，1979.6厦大中文系方言研究室印。单本简称《闽南语典》，将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学方法来衡量，毕竟是该书的缺点。例如："香"字，文读作 hiang ，白读作 pang 。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原来"香"的白读是 hnio 不是 pang ，pang 的本字是"芳"不是"香"。在漳州，"香"只作"烧香"的"香"（名词）讲，凡用为形容的"香"，口语都说"芳" pang 。

又如"高"字，红字作 go，黑字作 [guan] 。这又是弄错了的。黑字 guan，正确红字应作 hian ，汉字正是"悬"字。请看：

	文读	白读
悬：	hian	guan
县：	hian	guan

"悬"有"高"的意思，在成语"悬崖勒马"中还可以看出来。

又如"人"是最普通最常用的字。在《十五音》，红字在"巾"母下平"入"字头下，音为 nzin，而黑字却在"江"母下平"柳"字头下，音为 lang 。我认为"人"字 nzin / lang 两读是不能成立的。从前面所举的"同者二异者一"的文白对应表，闽语并非呼人曰人，事实上是管人叫农的。农和脓完全同音。闽南"流脓"、"留人"说 lau－lang ，可见 lang 是农，不是人。人和农在漳州是同义词，不是同源词。《庄子·让王》有"石户之农"句。唐成玄英注疏："农，人也。今江南唤人作农。"这是农有人义最好的证据。

上举的读香为 pang ，读高为 guan ，读人为 lang ：在语言学上都属于训读，不是白读。训读和白读混而不分，这是方言韵书在历史局限中的缺点，《戚林八韵》《汇音妙悟》都不能免，谢秀岚的《十五音》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不能强求古人，我们认为《十五音》在闽地方言研究中，将永远有其参考的价值。我们为家乡有这样的一部方言韵书而感到自豪，我们应该在它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方言研究提高到应有的水平，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五

谢秀岚漳州《十五音》有一个他始料不及的影响，即在汉语拼音化方面，它发挥了很大的功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原来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门户大开，西方传教士来到闽南，首先碰到的困难就是怎样通过闽南方言以传播"基督福音"的问题。说到闽南方言，不外漳泉厦三腔。漳腔有《十五音》为依据，泉腔有《汇音妙悟》做标准。传教士如杜格勒斯 CARTAIRS DOUGLAS，打马字 TALMAGE 等认为应以厦门音为闽南方言的代表，不巧当时厦门《十五

音》还未编制成功，传教士们在漳泉二腔之间，选择漳州《十五音》为主要参考，遂草拟了白话字母——闽南方言的第一个拉丁化拼音方案①，继而翻译《新旧约圣经》，并于 1873 年编下了中英对照的《厦门白话字典》和词典。到了 1913 年台南宣教师甘为霖 Rev. Dr. CAMPBELL 又编了一本《厦门音新字典》，1935 年在新加坡的恩尼斯特·梯伯逊 ERNEST·TIPSON 又编了一本《厦门方言英汉对照袖珍字典》，都承袭漳州《十五音》，使闽南白话字一时畅通海内外，出版物多至百余种，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祖国大陆解放后，在拟定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字母采用民族形式呢，还是国际形式？曾有过一番的辩论。后来，终因闽南白话字的成就卓著，有例可援，遂放弃民族形式而采用国际通用的拉母。1958 年 1 月 10 日周恩来总理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会上所作的《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着重提到了厦门白话字，以为汉语可以使用拉丁字母实行拼音化的成例。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五音》的基础，厦门音白话字（拉丁化）的产生就不会是那么轻而易举的。《十五音》影响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自从谢秀岚创为漳州《十五音》之后，各地仿制甚多，如《厦门十五音》、《兴化十五音》、《潮汕十五音》、《台湾十五音》等，先后刊行问世，受到当地农工商贾塾师的普遍欢迎。为当地人民的拼音识字做出了宏伟的贡献。

由于《十五音》方言韵书的风行，遂使拼音之学普遍于社会：人人懂得拼音，甚至利用拼音的道理以创造反切的隐语。在漳州，长期流行一种“蛇仔话”Zuà'ǎwǎ。其法是：

1. 把所说音分为声、韵（包括调）两部分，如 “漳” Z-iāng，“州” Z-iū 。

2. 把韵母提到前面，各冠以 l 声母（即十五音第一字头 “柳”），如上例说为 liāg，liū 。

3. 把声母放到后面，分别连以 -i（阴）或 -in（阳）或 -it（入），如上例说为 zin zi 。

4. 合起来，漳州说为 liāng-zin līu-zi（良真溜之）。

小说《镜花缘》说岐舌国的人民都有一套精通音韵的本领，这原是虚构。哪里知道，漳州人在《十五音》一书的带动下，居然具有真如岐舌国人的音韵水平。这真是十分难得的。

原载《漳州文史资料》1982 年 1 期

① 详见拙作《闽南方言拼音化的传统与经验》（载《语言现代化》丛刊 1 9 8 0 第一辑 116—128 页）。

关于《渡江书十五音》的“本腔”

一

李荣先生《渡江书十五音·序》：“本书还有一处糖字注‘本腔’。现在把有关的音列表如下。

页	韵	治母	他母
61-62	狂	餹，饴也。	餹，饴也。糖，同上。餳，饴～。
249	雤	长，～短。	肠，～肚。糖，本腔。
278	栊	长，～短。	肠，肝～。糖，樜～。传，～子，～孙。

‘糖’字‘狂’韵的音是所谓文读，其他两韵的音是白读。‘雤’韵音注明‘本腔’。也许对‘栊’韵的音是受外地影响而言，有待研究。”

揣李先生之意，好像“糖”字在《渡江书》中的问题是：

糖 { 文读 thɔŋ²；白读 { thɔ̃²（本腔）（？）；thŋ²（？） } }

一文两白，一注本腔，一无注。殊难索解。

二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先得解决本书是为闽南漳腔而作抑为泉腔而作。又本书两个白读，一注本腔，一无注。按漳州《雅俗通十五音》于糖［thɔŋ］字印黑字，［thŋ］字印红字。泉州《汇音妙悟》于糖［thɔŋ］无注脚，于［thŋ］音加注土解两字。是漳泉两地一致以［thɔŋ］音为糖文读，［thŋ］音为糖白读。

然则漳泉两地“通宕”果无分乎？有，其分在三等。

	通摄三等	宕摄三等
漳州	iɔŋ	iaŋ
泉州	iɔŋ	

今《渡江书》恭母（通三）与姜母（宕三）并列，足证本书为漳腔而作。但 “恭” 母字中杂有不少 “姜” 母字，“姜” 母字中杂有很多，“恭” 母字，足证疆界已混，显系厦腔所给的影响。

三

泉腔宕摄一等没有别读为 [ɔ̃] 的地方，而漳腔有之：一在龙岩，一在长泰（龙岩古属漳州）。

因此，凡闽南说为 [-ŋ] 的（宕摄一等，三等庄组），龙岩都说之为 [-ɔ̃]。如大肠[tua^{5}-tɔ̃^{6}]，糖霜（冰糖）[thɔ̃^{2}-sɔ̃^{1}] 语音对应是非常整齐的。

但是《渡江书十五音》以 thɔ̃^{2} 为本音，指的到底是龙岩话呢？还是长泰话呢？我以为是长泰话，不是龙岩话。龙岩说 “靴” 为 [hiua^{1}]，今《渡江书十五音》无 iua 韵，可以证其非龙岩音而为长泰音。

四

长泰话是个缺乏 [o] 的土腔。凡漳州厦门说为 [o] 的，长泰悉代之以较 [o] 为开的 [ɔ]。因此漳厦说“好”[ho^{3}]，长泰说 [hɔ^{3}]，漳厦说 “虎” 为 [hɔ^{3}]，而长泰却说 “虎” 为 [heu]（ ieuo 相当中古遇摄一等）。这都是方言内部的对应规律。

长泰没有 [o] 也应无齐齿的 [io]，理所当然，凡漳厦说为 [io] 的，长泰一律说为 [iɔ]，喉塞音的入声随之而变。因此 “猪腰” 是 [ti^{1}-iɔ^{1}] 不是 [ti^{1}-io^{1}]，“过桥” 是[kue^{5}-kiɔ^{2}]不是 [kue^{5}-kio^{2}]（ iɔ 相当中古效摄三四等白读）。

在漳腔 “箬”（叶子）和 “诺”（答应词）说为 [hioʔ]和 [hiɔʔ]是辨义的，而长泰都是 [hiɔʔ] 完全同音。

写到这里，偶然想起漳腔说数目的“两”[lɔ̃^{5}]，颇为奇特。现在知道了

长泰说 [lŋ⁵]为 [lɔ̃⁵]，也就知道这个 [lɔ̃⁶]原来是 [lŋ⁵]音的古读。

五

上文说 [lɔ̃²] 是 [lŋ²] 的古读，有什么根据呢？

请看：

	1		2		3		4
文读	ɔŋ²						
洪白读	ɔ̃²	→	[õ]	→	[ũ]	→	[ŋ]
细白读	iɔ̃²	→	[iõ]	→	[ẽũ]	→	[iŋ]

可见现在闽南的白读 thŋ，是属于第四阶段的，今长泰说为第一阶段的 thɔ̃，不是古读是什么？其细音，漳州说为 -iɔ̃，是第一阶段的白读，泉厦说为 -iũ 是属于第三阶段的白读。因此，泉厦较漳属，要迟了两个阶段，漳州细音白读为 -iɔ̃，是今泉厦 iũ 的古读。[-ɔ̃] 为 [-ŋ] 的古读，与 [-iɔ̃] 为 [-iũ] 的古读道理是一样的。

莆仙方言也是闽南方言的别支。今莆仙话中古宕摄一等（三等庄组）为 -uŋ，其细音惠安说为 [iŋ]，可供参考。

六

《渡江书十五音》的作者既承认 [thɔ̃]为本腔，则其作者确系今漳州市长泰县籍无疑。而书中 [iɔŋ]、[iaŋ] 两韵，证作者虽籍隶长泰，但和厦门一地有着较深厚的关系。因此可见：

糖	文读	thɔŋ²	漳泉一致
	白读	thŋ²	漳泉一致
		thɔ̃²	长泰本腔

原载《语苑新论——纪念张世禄先生学术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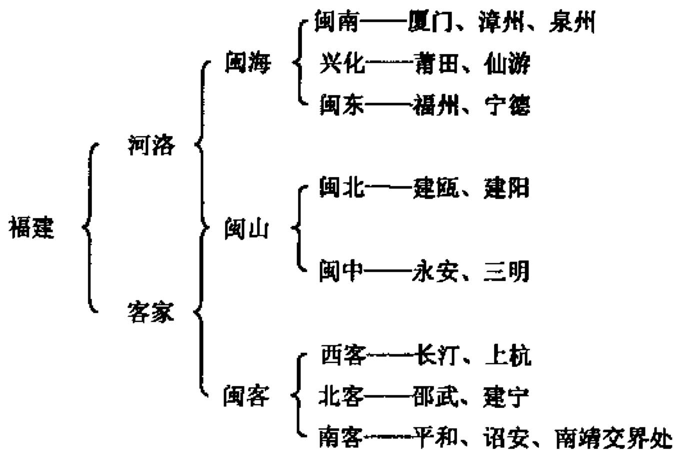
试论福建方言拼音化的传统

——为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华语地区语言现代化规划会议”而作

一 福建复杂的方言概况

福建是中国以方言复杂著称的省份。在福建省内，简直有多如牛毛的方言土话。福建全省现有六十九个县市。有时候，十几二十个县市完全可以通话，如闽南方言地区；有时候，只在一个县里，就说着两种不同的方言，如平和、诏安、南靖等县都有这种情况；有时候，一县之中城里城外，东西南北，各有言音，互不通话，如连城、大田都有这种例子。即以厦门这一通商口岸而言，市区之距火车站，相去不过三公里，而语音已经大不相同了。如“店前”：市区 [tiam^3 tsiŋ^5]，火车站 [tãi^3 tsãi^5]。

我们根据调查的材料，按照比较的方法，仿照谱系的分法，下面给福建诸多方言画个亲疏的关系表：



在这个表上，首先分出河洛、客家两派。河洛不同于客家，是先自中原移民而来的为“河”，后来者为“客”。中古全浊声母客家今日全读为清音送气，河洛则或送或不送不一定。中古匣母白读作 [k-] 为河洛特点，客家则无有之。第三人称代词河洛为“伊”，客家为“渠”；河洛呼人曰“农”，客家依然叫人。“河”近指为 [ts-]，远指为 [h-]，“客”无这种特点。

河洛嫡传为闽海一系，客家嫡传为闽客一系。闽山既有读匣为 [k-] 的特点，又有说他为“渠”的异征，在我们看来，它是河洛客家二者的混血儿。它独有特点为白读说中古来母为 [s-] 的现象。如：“篮、聋、老、李、卵、鳞、狸、螺、露、笠”等就是。

在闽海系中，闽南以具备 [-m -n -ŋ -p -t -k] 六种韵尾著称于世。闽东兴化但有鼻尾 [-ŋ] 塞尾 [-ʔ] 或 [-k] 而已。且莆仙读中古“心、生、书”三母为 [ɬ]，又为闽东、闽南所未有。一系三支，劃然可辨。

在闽客系中，西客音类简单，鼻音韵尾但存一 [-ŋ]，古入声，或已缺其类，或但存 [-ʔ] 尾。北客惟一特征为古咸深二摄入声今读鼻音韵尾 [-m] 或 [-n]。至于南客韵尾之有 [-m -n -ŋ -p -t -k] 几与闽南相同。一系三支，数语能分。

在闽山系中，永安之不同建瓯在于：读古宕摄为 [-m] 尾；读古臻摄为 [ã] 音。古梗摄白读建瓯为 [-aŋ]，永安为 [-õ]。永安“安”说 [ṃm]，“骯”说 [ṃ]，分辨极微，童稚能晓，一系两支，泾渭分明。

福建诸方言总的特点是保存了较多的古汉语质素。就音韵而言，古无轻唇之说，在这里完全有其残迹。例如：

	闽南	兴化	闽东	闽北	闽中	西客	北客	南客
“饭”	pŋ^{7}	pue^{7}	puɑŋ^{7}	pyiŋ^{7}	pṃm^{3}	phũŋ^{7}	phən^{7}	phon^{3}
“问”	mŋ^{7}	mue^{7}	muɔŋ^{7}	mɔŋ^{7}	mueŋ^{3}	meŋ^{3}	mən^{7}	mun^{7}
“飞”	pe^{1}	pue^{1}	puəi^{1}	poi^{1}	pue^{1}	pe^{1}	phei^{1}	pui^{1}

更就词汇而言，全省同用古语之余有如：

呼走曰行。《广韵》：“户庚切。”《说文》：“人之步趋也。” kiã^{5}/ kia^{5} /kiaŋ^{5}/kiaŋ^{5} /kiõ^{5} /haŋ^{5} /xaŋ^{5}/ həŋ^{6}。

呼吃曰食。《广韵》：“乘力切。”《玉篇》：“饭食。”《易・需卦》：“君子以饮食晏乐。” tsiaʔ^{8} 、ɬiaʔ^{8} 、sie^{8} 、iɛ^{8} 、ie^{6} 、ʃʒ^{3} 、ɕieʔ^{8} 、ʃieʔ^{8}。

呼午曰昼。《广韵》：“陟救切。日中。” tau^{3} /tau^{3} /tau^{3} /te^{3} /tœ^{3} /tʃɐu^{3} /tɯ^{3}/tʃiu^{3} 。这里不但呼午曰昼，而且在作为动词“食”后面的宾语“昼”时，还引申为午饭的意思。

二 方言韵书和方言罗马字

因为福建省诸汉语方言都或多或少保存了古代汉语质素的一些残余，因此它和今汉民族共通语必然有较大幅度的距离。赵元任教授多次指出：广东话和普通话差别之大，无异于荷兰语之于英语。如果把这句话移用于福建，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福建人之学习普通话，其难度岂止于英美人之学习荷兰语而已。英美人不一定要学荷兰语，而福建人却非学普通话不可；而对于汉字的学习，尤为文化生活、政治生活所必需。

因此，在福建方言区，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如何学习官音和如何学习汉字的问题。在封建时代，福建方言区的人学习官音不如学习汉字迫切。

所幸汉字对于一切说汉语及其诸方言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它不给谁以特别的方便或分外的困难。它的注音的方法——反切，对于任何说汉语及其方言的人都是基本适用的。

福建的前辈语文学家，一旦认识了这一点，就运用音韵学上“等韵”这门学问的原理，先后替地方方言编出了好几本寻声问字的方言韵书。

首先出现的是托名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编写的福州腔“八音”。戚继光世职山东登州，虽然在福州驻防一段时间，但军书旁午，要他为福州人编写一部方言韵书，似乎不大可能。一个合理的推测：做为戚氏幕僚的古音学家连江陈第，很可能就是这类地方韵书的创始人。

福建方言韵书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下面三个特征：

1、 先分韵母（包括韵头和韵尾），如福州《戚林八音》分 33 韵：

春 ung 花 ua 香 iong 秋 iu 山 ang 开 ai 嘉 a 宾 ing 欢 uang 歌 o̤ 须 ṳ 杯 ui 孤 u 灯 eng 光 uong 辉 ui 烧 ieu 银 ṳng 缸 ong 之 i 东 e̤ng 郊 au 过 uo 西 a̤ 桥 io 鸡 ie 声 iang 催 oi 初 e̤ 天 ieng 奇 ia 歪 uai 沟 eu （o̤[ɔ]ṳ[y]a̤[ɛ]e̤[ø]i̤[i]）

建瓯《建州八音》分 34 韵：

时 i 年 ing 秾 e̤ng 梅 o 儿 e̤ 黄 uang 犁 ai 田 aing 园 ṳing 茄 io̤ 麻 uoi 吴 u 舍 ia 正 iang 剧 ia̤ 鱼 ṳ 脐 a̤ 油 iu 茅 e 囷 ong 桐 ung 发 uai 放 uong 茶 a 莪 o̤ 阳 iong 蟠 uing 蛇 ṳe 人 eng 贩 uaing 柴 au 南 ang 桥 iau 过 ua （o̤[ɔ] ṳ[y]a̤[ɛ]e̤[œ]）

泉州《汇音妙悟》分 50 韵：

春 un 朝 iau 飞 ui 花 ua 香 iong 欢 uan 高 o· 卿 ing 杯 oe
商 iang 东 ong 郊 au 开 ai 居 ṳ 珠 u 嘉 a 宾 in 莪 o^n 嗟 ia
恩 ṳn 西 e 轩 ian 三 am 秋 iu 箴 ṳm 江 ang 关uai^n 丹 an 金 im
钩 ou 川 uan 乖 uai 兼 iam 管 ui^n 生 ṳng 基 i 猫 iau^n 刀 o 科 e̤
梅 m 京 ia^n 鸡 ṳe 毛 ng 青 i^n 烧 io 风 uang 箱 iu^n 弎 a^n
樊 ai^n 嘐 au^n（ṳ[ɯ] o·[ɔ] e̤[ə]）

漳州《雅俗通十五音》也分50韵：

君 un 坚 ian 金 im 规 ui 嘉 a̤ 干 an 公 ong 乖 oai 经 eng
观 oan 沽 o 娇 iau 稽 e 恭 iong 高 o 皆 ai 巾 in 姜 iang 甘 am
瓜 oa 江 ang 兼 ian 交 au 迦 ia 桧 oe 监 a^n 艍 u 胶 a 居 i
丩 iu 更 a̤^{n} 裈 ui^n 茄 io 栀 i^n 薑 io^n 惊 ia^n 官 oa^n 钢 ng 伽 ia
间 ai^n 姑 o^n 姆 m 光 uang 闩 oai^n 糜 oa̤^{n} 嗅 iau^n 箴 om 爻 au^n
扛 o^n 牛 iu^n（a̤[ɛ] o·[ɔ]）

2、逐韵分声。声指的是有名的"十五音"。

	l	p	k	kh	t	ph	t	ts	n dz	s	ø	m b	g ŋ	tsh	h
《戚林八音》	柳	边	求	气	低	波	他	曾	日	时	莺	蒙	语	出	喜
《建州八音》	柳	边	求	气	直	坡	他	曾	日	时	莺	问	语	出	非
《汇音妙悟》	柳	边	求	去	地	颇	他	曾	入	时	英	门	语	出	喜
《十五音》	柳	边	求	去	地	颇	他	曾	入	时	英	门	语	出	喜

3、据声辨调。调分八音．列表举例于下：

	阴调				阳调			
	阴平	阴上	阴去	阴入	阳平	阳上	阳去	阳入
《戚林八韵》	之 ci 55	旨 cī 33	至 cé 213	即 cék 23	饕 ci 53		字 cê 242	疾 cĭk 6
《建州八音》	芝 ci 53	旨 cí 21	志 cī 33	即 cí 24	糍 cì (33)		字 cī 55	集 ci 42

《汇音妙悟》	君 kun 33	滚 kún 544	棍 kùn 41	骨 kut 32	群 kûn 24	窘 kūn 22		滑 kút 24
《十五音》	君 kun 44	滚 kún 53	棍 kùn 21	骨 kut 32	群 kûn 132		郡 kūn 22	滑 kút 121

千万不能小看这种通俗的地方韵书。在旧社会，闽南蒙馆里塾师的案头，没有《汇音》或《十五音》是不保险的。因为常有人来请教某音该写哪个字，例如［tsim⁵］，只要把《十五音》拿来翻到《金》韵再按l－im,p－im, k－im, kh－im, t－im, ph－im,th－im, ts－im 念到“斟” tsim。然后按八音念“斟” tsim¹ “枕” tsim² “浸” tsim³ “执”tsip⁴“鲟”tsim⁵（“浔” tsim⁷“集” tsip⁸）于是塾师有恃无恐地回答说［tsim⁵］字是“鲟”。因此，当时身为农村塾师者，如果不懂得这种十五音求字法，馆地西席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你说，这种书的实用价值大不大？以上说的是闭关自守时代的情况。

后来随着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门户开放了，西方的影响不可避免地进来了。中国在历史上已经接受过外来的佛教、祆教、回教、天主教，现在何妨又接受基督教。基督教的一种革新精神是用方言拼音文字传播“福音”。西洋传教士一到中国方言最复杂的省份福建，对于方言拼音感到更加迫切需要，于是他们中的若干“有识之士”，先后为福州、厦门、莆仙、建瓯等地方言用罗马字母给设计了地方拼音文字。这种方言拼音文字的持点是：1. 字母代表语音宁愿增加符号，不愿于罗马字母之外，更创新的字母，如福州、莆仙、建瓯均用 ṳ 代表［y］；2. 双音词的写法是单音与单音之间用短划相连。如“上帝”厦门 siōng－tè。3. 每个单音都有声调符号标于主元音之上，如厦门“创” chhòng，“造” chō。轻声于音节前加·为标记，如“冥时” mî－·sî。4. 没有用到 f/v这两个字母。

下面举《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六节至第八节：“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各人听见门徒用各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么？我们各人怎么都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现在把福建省四种方言罗马字的写法，比较于下：

1、 闽南方言

Chit ê siaⁿ chit ē khí, chèng lâng chū－chíp hun－hun loān loān,
即 兮声 袸 下 起， 众 农 聚 集 纷 纷 乱 乱，

in－uī tàk lâng thia^{n}－kì^{n} in chiàu i ka－kī ê thó － khiu^{n} lâi kóng, chiū
因为 逐 农 听 见 偲 照 伊 家 已兮土 腔 来 讲，就
lóng gông－ ngiáh kî－koài , kóng , Lí khoà^{n} , chiah ê teh kóng ê, kiám
拢 颙 愕 奇 怪，讲，汝 看，嘜 兮嘚 讲 兮，敢
bô it－khài sī ka－ lī lī lang mah? tsái^{n}－ iū^{n} án thia^{n} in kóng chiàu
毛一 概 是 加 利利 农 吗？ 怎 样（咱）听 讲 照
lán ták làng só chhut－sǐ ê tho－ khiu^{n} ah ?
咱 逐 农 听 出 世兮土 腔 啊？

2、莆仙方言

Cà sia^{n}－ing seòh tia^{n}－mói, cẹ̀ng－ náng deo cū seòh－dui, tia^{n}－
者 声 音 蜀 听 间，众 农 都 聚 蜀 堆，听
mói meóng－ seng ā gông i céng－ náng ē tô－uā cuh duā hai léng
闻 门 生 解 讲 伊 众 农 兮土 话 就 大 骇 愣，
Deo gí－ kā gông, Cì sa náng kông cạ uã, meh ng̃－ sī Ga－ lī－ lī náng
都 疑 讶 讲，呰 些 农 讲 这 话，蔑 伓 是 加 利 利 农
lọ̣ ? Da^{n} thia^{n} i kông ē uā giù－ gǐng sī seh－ na lē ?
咯？ 丁 听 伊 讲 兮 话 究 竟 是 什 那 咧？

3、福州方言[①]

Ciā siǎng－ ǐng siòh hiōng , dai－iǎ dǔ uǐ－guó－lī. Gáuk nẹ́ng tiǎng－
者 声 音 蜀 响，大 家 都 围 过 来。各 农 听
kíng muòng－dù dǔ sê sāi nùng－gǎ tū－uâ,cêu giēng gáek gǐ－kuái, cêu
见 门 徒 都 是 使 侬 家 土 话，就 感 觉 奇 怪，就
gẹ̄ng:Ciā gēng uâ kǐ nẹ́ng gú tng sê Gǎ－lêi－lêi nẹ́ng màh? Nùng－ gā
讲：者 讲 话 其 农 固 伓 是 加 利 利 农 吗？ 侬 家
gáuk nẹ́ng ciōng－iōng giǎng ǐ gẹ̄ng gǐ dǔ sê nùng－gǎ chók－sié gǐ tū－
各 农 怎 样 听 伊 讲 其 都 是 侬 家 出 世 其 土
uâ lih ?
话 哩？

① 手边缺福州话罗马字《圣经》，此段请魏京先生口译。罗马字依据 1898 年 Maclay 和 Baldwin 合著的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Foochow Dialect（福州方言字典）拼音。

4、 建瓯方言

Iọ̆ng siáng－ eng cĭ hiŏng，mŭing－sī－dī dú tiāng－nī gīng iŭ céng

者 声 音 禃 响， 满 四 地 都 听 入 见 有 真

căi nêng cù giăng－céng ciă－ciă du tiāng－ni gīng să－dŭ uā cù－cī

济 人 聚 行 进 只 只 都 听 入 见 侠 徒 话 自 己

gâ tŭ－kiòng，séng－dī ciu dòng－nụ̄ duōi－gá－nêng dú－ngọ̀－ngọ̀ dī hí

格土 腔， 心 里 就 动 虑 大 家 人 都 愕 愕 地 稀

－gī̆ dă－hăing, uá nĭ chū iọ̆ng duói uà dī gậ dú sī Gá－lī－lī gậ

奇得 很， 话 你 觑 （这） 多 话 治 格 都 是 加 利 利 格

nêng ēng sī à? Giâ－gīng uòi－huòi－nêng ciă－ciă dú－tiāng－nī gù

人 伓 是 啊？ 伽 今 我 岁 人 只 只 都 听 入 渠

uā gọ̆ nêng bŏng－gŏ chŭ－sī gậ tŭ－kióng, iọ̆ng sī gōng－cióng－iōng nī？

话 各 人 本 国 出 世 格 土 腔， （这）是 共 怎 样 呢？

福建这些较古的方言，自古以来，都没法子把它书面化。出现了方言韵书之后，个别方言词的写法才得以解决。如作边沿解的“墘”，作“瓷”解的“硋”（或 “坰”）。但也出了偏向，如福州 [tsheu^{3}] 本是树字的白读，方言韵书却又生造了一个“樖”字。该分而不分的莫如闽南把 [hioʔ^{8}] 写为“叶”，正确要作“箬”才对。因此，在林霁秋的《泉南指谱大全》里，把 [tshun^{1} tã^{1}] 写为“春今”①， [kɔ^{2} tŋ^{2} sã^{1}－kĩ^{1}] 写为“鼓返三更”。训读之法，比比皆是。难怪林霁秋又不得不以罗马字注音，才不致把曲词念错。

彻底解决方言的书面化的问题的是方言罗马字的出现。方言罗马字一和方言使用者挂钩，写的人就完全由汉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至此，只要口头能够说得出，笔下就完全可以写出来。鲁迅把文字交给人民的主张，舍此无由见其功效。笔者从小学会厦门话罗马字，长大出外求学，和母亲爱人姑姨舅妗等通讯，莫不取便于这种罗马字，回忆儿时束发受书，遇到生词僻字，注音拐棍，还不得不假罗马字而行之。老实说，我读的《四书》还是厦门萃经堂铅印的罗马字音译本(至今还保存残卷）。

决不能无视厦门方言罗马字的现实意义，它不但至今还为海内外的夫妻、母子的通邮信息之用，它还是《汉语拼音方案》断然采用罗马字母的有力促进者。这由 1958 年周恩来总理在作《关于文字改革问题》报告时特地提到闽

① “今”当作“丁”。“返”当作“转”。

南白话字(即罗马字)一节，也就可以相信我说的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了。

三 汉语规范化及文字改革在福建的落实

如全国各地一样，福建方言区也面临一个急不容缓的汉语现代化的问题。

如何实现汉语现代化？首先我看是利用《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公布二十五年了，它对于在方言地区推广普通话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后还应该更进一步地实践下去。但是也应该看到在方言区用《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不足的一面：首先是人们对《方案》本身的精神实质没有领会消化好。z c s 和 zh ch sh r 的区别在哪里？ -n -ng 的不同又是怎样的？我接触过很多语言工作者，从他们的普通话言谈中，恕我忠言逆耳：他们对若干问题，尚还不甚了了，怎能希望他们有较理想的教学效果？我很担心推普的结果出现了新方言。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能不大声疾呼：坚持正音，研究对应。坚持正音是要把《方案》的声韵调学得完整无误。研究对应是要把方言、普通话之间的对应规律找出来，直接使用于推普工作中。福建人学习普通话，难点有三：zh ch sh r之不易发； -n -ng 之不易分；轻声儿化之不习惯。凡此三者，皆有赖于对应之研究而得以解决： 1. 凡方言之 d- t- 或 z- c- s- 作齐撮呼，在普通话为开合呼，则所发之塞擦舌尖音必为后音(zh- 组)而非前音(z- 组)，如“战车”由闽南之 zian－ciā变为北京的 zhàn－chē 。 2. 遇方言混 an 于 ang，其文读音作 ang 者，在普通话为 an；若方言为 ɔng，普通话必读 ang 无疑。如“康梁”由方言之 kōng－lióng 变为北京之 kāng－liáng 。 3. 方言有词尾之“子”(囝)而无“儿”，且为重读而非轻读。普通话词尾之子须轻读，若为儿字更须作儿化。儿化者，-n -i 尾取消卷舌读其主元音之谓也。若为 -ng 尾，则取消之后卷舌读其主元音为鼻化韵为是。因此“拐弯儿”为 [$kuai^2$ war^1]，“取灯儿”为 [$tɕhy^2$ tə̃r]。以上所说的，仅是几条粗纲纲，细节可研究的还多着呢。时间所限，不能详说。

为着语文现代化，在福建方言区当然也要遵行简体字。从理论上说，根据北京音系简出的声旁在福建往往是壅隔难通的。汉字的形声字结体于远古时期，所依据的音系明出今普通话及其诸方言的母语，难怪其声旁对于今普通话及诸方言都较能适应。现在忽然易之以北京音系，其不能再照顾全面，自是情理中之事。如简“鑽”为“钻”，“赞”古 -n 尾，“占”古 -m 尾，方言保存古音，便觉难通。又有一类简体，如以令(-ng 尾)代粦(-n 尾)，

甚至连北京音系也顾不得，如之何其可行之？幸而现在学习汉字远非从六书分析入手，只要能减低书写的麻烦，以卫代衛，以乡代鄉，囫囵吞枣，有何不可。

不过个人总认为简化汉字应该适可而止。漫无边际，人自仓颉地简下去，如把“建”简为“廴占”，不论从哪一方面说，都是不足为训的。这样的简体，除导致人们轻视语音规范化外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我希望在简化汉字方面也来一个拨乱反正，像简“律”为“彳力”，简“量”为“旦力”等等，都不要听其肆意蔓延。我认为没有一个具有高度文化传统的国家，可以没有严格的正字法。

四 闽南方言拼音化的设想与设计

如前所云，福建方言距离普通话较远，保存古汉语质素特多，因此各个方言在各该区都还在很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即使是福州省会、厦门特区，也还每天开放方言广播，地方戏闽剧、梨园、戈甲、芗剧，每晚都在当地剧场演出。在城市尚不能摆脱方言的影响，在农村又怎能有什么不切实际的突破呢？新中国的语言政策固然把推广普通话放在第一位，但从来不主张人为地废除方言，周恩来总理甚至勉励干部同志在方言区工作，也应该学一学地方方言。

下面我想就方言拼音化的问题谈谈个人的不成熟的管见。首先我认为一鳞半爪的方言是完全没有拼音化的必要的；至于象闽南这样的大方言区，国内外使用这种方言的人口竟有五千万之多。难怪自中央至地方的广播电台，都有闽南话播音，外国有些电台，也已经仿效而行了。

以闽南方言为说唱依据的有梨园戏、戈甲戏、拍城戏、竹马戏、歌仔戏(芗剧)等剧种。又有南管、锦歌等曲艺。所有这些民间文学的脚本，要用汉字写出来都是难以准确的。在闽南，一个汉字往往有文读白读两相对立的区别，例如“我” ŋɔ^{2}/gua^{2}，“姓” siŋ^{3}/sĩ^{3}，“陈” tin^{5}/tan^{5} 。区别文白读的办法，过去基督教会在《闽南圣诗》中采用字旁加规读书音，否则为话音的标识。例如：“直到永远皆无变”唱为 [tit^{8} kau^{3} iŋ^{2}-uan^{2} lɔŋ^{2} bo pian^{3}] 。实则 [kau^{3} lɔŋ^{2} bo^{5}]在汉字当为“告拢毛”远非“到皆无”。今乃写为“到皆无”，这是训读而非白读了。可见并不准确。况且一个汉字有时候不止一个白读，两个三个都有。如“成”字，文读 [siŋ^{5}]，白读 1. 在“八成”中是

[$si\tilde{a}^5$]，2. 在“做成”中是 [$tsi\tilde{a}^5$]，3. 作成全解是 [$tshi\tilde{a}^5$]。这要如何表示才好呢？最好直接用拼音。

至此我们不得不抱歉地说，用方块汉字书写闽语不是不可以的，但其结果将是难以准确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主张在这里试行方言拼音化，做为区域性的辅助文字而为地方的人民群众服务。

这种方言拼音字，在闽南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不仅大有效益于传教，在接受遗产、普及文化、提高科技水平等方面，都能做出汉字所难奏效的贡献。还有因它采用了 26 个字母，现成的一切有关文字信息的设备，高精尖至于电子计算机，皆可因利乘便，坐享其成。

必然有人认为新中国的诞生，国家出现了空前的统一，方言已处于日渐消磨的历史阶段，我们不应该提倡方言拼音化，使其获得凝固的机会，从而推迟了消磨的过程。个人完全赞成推广普通话，一向对推广普通话都是尽其心力而为之的。过去所写的一些文章证实了这一点。但个人相信语言和方言，都只是社会的交际工具，都不是上层建筑，都不随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还有方言和普通话也不是完全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方言和普通话还是相反相成的。没有方言词汇的补充，普通话的词库无由得到进一步的充实；没有普通话的影响，方言也难以得到必要的改造。即使不加拼音化，方言也不可能在可预期的将来消亡。写《说文通训定声》的朱骏声有段名言，“夫三代秦汉之嬗，声以世迁；九州南北之迢，言因方易。欲挢古今之舌而出于一轨，固所不能；将执经史之文而吹以一筒，尤有不可。”说得多么入情入理啊！

也有人担心方言拼音化会导致国家的分裂。我看这是不必要的忧虑。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兄弟民族的语文与汉语同时并存，并不影响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空前统一。历史上的南北朝之时，对峙的双方用的是同一的汉语，语言虽统一尚难避免国家的分裂。可见国家的分裂与语言的统一并无绝对必然的关系。何况我们从来主张尊崇普通话的统率地位，任何情况下地方方言都只能服属于她。即使方言实践了拼音化，也只是地方辅助性的文字而已，它远不能和全民族通用的文字并驾齐驱。

目前我们国家为着发展经济，已选择南方几个地方为经济特区并制定特殊政策促使其发展经济，我认为这是十分明智的福国裕民的措施。多么幸运，现在厦门市恰是少数几个经济特区的一个。众信要发展厦门经济特区，没有漳泉两地以为左右臂不可。因此，漳泉厦将成为一个金三角，将发挥各自的优势为祖国的经济繁荣而效劳。

厦门经济特区一旦发展了经济，文化教育等要不要跟上去？我看非要不可。恰好在这个金三角里面，方言相当的一致，既有方言戏剧，也有方言曲艺，方言韵书已有好几种，方言字典也有好几部，方言拼音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传统。这种方言拼音，如果稍加改造，稍为鼓吹，将在很短期间内成为家喻户晓的东西。人无分老幼，地不论城乡，读书看报，个个可能；执笔为书，人人都会。何况执方言以学通语，转换之轨，一喻则明；扫文盲而归净尽，三载之间，其功必著。为了实现这一美丽的前景，我乃不揣冒昧，溽暑伏案，写此管见，以备讨论。

总的意见，我认为闽南方言拼音，必须继承过去罗马字的传统，又必须在字母设计上和汉语拼音取得一致。再者为了打字排版电报电脑的方便起见，声调应以字母表示。下面是最新考虑的声韵调设计。

1. 声母表

清音			浊音
b[p]边	p[ph]坡		m[b]文
d[t]地	t[th]他		l[l]柳
z[ts]曾	c[tsh]出	s[s]时	r[dz]日
g[k]求	k[kh]气	h[h]喜	ng[g]语

2. 韵母表

		开尾	i尾	u尾	收唇	收舌前	收舌根
开口呼	舒韵	a ou o e 嘉 姑 哥 鸡	i ai 基 该	u ao 龟 交	m am 姆 甘	(n) an 干	ng ang ong 光 江 工
	鼻化	-na -nou 监 奴	-ni -nai 泥 乃	-nao 脑			
	促韵	ah oh eh 甲 阁 格	ih 铁	aoh 雹	ap 鸽	at 割	ak ok 角 各
齐齿	舒韵	ia io 伽 桥		iu iao 纠 矫	im iam 金 兼	in ian 紧 坚	i iang iong 京 姜(漳) 姜
	鼻化	nia 京		-niu -niao 姜 猫			

呼	促韵	iah ioh 屐 脚		iuh iaoh	ip iap 急 夹	it iat 吉(漳)吉	ik iak iok 革 革(泉)菊
合	舒韵	ua ue 瓜 爪	ui uai 归 乖			un uan 君 官	uang 风(泉)
口	鼻化	-uah 官	-nui -nuai 光漳 悬				
呼	促韵	uah ueh 割 郭(漳)	uih uaih 血			ut uat 骨 决	

3. 声调表

	开齐合	平	上	去	入
阴	o－i－u－	(1) + (5)	(2) + + (6)	(3) +s (7)	+ p (4) t k n (8)
阳	－r－y－w－				

兹举 a ia ua an ian uan 八音之例于下（阳上混阳去）：

	1 阴平	2 阴上	3 阴去	4 阴入	5 阳平	7 阳去	8 阳入
a	da 凋	daa ○	das 罩	dah 搭	dar 茶	dars 蛇	darh 踏
ia	sia 赊	siaa 写	sias 泻	siah 锡	sya 斜	syas 谢	syah 勺
ua	hua 花	huaa ○	huas 化	huah 喝	hwa 华	hwas 哗	hwah 伐
an	dan 丹	daan 等	dans 旦	dat 妲	darn 陈	drans 但	dart 达
ian	sian 仙	siaan 鲜	siaan 线	siat 薛	syan 蝉	syans 善	syat 舌

uan	duan 端	duaan 短	duans 断	duat 掇	dwan 传	dwans 段	dwat 夺

（遇轻声在音节后加 c 以为记号，如“江头” Gang－taorc，“惊死” gnia－siic 是由惊致死；若说 gnia－sii 是怕死的意思。）

根据上面的设计，写一个《北风与太阳》的样品于下：

Wus zyit－baai, Bak－Hong kap Rit－taor deh daos buun－swus e syi, duu
有 禎 摆，北 风 合 日 头 咧 斗 本 事 兮 时，拄
wus zyit－e gnya－lous e lang, cyings zyit－lniaa gaors －dut－dut e
有 禎 兮 行 路 兮 农 颂 禎 领 厚 突 突 兮
mni－hyu－a duis hia ges. in zyus su lniu goong: “laan loong ms－miaan
棉 裘 仔 对 唏 过。伊 就 思 量 讲：“咱 拢 伓 免
sna znis, inas saai knuas zyis－zwis weo hoors, hit－e gnya－lous e lang
参 诤，若 使 看 是 谁 会 互 迄 兮 行 路 兮 农
tngs ı hit lniaa mni－hyu－a, zyus zai doo zyit－e buun－swus kah dwas.
褪 伊 迄 领 棉 裘 仔，就 载 底 禎 兮 本 事 恰 大。
An－lni－nni Bak－hong zyus kii hong－ tai, ms－guu hoog ruu goou ruu
因 尔 生 北 风 就 起 风 飑，伓 久 风 愈 鼓 愈
taos, gnya－lous e lang mni－hyu－a ruu gnng ruu arn, gaos－mee, bak－
透， 行 路 兮 农 棉 裘 仔 愈 卷 愈 恒，告 尾，北
hong mo－I－huat, zyus suah－ciuu pangs－hers. Goh diap－a－guu, rit－
风 毛 伊 法，就 煞 手 放 下。各 辄 仔 久，日
taor zyus cut－laic, sis－gues wun－wun－a park, Gnya－lous e lang lian
头 就 出 来，四 界 匀 匀 仔 曝，行 路 兮 农 连
－pni ruah－gaoc dongs－mues－dyao, mni－hyu－a zyus tugs－lngs lohc
边 热 告 挡 勿解 稠，棉 裘 仔 就 褪 褪 落
－laic. Duis an－lni, Bak－ hong ziah rins －su, Harng－hork Rit－taor e
来。对 因 尔，北 风 即 认 输，降 服 日 头 兮
puun－swus kah dwas。
本 事 恰 大。

看过这个样品，不难发现：

1. 全文不用任何附加符号，现行西文打字机完全适用，电脑输入毫无问题，排版允称方便。

2. 词类连书采用短划联接，音节分明，符合国人的语文习惯。

3. 字型修短得中，美观悦目。

这样的拼音，作为地方辅助性的文字，可以说是很妥当的。

五 有关字母设计的几点说明

下面拟就字母的安排做一些说明：

1. 关于清音送气不送气的表示——教会罗马字用p/ph t/th ch/chh k/kh。今根据《汉语拼音方案》改为 b/p d/t z/c g/k 。显而易见，如此一改，可以省下五个字母，如前所揭，莆田、福州、建瓯的教会罗马字也早有 b/p d/t c/ch g/k 的写法。但其中 c/ch 一对，还有自乱其例的毛病。今此一改，完全做到以浊音声母代表清音不送气，以一对一，十分整齐。

2. 关于浊音声母 [b] [g] 的表示——揣测当初教会罗马字的设计者之所以在闽南不取 b/p g/k 的办法，恐怕是想留着 b g 以代表 [b 、 g] 。因而不得不走 p/ph k/kh 的路。现在我们跟着《拼音方案》（事实上国语罗马字基本上也一样）走 b/p g/k的路，那么，那两个 [b 、 g] 叫谁去扮演？须知闽南的 [b g] 所对应的并不是中古的全浊声母“并”与“群”，而是中古的鼻音声母“明”与“疑”。既然这样，我们何妨以 m- 代 [b]，以 ng- 代 [g] 。到了真正的 [m ŋ] 怎么办？m- ng- 后面出现鼻化韵母行了。例如棉是 mni，硬是 ngnis，而 mi 是“眉”，ngis “义”。

3. 关于鼻化韵母的表示——教会罗马字用一个小 n 放在元音字母的右上角表示。例如“京城” gia^n-sia^n，有人用 nh 表示，把上例写为 gianh sianh，也有用大写的 -N 表示，如 kiaN－siaN。用小 n 表示，给排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用大 N 表示，排版没有问题了，可是半鼻音动用了大写 N，未免“言过其实”吧。用 nh 表示，毛病就更加严重了。有个时期，我们曾经设想利用 -r 来表示。自字母形式而言，r 是 n 的半体（r\:），与半鼻音的称谓名实正相应。如 giar－syar，打字排版都迎刃而解。但毕竟非常的生疏，又跟汉语拼音的儿化打架，只好按下不提，另行设计。日今的设计是在声母韵母之间夹以 -n- 字母，如 gnia－snya 。闽南的鼻化元音是非常强烈的，因逆同化的

作用，甚至影响到声母也发生鼻化，我们为什么设想用 -n- 放在声韵母之间以表示鼻化，其理论的根据就是这样的。不过碰到零声母怎么办？这问题我们考虑过，办法是 'n- 'ni- 'nu- yn- wn- 。例如 'nas（馅）、'niaa（影）'nuaa（碗）yna（营）wnas（换）。要是认为 'n- 还不太理想，请即以 o 代零何如？例如 onas、oniaa、onuaa。恰好闽南方音没有 on 这样的音节，而从 [n] 开头的必须写为 ln- 。这样就给 -n- 表示鼻化提供有利的条件。

4. 关于 [ɔ] 音的表示——教会写为 ŏ，以前我们写为 or，现在遵从周辨明老师的意见写为 ou。闽南作 [ɔ] 的一部分文读音，如"头斗走奏凑沟狗够叩吼厚后欧呕"等到北京是 ou，用 ou 代 [ɔ] 不失为好办法。厦门 [ɔ]，漳浦、南靖、平和正作 [ɔu]。

5. 关于声调的表示——过去拉丁化新文字坚决不要声调，国语罗马字坚持要声调却又条条规则，繁琐得很。注音字母用ˉ ˊ ˇ ˋ 四种符号表示四声，手写还可，打字排印，却又困难重重。最近美国出版了一份纯拼音的《新唐》，"发刊词"声称"我们还不能决定哪种拼音方法最合适"，目前暂时采用"简化罗马字"（林语堂在其《当代汉英词典》中所用的汉字标音方法）。简化罗马字采用字母标调法：阴平用基本形式，阳平在元音后加 -r，上声元音重写，去声元音加 -h。个人意见大体可用。不过对方言的八音，又远不够用。我们考虑到中古四声是平上去入，方言八音是 4×2 的结果。2 是什么？2 是阴调类和阳调类两种。在普通话，只有平声有阳调，今称阳平，今利用 r- 为阳调类，r- 再加元音重写，是为阳上，-h 为去声，我们不能采纳，因 -h 代入声白读，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好一脚踢开它，我们还得沿用它。那么去声要怎么办？我看用个 -s 吧。如"重大" dyongs-dairs。闽南只有开合齐三呼，表示阴阳两类，开口零为阴，-r 为阳，齐齿 i- 为阴，y- 为阳；合口 u- 为阴，w- 为阳。这样可以八音俱全，其它方言也可以用，当然普通话也不例外。

6. 关于大方言区有没有代表点问题——在闽南方言里厦漳泉之外，还有潮州、海南、赣东、浙南等差别，现在我们所属目的首先是厦漳泉金三角。百余年经验已证明，只用厦门音完全管得住漳泉等各地。如果必不得已，添个漳州 ae [ɛ]，泉州 eo [ə] eu [ɯ] 等也未尝不可。

个人所能为闽南方言区的语言现代化和规划方面设想的只有上面这些意见，请多加指教！

附言：大家知道，我们最近出版了一本《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为什么这里很多主张和那词典里说的不一样？谨声明：那词典是集体的协作，这文章是个人的科研。个人有些意见，在词典编写过程中，也不是不积极提出，只因时间太慢了，如以 m- ng- 之为 [b−g]，ou 之为 [ɔ]。又，词典里只是注音的问题，而这里所涉及的是方言拼写的设计。因此在那里，声调可用符号来表示：在这里则非安排用字母替代不可。课题不同，解决之方亦异。请读者原谅。

1983年7月26日

原载《泉州师专学报》1983年2期

普通话“打”字的读音

（一）普通话 “打”读 dǎ，这是从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都马切”这一俗读而来的。而《中原音韵》都马切的俗读又源自稍早的戴侗《六书故》的都假切。

读“打”为 dǎ，对中古的《广韵》来说，那是不符合演变规律的，是特殊的例外的读法。

按《广韵》“打”有两读：一在上声耿韵知纽都冷切（此为类隔），今应读 zhěng；一在上声迥韵端纽都挺切，今应读 dıng；“顶”、“鼎”为其同音字。

不论都冷切或都挺切，后代都不可能有都马或都假之切，更不可能有今天普通话 dǎ 的读法。

因此，我不禁要问：今天普通话读“打”为 dǎ，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

（二）如果从闽南方言而言，“打”却是从《广韵》都挺那一切而来的。大家知道：闽南方言是文白两读大界最为分明的典型。今以梗摄四等为例：

“丁”当经切 ｛文 dīng，甲乙丙丁；白 dnā，作当今解｝

“打”都挺切 ｛文 dǐng；白 dnǎ，打桶，打扎打叠｝

“娗”待鼎切 ｛文 tîng；白 tnâ：原义 “长好貌”，如 zn̄g tnà（装饰）｝

“订”丁定切 ｛文 tıng 订婚，订约；白 tnà：毛讲毛订（不说一声的意思）。｝

闽南人说普通话最容易犯错误的是读“打”为鼻化的 tnǎ，根源就出在这儿。

一个方言读法要进普通话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要有权威人士的推荐。可惜宋元以来，我们还找不出这样的一个人。

今莆田方言说“丁”为 dā，读打为 dǎ；普通话读“打”为 dǎ，输送人会不会是南宋莆田人郑樵呢？但这又是不可能的。漫说莆田方言南宋时还读“打”为 dnǎ，更主要的是郑樵的《七音略》在假摄上声二等开口知纽下，也还看不到“打”字，“打”还被放在梗摄的韵图里。

（三）那么“打”今普通话读 dǎ，来龙去脉是怎样的呢？

我想这个 dǎ 的来源，一定：1、不可能源自中古的假摄二等。因为如果是假摄二等，韵母 -a 对了，可声纽 d- 就不行了。中古二等字，怎么有可能有 d- 声母呢？2、有可能源自中古山咸两摄的入声。因为只有山咸两摄的入声，才有可能既有韵母 -a，又有声母 d-，而且这个 d- 一定是中古的清音声母。因为只有清音声母的入声，《中原音韵》才会变读为上声。

本着这样的设想，我就去翻检《广韵》的入声，在山摄一等曷韵端纽当割切一小韵里，我找不到有个“打”义的字；但到了咸摄一等入声合韵端纽下，我果然惊喜地看到：

“搭：打也。出《音谱》。都合切。”

又在盍韵查到：

“搨：手打也。都榼切。”

在宋元入派三声的时期里，清音声母的入声恰要读为上声，于是原属咸摄一等入声端纽的“搭”或“搨”，《六书故》就要读为都假切，《中原音韵》必然要作都马切，而现代汉语标准音当然就会读为 dǎ 了。若干历史长、用途广的清音声母入声字，至今还说为上声，如铁 tiě、笔 bǐ、北 běi 等是。

（四）由此可见，今读“打”为 dǎ，这 dǎ 音并非“打”字的本读，“打”字本读 dǐng，今尚见于“打头风”一词中，正因其不读 dǎ 而读 dǐng，所以现在也就改写为“顶头风”了。今读“打”为 dǎ，这音是由“打”的同义词“搭”或“搨”的本音而来的。像这样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训读，普通话和方言都尚有其例，兹不赘。

（附注：本文注音用《汉语拼音字母》声调标调类：方言 -n- 表示鼻化，□是阳去。）

原载《辞书研究》1985 年 1 期

崇武语音特点

崇武是惠安县濒海的一个乡镇，镇上建有历时 600 年的古城，镇民操着一种带有特殊腔调的闽南话。

崇武特殊的土腔表现在声母方面的有：

1、 舌尖塞擦清送气音 [tsh-] 全部读为清擦音 [s-]。例如：

错	车	取	菜	刺	草	秋	惨
so^3	sia^1	su^2	sai^3	si^3	sau^2	siu^1	sam^2
寝	餐	亲	唱	窗	测	策	聪
sim^2	san^1	sin^1	siŋ^2	soŋ^1	sik^4	sik^4	soŋ^1

闽南方音和普通话标准音的对应，有时也出在 tsh ：s（x）这一条上。例如：

例字：	碎	髓	栖	膝	笑
反切：	苏对	思累	思计	息七	仙妙
北京：	sui	sui	xi	xi	xiau
闽南：	tshui^3	tshe^2	tshue^3	tshit^4	tshio^3

这种把其他地方的 [tsh-] 读为 [s-]，据所知，闽南方言范围内，还有漳浦（旧镇）和海南（文昌）两个地方。只是在海南，凡属基本词汇，tsh- 既变为 s- ，而本来的 s- ，又要变为 t-。因此：

三	四	死	新	税	收	细
ta^1	ti^3	ti^2	tin^1	tue^3	tiu^1	te^3

这样变 s- 为 t- ，在漳州部分人嘴里，只见一例："先"白读为 [tan]。如"女先去"说为" li－tan^1－khi^3 "。其他尚未有所发现。

我还没有机会亲自到崇武去做田野调查。但在厦门曾遇到一个姓蔡的姑娘。她竟把中古精庄章说为 tɬ，精初昌心生书说为 ɬ 。颇令我惊奇。在惠安峰尾山腰因受莆仙音影响，确实出现了 [ɬ] 音，但未闻崇武也有此。一番查询的结果，乃知此位姑娘家中有一位娶自山腰的嫂嫂。及知姑娘的嫂嫂过门时，姑娘已成年，决无受嫂嫂语音影响的道理。因此对于崇武有 tɬ /ɬ 的辅音，

始终存疑。今年五月间，应邀至华侨大学讲课，闻知校中某食堂有崇武籍工友四五人，一夕，因约其前来座谈。其塞擦音固然不是很强的 tɬ 与 ɬ，但明显是 tl̥ 与 l̥ 。因此，得其音例如下：

左	诈	祖	载	至	早	奏	錾	浸
tl̥o^{2}	tl̥e^{3}	tl̥ɔ^{3}	tl̥ai^{3}	tl̥ɿ^{3}	tl̥a^{2}	tl̥au^{3}	tl̥am^{3}	tl̥im^{3}
赞	真	酱	捉	曾	争	宗		
tl̥an^{3}	tl̥in^{1}	tl̥i	tl̥ɔk^{4}	tl̥an^{1}	tl̥e^{1}	tl̥c^{1}		

在众多的汉语方言中，据所知只有安徽黄山底下出现这组辅音。其他尚无所闻。

崇武特殊的土腔表现在韵母方面的是：

1、中古咸摄三四等文读是 [em/ iep]。例如：

点	添	廉	兼	谦	严	嫌	詹	闪	炎
tem^{2}	them^{1}	lem^{2}	kem^{1}	khem^{1}	gem^{6}	hem^{6}	tl̥em	l̥eŋ^{2}	em^{2}
蛰	帖	猎	夹	怯	业	协	接	妾	叶
tep^{8}	thep^{4}	lep^{3}	kep^{4}	khep^{4}	gep^{8}	hep^{3}	tl̥ep^{4}	l̥ep^{4}	ep^{4}

2、中古山咸摄三、四等。文读 [en/et] 例如：

边	偏	绵	典	天	连	笺	千	坚	牵
pen^{1}	phen^{1}	bem^{5}	ten^{2}	then^{1}	len^{6}	tl̥en^{1}	sl̥en^{1}	ken^{1}	khen^{1}
别	撇	灭	哲	铁	列	折	设		诘
pet^{4}	phet^{4}	bet	tet^{4}	thet^{4}	let^{8}	tl̥et	sl̥et^{4}		khet^{4}
言	宪	烟							
gen^{6}	hen^{3}	en^{1}							
孽	血	谒							
get^{8}	het^{4}	et^{4}							

汉语诸方言尚未发现咸三四等分别又读作 [en/ ep、 en/ et]。惟域外日本汉音读山三四为 en/ etsu 近似。朝鲜借音咸摄细音为 [am/ ap]、山摄细音为 [an/ al]，也基本不具韵头 [i-]，可以参照。

中古宕摄开口三等舒声白读作 [ĩŋ] 和 [ɪŋ] 韵有区别字义的作用。比较于下：

张	梁	浆	枪	姜	腔	香	鸯
tĩŋ^{1}	lĩŋ^{5}	tl̥ĩŋ	sl̥ĩŋ^{1}	kĩŋ^{1}	khĩŋ^{1}	hĩŋ^{1}	ĩŋ^{1}
丁	能	精	清	经	轻	馨	英
tɪŋ^{1}	lɪŋ^{5}	tl̥ɪŋ^{1}	sl̥ɪŋ^{1}	kɪŋ^{1}	khɪŋ^{1}	kɪŋ^{1}	ɪŋ^{1}

在闽南方言范围内，象这样把中古宕摄三等白读为［ɪŋ］的，所知只有漳平永福有此现象。闽中沙县虽也读之为［ĩŋ］，那是文白不分的读法，情况也略有不同了。

闽南这一汉语大方言，为什么会分出崇武这一富有特色的土腔呢？这和崇武人民生活在这一特殊地区很有关系。

崇武是突出海面多风的地方，对于舌齿塞擦送气音，因受大风的影响，必然会吹去塞音送气的部分［th］，只留下擦音的部分［s］，至于［tl̥］，相隔虽远，总和惠北的［l̥］有些姻缘。海南与漳浦之无［tsh］有［s-］，看来都和海风的吹刮有一定的关系。但必须郑重说明：远非所有刮大风的地方都一定［tsh → s］。

崇武对于中古咸山两摄细音之遗失韵头［i-］看来也与惠北之［ɛm/ ɛn］有点轇轕。

至于中古宕摄开口三等白读［ĩuŋ］，这是泉音［iũ］韵腹［ũ］高到不可复高，［u］就为鼻尾辅音［-ŋ］了。厦门鼓浪屿人说“晓”为［hiaŋ］，也是韵尾 u 高化为［-ŋ］的一证。

声母［tsh-］之变［s-］，只能说崇武与海南、漳浦偶合，不能说它们必系同出一支。韵母白读［iũ］之变为［ĩŋ］，也是崇武与漳（永福）适同，也不能硬说它们有什么“近亲”的关系。至于崇武有［tl̥］声母，黄山底下也有［tɬ］声母，必欲在它们之间找出姻亲的关系，我看是大可不必的。

原载《崇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

《诗经》中 “日居月诸”的连读音变

“日居月诸”在《诗经》凡两见，均处于《邶风》。一在《柏舟》末章：“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毛于此句无传，郑笺云：“日为君象，月为臣象。”但释“日月”，不解“居诸”。一在《日月》，分见四章之首。一章“日居月诸，照临下土”之下，毛传云：“日乎月乎，照临之也。”此以两“乎”字代居诸两字。“日乎月乎”为什么会变为“日居月诸”，这是本文所要探索的问题。

《马氏文通》卷九 62—63 页：“乎”字“先置句首，以为咏叹者也。《庄子·齐物论》云：‘君乎牧乎！固哉！’此‘乎’字助公名以为慨叹者；又《大宗师》云：‘吾师乎！吾师乎！’《谷梁·僖公十年》云：‘天乎！天乎！’‘师’与‘天’皆公名，‘乎’字助之以迭呼者。《论语·里仁》云：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左氏·宣公十七年》云：召文子曰：‘燮乎！吾闻之……’‘参’‘燮’两本名，‘乎’字助之，所以召告者。”按“日乎月乎”属上述“乎”字助公名以为咏叹者之列。这是上古汉语语法的通例。

“日乎”之变为“日居”，“月乎”之变为“月诸”，都是连读音变的结果。“乎”属上古鱼部匣纽字，拟音为 *[꜀ga]。这个音和“日”“月”两个入声字的辅音韵尾 [k] [t] 连读就变为 [꜀ka] [꜀ta] 了，[꜀ka] 写为汉字是“居”，[꜀ta] 写为汉字是“诸”。

必然有人会说：日字在中古为臻摄开口三等入声质韵日纽字，拟音为 *[ȵit꜇]；月字在中古为山摄合口三等入声月韵疑纽字，拟音为 *[ŋiuat꜇]。日月两字韵尾自上古到中古都是 [-t]，何来 [-k] 与 [-t] 之别。不知《集韵》入声职韵日纽：“日，而力切。太阳精也。李舟说。”准此，日在中古除 [ȵit꜇] 一读外，尚有 [ȵik꜇] 一音。此音当是上古“日居月诸”的“日”音的残存。《诗经》质职合韵见于《大雅·文王有声》三章：“筑城伊淢，作丰伊匹。”（《韩诗》淢作洫，则在本部，不为合韵）《广韵》入声职韵收上古质部声首之字如：〔即〕：蝍、揤、堲、蠈、鲫、喞；〔必〕：飶、㘠、䁅；〔血〕：洫、侐、閪、

闢。可见两部古读相近。

日　　乎　　　　　　月　　乎

niuɯk ＋（g）a＝ka（居）　　ŋuait ＋（g）a＝ta（诸）

“日乎月乎”为什么会变为“日居月诸”，看了上面的公式，我想可以涣然冰释了。

原载《中国语文》1984年4期

浅谈《诗经》的词汇和语法

《诗经》语言的基本词汇，有很多一直延用到今天。如“天地日月云山水泉土草木岩石江河风雨旱乾田园”“人身手足耳目口腹男女心”“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青黄绿蓝文武广永吉凶远近新旧美丑贫富宽绰多少”“撷采送伤悲喜乐还归观见哭泣欢笑有无生死”“切磋琢磨飞扬看顾饮食”“上下左右东西南北中外夕夜春夏秋冬”“虎豹狐狸鼠牛羊鱼雁鹿鹊鸠鸟马鹑蟋蟀蜉蝣”“桃李桑梓林榛栗杨柳麻麦稻粱”“钟鼓琴瑟衣服舟车室家干戈”“父母兄弟子孙公昏姻姊妹儿童伯叔农夫妻”“我尔（你）不莫肯于与”“邂逅、窈窕、翱翔、逍遥、绸缪、颠倒、婆娑、语言、滂沱、辗转、漂摇”。

《诗经》语言之不好理解，很大的原因出于文字书写的问题。周代实行诸侯分封的制度，天王高高在上，文字书写体系却十分不规范。同音假借的字相当多。还有，三、四千年之间辗转抄录，鲁鱼亥豕，也在所难免。

我们就《诗经》这方面的问题做了一些必要的专题的研究，总结了几条有效的经验，这就敞开了通达《诗经》语言的大门。

1. 从《草虫》“忧心忡忡”，也可作《击鼓》“忧心有忡”，知道了“有忡”等于“忡忡”。“有”字原来是《诗经》语言单音形容词重叠符号。明白了这一点，举凡“有蕡、有揭、有齐、有曈、有涨”等等，都可迎刃而解。

2. 抓住声音，灵活移动形旁。例如《野有死麕》“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感”当读为“撼”。又《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当读“苦”为“枯”。《谷风》“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毒”当读为“箒”（编竹也，引申为扫帚）。又《终南》“有纪有堂”当读“有杞有棠”。

3. 掌握同音假借，乃能言从字顺。例如：《匏有苦叶》“人涉卬否，卬须卬友”，若知“卬”上古音*ngang，而 “吾”读* nga：“卬”与“吾”，古谓之阴阳对转，其义不殊。又《北风》“莫赤匪狐，莫黑匪乌”。“匪”彼也。若作非解，便会扞格难通。

4. 根据倒文协韵，纠正历史错误。例如《蝃蝀》：“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雨”属上古“鱼”部，“母”属上古“之”

部，决不相叶，若读最后一句为“远兄弟母父”，“父”字亦为鱼部，便觉密切无间了。“父母”称“母父”这叫倒文相叶，在《诗经》还有旁证。例如《柏舟》“母也天只，不谅人只。”不但提“母”于前，抑且以“天”代“父”。又《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蠋”上古在“屋”部，而“宿”在“觉”部，若倒文读为“敦彼宿独”、“蠋”、“独”同在“屋”部，读之极为顺口。又《七月》“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当作“重穋黍稷”方与“禾麻菽麦”为韵。

5. 传写或误以形正读。例如：《谷风》“昔育恐育鞫”，闻一多言“育”为“有”之形误，读为“又”。《韩奕》“有熊有罴，有猫有虎”。按“猫”当为“豹”之误。熊罴并举，虎豹同称，这是使用语言的心理，也是使用语言的习惯。若如猫虎同列，便是拟于不伦。又如《生民》“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弗厥丰草，种之黄茂。”“黄茂”费解。按“黄”当为“堇”之误。“堇茂”犹后世之言“勤懋”（说本于省吾《诗经新证》），种之堇茂，就是今语“努力耕种”的意思。又同章之末“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说文》引作“有邰家室”。《太平御览》引《列女传》作“有台家室”。此章结句之“有台家室”与下三章结句之“以归肇祀”、“以兴嗣岁”“以迄于今”作用相同，故当读为“以贻家室”，辞例才能统一。因《古书虚字集释》卷二：“有，犹以也”。

6. 礼失而求诸野，可以方言为释。例如：《兔罝》“肃肃兔罝”之兔，不当作小兔之兔解。试想张网捕兔的人，怎能称为“赳赳武夫”？这个“兔”别本作“菟“。《左传·宣公四年》：“楚人……谓虎‘于菟’”。所以这个“兔”应该用上古楚国方言解为老虎。张网捕虎，方和“赳赳武夫”之义相应。《将仲子》“无踰我里，无折我树杞。”若谓“折”为折断，则殊不近情，岂有踰墙越壁，竟折杞树，以声响告人之理？是如此“折”当读为今闽南作压之㩢。“无折我树杞”，诫小心毋压断我家的杞树，以免诡秘行踪，被人发觉。又《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彻”当读为闽南作持取解之“撤”。

7. 单音不得其解，当以合音释之。例如《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鸿”不当作鸿雁解，闻一多谓其字为“苦龙”之合音，今谓之蝦蟆。又如《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壶”自非酒壶之壶，壶亦瓜类，葫芦急读，讵非壶音？又如《墙有茨》的“墙有茨”，“茨”不能作“茅草”解，应视为“蒺藜”的合音。

《诗经》词汇，以单音词占多，现代汉语词汇，以复音词占多。但古之单音词与今之双音词，并不是互不相关的两个系统，往往是拿一个老的核心词再加以一个近义词（或区别词）而构成的。以《周南》为例：

古单音词： 河 洲 求 乐 汉 广 泳

今双音词： 黄河 沙洲 追求 欢乐 汉水 宽广 游泳

当然也有古今说法全不一样的。例如：

古： 绥 永 萦 罝 伐 孔 迩

今： 安靖 长流 缠绕 兽网 砍摔 非常 靠近

事实上古今异称，往往表现在古今词义内涵广狭不同。如捕兔之网曰罝，而打鱼之网叫网。网在《诗经》词汇里已经出现了，只是其作用只能打鱼，不兼捕兔而已。

《诗经》的语法，可分两部分介绍，一曰词法，二曰句法。

自词法而言，突出的是形容词多用重言叠字，或双声叠韵，重言如《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鳣鲔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又如《执竞》“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双声词如《七月》“一之日觱发（*beid-buaid），二之日栗冽（*leid-liaid）”。“九月肃霜（*siuk-siang），十月涤场（*dieuk-diang）。”叠韵句如《鸱鸮》“绸缪（*diu-miu）牖户”“风雨所漂摇”（*pieu-deu）。又《卷阿》：“半奂（*buain-huain）尔游矣，优游（*iu-diu）尔休矣。”

这种构词法在现代汉语及其某些方言里，还在发生作用。现代汉语，形容词重叠如：“雄赳赳，气昂昂”，双声词如“联络、通透”，叠韵词如：“演变、舒服”。

《诗经》另一种词法是中心词居前，如“杞树”叫“树杞”、“桑树”叫“树桑”、“檀树”叫“树檀”。还有“林中一中林”，“露中一中露”。这种词法，可能也是倒文以叶韵，所以在其他古书里很少见。

《诗经》语言里有一种他书少见的语法，即于动词前加“于”以见行动的进行礼貌。例如：《葛覃》：“黄鸟于飞，集于灌木。”《汉广》：“之子于归，言秣其马。”《燕燕》：“燕燕于飞，下上其音。”根据这一语法规则，可知《君子于役》“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和《車攻》“之子于苗，选徒嚣嚣”里的“役”于“苗”，应作“服役”和“夏苗（猎）”解，都是动词。

《诗经》构词还有一个放“斯”于单音名词之后的形式，如“螽斯”、“鹿斯”、“鷽斯”等等，这是其他古籍少见的。

《诗经》词汇，作为成语而尚应用于今天普通话之中的有如下诸例：《桃夭》：“桃之夭夭”，《草虫》：“忧心忡忡”，《柏舟》：“耿耿不寐”，《燕燕》：“泣涕如雨”，《谷风》：“宴尔新婚”，《七月》：“万寿无疆”，《鸱鸮》：“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简为“未雨绸缪”），《氓》：“夙兴夜寐”，《采

葛》："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后句或作"如隔三秋"），《棠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鹤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小弁》："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巷伯》："投畀豺虎，豺虎不食"，《角弓》："绰绰有裕"，《隰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白华》："天步维艰"（今或作"国步维艰"），《何草不黄》："经营四方""朝夕不暇"，《文王》："济济多士""无声无臭"，《大明》："小心翼翼"，《生民》："无灾无害"，《荡》："殷鉴不远"，《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今简为"耳提面命"），《桑柔》："谁生厉阶"，《烝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今作"明哲保身"），《敬之》："高高在上"，《小毖》："予其惩，而毖后患"（今作"惩前毖后"），《酌》："遵养时晦。"

在句式方面，因四言句式的影响，以致出现了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上句主语下句谓语或如《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上句只出现状语下句才有谓语这样的截断句。又如《定之方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下句列举了四项树木，皆属前句动词"树"之宾语。白乐天《长恨歌》的"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仿佛从这里演化出来。又有主语后出的句子，如《七月》："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实则"在野"、"在宇"、"在户"的主语，都是蟋蟀，因避免重复，遂都省略，直到最后才给出现，确属简洁可观。

原载《语文研究》1985年2期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写的是什么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只有两章，每章十六个字。因倒句为韵，两章只有一个字（兄与君）不同。原文录下：

“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鹊之彊彊，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

本诗写的到底是什么呢？《小序》说：“《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若也。”清人庄有可《毛诗说》云：“鹑之奔奔，刺公子顽烝君母也，为惠公之言。”传统的看法：这首诗是卫惠公所写的。卫惠公是卫宣公的儿子，年纪轻，眼看着哥哥公子顽和母亲宣姜搞腐化，因作诗刺之。“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传云：“良，善也。兄、谓君之兄。”笺云：“人之行，无一善者，我君反以为兄。君谓惠公。”又“人之无良，我以为君。”传云：“君，国小君”。笺云：“小君谓宣姜。”

我以为，这样的释《诗》，是很成问题的。因为像“我认为”解“我君反以为”；“君、国大君”，都属于增字为训，不足为据。又这里的无良之人，分明就是既为兄，也为君的那个人。现释为一指公子顽，一指卫宣姜，就违反了《诗经》联章同指之义了。前世界书局出版的马振理《诗经本事》中册第845—846 页纠正了这一缺点，认为这篇诗是周公旦作来反对其兄管叔鲜的。管叔鲜受任为鄘城尹（他说“尹”与“君”通。不知上古音“尹”在真部，“君”在文部，不能相通。）他说：“《鄘风》之诗有曰：‘我以为兄’，鄘为管叔尹地，则此诗其为管叔无疑则我者，我周公康叔等也。”

我赞同马振理的人、兄、君三位一体的看法，但是诗篇的作者和诗意之所指却恰恰与其说相反。我认为诗篇是鄘尹管叔鲜写的，所以列之于《鄘风》。诗意所指的是周公。《尚书·周书·金縢》云：“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我意《鹑之奔奔》正是管叔之辈流言破坏周公为“无良”的谤诗。周公践阼居摄，日理万机，何暇作诗指责兄弟？至于管叔则嫉妒周公，毁之唯恐不及，故既放言，又播谤诗。

但此说若要成立，需要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1、对管叔来说，周公到底是兄还是弟？

这一问题，汉时原有两说：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其长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此以管叔为周公之兄也。

《列女传·母仪篇》：太姒生十男：长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周公旦、次曰管叔鲜……

《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引《传》云：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此以周公为管叔兄也。

个人偏向于周公为管叔之兄的看法。其证有三：

周公称公，而管叔以下皆称叔：一。

周公先封周，又封鲁，而管叔无畿内之封：二。

周立宗法，以嫡弟之长者为大宗，周公管蔡皆嫡弟，而周公为大宗，称鲁为宗国：三。

因此，后人在诗文中每有周公为兄之说。如张衡《思玄赋》："思获讟于群弟兮，收金縢而乃信。"注云："成王立，周公摄政，其弟管叔、蔡叔等谤言云，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乃诛二叔"。又《三国志·魏志·毋丘俭<讨司马师表>》云："春秋之义，大义灭亲，故周公诛弟。"

2、周公是公还是君？

按《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㕟，象君坐形。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君出令治民者也。故从口从尹会意。古文从𠕀，犹从尹也。《左传·昭公廿八年传》"赏庆刑威曰君"。《春秋繁露》："君也者，掌令者也"。《荀子·礼论》："君者，治辨之主也"。《礼记·王制》："能以使下谓之君。"《书·吕刑》："君帝清问下民"。《诗·大雅·皇矣》："克长克君"。《左传·襄公十四年传》："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仅仅是鄘城之尹的管叔，无论如何还不能滥称其为君。

《史记·鲁周公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

这样看来，周公行摄当国，分明是天下共主而不仅是东鲁侯国之公而已。

3、"我以为兄""我以为君"之"我"，是施身自谓之我还是另有他解？

我认为"我以为兄""我以为君"之"我"，决不能认为是"施身自谓"之"我"。这是我们所要解决的又一问题。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自叙》有云"諴假胡何，出音微分侈敛；徒但第特，助词本匙正文"。这是说，徒但可和第特同用，諴假也与胡何共询。那么，"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人之无良，

我以为君"，当读为"人之无良，何以为兄？""人之无良，何以为君？"试比较下面这些古代汉语的反问句：

1.《左传·成公二年》："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又《昭二》"君刑已颇，何以为盟主？"

2.《左传·襄公十九年》："夫盟：天子令德，诸侯言时计功，大夫称伐。今称伐，则下等也；计功，则借人也；言时，则妨民多矣：何以为铭？"

3.《左传·襄公十七年》："今君为一台而不速成，何以为役？"

4.《左传·昭公廿九年》："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5.《左传·哀公廿七年》："恶而无勇，何以为子？"

6.《谷梁传·僖公廿二年》："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而不道，何以为道？"

7.《礼记·祭统》："祭而不敬，何以为民父母也？"

8.《孟子·万章上》：'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

上揭的反问句，都有一个假设条件为前提，所以句中不用"若"则用"而"。《经传释词》卷七曰："而犹若也"[①]因知"人之无良"更当读为"人而无良"。《经传释词》又云："之犹若也"[②]。

明乎此，则"鹑之奔奔"，"鹊之彊彊"也不能象郑笺解为什么"言其居有常匹，飞则相随之貌。"此诗所言，并非男女匹配之事，当从《礼记·表记》郑注作"贲贲、姜姜为争斗恶貌。鹑之好斗，鹊之喜争，以喻人之无良。上下一贯，索解甚易。"

"人之无良，何以为兄"（或"君"）为什么会变为"我以为兄""为君"呢？这是连读音变的结果。原来：

"良"上古音 *[laŋ]，"我"上古音 *[ŋai]

《诗》经歌唱，常有曼声，易于连读，遂生音变，因此"良"之鼻音韵尾 ŋ，就会被拖为下一音"何"[ŋai]字的首辅音，ŋ+ai 写成汉字恰是"我"。至今客方言恰还有说"我"为[ŋai]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认为《鹑之奔奔》是鄘尹管叔鲜写来反对他的哥哥摄政王周公旦的流言谤诗。现在试将原诗语译于下：

①万有文库本七卷第 14 页

②同上卷第 56 页。

鹑之奔奔，　　鹌鹑好斗恶狠狠，
鹊之彊彊。　　乾鹊逞强凶忒忒！
人之无良，　　做人要是心肠坏，
我以为兄？　　怎么可以做哥哥？

鹊之彊彊，　　乾鹊逞强凶忒忒，
鹑之奔奔。　　鹌鹑好斗恶狠狠！
人之无良，　　做人要是心肠坏，
我以为君？　　怎么可以当国君？

原载《福建论坛》1984 年 4 期

《诗·国风》“彼其之子”试释

一

《诗经》“彼其之子”一句，前后在王、郑、魏、唐、曹五国的风诗里都出现过。这是一句流行于各国之间的通语，不能看为是殊方绝域的异言。

但是这一句上古的通语却有难于理解的地方：彼、其、之三个字，上古都是指代词。试想“那个那个那个人”这成什么话呢？

因此，对于“彼其之子”这句话，就有加以研究试释的必要。下面先看这句话出现的情况。

二

1、《王风·扬之水》（《小序》：“刺平王也。”）

扬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申：平王母家，姜姓。在郑之南，进近强楚）

扬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甫！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甫亦姜姓，其实未尝戍此）

扬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与我戍许！怀哉怀哉！曷月予还归哉？（许亦姜姓。实未戍此，既重章以变文，因借甫许以言申）

郑笺云：“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独处乡里，不与我来守申，是思之言也。其，或作记，或作己：读声形似。”陆德明《音释》：“其音记，《诗》内皆放此。或作己，亦同。”朱熹《诗集传》：“‘彼其之子’成人指其家室而言，此丈夫怀念妻子之词。”

2、《郑风·羔裘》（《小序》：“刺朝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郑笺云：“舍犹处也。之子，是子也。是子处命不变，谓守死善道，见危授命之等。”《集传》：“其，助词。盖美其大夫而言。”

3、《魏风·汾沮洳》（《小序》：“刺俭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无度。美无度，殊异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郑笺云：“之子，是子也。是子之德美无有度，言不可尺寸。”《集传》：“言若此人者，美则美矣，然其俭啬褊，急之态，殊不似贵人也。”

4、《唐风·椒聊》（《小序》：“刺晋昭公也。”）

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椒聊且，远条且！

椒聊之实，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硕大且笃。椒聊且，远条且！

郑笺云：“之子，是子也。谓桓叔也。硕谓壮貌佼好也，大谓德美广博也。无朋，平均不朋党。”《集传》：“彼其之子，则硕大而无朋矣。”

5、《曹风·候人》（《小序》：“刺近小人也。”）

彼候人兮，何戈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

维鹈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荟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娈兮，季女斯饥。

毛传云：“彼，彼曹朝也。芾，韠也。一命，缊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轩。”郑笺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集韵》：“彼其之子，而三百赤芾，何哉！”

三

上举诸篇，对于“彼其之子”一句，只释“之子”为“是子”，至于“彼其”只说应读“彼记”或“彼己”，作何解释，毛郑未言，朱熹亦缺。

先说“之子”既释为“是子”，“是子”是单数还是多数？在前四篇，“是

子"是单数，不成问题；只有最后一篇，《笺》忽云："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这就成为多数无疑了。关于"是子"是否多数，我们先说到这里，暂搁一笔，下文再详。

下面要谈谈"彼其"的问题了。因"彼其之子"都出现在被《小序》列为刺诗的篇章里面，因此自来有讥词之称。如《后汉书·明帝纪》："诏曰：'朕国薄德，何以克当？《易》陈负乘，《诗》刺彼其：永念惭疚，无忘厥心。"（注：《诗》曰："彼其之子，不称其服。"）又曹植《求自试表》："无德可述，无功可纪，将挂风人彼其之讥。"又苏辙《谢赐衣金带表》："结以会朝垂厉，识都人之旧服；而拜舞顾影，有彼其之惭。"看来讥词之说，都是由《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之句所引起的。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饰有翠羽之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

又《礼记·表记》：是故君子耻有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绖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有不可辱之色。《诗》云："惟鹈在梁，不濡其翼。彼记之子，不称其服。"

上揭两条古籍的引《诗》，对于"彼其之子"的"其"字，正如郑笺所云，或作记。依我想：这里面，"记"字应该是正字。

《释名·释典艺》"记、纪也；纪识之也。"又《释言语》："纪，记也；记识之也。"而《广雅·释言》："己，纪也。"由此可见：己、记、纪三字，音义互通，都可以解释为"识"。

《文选·东京赋》"咸用纪宗存主"句，薛注："纪，录也。"《广雅·释诂二》："记，识也。"而《论语·公冶长》"不念旧恶"皇侃疏："念，犹识录也。"由此可见，"记"与"念"又是同义词了。现代汉语已组之为"纪念"一合成词了。

《孟子·公孙丑上》："思与乡人立"句，赵注："思，念也。"那么，记、念、思：又是义训相通的了。难怪上引《王风·扬之水》郑笺也说："彼其之子独处乡里，不与我来守申：是思之言也。"朱熹《集传》更明确地说："彼其之子，指其室家而言，此丈夫怀念妻子之词"。

根据上面的训诂材料，我们认为，"彼其之子"的"其"，是"记"的借音字，所以自古以来要读为"其志切"（ji）。意义是"纪念"。

《诗经·王风·丘中有麻》有一句"彼留之子"句式和"彼其之子"完全一样。《正义》谓"彼留之子与《易》称颜氏之子其文相类"。《集传》更说：

彼留之子之“留”，是“与之私而留之”，却是一个动词。准此，这里的之子的“之”，也就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结构助词“的”了。可见说“之子”为“是子”也是有问题的了。

要是再根据“被”可作“彼”，两字通假，如《灵台碑》“德彼四表”，“彼”借为“被”。那么，“彼其之子”就是现代汉语被纪念的人或受怀念的人了。

事实上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引：左师(向戌）辞邑，何氏欲攻司城（子罕）。左师曰：“我将亡，夫子（指子罕）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乐喜（子罕）之谓乎？”“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谓乎！”(《周颂·维天之命》作：“假以溢我，我其收之。”）这里面的“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就是很明显的“受怀念的人”了。

四

“彼其之子”既然是“受怀念的人”，那么《曹风·候人》“彼候人兮，何戈于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一章里的“候人”和“之子”，就不应该看为是正反的双方，而应该看为是歌颂的一体。就是说，“候人”就是“之子”，“之子”代表“候人”。

那么，“三百赤芾”不能释为“佩赤芾者三百人”了，更不能附会说这里指的就是《左传·僖公二十八年》“三月丙午，[晋文公]入曹，数之。(指曹共兵）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那段记载。清人陈奂已经根据《国语·晋语》楚成王享晋公子（即文公）时已经引用了此诗，曹共公与楚成王同时，而《曹诗》已为成王所诵，则“彼其之子，三百赤芾”，非指“乘轩者三百人”一事甚明。

然则，“三百赤芾”当作何解为是？按《小雅·无羊》之诗开头两句：“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译为现代汉语是：“谁说你没有羊儿，一群就是三百头。”根据这样的句例，则“彼其之子，三百赤芾”也可译为今语“受人怀念的人儿，应有赤韠三百条”了。

但这只是一厢情愿的理想，这个被她（一个贵族的姑娘）思念的候人，事实上只是一个小小的公宫的卫士，他还在“何戈与祋”。正因为他地位卑微，所以连一件大夫之服 —— 赤芾也没有，次章说的“不称其服”，正是为其打抱不平的气忿之语。这样一个职位低微的人，在残酷的封建制度的影响下，怎么有可能和一个贵族的姑娘缔结姻盟呢？因之三章乃有“不遂其媾”的仰

天慨叹。婚媾虽然不能成就，而属意于他的她，还是一往情深，渴念之至。所以卒章才有 "婉兮娈兮，季女斯饥"那样缠绵悱恻的伤心话。（参考《齐风·甫田》："婉兮娈兮，总角丱兮；未几见兮，突而弁兮"指的是男子。又《周南·汝坟》："未见君子，惄如调（朝）饥。"指的是少女。）

五

最后把前面引的《国风》五篇用语体翻译过来，以便检查把"彼其之子"解为"长被想念的人儿"到底稳妥不稳妥。

1、《王风·扬之水》

水流很激扬，成捆柴薪流不长？长被想念的人儿，不肯同我申国来驻防。早怀念啊晚怀念，哪年哪月才能回去相见面。

水流急又大，成捆荆木流不下？长被想念的人儿，不肯跟我甫城来驻扎。早怀念啊晚怀念，哪年哪月才能回去相见面？

水流很急骤，成捆蒲柳流不走？长被想念的人儿，不肯跟我许城来防守。早怀念啊晚怀念，哪年哪月回去相见面？

2、《郑风·羔裘》

小羊皮袍毛儿润，又是好看又精纯。长被想念的人儿，发号施令有分寸。

小羊皮袍多鲜艳，上面装饰多灿烂。长被想念的人儿，全国算他最能干。

小羊皮袍豹皮镶，多么威武有力量。长被想念的人儿，全国公义他伸张。

3、《魏风·汾沮洳》

汾河流国卑湿地，就在那儿采酸迷（一种野菜）。长被想念的人儿，漂亮无可比。漂亮无可比，公路（贵族）分子多粗鄙。

汾河流向西南方，就在那儿采蚕桑。长被想念的人儿，漂亮花一样。漂亮花一样，公行（贵族）谁能比得上？

汾河流过折又曲，就在那儿采水卖（音续）。长被想念的人儿，漂亮象宝玉。漂亮象宝玉，公族（贵族）谁能来比喻。

4、《唐风·椒聊》

花椒树上子结成，累累采来满一升。长被想念的人儿，身材壮大难比并。椒儿堂皇啊，枝儿长长啊！

花椒树上结子大，累累采来满一把。长被想念的人儿，身材壮大又挺拔。椒儿堂皇啊，枝儿长长啊！

5、《曹风·候人》

那个卫士守宫门，一肩长戈一手棍。长被想念的人儿，再多朝服不过分。
鹈鹕守在鱼梁顶，滴水不曾沾翅翎。长被想念的人儿，所穿衣服不相称。
鹈鹕正朝鱼梁走，滴水不曾沾到口。长被想念的人儿，美好姻缘没到手。
一片青啊一片紫，南山清早云升起。多么好啊多么美，少女渴望情多急。

福建省语言学会论文（1985）

释“紧”

《说文》十三篇上糸部：“緊［以下用简体“紧”——笔者注］，缠丝急也，从臤从丝省。会意。”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部第十六：“紧”字下除引上文外，增补一句云：“臤亦声。”谨按“紧”为会意字无疑。臤亦声亦不误。然训为“缠丝急”，非朔义也。当别有本义在。

就汉字发展之程序而言，此字初文盖为臣。林义光《文源》曰：“《说文》云：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甲骨文字集释》郭沫若谓：“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李孝定谓惟郭说独得许君之神恉。杨树达《金石·臣牵解》引《礼记·少仪》云：“臣则左之。”注云：“臣谓囚俘。”并释曰：“盖因囚俘人数不一，引之者必绳索牵之。名其事则曰牵，名其所牵之人则曰臣矣。”

迨夫臣、俘之义不明，乃自臣加又为臤。刘心源《奇觚》卷三云：臤，《说文》云：“坚也。从又臣声。读若铿锵。古文以为贤字。苦闲切。”鄙意臤字当言从又从臣会意，臣亦声。若非认为会意，则获俘之义不明，不言臣亦声，则并语根亦失矣。《说文》谓臤，坚也。此弃俘囚之实义，但表铿锵之声音而已。

为更明确表示俘囚之实义，乃不得不又于臤下附以糸。此即今所见之“紧”字矣。以手取俘，犹恐其亡，系之以绳索，可无逃脱之患矣。然系之惟紧，方免意外。此紧之所以有“缠丝急”之义也。顾紧急为形容词，而与“奚”同意之系囚义，遂终古泯然不彰矣。

不吝幼习文字，长好輶轩。频年捃撦，既悟六书多存方土之语，千虑一得，又明方言可补许书之缺。如“紧”有俘囚义，既可藉闽南方言而知者。

闽南谓仆婢为“简”［kan^2］，谓孩儿为“紧”［kin^2］(泉州呼“简”)。此一字也，地方俗字书之为“婎”。不知［kan^2］兼婢仆而言（舞台上老仆自称老简），从女不能概其全也。且从女之“婎”，本有其字。《广韵》平声二十八山匣纽：“婎、户閒切。婎雅。”婎雅焉能引申为婢仆哉？

窃谓闽南作孩儿解之［kin^2］与作婢仆解之［kan^2］，其字实为“紧”无

疑：特一文读，一白读而已。按“紧”在等韵属臻摄开口三等上声轸韵见纽。臻摄开口三等在闽南文白两读之对应如下（舒声 in / an ，促声 it / at ）：

	闽	密	趁	陈	鳞	衬	实	栗	紧	因
文读	bin^5	bit^8	$thin^3$	tin^5	lin^5	$tshin^3$	sit^8	lit^8	kin^2	in^1
白读	ban^5	bat^8	$than^3$	tan^5	lan^5	$tshan^3$	$tsat^8$	lat^8	kan^2	an^1

[kin^2] 为“紧”之文读，[kan^2] 为“紧”之白读，观上例甚明，无可疑惑。

“紧”与“奚”二字造字部件相同，仅结构有不同而已：

臣＝大（人）　　又（手）＝爪　　糸＝系

同为会以手抓人，系以绳索，使其奴役于己之义。但奚奴之义，今人犹可晓之；而紧仆之意，非赖闽南方言不得其溯矣。闽南呼孩儿为“紧囝” [kin^2(ki)$\tilde{a}^2$] ，潮汕则呼之为“奴囝” [$n\text{ɔ}u^5-ki\tilde{a}^2$] ，亦可以证“紧”之通“奴”矣。

原载《辞书研究》1986 年 3 期

转注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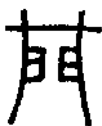
六书之名，始见于《周礼》。《保氏职》云："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周礼》旧说为周公所著书，这是不能相信的事。据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辨《周礼》之说："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则《周礼》为刘歆伪造，六书为刘歆发明，无可疑已。

《周礼》六书，但有总名，没有分目。班固《汉书·艺文志》小学家云："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而班志原本刘歆的《七略》，荀悦《汉纪·卷二十五·前汉孝成皇帝纪二》述："刘向典校经传，考其异同。……刘向卒，上复使向子歆继卒父业，而歆遂撰群书而奏《七略》。"而其节约《七略》之文有云："凡经皆古文，凡书有六本，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也。"文字与班志略同，更可为班志原本于《七略》之证。那末六书分目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无疑地也是刘歆所自定的了。

康氏《伪经考·汉志辨伪》云："保氏六书之说，条理甚备，唯古书绝不之及。唯许慎说文郑康成注周官称焉。然皆出歆之传，盖创造于歆而伪附于周官者也。《左传》：'止戈为武，反正为乏'，盖歆所伪窜，郑渔仲攻之，识盖高矣。然歆亦非能创为之，盖事形声意，通以转假，古人所本有；名义条例，歆之所发明。"我们如果要应用六书来研究古人文字组织的通例和孳乳递变的次第，必须依据刘歆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的分目。

何谓象形？象形就是最简单具体的图写文字。如𠆢为人，米为木等都是。这种字产生得最早，所以次第列在第一。

象形字如：

象　　门　　龟　　舟　　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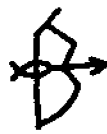
    

鱼　　角　　鼎　　箕　　马

何谓象事？象事是用几个简单的点画来代表浮悬不可捉摸的意念。如“丄丅”（上下）等字就是。但这种简单的点画也可以应用到象形文字上去以为特指的标帜。如“刀”加“丶”为“刃”，“木”加“一”于中为“末”皆是。象形是比较具体的，象事是比较抽象的；且抽象的符号可以加于具体的图写之上，所以象事列次于象形的后面。

何谓象意？象意是合两个以上的象形或象事字以见意的。如“人”与“木”为“休”，“禾”与“刀”为“利”等都是。没有“人”和“木”等象形或象事字，怎能有“休”的象意字，所以象意更次于象形和象事之后。

象意字如：

鸣　　益　　见　　射　　罗

育　　死　　臭　　启　　解

以上这三种文字，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总名，叫做意象文字（Ideograms）。这种意象文字一笔一画都有所指，虽说文字要由“约定俗成”，然后可以站得住；但所指者何，大体总可以看出来。不过这种文字到底是吃力不讨好的。试问，宇宙之间，森罗万象，若必一象造一字，一字具一形，这岂是人力所能做的事？因此不能不利用声音的象征。

原来人类的声音有限，世间的事物无穷。以有限的声音来象征无穷的事物，势必有数事同一象征的可能。在口头既可以用同一声音象征几种不同的事物，在文字也自然可以采取同音通假的方法。这就是象声的制度（Phonetic System）。如濯发叫［mok］，因树木的“木”音［mok］，所以“木”可以象声为濯发的“木”。“朱”声的代表死义的“殊”，“休”声的代表似虎的“貅”，理由同是如此。象声字都原自意象字，但用久了之后，也会失了本义，而但存象声的作用，如“焉”应该是鸟类的一种，没问题是一个象形字。可是自从象声为语助的“焉”之后，象形的“焉”，到底真相何如，已经不可得知了。意象文字都可以通假为象声，所以象声次于象形、象事、象意三者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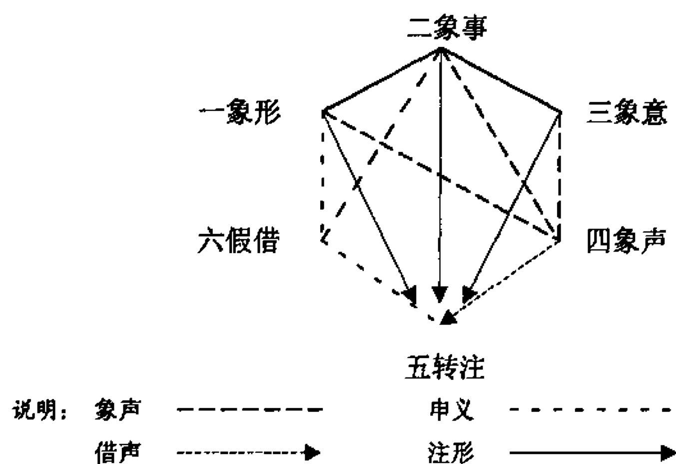
运用象声的结果，往往有与该字本意相混的可能。为要避免这一层的困难，古人就发明了“转注”方法。“转注”是什么？转注是转象声的字而加注以类属的偏旁也。如“木”声的注“水”为“沐”，“朱”声的注“歹”为“殊”，“休”声的注“豸”为“貅”，都是转注的例子。上言象声的“焉”字，依转注也可以注“口”而为“嗎”，但语助之字常常无需乎转注。如“而”“之”“者”“也”等是。转注之字，仍可转注。如“丂”注“口”为“可”，“可”注“人”为“何”，“何”更注“艸”为“荷”。“工”注“水”为“江”，“江”又注“鸟”为“鸿”。没有象声，不能有转注，所以转注又次于象声之后。

本来意象文字造成之后，一方面可以为声音的象征，一方面也可以为意义的假借（即前人所谓引申）。举象形的“木”来说，象声可为［mok］音的符号，而假借申为“木讷”的意思。这假借是因为树木性本质朴，而木讷正原于这质朴的一义。象事“朱”之为“红”，象意“休”之为“美”，也都是假借。假借何以次于转注之后，这因为转注也可假借的缘故。如“沐”假借为“蒙”，“殊”假借为“甚”，“貅”假借为“勇士”等是。

依理只有纯然借音的象声字才需要转注，这是正例。假借字既是引申意义，自可无需此举。可是碰到假义不够明显，原字已用同象声的时候，一样可以转注。如“反”之为“返”，这是变例。至于象形的“韭”注“艸”为“韮”，象意的“莫”注“日”为“暮”，那已是画蛇添足的了。

兹作图于下，以明六书的体系和演进：

（一）六书体系图



（二）六书演进表

意 声　　象 假	一 象形 实 物 摹 写	二 象事 抽 象 表 示	三 象意 骈 字 见 意
		从在　　赤松 木其　　心柏 一中　　木属	从　　息 人，　　止 依　　也 木
四 象声 声音象征	木 [mok]	朱 [tɔ]	休 [hiu]
五 转注 注义于声	从　　濯 水，沐 发 木　　也 声	从　　死 歹，殊 朱 声　　也	从　　形 豸，貅 似 休　　虎 声
六 假借 申缩字义	木　　沐 朴　　蘐	朱　　殊 红　　甚	休　　貅 美　　勇

自来学者们同认，在“六书”中，最容易辨认的是“形声”，最难于解说的是“转注”。但由于前面的说明，我们已晓得“转注”原是非常的简单。即依许慎《说文·叙》：“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之说而言，“转注”仍是十分了然的一书。所谓“建类一首”，就是立了一个类属的偏旁（即部首）。而“同意相受”者，即凡意同此类属者必加此偏旁也。“考老是也”者，谓“考”字乃象声之“丂”加注以“老”之义而造成者也（说文：考，从老省，丂声）。这意思不是很明白的吗？为什么历来文字学者殚思竭虑，连这一点也想不出来呢？

其实历来文字学者对于这一点是不去想，并不是不能想。所以不去想，即为着“形声”一书的缘故。许氏说：“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事为名，取譬相成”，将作何解，学者且不必去理它。然但观“江河是也”一例，（说文：江，从水工声；河，从水可声。）则“形声”之为半形半声，还有什么可疑？“形声”为半形半声既无可疑，“转注”自不当再为半形半声之说了。从此学者们即旁敲侧击，力求别为“转注”找个可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因而自古及今，有“主形转”、“主声转”、“主义转”等数十种不切实际的说法。（详见清曹仁虎：《转注古义考》及近人蒋善国《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构造》）。兹作表于下，以明“转注”解说症结之所在：

象形	象事	象意	象声	转注	假借
实物摹写	抽象表示	骈字见意	声音象征	注义于声	申缩字义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象形	指事	会意	形声	转注	假借
实物摹写	抽象表示	骈字见意	注义于声	（？）	申缩字义 声音象征
正	正	正	误	误	误

我们要知道，许慎的“形声”，在刘歆是作“象声”的，从“象声”这一名目，绝对看不出有半形半声的意思。将谓许君“五经无双，为世所重”，而竟见不及此吗？因此许氏“形声”的“形”，当不是“象形”的“形”，而是《大学》“此谓诚于中形于外”的“形”。它同“象形”的“象”、“指事”的“指”、“会意”的“会”一样，同出于刘氏的“四象”，同是一个外动词；并不是与“声”并立的名词，所以这“形声”，根本只有“表音”的意思。“以

事为名”，是说拿某事物的意象字来做另一事物名称（声音）的符号；“取譬相成”，谓这种“形声”字是用同音譬喻的方法来造成的。“江河是也”，当是“工可（江河）是也”的讹误（段玉裁谓晋时许书已讹）。按《说文》“工”之义为“巧饰”；“可”之义为“肯”，但“工”“可”的声音 [koŋ] [k'a] 适与两条大水——长江、黄河的名称相同，因此古人就取“工”“可”二字以代所以名二水的声音。石鼓文中“江”“河”但作“工”“可”，可为明证。甲骨文的“唯”“觀”“鄭”未从“口”、“见”、“邑”；说文“丂”下云，古文以为“巧”字，“臤”下云，古文以为“賢”字，“哥”下云，古文以为“歌”字，同是一例。后来因“工”“可”既是二水的名称，为避免与本义互混起见，就注“水”于旁而成为“江”“河”。浅人不明白“工”“可”是“江”“河”的象声，而又误解许书的“形声”即是“形、声相益”的“形声”，于是改象声之“工”“可”为半形半声的“江”“河”。这么一来，“形声”为“表音”之义亡，而“转注”遂亦终古不得其解了。

聪明的学者，有的却也能略窥转注的消息，如郑樵《六书略》谓：“谐声转注一也。”王鸣盛《六书大意》谓：“凡说文中从某某声而所从之字为象形者，形声也；所从之字为会意者，皆转注也。”孙诒让《名原·下》也说：“仓祖制字之初，其数尚鲜，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旁沾注以明之。其后递相沿袭，遂成正字。此孳乳浸多之所由来也。自来凡形声骈合之文，无不兼转注，如‘江’‘河’为谐声（此依郑众之名），亦即注‘水’于‘工’‘可’之旁以成字也。”这些人本已明白“转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们不肯干脆说出来，亦因误信“形声”为半形半声而不知其本为表音的缘故。

自从“象声”的真义湮没了之后，文字上的表音作用遂被强纳于“假借”一书之中。据许书“假借”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这类字明明是声义并假，与纯粹表音字截然不同，纯粹表音字怎么可以勉强纳于这一类里面？前人对此也颇觉为难，因于“假借”之中，别立“引申”之名。而谓“假借”在“声”，“引申”在“义”。象这样义例不清，朱骏声最表不满。同时朱氏以为自许序“江河”“考老”二例看来，则“形声”之字，即皆“转注”之字，二名同实，去一乃可。因此他的六书义例，把许书“转注”的条例改为“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而“假借”为“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朱氏分“申义”与“表音”为两书是对的，朱氏以“转注”为“引申”，却又铸成了大错。他若把他所改的“朋来”一例归之于“象声”，而“考老”“令长”二例还之于“转注”与“假借”，那他真可说是集小学之

大成了。可惜他不能这么办，他所以不能这么办，因为他还是受惑于形声乃半形半声之一说。我们不禁为朱君惋惜。

总之，我们已经了然于“转注”一书，所以说解纷歧，莫衷一是，原因即在误以“形声”为半形半声之合体。今知“形声”其实只是声音的象征，则“转注”为半形半声之骈合，自可涣然无所疑惑了。且“形声”既为声音的象征，而“假借”之中，亦无需别为“引申”之一说。如此一来，文字学上若干繁难的问题，皆可一扫而空了。

见周辨明、黄典诚《语言学概论》附录二

潜心学术事业 献身教育科研

黄典诚生平年表

1914年10月20日出生于漳州城南布观音社。父黄英，曾任龙溪县立第34小学校长，母陈美蕙，曾任小学教员。

1932年7月毕业于龙溪中学高中师范科，之后进母校附小任教一年。

1933年7月考入厦门大学，师从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周辨明教授和余謇教授。

1937年6月厦门大学文学院语文系毕业，毕业论文题目是《十五音研究——中国闽南方言反映上古痕迹考》，此后56年再也不曾离开厦大。

1938年1月与蔡恩喜结婚。

1938年2月受聘于母校，负责厦大中文系大一国文教学兼教务处襄理。时因抗战，厦大由厦门迁往长汀。抗战期间曾兼任长汀中学高中教员和国立侨民师范国文教员。

1939年8月由助教升任讲师，开设国文、中国文学研究和音韵学等课程。课余研究福建各地方言。

1940年编《民族文选》。

1941年发表《鹡鸰赋笺注》，由厦大排印为国文教材，并订成单行小册子发行。

1944年与周辨明教授合著《语言学概要》（1984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再版）；撰《龙岩方音志》。

1945年8月升任副教授；笔译美国赛珍珠《论中国小说》。

10月随厦大自长汀返厦门，迁眷落户鼓浪屿厦大宿舍。

1946年8月厦大新生院任教务主任，不久，厦大全部自长汀迁回原校上课。

1949年课余在漳州创办私立厦大校友中学，为普及国民教育，扩大厦大

在家乡影响出力。

1950年1月兼厦门新文字研究会理事长，发行《新文字月刊》。

1952年任中文系语言教研组组长。开始担任“语言学概论”课。

1953年经常在上海《语文知识》和《中国语文》月刊发表有关语音、方言和文字改革问题的文章。

1954年《闽南方言和汉民族语言比较》发表于《厦大学报》社会科学版，文中首提“语言对应规律”之说。奉召赴京参加高教部召开的大学文科教学计划修订座谈会和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召开的文字改革座谈会，主张汉语拼音应当采用拉丁字母，汉语文字改革将来应走拼音的大路。受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托就近调查莆田方言和漳泉厦方言的异同。增授方言学课。

1955年作《陈三五娘曲》。

1955年之后多次遭冲击，受不公正待遇，但此间20来年潜心于中国文字、语言、音韵、训诂、诗经、词典、古籍整理等方面学术研究而不动摇。

1956年为厦门金莲升高甲剧团编剧本《黄道周》。

1957年4月撰《建瓯方言初探》，后发表于《厦大学报》，开汉语史、汉语方言、语音学等门课程。撰《莆田方言研究》参加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讨论会。

1958年为青年教师讲《切韵》研究，撰《福建方言词汇释》。

1959年增授现代汉语、工具书使用法等课。

1960年在方言调查组工作。

1961年为青年教师讲课，帮助他们研修，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1962年编《汉语语音史讲义》为中文系教材。在《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中主要执笔总论部分和分论中的闽南方言概况、莆仙方言概况等部分。

1967年编写《毛主席诗词笺注》，此后26年撰写语言学等方面的论著凡百余篇。

1979年任厦门大学汉语方言学硕士研究生导师；1987年任博士生导师。先后共培养硕士研究生13名，博士研究生5名。

1981年福建省人民政府确认为教授；其后历任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汉语大词典》编委、福建省编委会学术顾问、中国语言学会理事、汉语方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学术委员、中国训诂学会顾问、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顾问、福建省史志协会顾问、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等。

1982年10月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赴香港讲学。

1983年7月美国夏威夷大学特邀参加“语言现代化规划会议”和“第16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并特邀讲学；新加坡大学亦多次特邀讲学，因身体原因均未成行。

1988年1月撰著《训诂学概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10月应邀赴香港讲学。胞弟黄典权（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教授）亦赴港参加学术会议，兄弟离别40年后重逢。

1988年11月主编《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获福建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1989年4月应邀参加香港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章黄学术研讨会”。

1992年5月撰著《诗经通译新诠》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1993年荣登“中国内地版图书在港畅销榜”。

1992年10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及证书。

1993年6月6日于厦门大学病逝。

1993年11月遗著《汉语语音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1994年1月遗著《<切韵>综合研究》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4年5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荣誉证书，表彰生前在编纂出版《汉语大词典》工作中的贡献。

1995年11月遗著《<切韵>综合研究》获国家教育委员会优秀学术著作“优秀奖”。

黄平钊供稿

黄典诚教授论著目录

(一) 专著类

《鹧鸪赋》笺注　厦门大学，1932 年

语言学概论（与周辨明合作）　厦门大学　1944 年；福建教育出版社，1983 年

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牵头编写，其中《总论》、《闽南方言概况》、《莆仙方言概况》三章由其执笔）　厦门大学出版社　铅印讨论本，1962 年

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牵头编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

训诂学概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 月

《诗经》通译新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5 月

汉语语音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11 月

切韵综合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1 月

福建省志·方言志（牵头编写）　方志出版社，1998 年 3 月

汉语音韵学概要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本　1980 年

汉语文字学概要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本　1980 年

中国现存第一部韵书——《切韵》故宫本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本　1980 年

汉语语法史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本　1982 年

(二) 论文类

转注抉原　《汀江日报》 1939 年

漫谈长汀方言　厦大校友讯 1941 年

厦门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厦门《新文字周刊》 1950 年 1 期

关于闽南方言鼻化韵写法的设计　厦门《新文字周刊》 1950 年 2 期

闽南话新文字讲座　厦门《新文字周刊》 1950 年连载

福州话拉丁化新文字草案　厦门《新文字周刊》 1950 年 3 期

S、 W、 Y 在厦门　上海《新文字周刊》 1950 年 35 期

从斯大林对语言学的指示看中国文字问题　上海《新文字周刊》1950 年 38 期

台湾话新文字讲座　上海《新文字周刊》 1950 年 39、43、45、48、49、50、51、52 期; 1951 年 53、54、56 期

共通话、方言及其书面化　上海《新文字周刊》 1950 年 51、52、53 期

从闽南的白话字看出拼音文字的优点　《中国语文》, 1953 年 13 期

越南采用拼音文字的经验　《中国语文》, 1953 年 16 期

试论中文拼音字母的拟订　《厦门大学学报》(文史哲) 1954 年 1 期

从汉字本身看汉语的缺点　《厦门大学学报》(文史哲) 1954 年 5 期

北京话(上)　《语文知识》 1954 年 3 期

北京话(下)　《语文知识》 1954 年 4 期

广府话(上)　《语文知识》 1954 年 5 期

广府话(下)　《语文知识》 1954 年 6 期

客家话(上)　《语文知识》 1954 年 7 期

客家话(下)　《语文知识》 1954 年 8 期

闽南话(上)　《语文知识》 1954 年 10 期

闽南话(下)　《语文知识》 1954 年 11 期

新形声字呢, 还是拼音字　《中国语文》 1954 年 11 期

闽南方言和汉民族语的比较　《厦门大学学报》 1954 年 6 期

闽南方言和汉民族语的比较(下)　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 (第 2 辑) 1955 年

建瓯方言初探　《厦门大学学报》 1957 年 1 期

对修正《汉语拼音方案》的意见　《拼音》 1957 年 6 期

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　文字改革出版社《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 1957 年 8 月

黄谋的《三推成字法》《文字改革》 1957 年 10 期

新发现的另一种闽南白话字　《文字改革》 1957 年 4 期

福建人怎样学好普通话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77 年 9 月

闽南方言同音字表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77 年 11 月

闽南方音谚语小集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78 年 3 月

《诗经》重写符号"有"　厦大中文系学术讨论会论文 油印稿 1978 年

汉语音韵在强弱不平衡中的发展——兼论中古四等的由来 厦大中文系科学讨论会论文 油印稿 1979年6月

自文白对应考释闽南方言用字 厦大中文系科学讨论会论文 油印稿 1979年6月

关于《切韵》三等韵的几个问题 厦大中文系科学讨论会论文 油印稿 1979年6月

《拍掌知音》说明 《方言》 1979年2期

关于上古高元音的探讨 《厦门大学学报》 1980年1期

闽南方言拼音化的传统与经验 《语文现代化》 1980年1期

《切韵》重纽与汉语音韵的发展 全国音韵学会论文 油印稿 1980年6月

《泉州汇音妙悟》述详 《泉州文史》 1980年2年3期

从评阅汉语拼音试卷想起 《语文现代化》 1980年4期

《诗经》的普通话翻译和古今音拼写 《语文现代化》 1980年4期

在部分高等院校文改教材协作会议上的发言 《语文现代化》 1980年4期

闽语人字的本字 《方言》 1980年4期

福建方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福建社联通讯》 1980年16期

寻根逢盛会，回籍见亲人 《福建社联通讯》 1981年4期

反切异文在音韵发展研究中的作用 《语文教育与研究》 1981年4期

闽南方言的由来 《天风海涛》 1981年4月

闽南单词语典——从文白对应考释闽南方言用字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81年4月

从方块汉字到拼音汉字——在全国高等院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语文现代化》 1981年7期

努力促进中文现代化 《厦门中文信息研究》(简论) 1981年9月

《切韵》性质的探讨和汉字信息的处理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81年11月

《切韵》的作者陆法言 《辞书研究》 1981年4期

闽南(九峰)客家话初探(牵头合作)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81年11月

一个新的中文信息处理设想 《厦门中文信息研究》 1981年12月

闽南方言中的上古音残余 《语文研究》 1982年1期

评《中文大辞典》的注音及其他　《辞书研究》 1982 年 1 期

关于中文信息处理的探讨　《厦门大学学报》 1982 年 1 期

漳州《十五音》述评　《漳州文史资料》 1982 年 1 期

《切韵》残卷及承其体系的韵书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82 年

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闭幕词　《汉语方言学会通讯》 1982 年 4 月

寻根母语到中原　《豫南史话》(2 集) 1982 年 5 月

《方言》及其注本　《辞书研究》 1982 年 3 期

关于《切韵》性质的探讨　《厦门大学学报》 1982 年 3 期

从《切韵》重纽再论汉语音韵发展的规律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82 年

我和词典　《辞书研究》 1982 年 4 期

方言与词典　《辞书研究》 1982 年 6 期

台湾同胞祖根在中原　《福建语言论文集》 1982 年 11 月

语言现代化规划在福建刍议——美国夏威夷语言现代化规划会议论文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83 年 7 月

关于闽语的特点(原题《闽语单词》)——15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论文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83 年 8 月

黄典诚教授畅读拼音字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1983 年 9 期

试论福建方言拼音化的传统——为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华语地区语言规划会议"而作　《泉州师专学报》 1983 年 2 期

晋唐古语在泉州　《泉州文史》 1983 年 10 月

闽语的特征　《方言》 1984 年 1 期

从《诗》音到《切韵》——为第 15 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而作　《厦门大学学报》 1994 年 1 期

《诗经》中"日居月诸"的连读音变　《中国语文》 1984 年 4 期

《诗经·鄘风·鹑之奔奔》写的是什么　《福建论坛》 1984 年 4 期

《诗·国风》"彼其之子"试释——福建省语言学会论文　厦门大学方言研究室 油印稿 1984 年 4 月

盼望和台湾同行进行学术交流　《祖地·故乡·亲人》 1984 年 9 月

轻清重浊的划分是等韵之学的滥觞　《集美师专学报》 1984 年 4 期

闽南方言在闽南地方志中的地位　《龙溪地区编志人员学习班讲稿汇编》 1984 年 9 月

《榕颂》译注　《福建文博》 1985 年 2 月

师严弟敬——门人笔下的圣贤黄石斋　《黄道周研究论丛》 1985 年 2 月
闽南方言中的上古汉语单词残余　《厦门大学学报》增刊 1985 年 2 月
普通话“打”字的读音　《辞书研究》 1985 年 1 期
在省史志协会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宁化方志通讯》 1985 年 2 期
生逢盛世，献身修志　《福建地方志通讯》 1985 年 1 期
浅谈《诗经》的词汇和语言　《语文研究》 1985 年 2 期
深刻的体会，真挚的呼唤　《对台宣传稿选》 1985 年 12 期
《汇音》与南曲　《南音学术讨论会论文》 1985 年 6 月
谈谈该死十三元　《语文园地》 1985 年 10 期
福建话中的上古语单词残余　新加坡《亚洲文化》 1985 年 5 期
《切韵》图表化（上）　《华侨大学学报》 1986 年 1 期
校注李元仲《宁化志》序　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化志》 1986 年 3 月
闽西方言与闽西方志　《闽西方志通讯》 1986 年 2 期
《简明同义反义词》序　手稿 1986 年 5 月
从十九纽到四十一声——为纪念黄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文史哲》 1986 年 2 期
曹宪《博雅音》研究　《音韵学研究》 1986 年 2 期
释“紧”　《辞书研究》 1986 年 3 期
《石码镇志》序　《石码镇志》 1986 年 11 月
中古鼻音声母在闽音中的反映　《厦门大学学报》 1986 年 4 期
清代闽南杰出的铸造师黄取　《漳州历代名人传略》 1986 年 1 期，1993 年 1 月厦大出版社单行本
从明刻本《荔镜记》的发现想到闽南方言的书面化　《厦门采风》 1986 年 16 期
《切韵》图表化（下）　《华侨大学学报》 1987 年 1 期
方言调查与汉语音韵　（记录稿） 1987 年 1 月
闽赣方言的交错与方言志编写问题　《江西方志》 1987 年 2 期
一百年前的汉语官音初探——中国语言学会第 4 届年会论文　1987 年 12 月
闽南文白正误举隅　首届闽语讨论会论文　油印稿　1988 年
反切异文证上古汉语十九声纽演变为中古四十个声母　《语海新探》 1988 年 1 月
闽语作房屋解的“厝”字　《中国语言学报》 1988 年第 3 期

关于答喙古 《曲苑》 1988年1期

汉字前途之我见 《光明日报》 1988年4月3日

有关训诂学的几个问题 《厦门大学学报》 1988年2期

关于拼音问题 新加坡《亚洲文化》 1988年

教会方言罗马字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1989年23期

广东话的古古在哪里 香港普通话研习班学术讲座资料 1989年4月

广东人学普通话的难点在哪里 香港普通话研习班学术讲座资料 1989年4月

福建地方韵书声母何以拿“柳”字为首(提要) 香港普通话研习班学术讲座资料 1989年4月

漳州方言——答应曰诺 《闽南日报》 1989年4月22日

《临漳台赋》笺释 《漳州历史与文化论集》 1989年10月

教会方言罗马字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1989年23期

崇武语音特点 中国社科出版社《崇武研究》 1990年4月

王咸熙先生的遗迹值得保护 《名城保护和建设》 1990年10月

两岸应携手走拼音的道路 《语文建设通讯》(香港) 1990年28期

中古章组的另一个上古来源见系 《辞书研究》 1990年4期

《渡江书十五音》的本腔是什么 《厦门民俗方言》 1991年5期 后收入上海教育出版社《语苑新论》 1994年3月

李元仲《反恨赋》赏析 闽西客家研究会《客家纵横》 1992年9月

《地名与语言学论集》序 福建省地图出版社《地名与语言学论集》 1993年8月

此外，还有部分未能确定撰写时间尚未发表的手稿.

黄典诚教授论著目录由林寒生整理

后　记

厦门大学的语言学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20世纪20年代以来名师荟萃。导师黄典诚先生1933年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1937年毕业留校任教，从师著名语言学家周辨明教授，步入语言研究的殿堂。先生凭借深厚的国学功力和对语言独特的悟性以及对语言研究的执著精神，数十年间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从未放弃学术研究与追求，在语言研究的诸多领域，尤其是在汉语方言和音韵方面的研究更是建树甚多，成绩卓著，独树一帜。先生的学术研究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丰厚而珍贵的学术遗产。

我们从先生众多的论文中选取了有关音韵、方言及其他方面富有特色的文章30篇，编成这本语言学论文选集，以飨学界。在编辑中我们尽量保持论文原貌，仅对一些文章由于先前出版、刻印条件的限制而产生的一些误漏之处做了订正，个别文章限于篇幅做了部分删节。

本书编辑出版工作，得到了先生亲属、学生及诸多朋友的关心、支持。厦大中文系2002级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生侯小英、徐睿渊、陈洁、张金帅四位同学担任书稿的录入、编排、校对工作。她们怀着对先生无比崇敬的心情，工作非常认真、细致。7月骄阳似火，酷暑难耐，她们连日加班，克服了许多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其情可嘉。

今年五一前，旅港同学孙立川博士来厦嘱我主编先生论文集，作为先生弟子自是义不容辞。恩师生前对我关怀备至，弟子不敏未能将先生文集早日付梓而深感愧疚。接受任务之后心情既兴奋又紧张，先生关于音韵、方言的论文，生僻字多，图表多，音标等附加符号繁杂，编校工作难度很大。这些日子总是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不敢稍有懈怠。书做好了，沾溉后学，功德无量；做不好，愧对先生，愧对读者，罪莫大焉。值得欣慰的是，从搜集论文，确定篇目到出版，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先生亲属及同学、师友热情的鼓励和大力支持，终于有了结果，以慰先生之灵。书稿虽经反复校核，但差错亦恐难免，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叶宝奎　谨识

2003.8

作者简介

黄典诚（1914.10.20－1993.6.6），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史博士研究生导师，原籍福建漳州，193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文学院，留校任教直至逝世。历任厦门市新文字研究会会长，《汉语大词典》编委、福建编委会顾问，中国语言学会、汉语方言学会、中国训诂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全国高等院校文改学会、福建省史志学会顾问，福建省语言学会会长，厦门大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主要著作有《语言学概要》、《训诂学概论》、《切韵综合研究》、《汉语语音史》、《诗经通译新诠》等。主编了《福建省汉语方言概况》、《普通话闽南方言词典》、《福建省志·方言志》等。在海内外报刊杂志上发表了100多篇学术论文。

责任编辑 叶宝奎
书籍设计 戚跃春
封面题签 饶宗颐



ISBN 7-5615-2072-7/H·160
定价：30.00元